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代序)

钱其琛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外交工作的需要，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全体同志的迫切要求，也是外交战线上的老同志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心愿是，通过深入学习与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更加自觉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进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开拓创新，把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我认为这是对他老人家 91 周年诞辰最有意义的纪念。

大家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袖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建国以后，他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长近 9 年之久，为开创和建立新中国的新型外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周恩来同志在长途 26 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同志与毛主席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制订。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2 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遵循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和初步的实践经验，高度概括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6 条方针，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作了极为精辟深刻的论述。

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对外行动，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1950 年 2 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同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与此有关的外交斗争及其后的停战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一再据理力争，联合国不得不允许我国特别代表走上国际讲台，有力地控诉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在他领导下，新中国迅速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一切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主权和尊严，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朝鲜停战后，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和缓的时机，经中央决策，大力推行并发展和平政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他运用这些原则，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和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中国也从此开始登上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他亲自“解剖麻雀”，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示范，使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安定了周边环境。从 1956 年底到 1964 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 28 国，支持它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

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戴高乐特使富尔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1964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对美国，周恩来同志也没有把它排除在我推行和平政策的范围之外。在同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坚决斗争的同时，周恩来同志一再表示中国愿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既是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又是保持双方联系的一种渠道，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为维护中苏关系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同苏联干涉、控制我国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顶住了毁合同、撤专家的高压政策，显示了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从朝鲜停战到1965年，与我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逐步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中国视作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不可分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平外交政策被诬蔑为“三降一灭”，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破坏行动。周恩来同志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外交工作从1968年起就逐渐恢复正常。

70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尼克松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同志是这一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实行者。从美国驻波兰大使同我国驻波兰代办的会见到“乒乓外交”，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跨越时代的握手，都是他亲自安排的。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此为契机，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我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看到周恩来同志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外交所开创的新局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外交思想和论述十分辉煌。其中见诸文字的，例如同外宾的谈话记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等，仅由外交部所保存的就有5000多件。这些论述探讨并回答了新中国外交和战后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实际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总体框架。不仅如此，从这些文、电、手稿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为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里，我想着重指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以下几个主要点。

（一）明确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这就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首先碰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从人类进步的前途看，我们当然要着眼于各国人民、寄希望于人民，但外交工作只能通过发展国家关系

来影响人民；外交关系可以有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官方。他强调“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这些论点今天听来已经很熟悉了，但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所谓的“世界革命”论泛滥的年代，却似中流砥柱，为端正外交工作的基本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伸到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立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周恩来同志不论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还是同苏联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性都是十分鲜明的。他在建国前就说过，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建国初期，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我国同苏联结盟，周恩来同志是赞成的，但他总是强调“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不能盲从、照搬它的政策和经验，不能依赖它的援助，不能没有批评，等等。波匈事件后，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各国独立和主权也要受到尊重”。他作出了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结论。

（三）从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和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中，提出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政策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不是一般政策、更不是策略的思想。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的，但“当前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最突出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又指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还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因此“我们需要和平”，“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对世界大战可能性的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预言“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要大于战争的力量”。他还断言，核武器使大战具有毁灭性，战争发动者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为了把制止大战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他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主要包括：支持和平运动、推广和平中立地区，组成最广泛的反战和平统一战线，等等。

（四）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这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要求同和平共处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规定了相互对等的约束条件，兼顾了当事各方的利益，从而为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因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到70年代末，已有90个国家在同我国发表的文件中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不得不在接受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同我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苏联也确认这些原则是处理中苏关系的基础，同时广泛适用于国际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在内。这就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五）提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正确结合的论点，作为外交工作中处理

本国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主张“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又说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加强民族自尊心的爱国主义，不是沙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周恩来同志特别指出，“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由此出发，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强调独立自主，相互平等，反对以国际主义之名干涉他国、他党内政；把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作为首要的国际主义义务；主张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应享有独立自主的平等权利，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告诫我们既要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也要尊重别人的独立、主权，永远不称霸，等等。

（六）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主张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以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经济繁荣。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发展经济“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相互援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他还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敢于这样做“就是有自信心的、也是有自尊心的，也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在国际合作中，他强调平等互利，不能只利于己，不利于人；互通有无，有来有往；“目的就是求得人类繁荣”，“大家可以共同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缺乏远见，不仅损害别人，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他在1964年亲自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以上可以说是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

（七）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他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唯一致起来”，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正是周恩来同志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可说是“求同存异”的战略意义。至于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为了达成协议，观点上的必要妥协、利益上的互谅互让，都需要求同存异的愿望和艺术。所谓基本方法就是这个意思。周恩来同志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他以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被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

（八）从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一整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艺术。例如，外交行动要“见机而作”，但“不能心急”，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是讲有了机会决不放过，抓住时机的重要性。又如，在发生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对我们不好，可是我们决不先对人家不好”，这是讲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不搞突然袭击，不求形式上的先声夺人。再如，“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这是讲忍耐要有限度，不可一味退让。还有“针锋相对”、“退避三舍”、“弯弓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等，都是周恩来同志经常运用的外交艺术，里面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需要指出的是，贯穿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各个方面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可以说是一种品格，一种作风，归根到底这是一条思想路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

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总是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他既坚决执行中央的集体决策，又不是机械地用搬，善于把基本原则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案。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推动问题的解决，达到预定的目标。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情况，特别是第一手材料，然后作出客观的判断。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常常比较正确，他的外交实践往往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提出的主张比较符合实际。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风格独具特色，这是举世公认的。所谓外交风格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在外交实践中的形象体现，并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反映。周恩来同志多次强调新中国必须同旧传统决裂，“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他本人的外交风格就是这样一面光辉的旗帜。不少老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耳提面命，对此有许多亲身感受，从不同角度作过概括。

首先，周恩来同志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决不会使旁人对中国的立场有丝毫误解。但在阐明这些立场时，则总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从不强加于人。对方一时接受不了，就耐心等待。正如他所说，“只要有真理，今天听不进去，将来想起来还可以起作用。”例如，尼克松访华谈到越南问题时说，一旦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可能出现“真空”。对此，周恩来同志反问：美国退出中国后，出现“真空”了吗？还不是中国人民填补了。英国退出美洲大陆时出现“真空”了吗？还不是美国人民填补了，尼克松听后唯有连连点头。这种是非分明、以理服人的态度为新中国和他本人赢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尊敬和友谊。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就有人这样对他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包括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一位记者发现，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会烟消云散”。

其次，周恩来同志在外交场合，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那么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朋友们觉得他可敬可亲，乐意接近。而那些敌视我国而又傲慢自负者如杜勒斯之流则感到他凛然不可侵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者，他特别注意尊重中小国家的朋友，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被誉作“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吴努总理曾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在周恩来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民的这种恐惧”，高度评价了这种风度所起的作用。

第三，实事求是、说话算数是周恩来同志外交风格的又一重要表现。他经常提醒我们：向客人介绍情况“不要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放手让客人看我们好的、中间的、落后的三方面现象，“这是客观存在，让他们看了作出结论”；不要只听顺耳的话，“坏话”也要听，“可以引起我们警惕，起推动作用”。根据这样的精神，他在处理涉外问题时，总是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周恩来同志坚持“说话算数”，做不到的事决不说，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他曾特意为田中首相题辞：“言必行，行

必果”。正如基辛格以其亲身体会在其回忆录中所写：“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是可以认真与之打交道的。周恩来同志遵约守信、说话算数的风格，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

第四，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这是周恩来同志外交风格的又一突出表现。1964年访问加纳前夕，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加纳国内局势混乱，是否如期往访成了一个问题。他坚持“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埃塞俄比亚迫于外国的压力，打算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接待周恩来同志，这是失礼的安排。他却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中日建交前，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来访，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介绍了回国后向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同志听后表示：不要大说中国的好话，要说得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一席话使得对方深为感动，对我陪同人员表示，从政几十年，从未遇见像周总理这样为他人着想的人。他还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有那么多朋友，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都向他致敬，没有听列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最后，周恩来同志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面的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以至有些外国朋友惊奇地发现，他们对他们国家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多。

从以上这些事例我们可以体会到，周恩来同志身上那种神奇的魅力、吸引力，不是别的，就是他这一整套外交风格或外交艺术所发生的作用。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敬。

同志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在此期间，国际局势有了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转折性变化。我们在这样的时间来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包括他的外交风格以及他在外交部身体力行树立起来的优良作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学习与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新形势下开拓和创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继承是开拓的基础，开拓是继承的目的。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在继承中开拓创新所取得的。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我们要结合新形势，着重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思想，为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努力。我们还要着力发扬他倡导并培育的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廉洁奉公、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大公无私的优良作风，把我们的外交队伍建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敢于创新，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不仅值得长期为外交事业奉献力量的老同志，而且也值得在外交战线上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同志去作深入的发掘。这次研讨会，不少老同志和部内部属各单位撰写了50多篇论文或回忆文章，把许多材料集中了起来，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这些成果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大家共同努力，把这项工

作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本文是作者在外支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1949年

10月1日把同日毛泽东主席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知各国政府。

上午11时，和宋庆龄、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前往火车站欢迎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代表团前来中国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

10月3日电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对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表示热忱欢迎。

下午4时，接见原苏联驻北平总领事谢·列·齐赫文斯基（10月4日，苏联外交部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

10月10日下午，赴火车站欢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抵京。

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0月16日下午5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递交国书。

10月20日晚7时，出席毛泽东主席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宴会。

晚10时，前往火车站为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送行。

11月7日上午，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十月革命32周年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

下午5时，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

11月10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毛泽东主席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还打算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

11月15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山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该“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1月16日下午，设宴招待世界工联执行局委员和出席亚澳工会会议的各国代表。在宴会上致欢迎词时说，世界工联的领袖们和各国工人代表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22年前国际朋友曾到过中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使我们隔绝起来。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胜利，使我们得以重行聚会，因此我们对于国际友人的到来感到分外的高兴。

11月29日就蒋介石军队逃往越南等地发表声明，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国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一切后果。

12月3日发表关于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留港资财问题的声明。

12月1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和来宾，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及全国人民向到会的各国代表和各国来宾致欢迎词时说：中国革命经过30年来长期奋斗的过程，每当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全世界有我们的朋友，首先有苏联鼓舞我们，还有各国的革命运动鼓舞我们。现在情况倒转过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正鼓舞着世界上的各个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人民，也鼓舞着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12月21日下午，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斯大林元帅70寿辰举行的鸡尾酒会。

1950年

1月4日电复印度外交部长尼赫鲁，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印度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印度外交部长尼赫鲁曾于上月30日致函周恩来外交部长，称印度政府欲与我建立邦交。随后，印度前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馆秘书雁谒森向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写信，称印度政府业已声明，撤销其对国民党政府之承认。）

1月8日致电联合国，要求安理会开除非法的国民党代表。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

1月9日下午6时，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博士。

1月10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参加中苏会谈。

1月19日通知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中国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

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及各国使节的欢迎，并发表演说。

1月21日和毛泽东主席等出席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悼念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

1月22日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

1月27日在莫斯科谒列宁墓，并献花圈。

2月6日和毛泽东主席参观苏联第二十三飞机制造厂。

应邀出席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宴请。

2月7日和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厂。

2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为毛泽东主席举行的招待会。

2月10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2月13日晚上和毛泽东主席等在莫斯科国立实验大戏院观看芭蕾舞《天鹅湖》。

2月14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同时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签字仪式上讲话时指出，中苏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意义，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晚9时，和毛泽东主席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夫妇为庆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苏联党政领导人斯大林、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500余名来宾应邀出席。招待会至午夜结束。

2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和毛泽东主席出席斯大林举行的宴会。

2月17日和毛泽东主席等乘火车离莫斯科回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前往车站送行。

2月20日和毛泽东主席等抵达西伯利亚城市斯维德洛夫斯克，逗留数小时，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乌拉尔地质博物馆。

2月21日和毛泽东主席等抵达鄂木斯克，逗留数小时，游览城市，参观

机器工具制造厂。

晚上，前往国家歌舞剧院观看《伊戈尔王子》的演出。

2月22日和毛泽东主席及其随员们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逗留，参观联合收割机制造厂。

晚上，出席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音乐会。

2月24日和毛泽东主席及其随员们在伊尔库次克逗留数小时，游览城市，了解少年富工作情况，并参观茶叶包装工厂。

2月25日和毛泽东主席抵达赤塔，逗留数小时，参观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一个选区和一所中学。

2月26日和毛泽东主席一行经由奥特波尔车站离开苏联时致电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对从莫斯科出发以来，沿途备受苏联同志的盛情招待致谢，并祝两国永远的友谊和合作。

3月4日上午10时，和毛泽东主席及其一行回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等前往车站迎接。

3月1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

3月12日下午5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

3月15日下午，在外交部会见匈牙利驻华公使夏法朗柯。

3月18日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3月15日关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的演说发表谈话说：可笑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不应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3月23日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博士。

3月27日晚11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3月28日晚11时3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

3月29日致电国际电讯联盟秘书长艾奈斯特，正式通知，中国政府业已任命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李强为参加国际电信联盟首席代表。本年4月1日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广播会议不能容许中国国民党的所谓“代表”参加。

3月30日晚11时3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匈牙利驻华公使夏法朗柯。

4月4日下午，应邀出席匈牙利驻华公使夏法朗柯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4月28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我派冀朝鼎代表出席将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并指出国民党的非法代表没有参加该委员会会议的资格，必须从该委员会驱逐出去。

5月5日晚上，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为苏联青年代表团举行的欢迎酒会，并在酒会上致欢迎词。

5月9日晚8时，应邀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为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五周年举行的宴会。

5月12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陶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戚任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鲍台特及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主任斯渥波达，通知他们说：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现已完全没有资格参加各该组织，必须将这些非法代表从各该组织的各项机构和会议中驱逐出去。

5月15日发表声明指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擅释日本战犯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利益，我政府完全赞同苏联向美所提严正要求。

5月17日下午5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潘尼迦大使递交了国书副本和颂词各一份。

5月2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递交国书。

5月27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宴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5月30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国政府已任命孟用潜为出席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代表，并指出联合国及所属各组织除万国邮政联盟外，迄今仍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是不合理的。

6月7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波兰首任驻华大使布尔金。

6月8日下午2时，在外交部接见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6月14日就中捷贸易协定的签订，回答捷克斯洛代克通讯社和捷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万纳所提问题时指出，中捷贸易协定的签订是中捷两国友好经济合作的重要开端，它对于中捷两国的经济建设和促进中国工业化是有帮助的，对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是一个大的贡献。

6月16日下午，应邀出席瑞典驻华大使阿马斯顿为庆祝瑞典国庆和国王93岁寿辰举行的招待会。

6月20日下午，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柯尼希，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6月24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柯尼希递交国书。

6月28日就美国总统杜鲁门27日发表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而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的这一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

7月4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宴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及该使团全体外交官员。

7月6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表重要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

7月10日下午，宴请丹麦驻华公使穆克。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宴请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

7月11日下午，应邀出席蒙古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宴会。

7月17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匈牙利公使夏法朗柯就任大使后递交国书。

7月2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欢宴匈牙利首任驻华大使夏法朗柯。

7月22日下午，应邀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1日下午6时，在外交部接见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吴敏登，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8月7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吴敏登递交国书。

8月15日下午，应邀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为庆祝朝鲜解放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0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斥责美国制造朝鲜事件，侵略朝鲜和台湾，企图以此扩大战争，并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提案，同时坚决反对美空军对朝鲜的野蛮轰炸。

8月23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等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为庆祝罗解放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4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

8月27日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美国飞机侵入我国领土上空，扫射我建筑物、车站、车辆和我国人民以致伤亡等事，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惩办美国空军和赔偿一切损失。

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空军侵入我国领土的严重罪行，并应使美国完全撤退其在朝鲜的侵略军队。

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谈移交内蒙奸细德王和李守信事。（注：德王系伪蒙疆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系伪蒙古军总司令。）

9月9日下午5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时指出：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是很简单的，其中一个决定的因素，就是美国阻挠。因为美国能够操纵多数，如果美国政府不加阻挠，即能通过。所以问题的焦点在美国政府。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参加联合国，那是一件无可争辩的事情。印度政府把这个问题提到美国面前，的确找着了对象。至于美国驻印度大使的意见，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恰巧是美国先攻击了中国，然后中国才攻击美国。这是双方的事情。谁占领了台湾呢？是美国第七舰队和他的空军。当然中国人民要反对，中国政府也要反对。谁的飞机到鸭绿江我国境内来扫杀我国人民和毁坏我国财产呢？是美国空军。当然中国政府要反对。不这样做，中国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要中国人民不反对美国，美国政府应改变其侵略政策，但又几乎是不可能的，故责任全在美国。中国有句佛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关键仍在美国。美国政府的行动就不能使我们不开口，几乎美国政府每一天在世界上做的事都是不能使爱好和平的人不说话。问题不是我们说得太多，而是说得太少。因为我们忙于国内事务，我国对国际事务就说得少些，但关于中国的事是不能不开口的。

9月11日出席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由文化部主办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开幕式。

9月16日致电联合国，表示在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

9月21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谈中波贸易、中波合营轮船公司、中波邮电协定等问题。

9月27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等，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军舰在成山角附近炮轰并非法盘查我商船“安海二十一号”，要求将此列入联大议程并邀我出席讨论。

9月28日晚7时，在外交部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科夫时说，你们出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国虽小，却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季米特洛夫同

志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对中国帮助很多，他研究中国问题，1939年到1940年我常见到他，他对中国人民革命问题很熟悉，很关心，他的文章在中国流传很广。最近他的选集已在这里出版了。去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过保加利亚，祭过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陵墓。

9月30日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互换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并于4月11日经中苏两国批准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批准书。同时交换了其他三项协定的批准书。

出席毛泽东主席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各国驻华使节应邀赴宴。

10月1日发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凌晨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并告：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前天收到大使阁下转来尼赫鲁总理的来函。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是比较紧急的，那就是朝鲜问题。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10月初去苏联克里米亚会见斯大林谈我党对朝鲜战争的意见和看法，并告中国决定以志愿军形式出兵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

10月24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中国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10月26日再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机不断侵犯我领空，指出美国扩大战争的罪行继续向我东北发展，要求立即撤退侵朝美军，熄灭战争扩大的火焰。

10月28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机侵犯我山东沿海，要求立即撤退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武装。

11月7日下午4时，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十月革命3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1日电复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拒绝讨论由美国操纵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但建议：鉴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台湾这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着，安理会应将这两个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时，得以同时提出控诉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

11月26日电复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出席安理会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及其他助理人员兼任出席政治及安全委员会，参加讨论对美国侵略中国控诉案之会议的代表、顾问及助理人员。

12月4日发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我必须参加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美备忘录抹杀中国人民抗日奋战的基本利益。

12月22日就联大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发表声明，声明称：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我国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12月25日下午4时10分，在外交部接见瑞士公使任佐立，商谈递交国

书事宜。

1951年

1月1日下午4时，在外交部接待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人员，祝贺新年。到会者300余人。

1月17日电复联大政治委员会，反对朝鲜战事先停火后谈判，并提议：一、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二、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三、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四、七国会议的地点应选在中国。

晚9时，在外交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将致联大政委会的复电交潘尼迦大使，并指出，十几天以来几乎每天都看到你送来的东西，谢谢你为了亚洲和平所作的努力。

1月20日下午5时，接见印度尼西亚首任驻华代办伊沙·玛蒂。

1月26日下午6时，应邀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为庆祝印度共和国一周年国庆纪念而举行的庆祝会。

1月27日下午3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印度大使告，尼赫鲁总理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发表声明，把中国的和平愿望和在符合中国利益的条件下，中国主张和平谈判的意见作一总结性的表示，这不但对一切中立国家，并且对英、法、荷等国的人民的动员上是有用的。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政府在为争取和平的努力中，曾多次发表过声明。在这一方面，我们在适当的时机是会继续发表意见的。我们主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一点大使阁下是很了解的。美国侵略朝鲜同时侵略台湾，这就破坏了和平。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更破坏了和平。等到美军逼近鸭绿江，再加上美机轰炸我国人民，美舰炮轰我国商船，这更是破坏了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去掉这些对和平的威胁。有了中国人民的志愿行动，才使美国政府目前想停战休息，准备再进。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这一志愿行动的话，则第二步早已侵略到中国大陆上来了。现在美国政府既然想停一下，那么就该真正停下来，结束朝鲜战争，真正解决远东和平。我们主张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国军队撤离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必须确立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政府造成的，因此要解决就应一块儿解决。我们反对先停战后谈判，因为美国政府想在停战后无休止地谈下去。但我们为了揭露美国这种阴谋，同时更为了照顾联合国内多数国家要求和平的愿望，提出召开七国会议的建议，并主张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即商定有限期的停火，然后第二步再讨论完全结束朝鲜战争，美军撤出台湾及其他有关远东和平诸问题。这一态度已由印度代表劳氏在联合国中转告，真正要求和平的国家是会了解我们为和平的努力。

1月29日应约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申大使面交一份关于朝鲜问题的文件。

1月30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面交一份文件。

2月2日就联大非法通过诬蔑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政府是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亚洲重要问题的。联大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国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侵越安理会的权限的情况之下，竟通过美国诬蔑我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

示反对。美国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2月6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代办高尔。2月10日下午2时，接见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2月13日下午5时，陪同李济深副主席接受芬兰驻华公使瓦尔万尼递交国书。

2月14日下午5时，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而举行的酒会。

晚7时30分，出席首都各界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庆祝大会。

2月23日下午5时，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在大使馆举行的庆祝苏军建军节酒会。

2月27日晚7时，宴请芬兰驻我国公使瓦尔万尼。

3月21日宴请第二届全印度和平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爱德华之后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西藏问题时指出，如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同时，按照人民政协纲领，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反动势力，保卫中国边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那么解放军就可和平进入西藏，达赖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因为在那方面，还需要与印度通商。

3月23日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谈捷在华设领馆问题。

4月4日晚7时，出席匈牙利驻华大使夏法朗柯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4月26日下午3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衔代表黄文欢，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4月30日下令征用英国在中国境内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5月22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及对日和约准备工作的具体建议，认为苏联政府的意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见完全符合。

7月18日下午4时，接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赛德勃隆。

8月2日晚8时30分，在印度大使官邸与印度大使潘尼迦就美国拟订的对日和约草案交换意见。印度政府对于对日和约草案提出五条意见：（一）印度政府认为没有中国政府的参加与同意，这个和约是不能满足远东人民的要求的；（二）和约应该明确说明台湾应归还中国；（三）和约中关于美军驻留日本的条款，印度政府绝对不能同意；（四）对于日本的武装，印度政府表示一般性的意见；（五）印度政府不同意某些前属日本的岛屿，由美国托管。周恩来总理说，对于美国片面的、独断的对日和约，印度政府所提出的意见很好，和我们两次声明中的意见有许多相符之处。大使阁下提出下一步如何做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看看美国政府的行动。美国政府所用的办法，和它在朝鲜事件中所用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用恐吓的辞句来威逼其他国家屈从。假如亚洲人民和国家不屈从，坚决反对美国扩张侵略，那么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人民的反对，将使美国政府迟疑，并遭遇困难。我们的反对，也许不能即刻抑制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对日和约由于美国控制投票机器而竟签订，但是我们的反对必然会使美国政府在推行其政策时遭到困难，因而会迟疑，而如果我们

保持亚洲人民在历史上有名的坚决性，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最后一定失败。这就是中国政府所遵循的路线。

3月14日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8月15日就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发表声明，指出：美英面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而将于9月4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

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为庆祝“八·一五”朝鲜解放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10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向其递交关于对日和约草案和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并就印度应否出席旧金山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总理说，印度是否参加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若参加会议而能坚持原来主张到底，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最重要的是不让美国单独和日媾和的计划获得成功。尼赫鲁总理曾经说过，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远东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美英对日和约的目的在于分裂亚洲并威胁亚洲的和平。只有大家一同努力阻碍美国阴谋的实现，美国对立洲的侵略便无法实现。

9月2日晚上，应邀出席越南驻华代表团大使衔代表黄文欢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9日应邀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彼得科夫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18日就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和刘少奇、李济深副主席，董必武列总理等700余人出席宋庆龄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颁奖典礼。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之托前来授奖的委员会委员、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也出席颁奖典礼。爱伦堡代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致祝词，并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亲自把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和奖状授予宋庆龄。

9月19日晚上，出席宋庆龄为“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委员、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举行的宴会。

9月20日下午4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缅甸新任驻华大使吴拉茂，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9月27日下午6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缅甸新任驻华大使吴拉茂递交国书。

9月30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举行的国庆宴会。

10月1日出席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国庆节庆祝典礼。

10月7日晚7时，应邀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柯尼希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4日下午4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11月7日下午5时，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十月革命34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1月12日下午5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巴基斯坦首任驻华大使罗查递交国书。

11月19日就出席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向大会

提出四项和平建议发表声明。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四项和平建议表示完全赞同，认为苏联政府四项和平建议是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与最合理的方案。

1952年

1月18日晚上，应邀出席越南驻中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周亮为庆祝越南外交胜利纪念日二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月19日电复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书记，支持他们反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

1月26日下午6时，应邀出席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高尔为庆祝印度国庆二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月12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2月14日下午5时，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举行的酒会。

晚7时，在首都各界隆重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2月23日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科普夫。

下午，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为庆祝苏军建军34周年在大使馆举行的盛大酒会。

2月24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

3月8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

3月11日下午6时，在外交部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权五稷，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3月17日晚7时，在外交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华大使康萨拉，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3月18日上午9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权五稷递交国书。

上午10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华大使康萨拉递交国书。

4月3日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并出席文工团在怀仁堂举行的音乐舞蹈表演会。

4月4日晚7时，应邀出席匈牙利驻华大使夏法朗柯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4月5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我国政府所指控的美军使用细菌武器问题。

4月15日下午5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以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和文化部长柯别茨基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谈贸易平衡问题等。

4月27日晚上，接见并设宴欢迎以字吞帕为首的缅甸文化代表团。

4月30日晚上，接见并宴请以潘迪特夫人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

5月6日参加中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文化合作协定、邮政协定、电信协定及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5月7日接见并举行茶会招待前来中国出席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会的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和夫人，作家罗阿和夫人等。

5月9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副主席出席音乐舞蹈联欢晚会。联欢晚会上，由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印度文化代表团团员、舞蹈家苏·姗达女士和缅甸文化代表团团员、音乐家宇

巴索及中国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的合唱团和舞蹈团联合演出。

晚上，应邀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为纪念捷解放七周年举行的宴会。

5月10日应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之请，主持印度艺术展览会揭幕仪式。

5月12日应邀出席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为招待中国政府首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而举行的酒会。

5月14日接见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

5月17日致电万国邮政大会，通知我已任命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出席大会首席代表，要求立即驱逐国民党的非法代表。

5月23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访华团全体代表。

5月28日下午，接见正在中国参观的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及其夫人等。

6月2日下午5时，在外交部接见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克诺林，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6月6日在外交部接见波兰新任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6月9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克诺林、波兰新任驻华大使基里洛克递交国书。

6月14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西藏问题时说：西藏现存的情况是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是英国侵略在中英关系上所留下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签订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不存在了。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西藏的关系，要通过协商建立起来。为此，我们准备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也就是建议把印度过去驻留在拉萨的代表团改为驻拉萨的总领事馆。在西藏，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之下，有外事联络员。将来印度总领事馆设立以后，就能和他取得正式联系。

6月29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及其夫人等。

7月12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空军战斗机八架侵犯中国东北安东领空，和杀伤我居民的挑衅行为。

7月13日发表声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五条“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的规定，对于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以中国名义签字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者境遇之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公约”，决定予以承认。

发表声明，对于1929年8月7日以中国名义加入的、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订立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业经加以审定，认为该议定书是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巩固，并且是符合于人道主义原则的，决定予以承认。

7月22日应邀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8月2日晚8时30分，在印度大使官邸出席潘尼迦大使的宴请。

8月9日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举行的音乐舞蹈晚会。应邀来中国参加“八一”建军节25周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维特·尼耶德利军队文艺工作团也参加演出。

8月15日晚10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

8月17日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抵达莫斯科。同行的有：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副总参谋长粟裕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到机场欢迎。在机场上发表讲话，称：中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

8月18日下午1时，接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代表、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德林时说，此次来莫斯科有两大问题：第一，是要向斯大林报告的：（一）朝鲜战争和谈情况。（二）中国三年来主要情况和五年建设方针。第二，要和苏联政府商谈的问题：（一）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二）中苏共管修筑铁路问题。（三）橡胶技术合作。（四）征求苏联政府对我们五年建设初步计划的意见，并要求解决下列问题：地质勘探、工业设计、工矿装备、器材定货、技术援助（专家、留学生、实习生、蓝图等）。（五）关于五年国防建设计划。（六）五年计划装备定货中的差额要求苏联政府贷款。

拜会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8月20日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

8月22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8月24日在莫斯科谒列宁陵墓，并献花圈。

8月25日中午，出席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宴会。

8月28日出席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的招待会。

前往莫斯科中央机场欢迎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抵苏。

9月10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代表抵达斯大林格勒。在机场受到斯大林格勒州和市的负责人的欢迎，并参观了市容，卫国战争的遗迹以及拖拉机厂等。

出席斯大林格勒州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潘金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沙普罗夫的宴会。

9月11日率代表团成员坐轮船沿列宁伏尔加河一顿河运河旅行。

9月12日回到斯大林格勒。

乘飞机从斯大林格勒回到莫斯科。

9月15日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的会谈公报发表，并公布《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政府的公告》和《中国外长与苏联外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

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为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9月17日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出席蒙古驻苏联大使为欢迎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举行的招待会。

9月18日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为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柯西金和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9月22日乘飞机离莫斯科回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以及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机场送行。

9月23日致电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通知任命王子纲为代表出席国际电

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并指出：如果该全权代表大会在美国政府挟持之下，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则其一切决议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9月24日下午1时，回国途中，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停留，受到蒙古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兰扎布等隆重接待。

返抵北京。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副主席等到机场欢迎。

9月26日上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赖嘉文递交国书。

9月28日前往机场欢迎由泽登巴尔总理率领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9月29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泽登巴尔总理。

举行招待会欢迎以泽登巴尔总理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9月30日出席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国庆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外宾有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各国驻华使节。

10月1日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和检阅游行队伍。各国来宾和驻华使节应邀出席。

10月4日和泽登巴尔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等参加签字仪式。

下午2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锡兰贸易代表团团长、商务贸易部长森纳那亚克时说，中国与锡兰早已互相承认，现在剩下的就是互换使节。中国政府希皇派遣使节往锡兰，也希望锡兰能派遣使节来中国，常驻北京。在中国与锡兰之间，并不存在象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的那种问题。某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承认中国，而另一方面又与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保持联系，并在联合国中承认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因此使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很难正式建立起来。中国政府希望先把中国与锡兰两国的外交关系建立起来，然后中国政府的对外贸易部也可能组织一个贸易代表团去访问锡兰，其后也可能组织文化代表团去访问锡兰，因为我们两国在经济交流之外，还须要有文化交流。

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毛泽东主席为以泽登巴尔总理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0月5日参加中国和锡兰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同时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

10月7日下午，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0月15日晚上，参加蒙古驻华大使为招待泽登巴尔总理率领的蒙古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0月17日前往机场欢送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和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离京回国。

晚1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谈到朝鲜停战谈判问题时说，在停战谈判中，朝中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经过15个月的争执，已达成了六十三款的朝鲜停战协议草案，而剩下唯一的未决问题就是关于战俘的遣返。我们主张全部战俘在停战后回家过和平生活，美国方面则主张双方可以在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中实行所谓“甄别”，从而强迫扣留一部分人，宣称他们拒绝回家与其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反而愿意留在被俘

的敌对方面过流亡生活，实际是送给李承晚、蒋介石去当炮灰。在这个是非分别、人类正义面前，我们是不能放弃原则的。

10月26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经聂鲁达先生书信介绍，接见智利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达马斯蒂。达称，他受智利新任总统之命，向中国表示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方面也有同样愿望，但在中、智两国建交问题上，智利处于困难地位，似需先解决两个问题：即，对待蒋介石集团代表出席联合国的态度及如何处理在智利之蒋介石集团外交代表。认为可用两种办法解决：第一，由智利新政府主动采取行动，与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并在联合国中反对蒋介石集团代表出席。智利新政府主动采取上述行动后，中、智两国驻在某一第三国之大 使即可进行商谈中智建交及互换使节之具体步骤。如智利新政府认为采取第一办法有困难，则第二个办法即为由中、智两国驻在某一第三国大使商谈智利新政府在解决前述两个问题中的困难。

10月2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对于联合国未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讨论，而片面决定将美国政府提出的所谓调查指控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提案列入议程，并否决了苏联代表所提出的合理建议的行为，表示抗议，并要求立即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向大会提出关于美国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报告。

10月31日晚8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就战俘遣返问题强调指出，双方所收容的战俘在停战后必需全部释放并遣返。这不但是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而且也合乎国际惯例。遣返战俘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法是可以协商的。

11月4日下午4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11月5日晚8时，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的宴会，欢迎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艺术工作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

11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首都各界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大会，并观看苏联著名艺术家的表演。

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吉洪诺夫等。

11月7日凌晨2时，举行酒会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并欢迎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

下午，参加苏联影片展览开幕式。

下午，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1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主办的苏联著名艺术家表演会，观看由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楚拉基率领的苏联艺术工作团表演的精彩节目。

11月28日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出席第七届联大的苏联代表团所提的先在朝鲜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全盘建议，亦即是在朝鲜的交战双方按照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战俘全部遣返问题则交给苏联提案中所规定的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声明还指出，在交战双方实现完全停火后，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

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1月29日晚8时，在外交部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代办伊沙·玛蒂，就印尼代表团准备在联大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初步草案和解释性声明谈几点意见。周恩来总理说，把问题说得更简单一点，朝中方面的立场就是无条件地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遣返双方全部战俘回家。美国方面的立场也很简单，那就是无论如何要把一部分朝中被俘人员扣在手里，或是通过所谓中立国置于联合国的监管之下，实际上仍是扣在美国手里。印尼代表团的决议草案规定战俘有自由向中立委员会表示拒绝遣返，并把这一类人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因此实质上与美国的立场没有分别。

晚10时，在外交部接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2月3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瑞典新任驻华大使魏斯特朗递交国书。

12月6日下午，出席芬兰驻华公使克诺林为庆祝芬兰独立3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8日宴请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

12月10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2月14日电复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反对联大根据印度提案通过的朝鲜问题的决议案（注：联大于12月3日通过印度关于解决朝鲜战争中战俘问题的提案：主张把战俘交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在90天内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不得用武力阻止或强迫战俘遣返的原则加以处理。90天后尚未被遣返的战俘的处理问题，将提交有关朝鲜问题的高一级政治会议讨论处理。如政治会议在35天内不能完成其任务，则把问题转交联合国），并指出把前后处理权交给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是荒唐的。

12月15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递交国书。

12月19日晚上，应邀出席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和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华总代表处为庆祝“中苏友好月”和“苏联影片展览月”胜利结束而联合举行的宴会。

12月21日致电联大主席皮尔逊，严重抗议美国在蜂岩岛屠杀战俘的罪行。

12月26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郭佐文，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2月29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郭佐文递交国书。

12月30日应邀出席郭佐文大使为庆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31日下午，在哈尔滨出席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的移交仪式庆祝大会。中苏双方委员在移交仪式庆祝大会上签署了最后议定书。

晚上，在哈尔滨铁路文化馆出席负责办理中苏共管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事宜的中苏联合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会，宣读毛泽东主席致斯大林同志的感谢电，并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叶洛果夫等200名苏联专家授予《中国长春铁路

纪念章》。

1953 年

1 月 1 日到哈尔滨苏军烈士墓和烈士塔献花圈。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纪念章》授予中国长春铁路的 1300 多位苏联专家，感谢他们在中苏共管该铁路期间的工作成绩和他们对中国人民铁路建设事业的巨大帮助。

1 月 11 日前往机场欢迎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回到北京。

1 月 21 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派遣飞机侵入我国进行战略侦察。

1 月 24 日上午，前往火车站欢迎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2 月 7 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以李青求为首的朝鲜铁道艺术团，并观看艺术团在怀仁堂的音乐舞蹈表演。

2 月 8 日下午，举行酒会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并在酒会上致欢迎词。

2 月 13 日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举行的隆重集会。中苏友协总会会长刘少奇、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会上讲话。

2 月 14 日下午，出席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举行的酒会。

2 月 22 日在苏联建军 35 周年前夕，率政府代表团和五个文工团乘飞机到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同机前往。

下午，出席在旅大市举行的庆祝苏联建军 35 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向苏军将士献礼授旗和授纪念章。

下午 6 时，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高级将领和苏军部队各级指挥官以及战士代表。

2 月 23 日上午，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

下午，出席苏联驻旅顺口地区的武装部队指挥部为苏联陆海军建军 35 周年举行的庆祝宴会。

2 月 24 日为苏联驻旅顺口地区部队的高级将领举行宴会。

2 月 25 日下午，从旅大市返抵北京。苏联大使潘友新同机回京。

3 月 4 日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斯大林同志的病情的关怀与慰问。

3 月 6 日赴苏联驻华大使馆对斯大林逝世向潘友新大使面致极沉痛的吊唁。

3 月 7 日上午，率中国代表团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吊唁斯大林逝世。

3 月 8 日抵达莫斯科。

晚 8 时，率代表团全体团员前往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在斯大林灵前敬献花圈并瞻仰斯大林遗容。

晚上，和苏联劳动人民一同守灵。

3 月 9 日在莫斯科红场和苏联党政领导人和各国兄弟党的领导同志出席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大会和葬礼。

3 月 11 日晚上，与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

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面。

3月15日下午，偕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逝世向沃萨格里克大使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3月17日晨，从莫斯科乘飞机前往布拉格，参加哥特瓦尔德总统的丧礼。

下午，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同机到达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萨波托斯基等在机场迎接。

下午，偕同代表团团员郭沫若副总理前往总统府向哥特瓦尔德遗体告别，并在灵柩前献了花圈、守灵。

3月18日下午，和郭沫若副总理及谭希林大使前往捷政府主席团办公厅，代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哥特瓦尔德总统的逝世向总理萨波托斯基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

3月19日下午1时，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3月21日由布拉格飞回莫斯科。

晚上，应约与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谈朝鲜停战方案。

3月23日出席中苏间1953年度货物周转议定书和关于苏联帮助中国扩大现有电力站和建设新电力站协定的签字仪式。

3月24日晨，自莫斯科乘专机返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前往机场送行。

3月28日返抵北京。朱德副主席等前往机场迎接。

3月27日下午，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3月30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建议在朝鲜停战后先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把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4月3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递交国书。

4月10日下午，举行酒会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并欢送前任大使潘友新。

4月12日下午2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战俘遣返问题。

4月22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陪同毛泽东主席观看蒙古艺术团的音乐舞蹈杂技表演，接见艺术团团长奥云和政治指导员王岗并为艺术团来我国访问演出举行招待会。

4月23日下午6时，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时说，朝鲜战争本应早已停止，只是有人以遣俘问题为借口，使仗停不下来。现在我们已让了步，解除了这一借口，不必立刻遣返，亦可解决问题。这样如果再拖延战争，人民就可看得更清楚了。

4月24日下午5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战俘遣返工作的具体问题。

4月28日答复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国际委员会，表示同意并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关于要求五大国进行协商以缔结和平公约的建议。

5月6日晚11时10分，与印度驻华大使馆参赞高伯登谈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我方第二方案。

5月9日晚上，为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举行招待会。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陪同毛泽东主席观看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歌舞表演。

午夜0时5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馆参赞高伯登、指出两方案均有效。

5月10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欢迎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和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大会的各国工会代表。

5月11日发表声明，对侵朝美空军侵犯我国领空，杀伤我国人民的罪行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

5月13日晚9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和战俘遣返问题。

5月15日晚9时30分，与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朝鲜停战谈判和战俘遣返问题。

5月20日晚11时10分，接见缅甸劳动考察团团团长帽巫旺及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

5月25日在外交部接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5月27日午夜12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大使询我对美新方案的意见。

6月4日午夜12时，与印度驻华大使谈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

6月6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

6月19日午夜12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李承晚扣留战俘、破坏停战协定问题。

7月1日下午，设宴招待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和朝鲜、越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蒙古、日本、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的青年代表。

7月2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蒙古新任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递交国书。

7月3日晚11时25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朝鲜问题。

7月16日午夜12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赖提出，印度拟在停战签字前或紧接签字后派出一个三至五人的军官小组到朝鲜访问联合国军和朝中司令部，征求我方意见。

7月21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长柯尼希。柯面交格罗提渥总理函一件。

7月28日下午，接见并设宴招待以萨钦·森古普塔为团长的印度艺术代表团。

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艺术代表团。会见后和毛主席一起出席印度艺术团在怀仁堂举行的音乐舞蹈演出晚会。

晚9时5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并通知大使：板门店谈判中一切协议均已准备好；军事分界线已重新划定；双方对不直接遣返战俘（中国战俘一万四千余，北朝鲜战俘近八千）达成了临时补充协议。这一补充协议共五条，将于明天签字，以后再公布并将中英文本交大使，请转交印度政府。

7月30日下午5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大使递交了印度政府访朝先遣队的人员名单和行程计划，还就政治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12日午夜12时15分，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瑞大使表示，在瑞典每一个人对于朝鲜停战以及瑞典参与停战协定之实施一事感到满意。周总理说，我们也高兴看到瑞典参加停战协定执行工作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同时准备参加为战俘问题而设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尤其后者将会有很多麻烦事要托瑞典政府代表办，我们中国和朝鲜希望五中立国将能秉公办理这些问题。最近停战之后，朝鲜战线一般是停下来了，但南朝鲜李承晚总企图进行些捣乱。现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小组准备前往各口岸，也可能会有麻烦。尤其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工作，将来麻烦会更多。

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面交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书面意见。

8月13日晚上，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3月15日晚上，应邀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八·一五”朝鲜解放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6日下午5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请他转交关于政治会议问题致尼赫鲁总理的复信。

下午6时30分，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交我方对政治会议的意见，并作说明：我们的目的是使政治会议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一个典范，使它成为世界合作而非世界分裂的象征，因此对于会议形式，我们倾向于圆桌形式，造成和谐空气，使大家在中立国参加之下能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但在表决手续上，我们仍主张尊重停战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同意。在议程次序上，我们认为先解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其他问题。关于地点，鉴于谈的是朝鲜问题，以后又有可能谈其他远东问题，故以在东方为好，我们选了新德里，因为别的地方更远了。板门店太近过去的战场，不适于开政治会议。我们未用自己的名义提出意见，并采用了和平洽商的方式，这并不表示我们软弱，而是表明我们有诚意从停战进一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现在停战中已很无理。如我访问南朝鲜红十字会人员被打伤，对战俘施放毒气加以伤害，甚至我红十字会人员都需用防毒面具保护自己。这种非人残暴，令人难以容忍。

8月17日晚上，应邀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印尼独立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1日下午1时2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朝鲜问题。

8月24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声明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打开了召开政治会议以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声明还指出，为了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但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

下午3时30分，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对瑞典政府退出政治会议表示遗憾。鉴于瑞典关心政治会议，瑞典参加了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并曾就政治会议问题与我接触，我认为我们提出瑞典参加是合理的。相反，对于瑞典政府现在表示放弃参加一点，我们感到遗憾。

8月25日下午4时30分，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在谈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的联合公报时指出：联合公报是一和平福音，打击了美国的干涉企图。这是我们作为邻国所希望的。只要我们亚洲国家间、邻国间、特别是

印巴这样兄弟国家间团结起来，有问题直接磋商、和平解决，外国干涉企图就会失败。当然外来影响不是一下就清除得掉，要靠我们亚洲国家人民逐渐觉悟。

8月26日下午5时，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并接受他递交的瑞典政府声明后表示：我们高兴听到瑞典政府继续支持圆桌会议的主张。当然瑞典有自由决定参加或不参加，但我们对瑞典之不参加感到抱憾。我们仍希望瑞典在此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推动政治会议问题向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而发展。

8月27日下午6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朝鲜问题。

9月2日晚上，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5日下午5时，接见锡兰贸易代表团团长方席卡时说，我国政府自成立以来的政策，不仅是各国和平共处，且求与他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互通有无，建立平衡的贸易关系，共谋发展。故我们欢迎中锡贸易扩大。国际间和平共处、合作、贸易往来，是不分国家大小的。我们是平等相待。我们不仅对锡兰持这样态度，就是对日本亦如此，如果日本愿意。此点公使先生（注：方席卡为锡兰驻日公使）回去时可向你的日本朋友们说明。日本人民要生活下去，应该和中国进行贸易。不仅如此，为使日本人民能过和平生活，日本能成为东方和平、独立的国家，我们亦愿望和日本恢复和平关系，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这要看日本方面有觉悟、有民族自尊心的人能否起而为亚洲和平而奋斗。当然这不是易事。在目前情况下，中日贸易自非一天就能恢复。中锡贸易关系是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在自由、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日本希望这样做，就必须除去外来干涉和限制。故这只能是长远目标。我们亦在为此长远目标而奋斗。

晚7时30分，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并收下他面交的美国请瑞典政府转交我方关于政治会议召开时间、地点的建议。

9月9日下午，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彼得科夫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12日下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听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晚8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预告我复联合国电内容，并指出会议性质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

9月13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对联大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提出答复，坚决反对联大在美国操纵下，通过由交战双方举行政治会议的决定，并代表我国政府对政治会议问题提出建议。

9月14日晚9时，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交美国政府来照的复照，并指出：第一，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中只规定双方可请有关各国参加政治会议，并未限制有关各国只是交战双方各国。就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也证明了这点。因为联合国秘书长转来大会的两项决议中，决议甲提出交成一方的联合国军由参战的国家代表出席，而决议乙则提出苏联参加政治会议，如果我们同意的话。这证明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能算作联合国军一方，也不能算作朝中一方，而它的参加要经过双方同意，这样证明苏联是交战双方以外的中立国。既然承认苏联作为中立国可以参加，为何又不准许其他有关中立国参加？这是于逻辑不合的。第二，我们认为联合国的两项决议不完全，提议加以扩大。即交战双方，全体国家均参加，一切决议须经交战双方同意；交

战双方以外的国家，不仅欢迎苏联，并须加上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等四个亚洲有关国家。只要政治会议组成扩大问题解决，会议的地点和时间，由交战双方商洽，是容易解决的。

9月24日前往蒙古驻华大使馆吊唁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曼增迪逝世。

9月28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说：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必须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殖民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

应邀去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官邸出席宴会，讨论朝鲜问题。

9月29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谈朝鲜政治会议成员问题。

9月30日国庆前夕，在外交部大楼设宴招待在华的各国外宾和驻华使节，并在宴会上致词说：在这个节日，我们庆祝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努力而取得的朝鲜停战的伟大胜利。我们庆祝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第一年已经取得的胜利。

10月1日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出席国庆节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武装部队和人民游行队伍。

10月2日下午，设宴招待苏联政府派来我国帮助各方面建设的苏联专家，并在宴会上致词。

10月3日发表声明，赞同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声明说：中国政府认为，朝鲜停战的实现，已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已证明一切国际争端是可以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坚决保证朝鲜停战协定的实施，严防侵略战争再起，制止一切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的阴谋，促成政治会议能够在有中立国参加的条件下迅速召开，以便协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10月10日对美国关于政治会议的三个通知，提出答复声明：经过与朝鲜政府协商之后，同意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这一会谈不仅应当解决政治会议的地点和时间问题，更主要的是应当解决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由于这一会谈仅限于朝鲜交战双方，会谈的地点以在朝鲜板门店为宜。

10月15日函复尼赫鲁总理，除重申中印在西藏应有新关系的原则外，同意解决印在藏之商务代表团一些具体问题，并建议12月在北京与印度商谈中印两国在西藏关系问题。

10月19日经由瑞典政府通知美国政府，同意会谈政治会议问题，认为会谈主要应解决政治会议成员问题。

11月12日下午3时，前往火车站欢迎由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下午6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柯尼希递交国书。

晚上，会见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参加会见的还有朝鲜内阁外务相南日。

11月13日下午，和朱德、刘少奇、高岗副主席，陈云、邓小平副总理

等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金日成元帅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11月14日和金日成首相举行会谈。

11月16日上午10时40分，在中南海与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会谈。

11月23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南海与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5时，和金日成首相在中朝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副主席等参加签字仪式。

出席毛泽东主席为金日成元帅及其所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1月24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举行的宴会。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元帅也出席了宴会。

11月25日前往火车站欢送金日成首相所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离京回国。

11月30日下午，接见以阿斯玛温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12月1日下午6时，在外交部接见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孙士敦，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

12月2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芬兰驻华公使孙士敦递交国书。

下午，举行酒会欢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离任回国。

12月6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联大非法通过诬蔑朝中人民部队的决议。

下午，出席芬兰驻华公使孙士敦为庆祝芬兰独立日举行的招待会。

12月7日就朝鲜问题目前局势通知联合国大会。

下午，在外交部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崔一，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2月11日下午5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丹麦新任驻华公使格瑞杰生，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2月12日上午9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朝鲜新任驻华大使崔一递交国书。

上午10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丹麦新任驻华公使格瑞杰生递交国书。

12月13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尤金博士，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捷克斯洛伐克杂技艺术团的表演。节目开始前，接见杂技艺术团团长德劳海和主要演员。

12月15日下午2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尤金递交国书。

12月19日接见正在中国访问的保加利亚文化代表团。

12月21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对延长解释期限问题说，美国拖延（政治会议的）板门店会谈，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拖美国所说的所谓期限，就是90天加30天，120天的“期限”。

（注：停战协定规定了某种时间表：90天是为了向战俘进行解释——解除战俘的顾虑，30天是为了让政治会议讨论战俘问题。）从而可以要求印度方面

“释放”战俘，使政治会议无法处理战俘问题。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要为李承晚、蒋介石强迫扣留一部分战俘，也是美国的一贯方针。在朝鲜停战之前，美国就在战俘营中惨无人道地迫害战俘。在战俘协定刚一取得协议之后，美国就扣留了二万七千多名战俘。停战之后，在把战俘移交给印度看管部队的时候，美国又把原来的组织移交给印度看管部队，从而像大使所说，在最小的单位内部维持了美国对战俘的控制。

晚上，举行酒会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尤金博士。12月22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看管部队参谋长高尔准将，谈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意见时说：首先，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主席蒂迈雅将军和印度看管部队表示谢意。在接收和看管战俘的工作上、在实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上，都尽了很大的力量，对朝鲜和平有了贡献。其次，我们承认蒂迈雅将军、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曾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些困难是联合国军方面，亦即美国和李蒋特务方面造成的。第三，但是也有一部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想办法予以解决的。只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停战协定、“职权范围”、日内瓦公约的原则行使它的职权，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和想出一些办法。一般他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使情况改变的，并且有不少的改变。但是，他们往往执行得太晚了，这样就丧失了时间。另一种情况就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没有按照“职权范围”、停战协定等行使它的权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自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成立以来，朝中方面与蒂迈雅将军有两点争论的意见：一、是否应该使用武力来制裁特务分子的杀人、威胁战俘不准他们要求遣返和破坏行为。二、是否有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如上所述，我们与蒂迈雅将军和印度看管部队有争论的意见，对他们的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中国政府从未公开发表过它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与印度得到一个解决。

12月23日下午，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长捷沃西安。捷沃西安副主席是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参加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炼铁炉开工典礼的。

12月25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战俘问题。

12月27日晚上，举行酒会招待应邀来我国访问演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歌舞团全体人员。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歌舞团举行的歌舞演出，并在节目开始前接见歌舞团团团长皮什纳教授等。

12月31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商谈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提出“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及其所率领的代表团。在宴会上致词时首先表示欢迎苏联代表团来参加鞍山三大工程的开工生产典礼，并感谢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怀和帮助。

1954 年

1 月 5 日晚 8 时，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长捷沃西安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1 月 9 日就恢复关于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发表声明，主张立即恢复关于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以迅速安排朝鲜政治会议的召开；支持苏联政府主张召开法国、英国、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会议以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

1 月 10 日下午 5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参赞高伯登，谈朝鲜问题。

1 月 15 日下午 5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战俘遣返问题。

1 月 18 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越中建交日和“越苏中友好月”开幕而举行的招待会。

1 月 19 日晚 10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反对印方决定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措施，指出蒂迈雅的做法是只照顾了美方的愿望。

1 月 26 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苏贝克，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 月 29 日发表声明，最强硬抗议美方强迫扣留朝中战俘。（注：1954 年 1 月 20 日和 21 日，美国方面公然破坏朝鲜停战条约双方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将二万一千九百余名朝中战俘分别押解到南朝鲜和台湾，强迫他们参加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完全剥夺了他们申请回家过和平生活的自由和权利。美国方面这一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行动引起了中朝人民的极大愤怒。）

2 月 4 日下午 1 时 15 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面交两份文件：一、苏共中央关于柏林会议情况的材料。二、苏共中央关于苏美原子能问题谈判的材料。

2 月 7 日下午 3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谈中国和印尼贸易问题和双重国籍问题。

2 月 13 日晚 8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就美巴商订军事同盟问题交换意见。

2 月 14 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举行的盛大酒会。

2 月 23 日下午，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代理武官富敏科上校为庆祝苏联军队建军 36 周年举行的盛大酒会。

2 月 24 日接见以波科拉为团长的波兰文化代表团。代表团是前来中国签订中波文化合作协定 1954 年执行计划的。

2 月 26 日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

2 月 27 日晚 7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就柏林会议、美巴军事同盟、越南停火等问题交换意见。

3 月 5 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3 月 16 日晚 7 时 30 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举行的盛大

欢迎会，热烈欢迎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应基为团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大会前，和刘少奇副主席接见了代表团。

3月19日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以金应基为团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4月1日致电法国《人道报》社长马赛尔·加香，热烈祝贺《人道报》创刊50周年。电报说：“正在努力于和平建设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我们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并主张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在内，应该和平相处。”

4月19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下午4时5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应其要求就日内瓦会议、亚洲局势谈了以下看法：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但是美国显然要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要威胁法国，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既然停了战就应该进一步巩固朝鲜的和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用和平的方法使朝鲜得以统一。但是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是要造成一个僵局，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它就散布这种说法，说日内瓦会议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有任何进展。很显然，美国是想作出一个僵局来，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但是不管怎样，朝鲜总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因此它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假如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火，假如能够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那么美国再也不能在亚洲找到制造战争借口的地方了。因此，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避免印度支那战争的停火，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尼赫鲁总理关于印度支那停火的声明在印度支那各国、东南亚、中国和法国的人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这也正是美国政府所不高兴的地方。因此，美国政府要压法国，杜勒斯的“联合行动”也是针对法国而说的。美国害怕在印度支那的交战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在法国，就是议会中，和平的呼声是很强大的。所以，除了杜勒斯以外，尼克松还要出来说话，他说假若法国的军队撤离印度支那，美国的军队就要进去。美国的中心目标是中东和近东，它要利用印度支那问题来挑起更大的阴谋。所谓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集体防御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再版，美澳新公约的扩大。这些都是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美国要该地区的各国，替美国抬轿子，建立一个统治东南亚、中近东和远东各国人民的殖民帝国。

4月20日率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出席有中国、苏联、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下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邓颖超等前往机场欢送。

4月21日下午，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机场欢迎。

4月24日上午，赴日内瓦途中，在柏林停留一小时。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等在机场欢迎。下飞机后，与格罗提渥总理等共进早餐。

下午3时30分，抵达日内瓦。瑞士联邦政府政治部政务司司长琴德尔等在机场欢迎。在机场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

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下午，在机场迎接以莫洛托夫外长为首席代表的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

4月26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幕。率领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出席。

应邀出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宴会，参加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师哲、乔冠华。

4月27日下午3时，出席日内瓦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

4月28日下午，在日内瓦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时作重要发言指出，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有些国家，首先是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力图无视中国人民选择自己国家制度的权利，这妨碍了世界迫切问题、特别是亚洲迫切问题的和平解决，增加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不安。中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

4月29日下午，出席日内瓦会议。莫洛托夫就朝鲜问题发言，支持周恩来外长的意见。

设宴招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4月30日中午，出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举行的宴会。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应邀出席。

下午3时30分，出席关于朝鲜问题非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英国、苏联、中国、朝鲜、美国、大韩民国、法国等国的外交部长及其助理。

5月1日晚上，设宴招待朝鲜代表团首席代表、外务相南日。

5月3日下午，在日内瓦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时发言指出：日内瓦会议不能避开朝鲜停战中至今尚未了结的战俘问题。美国和大韩民国当局强迫扣留4.8万余名朝中被俘人员的行为，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朝鲜停战协定的。

5月4日上午，去机场接以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

5月7日晚上，出席朝鲜代表团团长南日外务相的宴请。

5月8日下午4时30分，出席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并发言支持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关于邀请高棉抗战政府和寮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建议。

晚上，设宴招待越南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

5月12日下午3时，在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时发言说，中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

5月14日上午10时30分，接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说，中国同它的亚洲邻邦都愿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同印度签订的关于在中国西藏的通商协定，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在它的序言中，中印两国申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也提出首

先撤退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

5月15日在日内瓦接见印度尼西亚驻法国大使阿纳克·阿贡先生。

5月18日晚10时30分，接见印度卫生部长考尔夫人。考尔夫人是路过日内瓦前往奥斯陆出席国际红十字会理事会会议的。

5月20日上午11时，往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话时指出：在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中都有同样的一个战争，那就是法国的殖民战争，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把高、寮的问题分开来讨论，就等于是把整个战争问题分割开来。在三国同时停战意味着在三国停战的条件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人提出，在高寮两国要撤出两国自己的抵抗军队。艾登说，您昨天发表的最后一句话说停战不应先后进行，这句话很对。现在没有人设想先后停战的问题。

5月12日接见印度昆罗博士。

6月22日下午3时，出席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又作了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努力，对南日外务相4月27日的建议提出了一个补充建议，即，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察。这个补充建议得到南日外务相的同意，在会场内外引起了巨大的注意。

5月23日下午3时，接见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梅农转达尼赫鲁总理对周总理的访印邀请。周总理表示感谢，并说我还不知道这里的会要开多久，不知道时间是否允许。日内瓦会议已经开了四个礼拜。有些人想把会议弄得无结果而散，这是我们所忧虑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达成协议，但是必需双方都有这种愿望才行。关于朝鲜问题，你过去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南日外务相在讨论的第二天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方案，而联合国方面在过去四星期中没有提出任何方案。昨天提出的仍然是老套，那就是由李承晚来统一朝鲜。尼赫鲁总理曾经说，朝鲜必须统一，但是统一不能由一方强加在另一方的。但是李承晚却正要则此做。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对双方平等的。昨天我们又提出了补充建议，由中立国监察自由选举。把这两个方案比较一下，就知道谁在拖。美国正想以此证明协商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朝鲜问题可以解决。问题在于，是双方平等协商呢，还是一方把意志强加在另一方。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我同意印度支那问题是更迫切的，因为那里需要停战。如果这一点能做到，就可以使战争集团扩大战争的企图受到挫折。问题的中心是，美国要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弄得越小越好，以便训练保大的军队，使他日后起而消灭越南民主共和国。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美才愿意停。法国政府的一部分人，包括皮杜尔，跟随美国这一政策。

5月24日晚上，应邀出席越南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的宴会。

5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再次接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

5月27日上午10时30分，接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晚9时，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进行第三次谈话。

5月28日晚7时30分，宴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

5月30日上午11时30分；接见英同工党议员、前贸易大臣威尔逊和英国保守党议员罗布逊一布朗时指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一个权利问题，而不是一个谈判的问题。中国的这一权利被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在美国的操纵下所剥夺了。我们的不同看法在于我们认为，英国在这个问题

上是可起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不期望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美国控制着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但是，英国可以把它与美国的不同的意见向世界表明，从而也可以影响美国。

6月1日下午8时，应邀出席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宴会。关于中英关系，艾登称，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才是。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您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来？周总理表示同意。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艾登称，有几件事我是不愿碰的。第一件事就是克什米尔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纠纷。我真不懂您为何对参加联合国还是那么有兴趣，联合国真是一个找麻烦的地方。在联合国外才逍遥呢！周总理说，你认为我们对于参加联合国是那么有兴趣吗？正如你所说的，我们这几年都没有在里面。

晚10时15分，往访法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皮杜尔，谈话时指出：我们来日内瓦开会是要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我们只能使会议成功，不能使会议失败，只要大家具有这样的决心，会议的工作是会有迅速进展的。我们处于起推动作用的地位，我们希望问题很快就能获得解决的办法，当然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皮杜尔先生提到战争扩大的危险，我们认为，从印度支那人民的利益和法国民族的利益来说，战争应该停止。危险是会有有的，那就是美国的干涉，这对法国、印度支那和东南亚都是不利的，它威胁着亚洲和中国的安全，这是我们所关心的。皮杜尔说，我愿重说一遍，我们所要求的是：（一）迅速达成协议，至少是合理的暂时的协议；（二）双方参谋划出部队集结的地区；（三）解决监督问题。周总理说，这三点都是朝向和平的，只要是有利于和平的意见，我们都尽力支持，和平是我们的目的。希望我们合作，以便达到这个共同的目的。局势的恶化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因此，皮杜尔先生所提出的三个要点，都是需要解决的，也是可以迅速解决的。

6月2日出席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批驳了美国代表史密斯、法国代表皮杜尔的发言。

6月3日晚9时30分，第五次接见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

6月5日出席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第十三次会议，并作了关于朝鲜问题的第四次发言。

6月7日晚9时30分，接见法国外长皮杜尔，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

8月8日晚8时，设宴招待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6月9日下午3时，在继续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

6月10日上午11时30分，第六次接见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

晚10时30分至次日凌晨1时45分，第七次接见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

6月11日下午，在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第十四次会议上首先发言，明确地表示支持苏联代表团6月5日的建议。

6月12日上午，前往伯尔尼联邦政府外交部拜访瑞士政治部部长彼蒂彼爱，彼蒂彼爱设午宴招待。交谈中，彼蒂彼爱说，前几天，瑞士曾在北京递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一件，希望能够卸除在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责任。周总理说，瑞士和其他中立国一样，在朝鲜监察委员会里已经尽了它的责任，我们的看法与美国不同。美国认为，监察委员会没有起什么作用，现在已经无事可做了。我们认为监察委员会不仅起了作用，而且现在还有事要做。当

然，我们了解瑞士的处境是困难的。在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在小组口岸上也与当地政府有着一些困难。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而且是可以改善的。

6月13日上午11时15分，第八次接见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

与印度尼西亚驻法大使阿贡会谈。阿贡首先提到法国拉尼埃内阁已辞职，询问对日内瓦会议看法。周总理说，现对停战已达成原则协议，双方司令部（指法国远征军司令部和越南人民军司令部）代表的会谈也有了些进展，印度支那的和平是有希望的，法国人民绝大多数要和平，法国国会的多数表示要停战，这个机会是不应错过的。阿贡又说，昨天和艾登谈过话，艾登表现对会议很悲观，认为最近期内得不到政治解决。周总理称，目前情况相当复杂，但无理由对印度支那的和平抱悲观，因现在对停火已有初步协议，双方军事代表的谈判也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停战是最急迫的问题。虽然它联系到政治问题，但鉴于目前法国的政局，不妨对军事问题先达成协议。所以，应该继续努力。阿贡说，印尼政府听艾登发言后，恐怕日内瓦会议失败，很焦虑，因为估计会议失败后，美国必趁机对印度支那进行干涉战争，制造太平洋公约。印尼是反对这一公约的，认为它不利于印尼的安全和利益。周总理说，我国不愿会议失败，也没有理由认为会议要失败。我们不完全同意艾登的意见。其次，美国不论会议破裂与否，都是想制造太平洋公约的。这种危险经常存在。即使印支恢复了和平，美国还是要寻找借口的。因此，绝不能放松警惕。印尼能站在反对太平洋公约的立场上，我们很钦佩。

6月15日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举行第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因美国极力破坏而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朝鲜问题讨论被迫结束。周总理在会上发言指出，为逐步解除朝鲜的军事状态，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武装力量是首要的条件。

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往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指出，我们对于昨天的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表现出一点点和解精神。如果对我们的提案感到有困难，那可以商量嘛！但是连限制性会议都不愿开。我们的感觉是，美国就是要使任何协议都不能达成的，这是它的预定计划，结果果然如此。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和解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和解必须来自双方。我们希望印度支那会议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否则，和解之门就关上了。按我们看来，在越、老、柬都有战争。但是三国情况彼此不同，因此在三国的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三国间的问题是有联系的。这是我们一向的立场。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像印度、缅甸、印尼那样的国家。如果它们成为法国联邦的国家，对法国来说是好的。而对英国和中国来说，也是好的。而首先，我们在东南亚就可以和平共居。另一方面，我们不愿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因为那样将构成使东南亚不能和平的因素，这不仅对越南不利，而且也威胁中国的安全。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当然是不能置之不问的。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个角度来解决老、柬问题，我想我们是能够得到共同的立场的。我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愿意尊重老、柬的独立、主权和统一的。在政治上，只要是在老、柬人民能表示意志的基础上，这两个王国的政府也是可以承认的。但是这两个王国的政府也要用民主的办法来对待两国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两国的抗战政府在内，取得政治解决。这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事。在军事方百，应该承认两种现象：第一，两国的确有本国的抵抗部队。但是两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柬埔寨，

抵抗部队较少，活动的区域也较小。我们应该在那里求得就地停战，然后由双方通过协商取得政治解决。在老挝，本国的抵抗部队较多，活动的地区和占领的地区都较大，因此在那里有军队集结地区的问题，特别是靠近老挝与越南和中国接壤的地方。第二，过去的确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艾登听后表示：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我们所要求的也正是这些。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下午，在印度支那问题限制性会议上发言，提出关于老挝、柬埔寨问题的六点建议，受到普遍欢迎和重视。

6月17日往访朝鲜外相南日。

中午12时，访法国外长皮杜尔时表示，我们一向的立场就是要使日内瓦会议有成果。很遗憾，朝鲜问题的会谈破裂了，连最低妥协性的协议也没有达成。我昨天告诉艾登先生，我们不愿意看到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也遭到这样的结果。对老、柬问题，我一向说过，战争的性质是相同的，但是三国的情况不同，所以解决的办法又要有所不同，但又要联系起来解决。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民主的国家，和平的国家，像东南亚型的国家，同时又成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国，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并和法国友好相处。但是，我们不愿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下午2时，接见挪威驻瑞士公使安克尔。

下午8时，接见瑞典前驻华大使、现任驻瑞士公使阿马斯顿和芬兰前驻华公使、现任驻瑞士公使克诺林，并与他们共进晚餐。

6月18日中午12时，接见澳大利亚外长凯西。

6月19日上午11时45分，接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中午12时30分，接见加拿大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代理团长、加拿大驻瑞士大使朗宁。

6月20日前往机场欢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离日内瓦回莫斯科。

下午1时30分，接见柬埔寨王国外交大臣、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狄普芬。

下午4时，在中国代表团别墅接见法国社会党议员、前工业部长拉科斯特和社会党议员萨瓦利。拉科斯特说，目前有些法国政治人物的思想是要把法国导向冒险的道路，我们反对这种思想，这在近日政府的改组上已经表示出来了。社会党赞成新政府，因为它有要求和平的诚意。如果支持它，我们就可向着和平解决的道路前进。这对亚洲，对法国和中国都是有利的。萨瓦利说，孟戴斯-弗朗斯对法国议会和人民订了四周的期限来觅取和平，这是一个大的赌注。在这战争与和平的竞赛中，社会党是帮助孟戴斯-弗朗斯的，但是有人不帮助他，希望他失败。周总理说，我们到日内瓦来是抱着和解精神的，我们是要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我们很高兴知道新政府要求和平。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自然是与周围国家有关，但首先法越交战双方应该负责任来迅速求得和平。我们反对任何国家阻碍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接近。二位知道，美国要破坏会议，使会议不能得出结果，他们不相信任何协议，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帮助交战双方接近，能够达成协议，四周时间当然很紧，但是如果法越双方能够抓住直接接触的机会，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下午8时，在日内瓦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

6月21日中午12时，接见老挝王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冯·萨纳尼空。周总理说，印度支那三国是兄弟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应该接近，不要对立，而要互相尊重，友好合作，这对印度支那的和平是有利的。我们关心三国的接近，我们是在尽力促成三国的接近，而不加以任何妨碍。我们尊重三国的独立，我们不愿干涉，但也反对别国干涉，如美国的干涉。我们反对在三国建立任何外国基地，包括美国基地，如果有了这样的基地，我们是不能不加过问的，因为这对我们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和平恢复后，三国可以在自愿和新的基础上参加法兰西联邦，建立友好关系。内政的问题，可以用国内的方法解决，要和外国军队的问题分开，但同时加以讨论是有利的。国内要求统一，如果选举的结果是要承认国王，那末大家都应该承认国王。

6月22日上午11时45分，接见法国驻瑞士大使肖维尔，谈与法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晤事。

下午1时，就亚洲和平问题答《印度教徒报》记者雪尔凡伽的提问说，八周以来的日内瓦会议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但是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主要是美国代表团拒绝考虑一切合理建议，甚至在最后一天，对于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与会各国表示继续努力获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共同愿望的建议，也都加以拒绝。这就使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虽然如此，朝鲜问题并没有从日程上抹掉。朝鲜人民要求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必须予以满足的。

晚7时30分，在日内瓦宴请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以及柬埔寨代表团团长狄普芬和老挝王国代表团团长冯·萨纳尼空，宾主频频为三国和平、四国友好合作干杯。宴会后，我代表团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影片招待来宾。

6月23日下午3时，在伯尔尼法国大使馆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会晤，就有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自由交谈时指出：关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首先是要停战。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有联系的。现在是讨论军事问题，以后还要讨论政治问题。协议达成以后，首先要停战。因为这样是法国、印度支那和全世界人民所赞成的。印度支那现在的情况是三国都有战争，这是相同的；三国都要停战，人民都要求独立、统一。法国政府曾有意愿承认三国的独立，各国的统一。中国也愿意看见它们留在法国联邦之内，我国也愿意和法国建立友好和平关系。三国的情况各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承认解决三国的办法有所不同。就越南来说，它在停战后还要经过选举才能达到统一，确定国内制度，这只有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至于老、柬两国人民愿意还承认现在的王国政府，那我国也愿意看到二国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意看到三国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或美国和他们成立军事集团。越南现有两个政府。要把军事集结区划好，不能把这解释为分治，因停战后经过一定时期总要自由选举，这也要双方协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能干涉，但要推动。保大越南国政府应采协商办法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接近，而非对立。但他的政治方案却是要对立、独霸，引联合国来干涉。这是不能同意的。

6月24日上午，离日内瓦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在机场发表声明称：日内瓦会议还在进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希望我们的工作终将导致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中国代表团愿继续为此而努力。

下午2时，抵达开罗。向埃及报界发表谈话。

6月25日晨7时15分，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各界群众五千余人到机场欢迎。

上午9时，谒甘地火葬处并献花圈。

上午9时30分，拜会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博士。

上午10时15分，拜会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

上午11时，拜会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

下午3时30分，和尼赫鲁总理会谈。

晚7时，出席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总统府举行的招待会。

晚8时45分，应邀和尼赫鲁总理共进晚餐。晚餐后，继续会谈。

6月26日上午8时，在德里邦首席部长普拉卡希等陪同下参观德里的郊区和市区。

上午10时30分，和尼赫鲁总理继续会谈。

中午，应邀参加印度总统普拉沙德的宴会。

下午5时，应邀参加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的茶会。

晚7时，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会见华侨90多人。

晚7时15分，出席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为他访问印度举行的招待会。印度副总统拉德哈克里希南、总理尼赫鲁等应邀出席。

晚8时30分，出席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宴会。

6月27日晨6时，在印度外交部驻国会次官梅农的陪同下，乘飞机到亚格拉游览。

中午12时，回到新德里。

下午3时，继续同尼赫鲁总理会谈。

下午6时，在新德里总统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到会的印度和各外国记者宣读了书面谈话：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办法。朝鲜的停战使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了一步。如果印度支那的战争能够停止，印度支那的和平能够恢复，国际紧张局势将能得到进一步的缓和。今年4月间中印两国所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上规定的五项原则，正如尼赫鲁总理所说的，应该成为中印两国关系的规范。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年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这些原则处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对那一国家进行威胁和侵略的情形就不会发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可能，就会变成现实。

晚7时，在尼赫鲁总理陪同下前往印度故宫“红堡”，出席德里各界人民在枢密殿外的草坪上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6月28日下午1时45分，到达缅甸首都仰光，对缅甸进行访问。缅甸总理吴努到机场欢迎。

下午3时30分，谒昂山墓并献花圈。

下午4时至晚7时15分，和吴努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7时45分，出席缅甸总统巴字举行的宴会。

6月29日上午9时30分，参观缅甸佛教圣地大金塔。

上午10时15分至中午12时30分，和吴努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会谈后，共进午餐。

下午4时，出席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在大使馆为他访问缅甸举行的招待会。缅甸总理吴努、缅甸联邦国会民族院议长肖恢塔、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6月29日下午6时，出席缅甸外交部代理部长吴觉迎在仰光市政厅举行的招待会。缅甸总理吴努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晚8时30分，乘飞机离仰光回国。缅甸总理吴努和外交部代理部长吴觉迎到机场欢送。

7月3—5日在我国广西柳州与胡志明主席举行8次会谈，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7月6日下午，乘飞机返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前往机场欢迎。

7月8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印度支那问题。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

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

7月9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为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实现继续努力。

7月10日下午，赴日内瓦途中到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到机场欢迎。

7月12日上午，乘飞机离莫斯科前往日内瓦。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到机场欢送。

上午10时，途经柏林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等在机场迎送。

下午3时40分，到达日内瓦。在机场发表声明指出：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即将在外交部长们的重新参加下进入重要阶段。我相信，在有关各方具有谋求和平的和解精神之下，日内瓦会议是可以迅速完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重大任务的。苏联首席代表、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越南首席代表、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等到机场欢迎。

晚7时，拜会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晚9时，拜会越南代理外长范文同。

7月13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国代表团别墅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晤。

上午11时45分，接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中午12时30分，接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

晚7时，接见法国代表团肖维尔。肖交一份关于停战协定和停战以后的一些原则的非正式文件。

7月14日下午2时，接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

下午3时30分，拜会老挝外长萨纳尼空时指出：老、越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越南有两个政府，老挝只有一个政府。抵抗部队分几个集结区的集结办法只是一种过程，以后还需要把它们团结起来，并通过选举而实现统一。作为第三者来说，我们只能谈一些原则，不能谈得更具体。

下午5时，前往贝格旅馆拜会柬埔寨王国外交大臣狄普芬。

晚8时，出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宴会。

7月15日上午11时30分，接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

7月16日晚10时，接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

7月17日上午10时，接见柬埔寨王国外交大臣狄普芬。

上午11时40分，往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下午1时至4时30分，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越南代理外长范文同会谈。

下午4时50分，访晤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

7月18日上午11时30分，与老挝王国外长萨纳尼空、国防部长谷·高拉冯等会谈。

晚7时，宴请1953年度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著名英国电影艺术家卓别麟和他的夫人。

7月19日下午1时，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一小时。

晚7时，接见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普斯，回答了他所提问题。周恩来总理说，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由于最近双方协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已经得到改善。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愿中英关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增进，并愿与英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加强。关于日内瓦会谈，如果没有新的阻挠，日内瓦会议即可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全境和平的协议。印度支那三国在和平恢复后应该成为自由、民主、统一和独立的国家，而不应该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应该容许任何外国在各该国中建立军事基地。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各国应该共同承担义务，集体地保证印度支那三国的和平，使它们不致遭受武力威胁或外来干涉。

晚8时，邀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共进晚餐。

7月20日上午11时，接见柬埔寨王国外交大臣狄普芬时指出：我已向你们说过多次对于恢复柬埔寨和平的基本原则，那就是独立、不受外国干涉、统一与主权完整。我们在6月16日已经说过，我们一直是如此主张并支持这种主张。

下午2时，出席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的宴请。

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前夕，在苏联代表团总部与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莫洛托夫、越南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举行了长时间会谈，研究了若干关于日内瓦会议结束阶段的问题。

7月21日上午11时45分，接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下午1时，宴请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

下午3时至5时20分，日内瓦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最后宣言，并同意由会议两位主席邀请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组成监察委员会。法国、老挝王国、越南、中国、英国、苏联、柬埔寨王国的代表团都宣布完全同意最后宣言。美国代表史密斯声称美国不准备参加最后宣言，但他宣布美国政府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不使用武力破坏这一宣言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同时对任何违反这些协定和宣言的行为认为是危害国际安全。周恩来外长在会上发了言。他说，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75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印度支那的停战再一次证明了和平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任何制造分裂、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

的实力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亚洲人民所要求的决不是分裂和对立，而是和平和合作。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曾经讨论了两大问题，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它并没有从议程上去掉。

晚 8 时，设宴招待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范文同。

7 月 22 日上午 9 时 30 分，接见印度尼西亚驻法国大使阿贡。

上午 11 时 10 分，接见老挝王国外交大臣冯·萨纳尼空。

下午 1 时，宴请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阶段）秘书长让·保罗—邦古及其夫人。

下午 2 时 30 分，接见澳大利亚出席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会议代表团团长柯普兰。

下午 3 时，接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

晚 7 时，宴请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范文同、老挝王国代表团团长冯·萨纳尼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狄普芬、越南国代表吴庭练（无任所大使、吴庭艳之弟）。

前往机场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离日内瓦回莫斯科送行。

7 月 23 日上午 8 时，乘飞机离日内瓦回国。回国途中将应邀访问民主德国首都柏林、波兰首都华沙、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上午 11 时 30 分，抵达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努舍克、洛赫、舒尔茨，外交部长博尔茨，大柏林市长艾柏特等前往机场欢迎。

下午 4 时 30 分，在民德副总理兼外长博尔茨陪同下，拜会格罗提渥总理。在欢迎仪式上，周恩来总理致词说，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使在亚洲这一部分地区连续 8 年的战祸得以平息，这是和平的胜利。它又一次证明，人民争取和平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各国人民要求独立和统一的民族权利是不能抹煞的。

下午 5 时 30 分，在民德副总理兼外长博尔茨的陪同下，谒柏林社会主义烈士公墓，并献花圈。献花圈后，又瞻仰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台尔曼烈士墓。

7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民德副总理兼外长博尔茨陪同下，谒苏联红军烈士墓并献花圈。

上午 10 时，在民德副总理洛赫、舒尔茨等陪同下，参观柏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变压器工厂。在全厂工人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和平、统一、独立已经成为全德人民的一致要求。日内瓦会议已经为经由协商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一个榜样。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战争停止后，全世界范围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大为增长。

下午 1 时 30 分，拜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总统、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

下午 5 时，出席柏林市各界人民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5 个月以前，就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了四国外长会议。作为柏林会议的结果，在本年 4 月召开了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朝鲜问题虽然由于一种人为的阻挠没有获得应有的协议，但是它并没有从议程上去掉，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来说，它却终

于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达成了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将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而且达成了解决政治问题的原则协议。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各种原则协议的达成，证明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它并且促使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趋于缓和。

7月25日上午10时，会见民德总理格罗提渥。

上午11时，在柏林胡包特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致词说：我们认为文化只有在属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才能有健全的基础和广阔的前途，为劳动人民服务乃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为了发展文化，我们需要和平。人类在不可计数的年代中，以辛勤的劳动创造和发展了文化，掌握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为的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却有一些人企图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来进行毁灭人类的战争。他们是和平的敌人，同时也是文化的敌人。保卫和平的斗争就是保卫文化的斗争。

下午4时，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特恩和厄斯纳、德国共产党主席雷曼的陪同下，参观德国历史博物馆的马克思展览会。

晚8时，出席中国驻民德大使姬鹏飞为他访问民德举行的招待会。民德代理总统、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总理格罗提渥等出席招待会。

7月26日上午8时，乘飞机离柏林去华沙访问。民德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努舍克、洛赫、舒尔茨、博尔茨等到机场欢送。

上午，到达华沙。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诺瓦克等到机场欢迎。

上午11时45分，拜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

中午12时30分，拜会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

下午2时，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举行的宴会。

下午5时，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回访。

下午5时45分，拜会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

晚8时，出席西伦凯维兹主席举行的招待会。

7月27日出席波兰全国阵线委员会在华沙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并发表讲话说：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不仅停止了印度支那战争，并且进一步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它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它不仅解决了一个亚洲的迫切问题，而且为和平解决其他国际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在大会上波兰国务委员会授予他一级波兰复兴勋章。

晚上，出席中国驻波兰大使曾涌泉为他访问波兰举行的招待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等出席招待会。

7月28日上午8时30分，乘飞机离华沙去莫斯科。贝鲁特、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波兰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下午3时，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现在莫斯科的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等到机场欢迎。

下午5时30分，拜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

出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莫洛托夫的招待会。

7月29日上午10时，拜谒列宁、斯大林墓并献花圈致敬。

上午10时30分，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双方就日内瓦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和台湾问题进行了会谈。

中午 12 时，拜会苏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下午 2 时，拜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下午 4 时，拜会现在莫斯科的民德总统威廉·皮克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

下午 6 时，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为他访苏并庆祝我建军节举行的招待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以及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出席了招待会。

晚上，出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举行的宴会。

7 月 30 日晨 7 时，由莫斯科飞赴乌兰巴托，莫洛托夫、范文同等到机场欢送。

7 月 31 日晚 8 时，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已等到机场迎接。

晚 9 时 30 分，谒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陵墓并献花圈。

晚 9 时 40 分，拜会泽登巴尔总理。

晚 10 时，拜会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

晚 10 时 30 分，出席蒙古总理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

8 月 1 日上午 8 时 30 分，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回访。

上午 9 时，在蒙古总理泽登巴尔陪同下参观乔巴山工业联合工厂、蒙古资源展览馆和乔巴山博物院。

上午 11 时，出席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他访问蒙古和庆祝“八一”建军节举行的招待会。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等出席招待会。

下午，乘飞机返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秘书长休伯渠等前往机场欢迎。

8 月 2 日下午 3 时 53 分，前往机场欢迎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

下午，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会见范文同副总理。

晚上，设宴招待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

8 月 3 日下午，和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文同举行会谈。

下午，往访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

晚上，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范文同副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8 月 4 日晚上，前往火车站欢送越南副总理范文同离京返国。

8 月 12 日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在一次干部会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

8 月 14 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华司考和商务代表米古诺夫。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为庆祝巴基斯坦独立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 月 15 日上午 11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

出席朝鲜驻华大使崔一为庆祝朝鲜解放九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6日中午，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北京会议的各国代表。

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8月17日晚上，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为庆祝印尼独立九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8日上午，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印度尼西亚艺术展览会》开幕式。

8月23日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郭佐文为庆祝罗马尼亚解放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4日下午4时至晚7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晚8时至11时，出席英国代办杜维廉为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而举行的宴会。宴会后，周总理对艾德礼、比万等说：根据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与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我们应该把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确有许多分歧。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否则就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了。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政治合作的基础。艾德礼、比万等表示完全同意。

在谈到华侨问题时说：海外华侨很保守，不但保留中国国籍，而且死了以后连棺材都要运回中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在国民党时期就悬而未决。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不是新中国的过错，但是我们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国民党却利用华侨问题在作文章。我们愿意让华侨根据自愿原则来选择中国国籍或驻在国的国籍，以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最近期间我们就要与印尼商谈并解决这个问题。

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杜维廉说，中国人一般都有“养子防老”的想法，如果国家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就会减慢些。周总理说，很对，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只能随着经济的建设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渐渐地减慢。目前，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就比乡村慢。将来政府还要提倡节制生育的办法。

8月25日晚上，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北京中山堂为欢送即将离京去上海等地访问的英国工党代表团举行的酒会。

8月2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酒会招待印度尼西亚艺术团，并出席艺术团在怀仁堂举行的演出晚会。

8月27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1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面交我政府正式邀请尼赫鲁总理10月中来华访问公函。

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面交我政府正式邀请吴努总理访华公函。

8月28日晚8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尼赫鲁总理访华事。

8月31日晚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问题。另外，周恩来总理还告诉尤金大使关于高岗自杀死亡的一些情况，并称中共中央将有一电报正式通知苏共中央。

9月1日下午3时，在外交部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迪米特尔·迪

莫夫，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

下午，接见缅甸农业代表团。

9月2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向其说明我对巴一向友好，且愿增进友好，并说明参加东南亚公约对巴无益。

下午2时40分至4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迪莫夫递交国书。

晚上，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4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谈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四原则。

9月6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途经我国赴苏联参观的以农林部长德钦觉顿为团长的缅甸农业代表团。

9月7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

晚7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商谈关于在联合国之外召开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的问题。周恩来总理说，前些天我们曾和南日同志研究过。为了防止美国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他们无理的、不能为我们接受的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起见，我们曾考虑过，可否推动印度代表在联大提出一项经过朝、苏、中共同商量过的建议，以在联合国范围以外召开一个比日内瓦会议更为广泛的会议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至于成员，我们只是设想应较日内瓦会议的19个与会国家为多，例如可以吸收几个亚洲中立国家参加。重要的是会议必须在联合国之外，而不在联合国之内举行。

9月8日晚7时30分，接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保加利亚人民军迪亚科夫中将、保加利亚人民军歌舞团团长普罗科彼耶夫上校等。

晚上，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庆祝保加利亚解放10周年举行的盛大集会。

9月9日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迪莫夫为庆祝保加利亚解放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11时，在外交部接见瑞士新任驻华公使贝努义，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9月11日下午，接见阿尔巴尼亚首任驻华大使纳赛，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9月13日下午，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阿尔巴尼亚首任驻华大使纳赛递交国书。

下午，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瑞士驻华公使贝努义递交国书。

9月21日上午，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希克拉丹，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9月22日晚8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告称，苏联政府已指定他本人代表苏联政府同我谈判关于在中国东部勘探放射物质的矿藏问题。此项工作应与中国最可靠的专家一同进行。周恩来总理表示，即将此事报告政府，俟确定专人后，通知大使。

9月24日下午，和宋庆龄副主席等前往机场欢迎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格·阿波斯托尔为团长的罗政府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国庆典礼。

9月25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文化部长柯别茨基为团长的捷政府代表团。捷政府代表

团是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的。

9月26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农业部长赫格居斯为团长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博士为团长的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

晚7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

晚10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宣传部长黄明鉴为团长的越南政府代表团。

9月27日下午2时2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为团长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达米扬诺夫为团长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9月28日中午，到机场欢迎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为团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以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为团长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下午2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金日成元帅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

下午4时50分，到机场欢迎以外交部长什图拉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

9月29日到机场欢迎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外交部长什图拉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

晚上，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应邀来我国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各国外宾。在酒会进行中，毛泽东主席偕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宋庆龄副委员长走进大厅，向外宾祝贺。到会来宾共1600余人。

9月30日下午3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晚上，在首都各界隆重举行建国五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毛泽东主席等出席大会，赫鲁晓夫、贝鲁特、金日成等各国代表团团长相继在会上发言。

晚10时3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印度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

10月1日上午，随同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和示威游行。

下午5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德钦丁为团长的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

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科里亚为团长的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

10月2日中午12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接受印度政府赠送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书籍《甘地传》各一套。

下午1时，接见印度尼西亚艺术团团长纳苏申，并接受该团赠送的油画一幅。

下午3时，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苏联展览馆开幕剪彩。刘少奇委员长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参加开幕式。

下午，接见以土地国有化部长德钦阵为团长的缅甸土改参观团。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国政府代表团。

10月3日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招待各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0月4日中午12时3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苏玛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访华代表团及以普佐邦托罗夫人为首的印尼妇女比表团时说：中国有50多种民族，我们对这些民族是尊重的。我们不仅对国内的兄弟民族尊重，而且对国外，特别是亚洲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各民族也是尊重的。对印度、缅甸总理，我们提出五项原则。中国和印尼领袖虽未会面，但我相信印尼会同意（五项原则）。所以，亚洲所有国家，不管大的，小的，强的，弱的都应该互相尊重，都可以团结起来。我在印度会见尼赫鲁总理时，也曾提出建立和平地区。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好的。我同意这个意见。我相信在东南亚可以建立和平地区。因为印度、缅甸、印尼等都会同意。印度支那几个国家也会同意。所以在这方面就不需要有东南亚军事同盟。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曾表示不同意组织这种军事同盟。

接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达米扬诺夫为团长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祝贺中保建交五周年。

下午，设宴招待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并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分别在宴会上讲话。

10月5日凌晨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阿伦德为团长的智利访华代表团时说：政府工作报告已表明中国政府愿与欧洲、南北美洲、澳洲任何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请智利代表团团长和团员们把中国政府这样的愿望传达智利人民。

上午11时30分，接见以吴拉实为首的缅甸工会大会代表团。

10月7日晚上，出席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柯尼希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午夜12时至次日晨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沙阿·纳瓦兹夫人为首的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巴驻华大使罗查夫妇在座。10月8日晚8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印度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为首的印中友协访华代表团、以斯瓦米纳坦为首的印度妇女代表团、以印度全国工会大会总书记特里帕蒂为首的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友好代表团。

10月9日晚9时，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贝鲁特。

10月10日上午8时30分，前往机场欢送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离京回国。

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重新提出美国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控诉；要求联合国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动，责令美国自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完全撤走其各种武装力量和一切军事人员。

10月11日上午10时2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铃木茂三郎等31人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代表团安倍能成等13人，谈中日关系等问题。周恩来总理说，中国和日本的来往有很长的历史记载，近百年来日本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走在我们的前面，经过明治维新后，日本工业化起来了。中国过去很长时间，各方面都是落后的。大家都说中国的文化古老，那是在过去，历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但近百年来中国的发展是落后的。日本在经济和文化上比中国前进，但日本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幸，即产生

了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不幸。但是这个事情是过去了。中国人民很能够分析区别这个问题。军国主义给日本造成了灾难，可是工业化对日本人民的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利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人民是曾经担心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如果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起来，来往密切起来，是可以阻止这个危险的。当然，主要的还是在于日本人民。日本人民经过灾难认识提高了，要求和平独立的欲望一定加强。我相信日本人民是要求一个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的。听了代表团一些成员发言后，周总理又说，正如各位所说，日本目前正处在一个困难环境，日本在九年前，处于战败国的地位，日本军国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九年来日本人民承担了。正如安倍先生所说，到现在日本还处于半被占领的地位，对于日本人民这种困难境地，中国人民是非常同情的。但是我们知道造成这种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我们知道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过去日本人民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的国家，这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同时对亚洲和世界也是有贡献的。而今天处于一个被压迫的境地，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不仅同情日本人民的处境，且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自己起来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日本。

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博士。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公报称，在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为一方和苏联代表团成员为另一方，就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的问题举行了会谈。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参加了会谈。同时发表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术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和蒙古政府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

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讲话。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0月13日上午11时30分，前往机场欢送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

10月14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外交部长什图拉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

10月17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来我国访问的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印度科学院院士、国会议员萨布里·辛格·索克。

10月18日在尼赫鲁访华前夕，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

10月19日中午12时20分，前往机场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

下午4时1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尼赫鲁总理。

下午，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尼赫鲁总理。

晚上，同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共进晚餐。

晚上，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10月20日下午，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在宴会上致词。周总理说：中印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我们两国负有义务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贯彻这些原则，用事实来证明这些原则是互利的，而不是互相损害的。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必将有助于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逐步实现。

10月21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埃利斯·史密斯、乔治·格林为首的英国议员、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科学家、教师和艺术家访华代表团以及英国文艺、科学界代表团斯潘塞和奇纳莱。代表团的罗伯茨问，周恩来总理认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是什么？周总理答：避免的方法，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不要战争。各国人民通过联合的或分别的活动，反对战争，就可阻止战争，仗就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了，也是要失败的。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说服好战的人，告诉他们：战争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害多利少。你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发动战争的方面失败了，垮台了。第一次大战后几个皇朝都被推翻了，如俄国、德国、奥国。第二次大战后，德、意、日法西斯都倒了，英国、法国、苏联受损失也很大。但只有美国是例外，美国在两次大战中都得到了利益，所以它还想打第三次大战。这就需要说服它，劝告它，你们跟它说比我们有效，你们更知道如何说服它。

卡斯尔夫人问，中国方面是否愿意把大门打开一点，使英国人如学生、记者等更有机会来中国？周总理说，我们的门是开的。过去我国是初建，我们要恢复经济，建立我国的秩序，需要时间，所以请的客人不多。今天我国经济恢复了，参加国际事务多了，我们的门是开的，将来还要请更多的客人来。请来后，凡是客人要看的，能够看的东西，都可以看。还有一个原则，即不仅要看好的，也要看坏的；看进步的，也要看落后的；还要看由坏变好的、中间的发展的东西。否则就看不到中国的全貌。英国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是先进的国家。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落后的，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还不发达，近代的文化水平很低，我们并不隐讳我们落后的一面。我们在往进步的方面努力，要工业化，要提高文化。同时，我们建国只有五年，成就很少，希望外国朋友们以朋友的立场来指教我们，改进工作。你们去看看，就可知道中国不仅没有铁幕，也没有竹幕（外宾笑声）。

晚7时，在新侨饭店出席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晚上，陪同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出席歌舞、京剧晚会。

10月23日下午，在中山公园陪同尼赫鲁总理出席北京市各界人民举行的盛大欢迎大会。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宴会。

10月25日晚7时25分，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前往西郊苏联展览馆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10月26日下午4时35分，印度总理尼赫鲁偕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辞行，并会谈约一小时半。

下午，出席彭真市长为欢送尼赫鲁总理举行的盛大酒会。

晚上，出席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27日上午8时，前往机场欢送印度总理尼赫鲁前往华东、华南等地参观，然后回国。

接见缅甸土改考察团。

下午，和刘少奇委员长接见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教授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

10月29日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举行的午宴。

下午6时，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博士。会见后，与格罗查及其女儿共进晚餐。

10月31日晚上，出席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在北京举行的首次表演会。

11月1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事。

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同我国政府谈判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侨民的国籍问题的印尼政府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第二次接见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印度科学院院士、国会议员索克先生。

11月30日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观看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著名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

晚11时30分，举行酒会招待苏联民间舞蹈团和莫斯科音乐剧院全体人员。

12月1日下午1时45分，在外交部接见挪威驻华大使馆代办高茂登。高茂登代办递交了委任书。

下午4时30分，前往机场欢迎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并陪同吴努总理乘车到迎宾馆。

下午6时1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吴努总理。

晚上，同吴努总理共进晚餐。

12月2日上午，同缅甸总理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吴努总理问，如果中国被邀请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是亲自去，还是另派代表去？周总理说这将决定于发起国是否邀请各国总理参加。吴努说，五个科伦坡会议国家的总理是一定会参加的，其他的国家如何，还不能肯定，不过希望周总理能亲自参加。周总理说，会议是由你们几位总理发起，我们支持。这一会议使向无来往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这样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误会和隔阂。关于双重国籍问题，周总理说，我们正在同印度尼西亚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两星期后可有结果，最后签字要在雅加达举行。有几条原则是已经同意的了。第一，根据自愿原则，侨民必须决定究竟保留原国籍，或是取得侨居国国籍。第二，根据父亲的血统来确定18岁以下侨民的身份。侨民满18岁时就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周总理还说，我们不反对华侨加入侨居国国籍，但是要避免使他们被蒋介石利用。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缅甸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

12月3日下午，同缅甸总理吴努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陪同吴努总理和夫人出席戏剧晚会。

12月4日晚上，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出席缅甸驻华大使为吴努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12月5日下午,同缅甸总理吴努举行第三次会谈。在谈到美蒋条约时说,这个条约名为共同防务条约,实际上是为了正式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首先,这个条约肯定了国民党的地位,说国民党代表中国;第二,国民党正式以条约的方式承认,美国陆海空军都能在台湾和澎湖列岛建立基地;第三,这个条约规定任何方面不得对台湾和澎湖列岛采取武装行动,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但是,第四,条约的第六款又说,经过协商以后,这个条约也可以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外的地区,这就是说,允许国民党以武力向外攻,不受限制,只需同美国协商;第五,杜勒斯在解释这一条约时说,互不承认的国家,如果发生武装冲突,将不叫做战争,这就是说,国民党对大陆的骚扰,不叫战争,如果美国参加这一行动,也不叫战争,美国有自由进行任何侵略行为,而不叫作战争。以上五点就是这一条约的实质,条约中提到和平和联合国宪章的字样,都是空话。从这一条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得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国民党可以自由进攻大陆,而美国则对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行军事占领,以便将来扩大战争。这种情况很像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当时日本也说不是战争,但是日本有了这一跳板以后,就在1937年扩大战争。这种情况也像慕尼黑,当时德国占领奥国,得到承认,结果使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被侵略。美国以东南亚公约来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现在又以这一条约来直接侵略中国。

周总理说,我们反对战争,但是不会被吓倒,我们热望和平,但是不会拿我们的主权和利益去乞求和平。美国却正是想以东南亚公约来吓倒南亚国家,以美蒋条约来吓倒我们,但是我们是吓不倒的。美国还想以土巴协定来威胁阿拉伯国家,想把它们拖进美国的军事体系。美国的意图就是以北大西洋公约、西太平洋公约和中近东公约结成一个半包围圈来对付苏联和中国,但首先受害的将是美国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

周总理还说,东南亚国家为和平而中立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大的同情,我们完全支持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三国总理关于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一旦和平区域扩大,形势就会起变化,战争即可推迟或制止。在日内瓦时和其后,我们曾对老挝、柬埔寨、日本等国说,我们希望它们能变成东南亚型的和平国家,像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那样。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为和平、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而美国却在扩大它的军事体系,想把其他国家拖入它的军事基地网。

下午,出席北京市各界人民为欢迎缅甸总理和夫人来我国访问而举行的盛大集会。12月6日晚7时,出席芬兰驻华公使孙士敦为庆祝芬兰独立日举行的招待会。

12月7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13名美国间谍案等。

12月8日下午,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发表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揭露美国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它侵占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

12月9日晚上,陪同吴努总理观看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

12月10日下午,同吴努总理举行第四次会谈。

晚上,在吴努总理举行的临别宴会上致词时说,世界上任何对立的国

家，如果不霸占人家的领土，不侵犯人家的主权，不干涉人家的内政，都可以成为相互友好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坚持这个信念的。

12月11日下午4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荷兰代办司曼。司曼代办递交了委任书。

下午5时40分，在迎宾馆同吴努总理举行第五次会谈。

下午6时15分，出席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为吴努总理和他的夫人举行的宴会。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也出席作陪。

12月12日上午9时，到机场欢送吴努总理离京去华东等地参观。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转告英国外交人员对中国判决13个美国间谍的反应。

12月16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并告诉他：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复信已拟好，准备明天发出。复信分成两封，在第一封信中说明中国政府对判处美国间谍案问题的严正立场，中国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涉。在第二封信中说，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问题的立场详见另信，但为了和平，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准备在北京接见他，同他商谈有关各项问题。这样既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又不拒绝哈马舍尔德本人来访的请求。因为如果我们拒绝他来，我们将陷于被动，并且他们还会通过亚洲的中立国家继续活动，而锡兰就一定会把这个问题提到科伦坡国家的会议上讨论，这将对我们不利，甚至会影响到中国参加明年初举行的亚非会议。

12月17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就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在美国操纵下通过“控诉违反朝鲜停战协定拘留和监禁联合国军事人员”的荒谬决议一事，申明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任何叫嚣都不能动摇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判处美国间谍的严正立场。

电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同意在北京接见哈马舍尔德，商谈有关各项问题。

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大使称，埃及方面曾正式向印度提出，要求印度驻华大使馆以非正式的方法探询一下，如果埃及先派一名总领事到中国来，中国政府是否会同意并接待他。周恩来总理说，埃及的困难就是不愿意让国民党的代表离开开罗，因为美国不让埃及政府这样做。我们不能接受埃及提出的派遣总领事的办法。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办法，也派一名总领事到开罗去，那么在埃及不是就有了两个中国的代表了吗？这样，承认两个中国就要从埃及开始。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周总理还说，我们是愿意同埃及建立关系的，并且热诚希望这点实现。可以考虑另一个办法来接待埃及的代表，譬如埃及贸易部可以派一位贸易代表来，作为半官方的代表常驻中国。

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谈到缅甸北部李弥军队问题时指出：中国的政策是要长期地与缅甸和平相处，但是在缅北的国民党军队问题是在我们发展相互关系中的一个障碍。我们希望缅甸政府采取有力行动来歼灭他们或解除他们的武装，以去除我们相互关系上的一个障碍。

12月22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再次接见同我国政府谈判我国在印度尼西亚的侨民的国籍问题的印尼政府代表团。

12月24日接见越南交通代表团团长阮文珍。

12月27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苏联驻华商务代表米古诺夫

为苏联展览会闭幕和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结束举行的盛大宴会。

12月28日晚上，在天桥剧场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观看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莫斯科音乐剧院在我国访问中的最后一场演出。

1955年

1月4日晚上，在缅甸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缅甸联邦独立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认为和平是可贵的。中国人民愿意同缅甸联邦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反对殖民主义、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维护亚非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扩大和平地区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促进集体和平，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因此这不仅符合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1月5日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杜维廉代表艾登说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未变，目的仍然在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美蒋协定目的是要起约制作用，不能期望美撤除对蒋介石的保护；劝我以实际出发，和平解决问题。周恩来总理当即予以驳斥，重申我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并指出：英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不对的，这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英国不敢得罪美国，却来责备中国，这是不公正的。美国侵占台湾，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活动，美国帮助蒋介石占据我们的沿海岛屿并对我国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又劫夺来我国通商的船只，包括英国的商船在内。但是英国说这一切是对的。中国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英国却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且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收复自己的领土，这行不行呢？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下午5时30分，举行酒会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

晚8时1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哈马舍尔德共进晚餐。

1月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举行第一次会谈。

1月7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举行第二次会谈时指出：中国热望和平，但是不会牺牲我们的领土和主权来乞求和平。中国反对战争，但是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过去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会得到证明。我们答应过的话是要兑现的，我们遵守的政策是一定会坚持的。

1月8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哈马舍尔德举行第三次会谈。

1月10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举行第四次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

下午6时，出席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为行将离开北京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举行的酒会。

下午8时30分，设宴为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饯行。

1月19日下午，接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月22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印尼大使代表政府正式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说明邀请书随后送来。周恩来总理表示同意参加。正式答复俟邀请书到后再办。

1月23日下午1时30分，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及其随员，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

1月24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

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声明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他人干涉。

1月26日出席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讲话时说：中印两国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已经成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和维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为了增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平合作，尼赫鲁总理又同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国的总理在茂物会议上决定召开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热诚的欢迎和支持。周总理还指出：中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是坚持和平政策并能够辨别是非的。中国人民绝不容忍侵略，也不害怕进行抵抗。不论问题的是非曲直而实际上以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为目的的主张，绝不能欺骗中国人民，相反的，只能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慨。

1月28日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英代办告，新西兰当日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有关中国大陆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英国支持这一提案。周总理当即据理、据法，给予严正驳斥，重申：讨论我沿海岛屿问题，即干涉中国内政。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

1月30日晚10时30分，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面交关于台湾问题的文件一份。

2月3日复电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我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讨论苏联提案并驱逐蒋介石代表的情况下才同意派代表出席安理会。

2月4日晚10时30分，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面交两个文件：一、艾登1955年2月2日交苏联驻伦敦代办的声明。二、苏联驻伦敦代办与艾登的谈话纪要。

2月5日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

2月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亚洲和台湾海峡局势。印度大使说，尼赫鲁总理很担心，认为形势严重，有各种危险的可能性。因此，很想知道，怎样一个跳出目前僵局的出路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出路能使双方的感情冷静下来，既不妨碍中国的立场，而又避免大规模的冲突。周恩来总理说，首先一个问题是，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入两个中国的圈套里。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新西兰的提议是不能同意的，它要联合国来干涉中国同蒋介石之间的内战，它要中国和蒋介石集团到安理会去谈判停火，而在安理会里蒋介石的代表是正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却是被邀请的。这种形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举行国际会议，美国就要直接出面同中国谈。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的，因为正是美国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霸占了台湾，最近还派遣了这么多的海空军，陈兵台湾海峡，直逼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因此要由美国同中国直接谈，在别国的参加下，在国际会议上谈。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

2月8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

大使说，尼赫鲁对苏联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感到高兴，但美国不会喜欢，最好由苏联或其他国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指定苏、英、印或任何一国采取行动，则安理会的行动也受到约束；并称会议前要进行外交接触。周总理当即表示：美国必须站出来谈，绝不容许蒋介石参加任何国际会议，这个会议同联合国无关；不反对召开日内瓦式会议前的不公开的外交接触。

2月9日接见瑞典大使魏斯特朗并在听其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口信（目前超越新西兰提案不可能，劝我勿排除在联合国赞助下处理问题）后即予驳斥，重申我答复印度大使的立场。

2月10日复电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

2月12日接见缅甸政府采购代表团团长帽敏贡，该团长面交吴努总理致周恩来总理函一件，邀请周总理在参加亚非会议途中再访缅甸三天，并通知缅已组成一委员会，在中缅边境调查和搜集划界事宜。

2月13日出席首都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

2月14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盛大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争取和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是中国的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但是，割裂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和侵犯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只能助长侵略和导致战争，是不能带来和平的。

2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各国驻华大使及贸易代表团团长，谈贸易问题。

2月17日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发行新币问题、旅大撤军问题和台湾问题。

2月23日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代理武官为庆祝苏联军队建军37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月25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交关于曼谷会议致艾登外交大臣的备忘录，说明曼谷会议的目的同维护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友好合作是背道而驰的，请艾登严重注意美国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和以中国为敌对目标的行为。

2月26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大使为英国态度解释，并试探我对解决目前僵局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告诉他，最直接、简单的办法是中美之间进行谈判。周总理还告印度大使，昨天交给杜维廉先生一个致艾登外交大臣的备忘录。艾登外交大臣是日内瓦会议的主席之一。但是，英国不仅参加了马尼拉条约，而且艾登外交大臣还参加了曼谷会议。马尼拉条约显然是违反日内瓦协议的，特别是因为它在亚洲形成了一个敌对的军事同盟。现在曼谷会议要更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特别是干涉印度支那三国的内政，企图把老挝、柬埔寨、保大越南拖进马尼拉条约。曼谷会议的最后一次公报说要成立一个所谓反颠覆活动委员会。这是美国为了干涉别国内政，随时引用的借口。曼谷会议又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它毫无疑问是为了进行军事活动，这首先是敌视中国的，另一方面是为了破坏印度支那的和平。事实上，美国在法国的同意下，已经在组织、训练和扩大保大的军队，使它近代化。新的军事人员和装备将会秘密地运入南越。这是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在柬埔寨，美国准备协助建筑军港。这也是破坏日内

瓦协议的。在老挝，除了刚才提到的国民党分子已经混入以外，美国也想插手。因此，在军事方面，我们可以预见，美国要制造事端，破坏印度支那的和平。曼谷会议曾经企图扩大马尼拉条约的成员，首先是通过泰国吸收老挝参加。老挝首相曾经在曼谷会议之前访问泰国，他说马尼拉条约不违反日内瓦协议，也不违反联合国宪章。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提出严重的反对，他们就要进一步通过准备的步骤，把印度支那三国拖入马尼拉条约。日内瓦协议恰恰规定印支所有国家都不能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中国方面是遵守日内瓦协议的，但对方，即美、英、法，却企图破坏日内瓦协议。

2月28日下午1时30分，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杜维廉传达了艾登致周恩来总理的口信，希望我私下或公开声明，不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样就可以找到和平解放沿海岛屿的基础，并提出若我同意上述基础，他准备在香港或边境和周总理会面。

下午3时，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向其递交致艾登备忘录副本。

3月1日晚10时，接见苏联大使尤金。苏联大使面交一份苏联政府关于周恩来总理会晤艾登的电报。电报说：“在莫斯科大家都赞同中国朋友关于同艾登会晤的意见。”

函复艾登，指出他的意见只会使美国侵略行为合法化，我不能同意。他若愿讨论如何创造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欢迎他来京会晤。

8月4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康萨拉大使来作辞行拜会。

3月21日函复艾登，指出目前局势的造成是由于美国武力侵略台湾，并企图扩大使用武力范围到中国沿海地区，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停止武装干涉，我不能同意英国默认美国侵略，却要中国人民不得行使主权；但愿就缓和局势问题继续同英交换意见。

4月3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缅甸大使说，吴努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在4月15日前二、三天到达仰光。周总理说，在4月15日前二、三天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又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缅甸境内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按照这样的行程，中国代表团必须在7日从北京动身，不能再晚。

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递交致印尼总理的复信，接受访问印尼的邀请。

4月6日下午2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大使问候周总理健康，询问周总理赴亚非会议的行程。

4月7日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京，取道缅甸前往印度尼西亚。

4月12日致电世界气象组织代秘书长，抗议容纳蒋帮非法窃据代表中国的地位。

4月14日上午10时15分，到达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总理吴努到机场欢迎。

下午，和吴努总理谈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

晚8时，出席缅甸总统巴宇博士的宴请。

4月15日上午9时，和缅甸总理吴努谈台湾问题。

下午7时，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会谈。

晚8时，出席缅甸总统为五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晚11时，在新加坡短暂停留。

4月16日凌晨4时，乘飞机到达雅加达，同机到达的有代表团团员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国防部长库索马来曼特里、司法部长龚多古苏莫、交通部长于尼、农业部长萨加乌、雅加达市长苏迪罗等到机场欢迎。

4月17日晨，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乘飞机从雅加达抵万隆。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在万隆机场发表谈话时说，亚非会议的召开是同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分不开的。在这次会议上，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会获得历史上的第一次机会，在一起讨论共同有关的问题，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次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大家知道，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样，印度、越南和其他国家在这次破坏事件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中午12时，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会谈。

4月18日上午9时30分，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代表人类一半以上的29个亚非国家的政府的约3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上午11时15分，亚非会议经短时间休息后继续开会。埃及总理纳赛尔建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中国总理周恩来附议。

下午4时30分，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

下午7时，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酒会。

4月19日上午，向大会散发书面发言稿。周恩来总理在书面发言中说，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

中午，拜访巴基斯坦总理阿里。

下午3时，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作补充发言时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总理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4月20日宴请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代表团。

4月23日下午1时30分，参加亚非会议的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议，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

表了以下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4月24日出席亚非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从早晨一直继续到下午5时。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建议亚非会议在将来应再次举行。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根据这一建议，通过下列决议并把它列入联合公报中：“亚非会议建议五个发起国在同与会国协商之下，考虑召开亚非会议下届会议的问题”。

下午6时30分，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举行闭幕会议。周恩来总理在闭幕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帮助。周总理还说，这个会议反映了我们当中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是不相同的，我们也曾为此部分地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并没有妨碍我们彼此之间达成共同的协议。因为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具有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愿望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和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合作上获得了如此成就。

4月25日上午11时30分，出席万隆华侨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在周恩来总理到达和离开时，招待会大厅外面数以千计的人一再向他欢呼。

下午6时30分，在万隆塔曼沙里街十号寓所接见黎巴嫩驻美国大使查尔斯·马立克。马立克说，他在美国出任公使、大使达10年之久，结识了一些有势力的人。如果对目前的紧张局势能起一些正当作用的话，将感到莫大的高兴。马立克还谈了对台湾海峡形势的看法。周恩来总理说，你在美国和联合国中呆了这么久，无疑你是从华盛顿和纽约的角度来了解台湾问题的。你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问题的。所以让我先从我们的观点来向你讲一讲这件事的背景。这个问题有两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方面关系到我们的内战。中国人民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且推翻了他，蒋介石不得不逃往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此，我们必须解放台湾。这纯粹是我们的内部问题。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如果美国人停止保护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将很容易得到解放。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许多国际会议和条约都宣布台湾是中国的。1945年日本投降将台湾交给了中国过去的蒋介石政权。到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还说台湾应归还中国。同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本白皮书，其中美国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要求和美国对台湾相当没有兴趣。台湾在旧的蒋政权下面属于中国的事实，并不能使得它在新政权下面不属于中国。这纯粹是内部事务。外部方面则是美国的干涉。这使得问题复杂化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占领了台湾。如果美国人那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就已经解放了台湾，我们与美国之间就不会由于台湾问题而存在着紧张局势。如果我们现在去解放台湾，我们就要碰到美国的武装力量。并不是我们害怕他们，而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复杂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外部方面。我们碰上了美国，这就引起了国际纠纷。我们不能承认美国有任何权利留在那里，干涉我们的内部问题。外部方面纯粹是外加的纠纷。周总理还说，前几天我作了一个关于美国的友好声明。声明说，我们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不要同他们打仗。我们认识到台湾地区我们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我们认识到那里存在着复杂的国际形势。那么好吧，让我们在桌子旁会晤来讨论这件事吧。让我们和平地解决它，让我们谈判。我

们因此就采取主动，提议举行谈判。现在就是对美国和平诚意的考验。

马立克说，我只是吁请忍耐、善意和时间。我真诚相信美国不要战争。

周总理说，我们也不要战争，如果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干涉过美国的事情，但他们不断干涉我们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侵犯他们的利益，但他们不断干预我们的利益。拿朝鲜战争来说吧，起初中国是站在一旁的。但我们通过印度人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了。他们起初不相信我们。这样，他们不但越过三八线，而且几乎到达鸭绿江，到达我们的边境了。那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出动了。你看，我们并不干涉他们的利益，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受威胁时，我们就接受挑战，全力以赴。

马立克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这样说，这次会议（指亚非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的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旁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或者这里那里的一场战斗，但他们没有赢得每场重要战斗。关于你，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我们在政治委员会和各小组委员会中同你进行过接连几小时的辩论，我们对你的想法有了一些了解。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恐怕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你并且用你那一天表示愿意同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这样，整个会议对你说来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现在，请不要做任何事情来损害这种印象或者减损你的胜利吧。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是诚实的和诚恳的。

晚上，答美国《民族》周刊记者问，谈台湾问题。

4月26日上午9时45分，从万隆乘飞机到达雅加达。在出席亚非会议之后，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访问印尼。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尼的还有陈毅、叶季壮、章汉夫、廖承志等。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到机场欢迎。

上午10时15分，在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陪同下，前往雅加达独立官拜会印尼总统苏加诺。

上午11时，在印尼外长苏纳约的陪同下，拜会印尼副总统哈达。

上午11时30分，在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陪同下，向加里巴塔烈士墓献花圈。

中午12时15分，在印尼外长苏纳约陪同下，到总理官邸拜会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并出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的宴会。

下午，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游览雅加达市区。

晚上，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宴会。宴会后观赏了印尼舞蹈表演。

4月27日上午9时，同苏加诺总统举行会晤。

上午11时15分，拜会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副议长谭布兰、卡塔韦纳塔等。

下午2时，出席华侨代表六百多人在雅加达举行的招待会。

在雅加达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说：五天以前在万隆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是我们

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我们两国间一个由长期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问题，已经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它证明根据同样的原则，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有无限前途的。

下午 8 时，出席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为他访问印尼举行的招待会。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应邀出席。

4 月 28 日上午 7 时 50 分，前往总统府向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辞行。

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在离开前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在机场签署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下午 5 时，抵达仰光。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到机场迎送并设宴招待。

4 月 29 日下午 2 时 15 分，乘飞机到达昆明。

5 月 7 日出席亚非会议和访问印度尼西亚后回到北京。刘少奇委员长等到机场欢迎。

5 月 8 日下午 3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政府派遣的高氏，谈调查印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周恩来总理说，在雅加达同尼赫鲁总理研究情况后认为，破案的关键在于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合作。因此，当时曾请尼赫鲁总理致电艾登首相，要求英国政府合作。周总理还对高氏说，自返抵北京以后，知道我们的调查又得到一些新的材料。新材料证明，指挥这次破坏的是蒋介石集团在香港的保密机关。在这次破坏中所用的定时燃烧弹也是由台湾运来的。我们还知道，执行这一破坏计划的人员不是运送食品的人员，也不是运送行李的人员，而是飞机检修和保养人员。

5 月 9 日下午 3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杜代表英国外相请我说明如何使一个有结果的中美谈判得以实现，问我有无口信告美国，并表明英国急于不丧失使英国能起作用的机会。周恩来总理告诉他，我们研究后再正式答复，并说明：我们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所说“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一点，但杜勒斯说中美谈判题目是“停火”，这是文不对题，中美间并不存在着战争。在与杜维廉代办谈及“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时，周总理说，我们的材料肯定这次破坏是在香港启德机场通过地勤人员进行的。如果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负起责任来同我们合作，把这次事件查个水落石出，我们愿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如果能破案，对于香港当局还有好处。如果让目前情况继续下去，香港就成为蒋介石特务活动的中心，进行破坏的中心，对大陆进行颠覆活动的中心。这将不仅妨碍中英两国关系，而且不利于世界的局势。

下午 5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代办代表印尼总理问我是否赞成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中同意接受印尼的斡旋。周总理表示欢迎任何国家斡旋，待印尼总理访华时面谈。

晚上，出席捷克所洛伐克驻华大使格里哥尔为庆祝捷解放 10 周年举行的宴会。

5 月 12 日下午 1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举行第一次会谈时说：中国从来没有说不同蒋介石谈判。在 4 月 23 日八国代表团长会议上，我们曾经说愿意同蒋介石谈。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公开讲，在适当的时机我们是会宣布的。停火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问

题，应该由这两方面直接谈判，这种谈判同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两种谈判显然有联系，但是必须分开。我们对这两种谈判都不拒绝，而是采取主动来争取。过去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我们主动同蒋介石谈。当时蒋介石代表中央政府，我们是地方政府，现在我们代表中央政府，蒋介石顶多也只是地方当局。吴努总理曾经说，中国同蒋介石集团的谈判应该谈停火和中国的和平统一。日本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团长高崎也说愿意看到台湾同中国一体化。梅农先生刚才说要创造条件，我们主动争取谈判也就是创造条件。同美国谈的不是停火，而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美国放弃干涉的问题。周总理还说，刚才梅农先生提到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去是为了防止蒋介石进攻大陆。这是美国的说法，我们不能同意。杜鲁门政府 1950 年初就公开承认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战，美国将不干涉，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政府推翻自己的诺言，派第七舰队去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因此美国的目的并不是防止蒋介石进攻大陆，而是实际上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力量进攻大陆。

5 月 13 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5 月 15 日上午 11 时，接见印度国会联邦院议员、印度文化国际学院院长、印度著名语言学家维拉。

下午 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举行第二次会谈，继续谈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

下午 6 时 4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

5 月 16 日下午 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 7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参加亚洲国家会议后来中国访问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中近东国家代表。

5 月 18 日晚上，在中南海举行酒会招待应邀来中国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和访问的亚非 13 个国家 71 个工会组织的代表 200 多人。

5 月 19 日下午 1 时 1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提出我准备 6 月派代表团到缅甸、印度谈中、印、缅联航（空）问题，并准备 11 或 12 月派人送佛牙赴缅甸。

下午，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瑞典驻苏联大使索尔曼。

下午 3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举行第四次会谈。

晚上，举行酒会招待梅农。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举行第五次会谈。

下午 3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与梅农举行第六次会谈。

下午 6 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梅农。

晚上，和陈毅副总理设宴为即将离京返国的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饯行。

5 月 21 日下午 3 时 30 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罗迈进。苏参赞交来莫洛托夫同杜勒斯在维也纳关于台湾局势的谈话要点。

下午 5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说：在万隆时，曾同巴基斯坦总理在会议中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

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地谈，不隐蔽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和解和友好的。中国不隐讳对美巴、土巴军事协定和马尼拉条约的担心。中国担心的倒不是巴基斯坦，而是别国发动战争后把巴基斯坦拖进去。巴基斯坦总理曾答复说，如果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巴基斯坦将不参加，例如巴基斯坦同印度一样没有参加朝鲜战争。巴基斯坦总理的这个口头保证我们是相信的。我们两国应该发展友好来阻止侵略战争的发生，但是，我们对于军事协定，特别是马尼拉条约的担心并没有减少。

5月22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比利时少年联盟主席拉瓦谢里为团长的比利时青年代表团。

下午6时，接见并宴请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代表什维佐夫将军等九人。什维佐夫将军等应我国国防部邀请来北京参观访问。

5月23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蔡畅、邓颖超同志接见应邀访问我国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兰西妇女联盟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等。

下午，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米里切维奇，临时代办递交了介绍信。

5月24日参观捷克斯洛伐克1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

5月26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来华访问，并陪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乘敞篷汽车到迎宾馆。

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谈“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

下午6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以及邓小平、陈毅副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

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共进晚餐。

5月27日上午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

5月28日上午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陪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乘车到中山公园出席北京市各界人民举行的欢迎大会。

5月29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5月30日晚8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告称，印度支那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波兰同志毕布罗夫斯基因事从越南来北京，谈了些南越的情况。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尤金大使把毕布罗夫斯基同志所谈的南越情况转告中共中央。另外，尤金大使还转告了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南越问题的一些情况和意见。

5月31日晚上，举行宴会招待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和开罗大学法学教授卡迈尔。

6月1日下午，陪同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出席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为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的宴会。晚宴后，观赏了歌舞和京剧。

6月2日下午5时，在迎宾馆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举行第四次会谈。

晚上，出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11时，在北京饭店接见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苏纳约、《印度尼西亚火炬报》记者苏莱曼、《社会使者报》记者阿萨·巴法吉等，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6月3日上午8时，去机场欢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离京赴华东、华南等地参观访问。

6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谈印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

6月6日晚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谈印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以及美柬军事援助协定。

6月3日下午6时5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印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

晚7时10分，接见并宴请以印度外交部副部长钱达为团长的印度文化代表团。

6月9日上午11时30分，接见以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莱什为团长的波兰科学技术代表团。

晚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学术界知名人士、东京大学退职校长南原繁和日本政法大学校长大内兵卫时说：关于和平运动的问题，南原先生说得对，国际上需要和平，需要持久的和平。亚非会议本着这样的方针发表了公报，宣言中的十项和平原则是根据五项和平原则发展来的。我想你们二位会赞成的，日本政府也赞成了，因为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停战就是。中国主张继续从朝鲜撤退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要美国同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话。旅大地区的苏军，根据去年中苏协议的规定，在5月底全部撤退完毕。关于台湾问题，我声明过愿意跟美国坐下来谈判。甚至争取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愿意和世界各国永久地和平共处。现在虽然和日本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跟日本尚未签订和约，但我们早就声明过，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敌对过，但时间很短。一次是元朝进攻日本失败了；明朝时，日本进攻我们也失败了。另外一次是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过了50年，时间比较长。但从两千年的历史看来，这只是一瞬，而且这已经过去了。应该使两千年的长时间的友好发展下去。

6月10日晚上，在中南海举行盛大招待酒会欢迎由印度副外长钱达率领的印度文化代表团。

6月11日下午2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印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

6月12日晚上，出席印度文化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剧场举行的音乐歌舞表演会。

6月14日下午7时半，和刘少奇委员长接见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印度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钱达和夫人。

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印度艺术家们的音乐歌舞表演。

6月15日电贺南非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并表示继续支持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

6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到机场迎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率领的代表团。

中午12时，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胡志明主席。

6月26日晚8时，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6月27日下午4时20分，在国务院会议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同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列席。

6月28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谈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以及巴总理邀请周总理访巴事。

下午6时2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谈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尼事和东南亚形势。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为欢迎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盛大宴会。

6月29日下午5时，接见南斯拉夫首任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商谈递交国书事宜。周恩来总理说，南斯拉夫人民不仅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土耳其和抵抗其他国家侵略的斗争中都是英勇的，对中国人民的印象是很深的，这是任何有独立信念的人民所不会忽视的。一个国家能够取得独立，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斗争，没有人民的力量就没有基础。国际的支持是第二位，这两者是结合起来的，我们尤其高兴苏南会谈公报的发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个鼓舞。

晚上，出席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和夫人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6月30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时说：美柬军事协定是违反日内瓦协议的。我们应该表示反对，中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这种行动的。我们准备把我们的反对意见告诉日内瓦会议的两任主席，即莫洛托夫先生和艾登先生。在谈到越南选举问题时说，日内瓦协议规定越南选举在明年7月进行，而今年7月20日以后，越南的南北当局要进行协商，讨论如何进行普选。现在这个日期已经临近，只剩下20天了。法国只承担了军事上的责任，在撤出海防以后，初步实施了日内瓦协议。这是一般地令人满意的。现在的新问题是越南的南北当局要进行接触。吴庭艳政府丝毫无意进行这种接触，美国又在背后挑唆。法国虽然有责任加以推动，但是现在的态度很软。这个情况很严重。如果7月20日到期后，越南南北当局的接触不能实现，那就会增加对实施日内瓦协议的危险。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递交国书。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印度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钱达和夫人。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陪同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观看印度文化代表团的表演。

7月1日晚8时，在中山公园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七一”和欢迎胡志明主席及他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的盛大游园晚会。

7月7日上午11时，在国务院会议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同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继续会谈。苏联代办罗迈进列席。

下午 5 时 2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听取赖嘉文大使介绍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在美国为中美之间的问题进行斡旋的情况以及梅农的几点意见。周恩来总理听后表示，情况是复杂的，我们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以后，美国政府向梅农先生表示感谢，但是同时也向哈马舍尔德先生表示感谢。美国政府说了一些满意的话，紧跟着美国政府中的人物就作了另外一方面的表示，杜勒斯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纪念会上的演说词中攻击了中国。代表六万万人民的中国被剥夺了代表权，杜勒斯却反而攻击中国。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也毫无道理地攻击中国。显然，这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是不调和的。因此，我们需要从各方面来研究美国的动向。由于这个原因延迟了对梅农先生上次来电的答复。周总理还指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需要双方的努力。我们释放了四个美国飞行员，但是美国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的表示。当然，中国留学生问题和美国飞行员问题是不能相比的，这两个问题也不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留学生有权回到他们的祖国来，任何人都不应该加以阻挡。现在美国限中国留学生在 9 月 6 日以前离境。即使中国留学生得到回国的许可，他们也可能由于没有旅费而不能如期离开美国。正是设想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才提出要第三国来代表中国在美国的权益，这样就可以通过第三国来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旅费。美国显然是要使没有旅费、不能如期离境的中国留学生被迫申请在美国居留。这样，美国就可以说，这证明没有中国留学生要回国。过了 9 月 6 日，中国留学生将丧失在美国的居留权，而美国又不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迫使中国留学生申请在美国居留。另一方面，在美国飞行员问题上，美国想造成强烈的空气，要我们非放不可。特别是哈马舍尔德先生，他不仅对记者发表谈话，而且还来了电报。甚至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发表谈话说，四个美国飞行员的释放是由于哈马舍尔德和联合国的努力。这同梅农先生和我们所商谈的工作方法是不同的。致于说到中国威胁了美国，那真是天大的笑话。美国在中国的台湾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挑衅，美国的高级军事人员不断地到台湾去，美国的海空军还在示威。美国认为，中国人民对此倒可以不管。反之，美国说，中国在本国的沿海地区如何如何，倒威胁了美国。中国是要求和平的，但是拿示威来威吓中国，中国是不会屈服的。美国说，中国的防御部署威胁了它，因此它才不愿意和。如果它真要求的话，为什么它不来谈呢？到现在为止的反应是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美国的真实动向以后才回答梅农先生。

晚 8 时，出席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公报上签字。越南方面由胡志明主席兼总理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副委员长等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晚上，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出席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为招待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7 月 3 日晨 7 时，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到机场欢送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赴蒙古和苏联访问。

下午 5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魏口头传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关于释放被拘禁在中国的 11 名美国飞行员的来电。

7 月 10 日晚 7 时 15 分，和朱德副主席接见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领队兼团长达姆丁呼少将等负责人，并举行盛大酒会招待歌舞团全体团员。

晚上，出席并观看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在怀仁堂举行的歌舞表演晚会。

7月11日晚上，应邀出席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胜利3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13日下午，接受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递交委托书。

7月15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时向他递交了我国政府由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回文说，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对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情况，曾经向你们作了适时的和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中国在美国的侨民，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和适当的回答。因此。一年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更不能满意的。回文还说，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递交致梅农的信函，并请他把此信同样转告尼赫鲁总理。赖嘉文大使将刚收到的尼赫鲁总理致周恩来总理的复电作了口头传达。周总理表示，待收到尼赫鲁总理来信的正式文件并加以研究后，再复尼赫鲁总理。但现在可以指出一点，我们同意，关于在日内瓦的接触，只是美国的一个姿态，主要的问题要经过印度、苏联和英国三国从中斡旋，特别是梅农先生的斡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美谈判，解决关键问题，也就是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当然，这需要一个长的时期，而不是一个短的时期。

7月18日下午4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书面递交杜勒斯所建议的关于中美大使级代表第一次会晤的日期的新闻通告。

午夜12时，接见苏联代办罗迈进并收下“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立场”文件一份。

7月20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回国途中到达北京的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

7月21日清晨，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到机场欢送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的胡志明主席和由他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

7月22日晚上，出席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11周年举行的盛大宴会。

晚11时30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并收下苏代办面交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文件一份。

7月23日晚8时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度大使递交柬埔寨国际委员会给柬埔寨政府的信和柬埔寨首相给柬埔寨国际委员会的复信。同时还转交了尼赫鲁总理关于周总理给梅农信的复电。

7月25日晚上，举行酒会招待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后应邀访华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苏丹、日本、阿根廷、智利、巴西、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的和平代表140多人。

7月26日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柯尼希，接受柯尼希大使代表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赠送的德国艺术家铸造的一个中国女工的铜像。

7月31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印度大使祝贺周恩来总理昨天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说那是一篇非常清楚、精确而简短的发言，他已把要点电告尼赫鲁总理。周总理请大使将下述事项转告尼赫鲁总理和梅农先生：第一，我们在给梅农先生的电报中曾说，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人员。现在已经是适当的时机，我们决定采取行动。这样也将便于由梅农先生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第二，鉴于美国提议中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鉴于四国会议的经过，又鉴于美国政府的负责人员从四国会议回到华盛顿后所采取的态度已经比较和缓，我们认为这回答了我们上次所要求的相应表示。周总理说，他昨天的发言也是适应这种缓和气氛的。但是美国方面现在还仅仅限于表示，应该有所行动，希望梅农先生告诉美国方面，应该有所行动。这样，日内瓦会谈就会取得积极的结果。第三，在美国的舆论中和在美国的参议员中，有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日内瓦会谈应该能够为更高一级的，也即是外长级的谈判开辟道路。我们从新闻报道中知道，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并不反对这样一种发展。我们以很大的兴趣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日内瓦会谈应该产生这样一种结果，为中美外长坐下来对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

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罗迈进，面交“关于将在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的会谈”的备忘录，详尽地介绍了我对中美会谈的看法、立场和策略。

3月1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请魏转告哈马舍尔德，中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提前释放11名犯法的美国飞行人员。

下午1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谈中美关系等。

出席瑞士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8月7日出席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举行的电影招待会。

8月8日下午4时，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谈朝鲜问题以及关于苏联科学院有关机关派专家来中国在北京、青岛、上海三地，在中国科学院协助下进行为研究地心吸力问题所需要的地理实验。

8月9日午夜12时30分，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转告8月8日上午朝鲜外相南日同我国驻朝大使潘自力的谈话内容。

8月13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对英2日致我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案的备忘录中所提我材料供给太晚，材料不足破案等意见逐条驳斥，并指责香港政府不相信我国，不同我合作，表示仍希望能有结果。

晚上，和彭德怀、陈毅副总理出席首都各界隆重庆祝朝鲜解放10周年大会。

8月14日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为庆祝巴基斯坦独立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5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崔一为庆祝朝鲜解放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6日晚上，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为庆祝印尼独立10周年举行的宴会。

8月17日下午，接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回答代表团所提

出的问题。

8月18日下午，接见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和人民军歌舞团。

8月19日接见意大利可默特公司总经理金梯力，将一复函托金梯力交意社会党总书记南尼。

8月21日下午6时，接见并设宴招待以工商部长努赛尔为团长的埃及贸易代表团。

8月23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郭佐文为庆祝罗马尼亚解放11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5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日内瓦会谈的最近情况。周恩来总理说，目前仍在讨论第一项议程，但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了。现在的争论环绕着两个问题，第一是在华美侨的回国问题，第二是中国委托第三国，也即是印度，来处理愿意回国的旅美华侨的回国事宜。周总理还请大使将我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平民回国问题协议声明修正稿转送印度政府。

8月27日中午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友人高氏。

下午6时，设宴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莫诺努图饯行。

8月28日下午，接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率领的日本访华团。

8月29日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告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在日内瓦中美会谈的第十一次会议上，我方提出了关于第一项议程的“中美两国大使协议的声明”的我方草案，目前双方对草案本身已无争论，只是在文字上美方提出还要作某些改动，并将草案副本递交给罗迈进代办一份，请他转给苏联政府。

下午，接见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团长斯科夫兰和其他负责人。

晚上，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北京市市长彭真为欢迎访问苏联途经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和以久原房之助为首的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访华团举行的酒会，并在酒会上会见了日本客人。

9月23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参议员埃德蒙·密歇勒等人。

9月25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团长吴温。

下午4时，接见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团长查尔斯·贾德（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员恩纳尔斯（秘书长）时说，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一直是很清楚的，我们历来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拥护的。我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和会议的决议，都提到支持联合国宪章。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支持联合国，而它却不承认我们，反而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利，这是畸形的现象。但是世界人民和联合会支持我们。这种矛盾的情况，不会永远如此下去，总有一天情况要改变，这点我们坚决相信的，也是诸位先生努力以求的。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朱德副主席观看波兰军队歌舞团的表演，并在演出前接见歌舞团的领导人和演员。

9月26日上午11时，接见意大利妇女代表团。

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第一团长北村德太郎，委托北村把对中日问题的一个看法作为个人的意见转告鸠山。中日关系不是什么侨民问题，也不是什么贸易问题，而是中日邦交如何恢复、如何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战争结束了10年，而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这是不可想象的。周总理指出，日本政府两次公文所强调的是侨民、战犯以及无中生有的所谓不明下落的四万人问题，这就不是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而是恶化中日关系。

晚上，设宴为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饯行。

9月28日上午11时30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接见以缅甸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奈温中将为为首的缅甸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人员。

9月29日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员和应邀来中国访问和参加国庆节观礼的各国来宾。

9月30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郭沫若同志、邓颖超同志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和夫人等，并共进午餐。

下午5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

10月1日上午，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部队和游行队伍。

下午，接见缅甸佛教代表团。

10月2日上午11时30分，接见日本六大城市访华代表团团长北岛义彦和全体人员。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京的专家。

10月3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第二团长野沟胜等。

晚7时，设宴招待缅甸文化和佛教代表团。

10月4日晚上，出席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为缅甸各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举行的盛大演出晚会。

10月5日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举行的盛大演出晚会。

10月6日晚上，观看缅甸文化代表团演出的音乐舞蹈节目。

10月7日中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欢迎意大利南尼和他的夫人，波兰英费尔德和他的夫人，英国普立特和他的夫人，比利时布伦姆夫人等举行的宴会。

晚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卫生部长考尔夫人。

10月8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香港总督葛量洪。

10月12日晚9时，接见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米捷列夫等。

10月13日和毛泽东主席观看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志愿体协足球队同我中央体育学院和第一机械足球联合队比赛。

10月14日陪同毛泽东主席再次接见久原房之助以及同久原房之助一起

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

上午 11 时 30 分，接见日本工商界访华代表团团长田岛正雄。

晚上，接见以锡兰贸易、商务和渔业部部长科里亚为首的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

10 月 15 日下午 5 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上林山荣吉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全体团员。

10 月 16 日下午 5 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扼要地向尤金大使介绍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经过。尤金大使交来苏共中央关于朝鲜问题的一份文件。顺便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10 月 18 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接见印度电影代表团全体人员。

下午，观看缅甸国家足球队同中央体育学院和第一机械足球联合队的比赛，并接见了缅甸国家足球队代表团团长、领队、观察员等人。

10 月 23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菲律宾《马尼拉纪事报》记者莫西里奥和曼那劳克。

10 月 25 日下午，接见正在中国访问的芬兰文化代表团副团长库洛和团员卡赫宁等 10 人。

下午，在接见以国会议员舒伦为团长的比利时工商界贸易访问团时说：我们现在还受到人为的限制和禁运，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前途是很大的。中国的建设规模是很大的，中国六亿人口的市场也正在不断地扩大，将来工业化以后，我们的需要会更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自己供给一切。有些东西会生产得有剩余，而有些东西生产得不足。剩余的我们要出口，不足的要进口，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不仅要使贸易关系正常化起来，而且其他各方面的关系也要正常化起来。例如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应该正常化起来。在中国政府方面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在比利时方面有些问题。例如，首先要排斥在比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不承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等。中国愿意同各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我们也不是急于要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建立外交关系是要双方同意的。如果一方不同意，我们可以等待。例如美国，我们愿和它建立邦交，而它不愿意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毛主席常常向外国朋友说，迟早是要承认我们的，哪怕一百年不承认，一百零一年也会承认我们的。

10 月 26 日下午 1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公谊会常驻日内瓦代表邓肯·伍德为团长的英国公谊会代表团。在回答代表团秘书贝利问及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中美关系已经紧张了将近 10 年了，应该加以和缓。事实上，也已经有了一些和缓，例如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建立。但是我们两国间最直接的问题是在台湾。要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就必须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大使级的会谈是不能解决这种性质严重的问题的。

晚上，参加在新落成的北京体育馆举行的印度国家排球队来华访问比赛开幕式。

10 月 27 日下午 4 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卡普尔为团长的印度电影代表团。

10 月 28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

下午 5 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观看印度国家排球队同中央体

育学院排球队的友谊比赛。

10月29日下午2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面交一份关于拟订国际原子能机构章程的备忘录。

10月30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比利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国际著名和平人士布伦姆夫人。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出席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志愿体育协会足球队在中国访问比赛的开幕式。

11月1日下午2时，和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团长、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耶和团员莫里斯·富尔等。

11月4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说，过去中日两国来往非常频繁，16世纪以来日本派很多人到中国留学，后来中国人又到日本留学。近几年断了来往，最近又来往起来了。我们希望恢复过去的样子。廖承志是在日本长大的，他是半个日本人。中国有两位文学家都是在日本学医的，后来改学文学。一位是鲁迅，一位是郭沫若。郭沫若在日本住了二十多年，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周总理还说，美国都同中国坐下来谈了，为何日本人不能谈。日本应该超过美国，希望你们回去同你们的政府，特别是鸠山先生讲。日本这个几千年独立的国家，是有自尊心的，应该争取超过美国，不要走到西德的后面，我想中日两国邦交终究会恢复的，恢复的越早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越有益。

晚上，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郭沫若为欢迎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医学科学代表团和莫斯科“小白桦树”舞蹈团而举行的宴会。

11月5日接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比利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布伦姆夫人。

下午，在外交部会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1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朱德副主席出席中苏友协总会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举行的盛大集会。

11月7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1月8日设宴招待印度新任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

11月13日晚上，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为招待以片山哲和藤田藤太郎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和以小林武为首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全体人员而举行的盛大酒会。

11月14日上午11时，接见并宴请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长片山哲。

下午4时，接见以小林武为首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全体人员。

11月15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片山哲和藤田藤太郎为首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全体人员。

11月17日下午，在北京射击场的检阅广场和朱德副主席出席国际友谊射击竞赛大会开幕式，并在开幕式前接见各国代表团团长。

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李海秋。李面交备忘录一件。

11月18日下午，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李海秋。苏联代办通知说，

鉴于中国科学家未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学技术国际会议，苏联政府决定派遣苏联科学家来华向中国科学家报告会议结果。苏联代办还通报了有关朝鲜中监会的消息和莫洛托夫同麦克米伦在日内瓦进行谈话的内容。

11月25日晚上，在天桥剧场出席朝鲜青年艺术团举行的访华演出闭幕式，并接见艺术团团长崔文歧和乐队指挥、导演及部分团员。

11月28日下午3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世界名著《草叶集》出版100周年、《堂·吉珂德》出版350周年纪念大会的西班牙和平委员会主席、前总理何塞·希拉尔博士。

下午4时30分，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陈云副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团长片山哲、副团长藤田藤太郎、秘书长大野幸一等日本朋友。

晚上，在国务院礼堂和刘少奇委员长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庆祝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举行的隆重集会。

11月29日中午，出席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为庆祝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举行的宴会。

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11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2月2日下午2时，在外交部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纪普纳，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2月3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纪普纳递交国书。

12月6日晚上，出席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为庆祝芬兰独立38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7日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越南问题和中美会谈最近情况。

12月8日下午，和邓颖超到机场迎接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并陪同格罗提渥总理乘车赴宾馆。

下午，接见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的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日本、缅甸、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蒙古、朝鲜等国科学家。

下午6时，和邓颖超一起会见格罗提渥总理和夫人，并共进晚餐。

12月9日下午3时1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

下午4时，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和他的夫人。

晚上，举行盛大酒会和宴会欢迎格罗提渥总理和他的夫人以及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全体人员。

12月10日上午，前往车站欢送朱德副主席率代表团乘火车离京赴德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80寿辰庆祝典礼。

下午5时，接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著名作家马蒂阿斯。

12月11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各界人民八千多人为欢迎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出席格罗提渥总理和他的夫人举行的宴会。

晚上，在北京天桥剧场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陪同格罗提渥总理出席苏联莫斯科“小白桦树”舞蹈团举行的访华演出闭幕式。

12月12日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2月13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随“兴安丸”轮船前来的中国抗日烈士遗骨护送团团团长竹中胜男、副团长西川景文等。

晚10时30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就签订《中德友好合作条约》和参加乌兰巴托至集宁铁路接轨典礼通报意见。

12月16日下午2时，接见乌拉圭东岸共和国驻香港领事内伯格。内伯格说，我带着最好的印象离开中国。我来中国以前所抱的偏见现在是没有了。周恩来总理说：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对中国有些怀疑，那是很自然的。就是到了中国也不一定会发现一切都是好的，而会发现一些不习惯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些缺点，我们还有落后的地方。但是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中国现在是从落后走向进步。中国人民是在进行和平建设，希望同各国友好。如果这是你对中国的印象，那我就很高兴。

12月2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与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同时来京的陈丕士、陈君葆等人。

12月21日和毛泽东主席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

晚10时1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越南问题和中美会谈情况。

12月22日下午，接见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教授和全体团员，并接受苏联赠送的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

12月23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前来北京访问的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及随行人员。其间有人谈到，《中国建设》的英文版，有些人拿起来看不下去，就放下了。里面形容词用得太多，老一套的提法也很多。周恩来总理说：这位先生的意见有一些是好的，用通俗的语言使大家容易看懂，这当然很好，例如蒋介石卖国集团这样提法是属于形式方面的，不论怎么提，称他蒋先生也可以，但事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注意，使西方的人能够接受得下去。但是另一部分问题很困难，这就是内容问题。在内容方面也有一些是西方能接受的，譬如说，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搞水利、钢铁厂、铁路、科学研究、办大学等等，他们能接受。但是还有一种政治内容，例如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多数人能接受，少数人不能接受。还有一种政治内容，那就是我们讲社会主义，一些西方人士就不见得能接受了。在内容方面我们可以选择，多数人能接受的就多说，不能接受的就少说。但是我们也不能隐蔽。譬如在共产党领导下，很多民主党派和我们合作，搞社会主义等，就不能不说，这些内容不能修改，当然每段都说社会主义也不太好。结论是：形式上可以接受这位先生的建议，要使西方人能够接受；内容问题上要有选择，不是修改。虽然如此，有些人连我们的建设也不愿听，硬要把眼睛蒙上，那就没办法了。

晚上，出席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罗马尼亚国家男子排球队来我国访问比赛开幕式，并接见罗排球队领队。

12月2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出席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和6位团员作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会。

12月25日下午5时40分，出席中国和民德友好合作条约签字仪式，并

和格罗提渥总理分别在条约上签字。同时签订了中德文化合作等两个协定。

晚上，出席民德驻中国大使纪普纳为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12月26日上午9时30分，和邓颖超同志前往机场欢送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离京前往蒙古访问。

下午，接见挪威王国首任驻华大使克洛格一亨生，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晚上，设宴招待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教授和全体团员。

12月27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总书记、埃及青年组织总书记卡迈尔·雅各布·萨布里为首的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和以埃及通讯社总编辑阿卜杜勒·萨韦为首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2月28日在中南海第二次接见与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同时来京的陈丕士、陈君葆等人。

晚10时30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就执行中苏关于从中国派遣工人赴苏联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并接受劳动训练的协定的问题以及苏联地心引力测量队来华后的工作问题交换意见。

12月30日陪同刘少奇委员长接受挪威首任驻华大使克洛格一亨生递交国书。

1956年

1月3日晚上，应邀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纪普纳为庆祝威廉·皮克总统80寿辰举行的招待会。

1月4日在中南海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说，不论巴基斯坦、印度或是中国，都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灾害，这种灾害在政治上的特点就是分裂。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总是要分裂东方国家，例如荷兰还占着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葡萄牙还占着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英国还占着香港，美国还占着台湾。西方国家也想尽办法使朝鲜和越南不能统一，又在东南亚拖了三个国家参加马尼拉条约，在中近东组织巴格达集团使阿拉伯国家分裂为二。这一切都说明西方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我们几百年来受这样政策的痛苦，到现在还没有完。在谈到克什米尔问题时，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认为，不应该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该引入外力来干涉。我们东方国家，应该和平相处才好。克什米尔问题如果根据克什米尔人民的意志，经过协商是可以解决的，不必如此紧张。

晚上，出席缅甸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缅甸联邦独立日举行的招待会。

1月5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泰国代表乃村等人。

下午，接见以副总理鲁布桑为团长的蒙古政府代表团、以交通部长别谢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晚上，举行宴会庆祝中蒙苏三国铁路联运通车和欢迎蒙古和苏联两国政府代表团。

1月6日晚上，接见以筒井弥代志为首的全日本电机机器工会联合会访华代表团时说，我们和美国在日内瓦谈判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不能谈的，谈的是中美在台湾的紧张局势，美国占领台湾要取消，这是国际问题。我们和蒋介石的问题是国内问题，蒋介石也说这是国内问题，要另外解决，我们自己解决。我们不要美国代表蒋介石，蒋介石也不承认美国代表他，美国也不敢代表。周总理还说，联合国现在没有六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一亿的日本参加，也没有朝鲜、蒙古、越南参加，东方有五个国家没有参加联合国。这五个国家不参加联合国，联合国讨论远东问题当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预见，联合国总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他们很被动，我们一点不着急。我们主动，将来他们会请我们进去的，不要着急。

晚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感谢印度代为转交致西哈努克的访华邀请情，使中国和柬埔寨的接触得以实现。

1月21日下午，会见阿富汗首任驻华大使萨马德。

1月22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阿富汗大使萨马德呈递国书。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和以南斯拉夫通讯社社长维科斯拉夫·皮尔皮奇为首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月24日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

1月25日晚上，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月26日午夜12时30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转达苏联

政府关于越南问题的一个口信。周恩来总理听了口信后，发表了对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还和尤金大使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将中共中央派赴苏联参加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初步名单通知尤金大使。

2月2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解放军“八一”足球队举行的友谊比赛，并在赛前接见了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全体队员。

2月5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后乘专机返回北京。

2月9日下午5时15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国会议员、经济人党领袖、经济学家乃贴·触的努七为团长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时说，我们的傣族自治区同所谓“自由泰”是毫无关系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外面有些人把它们混在一起，我们觉得很遗憾。还有一个谣言，说中国在傣族自治区有很多军队准备侵略泰国，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云南的军队很少。我们的边境一面靠近缅甸，同泰国还有一段距离；一面同老挝和越南相毗邻，我们需要同这些国家友好，同东南亚各个国家友好。我们聚集很多军队在那里干什么？中国是不会侵略泰国的，也不可能那样做。一个国家想要确立什么制度，革命不革命，这要由他们本国人民去选择，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有人想把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在别人身上，那么他一定要失败。在万隆会议，我们就反对这些、反对殖民主义。

晚7时，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举行的宴会。

晚10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李海秋。

2月10日中午，设宴招待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

晚10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乃贴·触的努七为团长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

2月11日中午，设宴招待以乃贴·触的努七为团长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

2月14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和他所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酒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他所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

晚7时，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代表团共进晚餐。

2月15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会谈。

下午5时2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设宴招待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

晚8时20分，举行宴会招待西哈努克亲王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

2月16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罗希洛为团长的法国经济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素宴。

晚上，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代表团出席歌舞京剧晚会。

2月17日下午3时，在迎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举行会谈。

下午4时50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出席北京市各界为欢迎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举行的隆重集会。

晚上，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

宴会。

2月18日晚7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毛泽东主席接受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西哈努克亲王首先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转交苏拉玛里特国王的赠勋证书，接着分别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佩戴大十字勋章。

晚7时15分，和西哈努克首相在联合声明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参加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

2月19日晨，前往机场欢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离京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2月23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挪威王国首任驻华大使克洛格一亨生。

2月28日下午5时，接见苏比雅克托海军少将和夫人以及印度尼西亚海军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3月1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在谈到中美会谈时说，这次会谈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七个月，对第二项议程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第一项议程的协议，现在越来越清楚，美国只是想要回它的人，在让中国侨民回国方面，它的诚意是可怀疑的。关于第二项议程，现在所争执的是发表声明，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美国的阴谋就是要骗出一个声明，在声明中说中美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此外还说两国大使继续会谈来寻求实际可行的途径。发表这样的声明后，美国就会继续在目前的会谈中拖延，一直拖过大选。我们说，实际可行的途径就是中美外长会议，因为两国大使不能解决这样严重的问题。但是美国政府的方针是继续目前的会谈而不解决问题，一直拖过选举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的会上将要公开说穿美国的阴谋，指出美国这种企图是不能使会谈达成协议的，我们绝不会同意。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说，我们已经给英、苏两国外长去信，建议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到答复。英国还在犹豫，美国和吴庭艳是反对的。

3月7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时说，这次西哈努克亲王到中国来访问，我们就同他谈了中国同印度和缅甸的关系。西哈努克亲王同意按印、缅的办法作，他回去后的几次发言也说明，他的立场是同印度和缅甸的立场相同的。西哈努克亲王也同意中印缅所倡议的五项原则。

3月9日午夜12时5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李海秋。苏代办转来苏共中央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一件。此信关于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讨论建立核子研究中心问题的会议。苏代办还告，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目前在日内瓦正举行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印度代表向苏联代表表示，他将在这次会上提出讨论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参加1957年初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亚洲地区会议的问题。苏代办说，莫斯科要他马上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总理说，要邀请中国代表，那就只能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绝不允许有两个中国。我们的意见，苏联代表可以支持印度代表的建议，但是同时苏联代表应该提出一项补充建议，就是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开除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我们估计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三种可能：（一）印度

和苏联的建议都被拒绝；（二）通过印度建议，而否决苏联建议，（三）印度和苏联的建议都被通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做法是：如果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我们就不参加；或者是，我们去参加，但是立即提出要求开除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如果会议决定开除，我们的代表就留下开会，如果会议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代表就拒绝参加会议。

3月13日晚11时，获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到波兰驻华大使馆吊唁。

3月14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招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政治局委员黎德寿等同志举行的宴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政治局委员刘少奇、陈云、彭真、彭德怀等也出席了宴会。

3月16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中美会谈等问题。

下午6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泽东，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是1946年，你住在吴铁城家的时候。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就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内战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马坤说，只要蒋介石愿意见我，我一定向他转达这一切。不过，蒋介石是一个固执的人，有时他可以很仁慈，但是有时他又可以很凶恶。如果过去是英国教会使他信教的，那么现在还可以劝他放下枪和剑。但是过去是美国人和美国教会使他信教的，而这些人现在不愿意劝他放下枪和剑。周总理说，那不要紧。他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作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象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周总理还说，你也许可能有机会在美国或者欧洲遇到孙科。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我们知道，他过去曾经作过错事，但是我们不愿意让孙中山的儿子长期地留在外边而不回到祖国。

3月22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瑞典基督教行道会牧师聂思仁、印度信义会主教孟尼根。

下午4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介绍了有关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些情况并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事项。

3月23日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为庆祝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而举行的招待会，并对巴基斯坦宣布为共和国以及第一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就职表示祝贺。

3月24日回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请求中国政府允许苏联六架军用飞机在3月至5月间到我国东南一带进行大气观察。周总理同意了苏方的请求。

3月27日再次接见瑞典行道会牧师聂思仁和印度信义会主教孟尼根。

3月29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

4月2日晚上，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副主席从乌兰巴托回到北京。

4月4日晚上，举行宴会招待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十六届理事会和成立10周年纪念会的世界科协第十六届执行理事会理事、各国观察员和工作人员。在宴会上致词时说，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开始建设，需要在经济上、文化上逐步地接近和赶上许多先进国家的水平，需要得到许多先进国家科学家的帮助。中国的大门是为世界正义的科学家们敞开着。中国科学界人士也愿意到世界上愿意让我们去的国家访问。希望正义的科学家们倡导和平共处，提倡学术交流。

晚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尤金大使代为转达毛泽东主席给赫鲁晓夫的回信。

4月6日下午，前往西郊机场欢迎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晚上，在欢迎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主张各国之间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是互通有无、平等互利，而不是以倾销来损害别国的经济，这种合作应该是帮助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发展本国的工业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而不是附加任何特权的要求使这些国家的工业不能发展，使它们的经济继续处于不能独立的地位。

4月7日下午，和刘少奇委员长接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希多夫。

出席中苏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顶项协定签字仪式。李富春副主席和米高扬第一副主席在协定上签字。

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4月8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希多夫。

4月11日下午，接见并宴请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和夫人及副代表孟大维和夫人等。

4月13日晚上，接见以工程邮电和计划部长胡森阿为团长的柬埔寨访华经济代表团。

4月24日下午，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交来关于今年有可能在联合国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问题的材料一份。听尤金大使念了材料的要点后，周恩来总理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美国和英国的胁迫下，今年还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许还要再推迟几年；另一个就是美国阴谋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的局势。我们是不能容许造成两个中国的局势的，我们坚决要求由新中国代替台湾的蒋介石。宁肯推迟问题的解决，也比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为好。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以胡森阿为团长的柬埔寨王国访华经济代表团。

4月25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丹麦大使格瑞杰生。

4月27日晚8时，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议北京会议的全体理事、特邀代表和工作人员。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出席宴会并致词。

4月29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老挝问题等。

4月30日晚10时30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交来一份关

于印度出席起草原子能国际机构章程的华盛顿十二国会议的代表巴已对成立亚洲地区核子研究中心的意见的材料。另外还交来葛罗米柯关于苏英就越南问题谈判情况材料一份。

5月4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尼泊尔妇女代表团。

5月5日在外交部会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布克，商谈呈递国书事宜。

下午6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由印度尼西亚记者公会副主席、泗水邮报总编辑阿齐兹率领的印尼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就目前整个局势来说，趋于缓和的情况是主要的，人民要求和平的力量愈来愈大。企图以战争叫嚣来进行威胁的力量愈来愈小。但不能说世界上已经没有紧张的地方了。目前不少地方还有紧张情况。拿亚非来说，中东局势比较紧张，北非阿尔及利亚问题还在紧张，南亚柬埔寨主张中立，别国要封锁它，对它加以压力。马来亚人民要求和平、独立，但他们的和平和独立都没有实现。印尼西伊里安没有收复，荷兰在那里制造紧张。越南吴庭艳不承认日内瓦协定，不愿承担日内瓦决议实施的责任。台湾海峡仍有风波。连杜勒斯也说这些地方无和平。一方面存在着紧张，同时中美又在日内瓦进行谈判，这是一种很复杂和有趣味的情况。一方面美国要在台湾制造紧张，威胁中国、霸占台湾，而且更主要的是威胁在美国控制下的国家，防止他们摆脱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担心战争扩大，反对美国侵略集团。因此美国不得不在日内瓦谈判，它想使人相信中、美正在谈判，战争打不起来，和平有希望。但是真正和下来，美国侵略集团又不甘心，因为那样它就不能紧张世界，霸占基地，倾销军火、商品。因此在日内瓦真正达成协议，美国又不愿意。这就产生这种奇异现象，台湾紧张，日内瓦谈判，又紧张又谈判的矛盾情况存在，说明美国好战集团的动摇、被动。

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日本工人代表团、日本五金机械产业工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机关报代表团时说：在远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对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两国友好，双方都有利；不友好，双方都不利。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要发生影响。周总理还说，日本战后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地位，受外国干涉。这种情况中国也遭受过，比日本要长、要深。因此，更能感觉到，对日本的同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同情。我们一百多年来深受痛苦，我们在解除着，解除了一些，还不断地在解除。我们同情你们，你们要解除痛苦的心情，和我们一样。这种同情，这种友好是真实的，是从我们的感受中来的。摆脱痛苦的办法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不同。中国有中国的办法，日本可能有日本的办法。这要由自己国家的人民来决定，别的国家不能干涉。中国有句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愿意别人干涉我们，我们也不干涉别人。

5月8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前工党议员威尔逊为团长的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时说，我们不怕人家看到我们短处。希望你们提出友好的意见和批评，这对我们有帮助。一个国家没有别的国家的批评，就不会进步。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比你们的国家早得多，但因为长期闭关自守，所以进步很慢。

下午6时，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朱德等接见并设宴招待参加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经北京作短期访问的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民德、阿尔巴尼亚、蒙古等各兄弟党代表团。

5月9日下午，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格里哥尔举行的国庆酒会。

5月10日接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布克。

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前横滨市长、左派社会党员石河京节为团长的日本和平代表团以及东京都和平会议主席、律师宫崎龙介等人。周恩来总理说，中日两国相互了解最深。在东方国家中，知道我们最深的是日本，我们也比较知道日本，但比起你们来差些。在民主革命初期，我们很多人去日本学习过，在你们那里取过经。郭沫若院长就是在你们那里教育出来的；我也在日本学过一年半，但是个不成才的学生，廖承志先生从小就在你们那里学的；赵安博先生也在日本学过；孙中山先生也去过日本，中山两个字就是用的日本的名字。当时改良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在日本住过，因此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去过日本。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很多人去过日本，如李大钊就去过。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译过来的。每一个时代中日两国都有过关系。不要老是说日本帮助过伪满。那是少数军国主义者做的坏事，多数日本人是做好事的，好事做得多，坏事做得少，因此不要光记坏事，不记好事。

5月12日下午1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大马士革律师公会主席阿·库瓦特利教授为团长的叙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时说，人类仇恨应解不应结，这是中国的古话，但是与马列主义相通，我想宗教的教义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永久不承认以色列。现在我们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因为它侵略你们，但不能说将来以色列不进行侵略的时候，我们也不承认。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就没有理由了。5月16日下午2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法尔说，他奉纳赛尔总理之命通知中国政府，埃及将于今晚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5月17日晚上，出席挪威驻华大使克洛格一亨生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5月18日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出席中共中央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举行的宴会。

5月19日下午1时15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澳中协会全国去长、国立澳大利亚大学远东史教授费兹吉拉为团长的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

5月21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输出入协会理事会南乡三郎等三人。

晚7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哥伦比亚记者雨果·拉托里·卡巴尔（墨西哥《至上报》国际评论员兼文学副刊主编）。卡巴尔说，关于万隆会议，我知道周恩来先生在会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很想知道万隆会议的情况。周总理说，万隆会议最主要的精神是反殖民主义，这个精神在亚非各国起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当时对反殖民主义有些不同的看法，但亚非各国人民要求反对殖民主义是真实的情况。因此，在会后每个国家的政府所接触到的实际问题中，也就不能不反映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的精神和他们所认识的殖民主义。一年来，亚非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如菲律宾要求更多的独立；日本人民要求日本政府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印度尼西亚政府废除圆桌会议协定，要求收复西伊里安；新加坡首席部长马歇尔要求新加坡独立；柬埔寨王国主张和平、主张中立；泰国的国会议员要求泰国政府摆脱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干涉；锡兰政府要求在大英联邦取得更大的独立地位，要求英国退出它在锡兰的军事基地；巴基斯坦政府虽然参加了马尼拉和巴格达条约，但它也表示不愿意参加侵略行动。这些都是万隆精神的影响。更加重要的是阿拉伯系统的国家，如以埃及为首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一致

要求实行独立政策，反对殖民主义，这也是万隆会议精神的表现。以上事实证明反殖民主义是亚非 29 个国家的共同要求，而且是每一个国家主动的要求，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强加于别国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可以强做的。

5 月 22 日接见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记者斯派特。

晚上 10 时 40 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伊·阿·阿密尔医生为团长的苏丹文化代表团时说，中国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工业化。如果国家不工业化，在联合国的地位恢复也好，不恢复也好，有些国家总是要欺负的。西方国家一直看东方穷、落后、野蛮，看不起我们。因此我们要多做、埋头苦干。只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象个样子，西方国家会改变态度的。当代表团成员、喀土穆分市市长沙以德讲到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在一些外交场合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时，周总理说，不合理的事今天世界上还很多。亚非国家一天天独立，很多国家还没有被承认。这需要亚非各国人民自己奋斗。奋斗时间愈多，世界的认识会一天天改变。印尼总统苏加诺最近在美国说亚非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是亚非地区今天的特点。这是事实。不能不让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一下。埃及最近承认中国，纳赛尔总理说这是阿拉伯国家政策的独立的表示，西方国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苏丹的独立也是对非洲人民很大的鼓舞。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独立都是万隆会议以后的事。当然阿尔及利亚人民还在奋斗，其他阿拉伯国家在中近东还要奋斗。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国家很难阻挡。一年来亚非地区的变化很大，这是我们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5 月 25 日晚 10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前坎特伯雷市市长、英国公谊会会友凯塞林·威廉逊夫人。

5 月 27 日下午，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5 月 28 日下午 4 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妇产科专家、罗沙里奥医学院教授阿尔格斯为首的阿根廷医学代表团和以骨科医生阿·努恩西亚达为团长的阿根廷文化代表团。在谈到两国建交问题时，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方面没有困难，我们随时准备与阿根廷建立邦交。困难是在阿根廷，处在美洲，在美国的干涉之下。阿根廷国内外的情况，我们是谅解的，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可以想办法从医学、科学、文化、贸易交流等方面推动建立邦交。现在的外交下一定先由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的邦交的建立。

5 月 29 日下午 2 时 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马拉特尔·塞利埃夫人为首的法国文化代表团。

5 月 30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时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平共处，团结一致。

下午 4 时 5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叙利亚议会议员鲁斯托姆。

5 月 31 日在颐和园和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朝鲜问题、中美会谈情况等。

下午 3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古代史学家费克里博士及埃及文化使团。

晚上，出席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为庆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圣诞辰而举行的招待会。

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

6月1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应邀来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名人海涅纪念活动的德国作家恩斯特·舒玛赫和汉斯·齐布尔卡，民德驻华大使纪普纳在座。周恩来总理说，目前客观存在着两个德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德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做，我们表示愿意和西德来往。我们愿意同全德意志人民友好往来，不分东德和西德。

6月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接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郭佐文。

下午，出席瑞典驻华大使布克举行的国旗纪念日招待会。

6月1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别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副市长达努市罗托和随行人员等5人。

6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印度中央研究院院长阿护加为团长的印度医学代表团。

6月12日在北京接见出席四国渔业研究会议的苏联、朝鲜、越南、中国代表团。

6月13日上午，接见尼泊尔驻中国首任大使拉纳中将，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尼泊尔首任驻华大使拉纳中将递交国书。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毛泽东主席为尼泊尔驻华大使拉纳中将举行的欢迎宴会。

6月14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缅甸形势，中国和尼泊尔直接设馆和中美会谈情况。

下午，举行酒会招待尼泊尔驻华大使拉纳中将和使馆其他外交官。

6月15日午间，在接见并设宴招待尼泊尔驻华首任大使拉纳时说，新中国的出现和强大在邻近一些国家中引起一些猜疑、恐惧，怕中国要向外扩张等等，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中国同印度、缅甸政府的关系很友好，但即使在这面国的朋友中也还有猜疑恐惧存在的。新中国的制度首先不容许向外扩张，而且事实上亦绝无此必要。这主要要靠中国自己的表现来说服别人，并且要很耐心。

6月18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印大使说，尼赫鲁总理来电指示他，非正式地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毛主席能够考虑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如果这能实现，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周恩来总理说，这个问题在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谈过，毛主席当时说，如果他访问亚洲国家，他是一定要到印度去的。这次，印度尼西亚总统将来中国访问，印尼朋友也问起毛主席能否去访问印尼。毛主席说愿意去。因此，在原则上已经不成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时间上和条件上的可能性问题，这需要同毛主席商量。

下午2时3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拉波欣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刘少奇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及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等也参加了会见。

下午2时45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内奥里契奇为首的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及胡耀邦等参加会见。

下午，接见应邀来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会的苏联著名作家索布柯、凯特玲斯卡娅和穆卡诺夫三人。

和毛泽东主席出席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为庆祝埃及共和国独立日举行的招待会。

6月19日晚上，参观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

6月21日晚上，设宴招待柬埔寨经济代表团。

6月22日下午，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缅大使面交吴努总理致周恩来总理的宿。吴努总理在信中谈了中缅边界问题和送回诺赛的问题。

6月23日下午2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朝鲜、越南问题和中美会谈情况。

出席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为欢迎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举行的酒会。

晚上，接见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和军事委员波丘巴伊洛海军少将。

6月27日下午4时，接见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谈判代表和接运战犯代表。日中友好协会的长野首先转达重光外相对中国释放战犯的宽大措施表示的谢意。周恩来总理说，两年来的情况有了变化，所以我们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且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方针。我们决定分三批释放日本战犯，释放的人数超过1,000人。只有几十人判刑，其中已判刑的有17人，准备判刑的有28人，共45人，这些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而且我们一再声明过，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可以提前释放。在中国人民面前，如果战犯一个也不判刑很难交待。但是我们一个也不杀，也没有无期徒刑，这点是肯定的。据我知道，东京法庭、美国法庭及南京法庭都杀过人。

下午5时，在中南海后院东厅接见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在万隆会议上，我和前总理阿里的接触是很有益处的。双方都坦率他说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找到了共同点。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没有彼此伤害或侵略的意图。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都同意，但巴总理认为可以扩大些，所以后来就扩大成为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也很好。这十项原则现在已成为我们两国之间的指导方针。我们愿意遵守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接见芬兰议会议长苏克舍拉宁和他所率的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

6月2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中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下午2时，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尼古拉·乔洛尤递交国书。

下午6时，在政协礼堂会议室接见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三个访华代表团以及日本电影界、贸易界人士共65人。

7月1日晚上，和毛泽东主席接见黎巴嫩东正教大主教尼冯·萨巴和他的秘书。

7月3日晚9时15分，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李海秋。苏代办面交苏联政府关于苏联同老挝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通知及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6月26日给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关于老挝问题的一封信。

7月5日晚上，出席芬兰议会议长苏克舍拉宁举行的临别宴会。

7月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律师、阿保卫人权同盟执行委员别达为团长的阿根廷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以圣保罗州上诉法院法官、《现

代法律》杂志社社长德·莫拉·比当柯尔为团长的巴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以智利律师协会副主席、著名学者维古那·方特斯教授为团长的智利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周恩来总理说，缓和局势的发展，持久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不是命定不可避免的，大家都从事和平运动，和平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一直到足以阻止战争，使得冷战越来越不得人心。

7月8日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时说，虽然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制度，但是要在各国建立这种制度，就必须要把它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各国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因此两者结合的时候一定会产生许多矛盾。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进步。在谈到苏共二十次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斯大林的问题时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过功劳，但也有过损害，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是早就知道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着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党内解决更为有利。如果说要把这个问题公诸于世和教育人民，那么我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看法。

7月11日在北京饭店出席蒙古驻华大使为庆祝蒙人民革命胜利3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接见阿富汗文化代表团。

7月1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哈斯林格为首的奥地利工商界代表团。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教育、卫生、地方自治政府大臣巴·夏尔马为首的尼泊尔文化代表团。

傍晚，在中南海举行酒会招待以夏尔马为首的尼泊尔文化代表团。

7月15日下午，出席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为欢迎参加赫尔辛基国际新闻工作者会议后访华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伊朗、叙利亚、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11个国家的记者而举办的酒会，并会见各国记者。

7月19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谈巴基斯坦总理访华和巴总理邀周恩来总理访巴问题。

7月22日晚上，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为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举行的招待会。

7月23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出席埃及商务代表法尔为庆祝埃及革命纪念日举行的招待会。

7月28日晚10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委员、古鹰产业公司董事长伊藤今朝市为团长的日本工商界代表团时说，中日邦交应该恢复，不过现在日本由于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困难，立刻恢复中日正常关系有困难，我们也很了解。我们并不是说马上就要恢复中日正常关系，而是希望双方来做有助于恢复邦交的事，共同促进。当然步子有大有小，不过方向是前进的，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事。不要违背这个方向而走远了，因为这是不合乎两国人民的愿望的。

8月4日下午3时3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印大使受尼赫鲁总理指示，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访印。

下午5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时说，对于吴努阁下的来信，我们已经写了一封复信，准备请大使带回去。在谈到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时，周恩来总理说，这个问题要通过谈判解决。在中缅之间，

这个问题是不复杂的，我们愿意早一点解决。我曾经同吴努说过，如果有一部分华侨愿意留在缅甸，那他们就可以取得缅甸籍，参加缅甸的建设；如果有一部分华侨不适宜于留在缅甸，而又愿意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如果另外一部分华侨愿意留在缅甸，但是不愿取得缅甸籍，那么他们就应该完全作为华侨留在缅甸，不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曾经向吴努提过，在万隆会议期间，又向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提过，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在华侨中停止发展组织，因为那容易同本地的进步运动纠缠在一起。华侨在国外是为了贸易和进行其他的劳动，没有必要参加政治活动。如果他们要参加，可以回国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决定是在三年以前作出的，虽然是党内的决定，但是我们已经公开说出来了。周总理还与吴拉茂大使谈了边界问题。

在彭真市长招待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的酒会上同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们谈话。

8月6日上午10时30分，在北戴河海滨别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和同来访问的国会议员。

8月14日晚9时，在北戴河接见印度政府计划考察团，介绍我国农业生产和合作化问题。

8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印度来华考察农业计划及技术代表团全体人员。

晚上，出席印度尼西亚大使维约普拉诺托为庆祝印尼国庆举行的招待会。

8月18日下午，接见柬埔寨王国驻华经济代表团。

下午，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巴利里，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晚上，在中南海举行酒会欢送来中国访问演出的南斯拉夫艺术家。

8月19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前新加坡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并共进午餐。

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远藤三郎（陆军中将，从事农业）、金泽正夫（海军中将）、堀毛一磨（陆军中将）等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团。

下午，参观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油画、版画展览会。

8月20日下午3时30分，前往机场欢迎老挝首相富马到京。

下午6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酒会为老挝王国首相富马亲王和他所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洗尘。

晚7时，邀请富马亲王共进晚餐。

8月21日下午，接见缅甸驻苏联大使吴旺。

下午2时50分，同老挝首相富马亲王会谈时说：在日内瓦会议时，我对萨纳尼空外长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谈过，我们愿看到印度支那国家，如老挝和柬埔寨，能采取和平中立政策，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地位，正如昨天亲王所说的像瑞士的地位，这是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刚才亲王提到，中立，就是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允许其他国家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甚至日内瓦协定中所规定的法国军事基地，如老挝政府认为不合适也可废除，我们感到很兴奋。首先我们要保证日内瓦协议的实现。法国的基地是协议所允许的。当时我们是担心美国会进来。现在老挝、柬埔寨都没有让美国进来，我们感到很欣慰。

下午5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富马亲王和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老挝政府代表团。

8月22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陪同富马亲王出席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欢迎老挝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8月24日傍晚，出席老挝首相富马和他所率领的老挝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陪同富马首相和老挝政府代表团出席歌舞京剧晚会。

8月25日下午3时40分，同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继续会谈时说：在过去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反抗法国侵略时，老挝和柬埔寨的抗战部队一同参加作战，这完全是事实。当时作战是很难划分界线。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时，我们就知道越南的问题比较复杂，老挝和柬埔寨比较容易统一。当时我们曾向英、法两国提出，大家共同保证，使印度支那国家成为和平中立的国家。英国首先表示同意，法国以后亦表示赞同。以后越盟军队在停战后撤回北越境内，同时老挝、柬埔寨两国保持中立，所有邻国都尊重他们的主权，他们也保证除日内瓦协议规定外，不允许外国建立军事基地，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并不准外国军火输入境内，这是老、柬两国政府所同意的。在我从日内瓦经印、缅回国时，曾在广西边境见到胡志明主席，他也同意日内瓦协议中尊重老、柬的独立的主张，至于在老、柬两国的抗战部队分子则应由两国用民主方式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在柬已得到解决。现在老挝的内部问题也已达成协议。如果说在老挝某些地区，还有越盟分子的话，你完全有理由和范文同总理谈，并可以得到解决。

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谈边界问题。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招待富马首相和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讲话。

8月26日晨，陪同富马首相前往西郊机场。富马首相和老挝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前往上海、武汉、广州参观后回国。周恩来总理和富马首相在机场检阅仪仗队并欢送富马首相离京。

下午5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海秋。苏代办告，西德政府宣布德共非法后，西德反动派极为嚣张，进一步迫害西德的民主力量，因此苏共中央拟在国内开展一个抗议运动，声援德共为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苏共中央希望知道中共中央是否可能在国内发动一个类似的运动。周恩来总理表示，此事将即告中央，有决定时，当即转告。

8月27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苏联大使吴旺和驻华大使吴拉茂，谈边界问题。

8月28日前往机场欢迎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尼西亚后乘专机从昆明回到北京。

8月29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海秋。苏代办交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报一份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主席团签署的致我人大常委会关于裁军问题的呼吁书的正式文本。苏代办还通知说，伏罗希洛夫主席年内不可能来华访问，明年来中国访问的具体时间以后再作商量。

9月1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访印事以及中国与尼泊尔的关系。

中午，接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庇毅。

9月9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希腊访华代表团团长基特西基斯和全体团员。

9月10日下午，接见以科里亚为首的锡兰政府代表团。

9月14日下午1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

下午，出席中国和锡兰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建立外交、经济、文化关系联合公报签字仪式。

下午，举行酒会招待以克劳德·科里亚为首的锡兰政府代表团。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大使代表南斯拉夫政府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夫人访问南斯拉夫。周总理说，对于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番好意，我很感谢。我本人是很愿意去南访问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学习很多东西，还可以向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的其他领导同志们领教。关于我妻子访南的事情，现在很难回答你，我还要同她商量一下。在这方面，我们双方很难采取一致行动。我已经习惯，而她却不习惯这种紧张的活动。在11月我将去印度。印度大使夫人花了许多时间劝我妻子去印度，但是她由于不习惯这种紧张活动还是拒绝了。周总理进一步解释说，我妻子的身体不太好，现在半天工作。如果出去访问，恐怕还是有困难和不方便的地方。

9月18日晚上，接见以科斯塔·纳季上将为首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

晚上，接见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帕蒂尔为团长的印度考察农业合作化代表团。

9月19日晚上，宴请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拉加卜。

9月21日下午，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接见以库斯南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为招待应邀参加中共八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的宴会。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也参加了宴会。

9月2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费鲁齐·帕里为团长的意大利文化代表团。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缅甸大使转交了吴巴瑞总理致周恩来总理的信。

9月26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乘专机到达北京。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他的夫人。

晚上，和邓颖超邀请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共进晚餐。

9月27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举行会谈时说：在你们目前的经济情况和环境下，你们的政策要一步步前进，不能采取激进政策，不然要引起国外、国内的困难。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在这里，你们可以和他们谈谈，说服他们，政策不要太激烈，不然要影响你们国家的发展。你们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和党派，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样才能巩固政权，对外关系也能搞好。对外也要能团结更多的国家，尤其是邻邦。

下午6时，会见以柯别茨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阿查里雅首相。

晚 10 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通报和尼泊尔首相会谈情况，同时通知访印日期。

9 月 28 日上午 11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继续会谈。

下午 5 时，设宴招待苏联专家。

9 月 29 日下午 2 时，出席北京各界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阿查里雅首相和夫人举行的宴会。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也出席作陪。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下院议长胡斯曼为团长的比利时国会代表团。

9 月 30 日下午 2 时，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在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下午 5 时 30 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毛泽东主席和苏加诺总统的会见。

晚上，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来自五大洲 50 多个国家的两千多位外宾。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同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等出席了招待会。

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和苏加诺总统共进晚餐。

10 月 1 日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周年大会，并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晚 11 时，在中南海接见泰国海军少将銮坚。

10 月 2 日上午，在颐和园和朱德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等陪同苏加诺总统、阿查里雅首相参加彭真市长举行的盛大游园会。

中午，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欢迎以人民院议长阿延加为首印度国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一起陪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观看京剧。

10 月 3 日上午，接见新加坡工商业贸易考察团和马来西亚联合邦工商业贸易考察团全体人员。

晚上，出席宋庆龄副委员长为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家宴。

晚上，观看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访问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举行酒会招待印尼艺术家。

10 月 4 日下午 2 时，陪同苏加诺总统向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发表演说。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接见来自马来西亚、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德国等的回国观光华侨和港澳同胞观光团。

下午 6 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苏加诺总统。

10 月 5 日中午，出席彭真市长为欢送以库斯南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举行的酒会。

下午，接见随同苏加诺总统来中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记者。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苏加诺总统为毛泽东主席举行的盛大宴会。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毛泽东主席、苏加诺总统观看印度尼西亚岩厘艺术友好访问团艺术家们的表演。

10月6日上午，在西郊机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副委员长等欢送苏加诺总统离京前往东北、华东和中南等地参观访问。

在迎宾馆会见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

10月7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和阿查里雅首相签署联合声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出席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民德驻华大使纪普纳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中南海武成殿举行宴会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他的夫人及随行的高级官员饯行。

10月8日上午，陪同阿查里雅首相前往西郊机场，欢送尼泊尔贵宾乘专机离京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参观。

上午，接见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团长印度巴丹达·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法师、副团长锡兰尼鲁威·吉那拉培那法师和代表团全体团员。

下午4时，和各部部长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池田正之辅和日本商品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陪同下，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并和村田省藏谈话。周恩来总理说，中日两国只有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和加强各种联系，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存共荣。周总理认为，中日两国在开展贸易上有着很好的条件，如果来自日本方面的人为障碍能够得到消除，中日两国的贸易必定会有很大发展。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将更方便。村田说，想到亚洲各国正以中国为中心而团结起来，这使我感到日本会变成亚洲的孤儿。周总理说，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都团结起来，不是以哪一国为中心，而是以团结起来的国家为中心。万隆会议就表现了这一点。中国不应成为什么中心，也不会成为什么中心。

晚上，出席日本商品展览团举行的酒会。

10月9日上午，在苏联展览馆文化馆参加埃及艺术展览会开幕式并为展览会剪彩。

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再次接见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前新加坡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谈新加坡的中国人国籍问题。

下午6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政策审议会会长胜间田清一。

10月10日晚8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波伊德—奥尔勋爵和夫人。周恩来总理说，美国人民很好，有智慧、勇敢。只是上面有一小撮人想蒙蔽人民不要和平，不让美国人民与外界接触。所谓的铁幕、竹幕，实际上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欢迎大家到中国来看看，杜勒斯、诺兰、麦卡锡都可以来。波伊德—奥尔说，我要提一个问题，这也是欧洲人要了解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强大之后会不会侵略别人。周总理说，你提得很好，这也正是我要谈的问题。第一，中国强大不是短期能实现的，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美国。东方只有在与西方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强大。美国

人的技术我们也需要，我们不排除西方，只有相互帮助，各国的经济才能发展很快。第二，中国强大了会不会像日本那样扩张呢？这是不允许的。首先是制度不允许，我们是社会主义，它是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其次是历史教训不允许，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不是都失败了吗？我们要造成一个反对扩张的国际环境。

10月11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乔杜里中将和全体团员。

晚上，在天桥剧场观看苏联乌克兰国家舞蹈团举行的首次演出，并在演出休息时接见舞蹈团负责人。

10月13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对于香港英当局未能制止国民党特务所组织的暴乱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所属机关和企业。

10月14日下午3时，接见叙利亚政府文化代表团。

晚上，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干事长、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访华代表团团长池田正之辅。周恩来总理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问题，这是中国人民、日本绝大多数人民都赞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没有困难，我们说话容易，而日本则有困难，因为日本承认了台湾。在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和台湾单独订立了条约，使日本政府今天处于困难境地，要承认新中国，台湾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一、中日恢复邦交。二、要真正建立和恢复邦交，必须不承认台湾。三、如果现在日本政府这样做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四、日本政府目前至少要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找些积极过渡的办法，以便将来建交。如果日本政府对此问题完全采取消极态度，不采取任何步骤，这不仅会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日本人民也会不满。你很清楚，社会党是积极主张恢复中日邦交的，也要采取步骤。你们是执政党，比在野党困难，但也要采取行动。在日本人民面前，如果只有社会党主张和中国建交，自由民主党和吉田一样，就会失掉人心。

10月16日晚8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英代办转达了英国政府关于九龙暴乱事件的答复。周恩来总理对英国政府为香港当局开脱责任的答复表示不能满意，并对香港当局对国民党特务采取包庇纵容态度，始终不敢加以只字的谴责，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提出抗议。

10月17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墨西哥著名画家阿尔法罗·西盖罗斯。

10月18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并陪同苏拉瓦底总理乘车到迎宾馆。

下午6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拉瓦底总理并共进晚餐。

晚上，接见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市长索海尔博士。

10月19日上午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举行第一次会谈时说：我们在国际上主张和平友好的政策，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以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来相互约束。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要把殖民主义只为自己发展而把别人搞穷的原则埋葬掉。周总理还说，国际上有两种约束。一种是法律上的约束。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国与国之间还可以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更扩大成为集体和平公约。这种公约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军事集团，而是为了集体和平，不排除别人，也不反对任何国家。各国以五项

原则或十项原则为基础，互相保证长期和平共处，用条约形式把这种保证因定下来。另外，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各国通过彼此来往，可以发表声明，签订协议，发表演说，强调反对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这不仅是国际的道义的约束，而且对国内人民也可以进行教育。我们不仅要保证这一代不发生战争和侵略，还要影响下一代，使得以后世世代代都遵守我们现在主张的原则。这样，人类就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下去。

下午6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苏拉瓦底总理。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

10月20日下午3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举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策就是一贯干涉中国的内政，开始是帮助蒋介石搞内战，内战失败后又在台湾保中蒋介石，并且利用朝鲜战争武装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威胁中国。朝鲜停战后，美国仍然占据台湾和台湾海峡，并且从那里制造紧张局势。一年以前，万隆会议中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包括巴前任总理阿里，都希望中美关系和缓。我们同意并且发表声明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我们也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中美之间的是国际问题，中国和蒋介石之间的是国内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平行解决是有利的。一年多来我们在日内瓦同美国的会谈，至今没有结果。关于美国在中国的犯人，我们同意谈判后采取宽大办法。这是对美国有列的，我们一直这样做了。可是美国对中国在美国的侨生和学生，到今天却只让极小部分回来。第二个议程涉及解除禁运、中美外长会议、不使用武力的声明等问题都没有达成协议。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为苏拉瓦底总理访华举行的酒会。

10月21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和刘少奇委员长出席印度国会代表团团长阿延加尔议长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上，陪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出席京剧歌舞晚会。

10月22日下午，出席北京各界人民为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招待苏拉瓦底总理举行的宴会。

10月23日下午，接见民主德国科学院代表团。

晚7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进行第四次会谈时说：如果中国有什么地方值得邻国称赞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正是因为邻国称赞了我们，我们更要谨慎、虚心，避免骄傲自满，避免和少犯错误。在国与国之间，当然总是要寻求友好，但是也要寻求善意的帮助和批评。我们不但高兴听到邻国和友好国家的称赞，同时更需要他们的了解和批评。这样国家才能前进。

晚7时30分，和苏拉瓦底总理分别在中巴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苏拉瓦底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24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和他的夫人以及随行人员到达北京。

和邓颖超同吴努主席和夫人共进晚餐。

10月25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吴努主席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欢迎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和他的夫人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说，国与国之间，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只要信守五项原则，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得很好的，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友好协商的途径顺利解决。

10月2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吴努主席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首都剧场出席中缅友好协会为吴努主席举行的欢迎大会。欢迎大会后，和吴努主席一起出席了酒会。

10月27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吴努主席进行单独会谈。

晚上，接见以副总检察长米舒全为首的苏联法律工作者访华代表团。

10月28日中午，出席缅甸驻华大使为吴努主席访华举行的宴会。

10月31日晚上，举行便宴招待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

11月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吴努主席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将我国关于英法侵埃的声明面交拉加卜大使。

11月2日下午2时，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尔约普拉诺多，表示完全支持印尼总理的建议，可先开科伦坡五国会议或稍扩大的会议以设法制止英法对埃及的侵略，支持埃及的正义抵抗和研究是否举行第二次万隆会议。

下午，接见缅甸妇女代表团。

下午，和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谈埃及问题。

晚8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英法侵略埃及问题以及中东形势。

11月3日上午，出席吴努主席在北京大学作关于佛学的学术报告会。

下午4时30分，在迎宾馆和吴努主席举行第四次会谈。

11月4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毛泽东主席为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11月5日前往机场欢送吴努主席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就匈牙利局势交换情况和看法，并请大使把中国党和政府的立场转告南斯拉夫党和政府。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谈匈牙利问题和埃及局势。

晚8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埃及形势和匈牙利事件。

11月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地方议员联盟副会长川端文夫为团长的日本地方议员访华代表团，同时还接见了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和四位日本新闻记者。周恩来总理说，过去几年，我们曾经协助三、四万日本侨民回国。他们在战后期间，给我们做了有益的事。我们很想念他们。目前也有不少日本妇女在中国和中国人结婚，但是家在日本，她们很想回家看望家人。中国政府愿意给她们回国方便，希望你们回国后，

向日本政府提一下，使她们能够回家去看一看，再回到中国来。她们在中国有丈夫和孩子。我们两国已经是亲戚的国家了。允许双方男女自由回家，走亲戚，是应该的。中日两国人民多来往，关系密切了，双方就感到更加接近，更加友好，这对于远东和亚洲的和平是有帮助的。

晚 10 时 30 分，和邓小平总书记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全体人员。

11 月 7 日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庆祝十月革命 39 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1 月 8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11 月 10 日上午，在首都剧场出席中国埃及友好协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通过了致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埃及人民电以及抗议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电。

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通知中国政府决定赠送埃及二千万瑞士法郎。

11 月 14 日晚上，接见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和他的女儿谭文。

11 月 15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迪莫夫对表示：对于斯大林的问题，毛主席说，若衡量一下他的功过，那么百分之三十是过，百分之七十是功。我们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但同时也要保护他的功劳和正确的东西。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就有过不少错误。

晚上，观看匈牙利人民军文工团的演出，并接见文工团全体团员。

11 月 16 日晚 7 时，在外交部接见各兄弟国家驻华大使和临时代办，通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情况，主要是明年的年度经济计划和预算的控制数字。

晚上，出席有中国、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等七个国家的人士参加的联欢酒会。

11 月 17 日上午 8 时 40 分，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随同访问的有贺龙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

11 月 18 日上午 10 点，到达河内，受到范文同总理，越南国民大会主席、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孙德胜等人的欢迎。在范文同总理陪同下乘车前往主席府，胡志明主席在台阶上等候迎接。

下午 3 时，在主席府会见胡志明主席。

晚上，在主席府出席范文同总理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1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巴亭广场出席河内 10 万市民举行的群众大会。

下午 3 时，和范文同总理举行会谈。

下午 6 时 30 分，在范文同总理陪同下访问越中友好协会。

晚上，出席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举行的宴会。宴会完毕后，到河内大戏院观看歌舞表演。

11 月 20 日上午，在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陪同下，参观河内的大学、少年儿童俱乐部、市中心的还剑湖的名胜和市郊的二征王庙。

下午，参观河内郊外的统一火柴厂和嘉林火车修理厂。

晚上，出席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为他访越举行的招待会。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等出席了招待会。

晚 9 时，在河内中国大使馆接见越南北方的华侨代表，同他们谈华侨国籍等问题。

11 月 21 日上午，参观河内中华中学（孙中山先生 50 年前在越南宣传革命的时候创办的）并讲话，勉励在越南的华侨学生要好好学习越南人民的长处，并强调华侨的教育既要联系中国的实际，也要联系侨居国的实际。

下午，同范文同总理继续进行会谈。

晚上，出席胡志明主席举行的国宴。

11 月 22 日上午 7 时 40 分，在主席府和范文同总理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上午 9 时，离开河内前往金边访问。范文同总理在机场欢送。

中午 12 时，到达金边坡成东机场。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桑云首相和皇家陆军参谋长朗诺在机场欢迎。

下午 5 时，拜会柬埔寨国王苏拉玛里特并参观王宫里的皇家博物馆。

晚 8 时 30 分，出席苏拉玛里特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国宴。宴会后，在王家舞台看古典的高棉舞蹈。

11 月 23 日上午，拜会桑云首相，并进行会谈。然后在桑云首相陪同下到议会大厦向柬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

下午，参观金边的一些文教设施：王家医学校、雅亚瓦曼博物馆、美术学校等。

晚上，出席印度公使馆为他举行的招待会。

11 月 24 日晨 7 时 20 分，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乘柬埔寨王国军用飞机前往磅湛省和暹粒省进行访问，参观了那里的橡胶园和建立于 9 世纪的吴哥古都的遗址。

11 月 25 日下午 5 时，回到金边。

晚上，出席柬埔寨政府举行的欢迎宴会。

11 月 26 日在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桑云首相的陪同下，访问金边西北 70 公里的重要渔镇贝昂希腊累。

晚 7 时，出席柬埔寨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克·恩·达斯举行的酒会。

晚 9 时，在金边政府大厦举行告别招待会。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桑云首相等出席招待会。

11 月 27 日上午 11 时，和桑云首相签署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金边王宫里的姜奇哈亚大殿举行。西哈努克亲王出席签字仪式。

中午 12 时，向柬埔寨国王苏拉玛里特和王后辞行。

下午 2 时，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乘汽车前往机场。离金边经河内前往印度访问。

下午，抵河内。范文同总理在机场欢迎。

11 月 28 日晨 7 时，乘专机从河内前往印度访问。范文同总理等到机场送行。

中午 12 时，抵达加尔各答，停留一小时。西孟加拉邦邦长奈都女士、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加尔各答市长高希等在机场欢迎。

下午 5 时，到达新德里。尼赫鲁总理到机场欢迎。正在印度访问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到机场欢迎。

在尼赫鲁总理陪同下乘车前往总统府。

晚上，拜会尼赫鲁总理并共进晚餐。

11月29日上午，在尼赫鲁总理陪同下观看印度根据国民纪律培养计划组织起来的3000名德里少年儿童的体育表演。

上午10时，参观印度国立物理实验所、农业研究所。

中午，在总统府会见印度总统普拉沙德。

在总统府出席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午宴。

下午4时30分，访问印度国会并发表演说。

傍晚，出席印中友协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国宴。

和正在印度访问的达赖喇嘛谈话。

11月30日到拉志加特甘地火葬场献花圈。

上午，和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

傍晚，在尼赫鲁总理陪同下，乘敞篷汽车从总统府驶往拉姆利拉广场，出席德里10万市民的欢迎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晚上，在中国大使馆出席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举行的招待会。到会的500名客人中有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

晚上，和尼赫鲁总理继续举行会谈。

12月1日中午，乘飞机从德里到达以军事机构和教育机构著称的浦那。

应邀参加浦那市政机关举行的市民欢迎会和午宴。

下午，参加在浦那附近的印度国防学院第四期学员毕业检阅式，并向学员们讲话。

晚上，出席国防学院的庆祝宴会。

12月2日上午，参观离浦那11英里的印度中央水利和动力研究所和浦那附近的青霉素工厂。

下午，到达印度西海岸的最大城市孟买。在机场受到孟买邦代理邦长查格拉、首席部长恰范的迎接。100多万市民夹道欢迎中国总理。

晚上，在马拉巴山上出席孟买代理邦长查格拉举行的宴会并观看印度艺术家表演的歌舞。

12月3日下午，参观印度海军的旗舰“德里号”和孟买的海军造船厂，还参观了斯普林纺织厂、原子能机构、牛奶场。

在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花园接见旅居孟买的华侨。

晚上，出席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张吉平为他访问孟买举行的招待会。出席招待的200多人中有孟买邦首席部长恰范。

晚上，出席孟买市政机关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印中友协孟买分会在孟买最大的运动场——瓦拉巴伊帕特尔运动场为欢迎他和贺龙副总理一行举行的宴会。孟买邦代理邦长查格拉和周恩来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晚11时，出席孟买市长卡德尔举行的音乐会，并在音乐会上会见印度著名电影演员。

12月4日在细雨中乘飞机抵达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迈索尔邦的邦长和首席部长在机场欢迎。

下午，参观印度国家科学研究所。

下午，出席三万多班加罗尔市民在学院曲棍球场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出席迈索尔邦邦长巴哈杜尔在其官邸举行的宴会。

12月15日上午，从班加罗尔乘飞机到达印度东海岸城市马德拉斯访问，

在机场受到马德拉斯邦邦长普拉卡萨的欢迎。

下午，参观南印度最大电影制片厂之一——吉米尼电影制片厂。

在马德拉斯回答了一些外国和印度记者的提问。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之间永久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并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正在尽一切力量来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的原因。

晚上，在马德拉斯市市民欢迎会上向两万群众发表演说时说：我们共同倡导了五项原则，并且在一同宣传这些原则方面作了有成效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友好合作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12月6日上午，参观离马德拉斯大约40英里的库利潘坦达拉姆村并为尼赫鲁总理送给村民们的“妇幼保健站”揭幕。

下午，参观马德拉斯附近的印度国营火车车厢工厂。

晚上，出席马德拉斯印中友协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马德拉斯邦邦长普拉卡萨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致告别词。

12月7日早上，从马德拉斯到达阿散索尔机场，受到大约一万人的热烈欢迎。

在加尔各答东北的工业地区参观奇塔兰詹的机车制造厂、迈顿水坝以及辛德利的化学肥料工厂。

12月8日上午，乘汽车60英里从辛德利到达阿散索尔；又从阿散索尔乘飞机到达加尔各答，受到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和拥集在街道上的约100万居民的欢迎。

下午，出席印中友协西孟加拉邦分会举行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接受了印中友协西孟加拉邦分会赠送的泰戈尔著作和其他孟加拉文作家的著作共26卷。

晚上，在政府大厦观看了泰戈尔创作的三幕舞剧《昌达利卡》。晚餐以后，又观看了印度各地的民间舞蹈表演。

12月9日上午，参观印度统计学院和加尔各答热带医学院以及一所佛教寺院。

下午3时，出席加尔各答百万市民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发表讲话。

下午，在西孟加拉邦政府大厦花园里接见旅居加尔各答和附近各邦的华侨代表150多人，号召华侨“人人学玄类”。

晚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涉及范围很广的一些问题，其中谈及中美关系时说，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日内瓦的中美会谈中我们提出了建议，为的是缓和并消除台湾的紧张局势。我们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召开外长会议来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在举行这个外长会议之前，可以作某些工作来改善这种关系，例如取消贸易禁运，鼓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进行文化交流和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互相访问。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一切努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相应的反应和赞同。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说，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有一位记者提问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周恩来总理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晚上，在邦长府出席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举行的宴会。

12月10日上午，在印度各地作了4000英里的访问旅行之后，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前往缅甸首都仰光。西孟加拉邦邦长奈都女士在政府大厦欢送。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陪同到机场。

上午10时30分，到达仰光，对缅甸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在机场受到缅甸总理吴巴瑞和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的欢迎。

和缅甸总统巴宇共进午餐。

下午，拜会缅甸总理吴巴瑞。

晚上，在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寓所同吴努共进晚餐。

12月11日向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人员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中缅两国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更高地举起五项原则的旗帜，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具有极大的生命力的。

中午，向昂山墓献花圈。

中午，在缅甸总理官邸同吴巴瑞总理共进午餐。

晚上，在总统府出席缅甸总统巴宇举行的国宴。

晚上，出席巴宇总统举行的花园晚会。

12月12日上午，在吴努主席陪同下，乘专机离仰光前往缅甸北部的古都曼德勒。

乘船在伊洛瓦底江上顺流而下，参观了实皆的著名的宝塔。随后又回到曼德勒。

从曼德勒乘汽车登上遍布竹林的掸邦高原的斜坡后到达眉谬。

晚上，在眉谬出席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的宴会并在这个海拔三千英尺的高原城市过夜。

12月13日上午，在眉谬参观壮观的阅兵式，然后返回曼德勒。

下午，从曼德勒乘飞机经八莫抵达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受到克钦邦邦长吴赞塔信的欢迎。在八莫停留时，八莫全城的一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人都涌到街上欢迎。周总理在茶会上说，八莫离中国云南省不远，自古就是中缅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表示确信，这个城市将在增进中缅两国关系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晚上，出席缅甸克钦邦邦长吴赞塔信举行的宴会。

12月14日乘飞机从密支那到达掸邦首府东枝。早些时候抵达这里的缅甸总理吴巴瑞、副总理兼掸邦邦长藻昆卓在机场欢迎。

从机场驱车前往附近的英莱湖。因达族人民在湖上举行了精彩的划船比赛。

晚上，出席掸邦邦长藻昆卓在坎色扎学院举行的宴会。12月15日从缅甸掸邦首府东枝到达我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应邀参加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的缅甸总理吴巴瑞同时到达芒市。

晚上，和缅甸总理吴巴瑞共进晚餐。进餐后，出席文艺晚会。

12月16日上午，和缅甸总理吴巴瑞出席在芒市举行的中缅两国边境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座谈会。

晚上，在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在芒市为招待中缅两国政府领导人举行的宴会上说，我们两国确实是山连山，水连水，地理上把我们连在一起，边界不能够把我们的友谊分开。

12月17日上午8时，和缅甸总理吴巴瑞登上汽车，离开芒市去缅甸。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陪送两国总理到畹町镇。

下午5时30分，和缅甸总理吴巴瑞到达仰光。

晚上，出席印度驻缅甸大使梅罗特拉举行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愉快地会见了缅甸民族院议长肖恢塔、昂山夫人，并对他们说，在上缅甸的访问很愉快，上缅甸人民给予他的热烈欢迎使他很受感动。

晚上，出席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举行的宴会。

12月18日上午10时30分，在仰光缅甸总统府同吴巴瑞总理举行会谈。

下午3时，在吴巴瑞总理陪同下，到达缅甸最高学府仰光大学，并在仰光大学发表演说。

下午5时，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接见来自缅甸各地的华侨代表37人。接见后，出席缅甸华侨1200余人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大礼堂举行的大会，勉励华侨和缅甸朋友和睦相处，并说已经选择了缅甸国籍的人就不应该再参加华侨团体，但是他们仍然是中国的亲戚。没有参加缅甸籍的侨民，他们可以同缅甸人民进行人民之间的往来，但是不应该参加缅甸的政治活动。

12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在仰光缅甸总理住宅同吴巴瑞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

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爱德华·穆罗，回答了他所提的一些问题。

晚上，出席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为他访问缅甸举行的招待会。巴宇总统和吴巴瑞总理到会。

12月20日晨6时50分，在总统府和吴巴瑞总理签署一项联合声明。

上午，离开仰光前，在机场答缅甸和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上午8时30分，乘专机离开仰光前往巴基斯坦。吴巴瑞总理在机场欢送。

下午，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在机场受到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和一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下午5时，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并举行会谈。

12月21日上午，到巴基斯坦创始人真纳的陵墓和第一任总理利雅卡特·阿里汗的陵墓献花圈。

上午，在毛里普尔机场观看巴基斯坦空军表演。随后到苏拉瓦底总理官邸同他举行会谈。

下午，出席卡拉奇市民的欢迎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晚上，在苏拉瓦底总理举行的宴会上说，许多年来遭受战争折磨的中国人民，是充分了解和平的价值的。他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他们国家的工业化。所以，在国际事务方面，坚决为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而努力，特别是要同我们的邻邦实行友好合作。

12月22日上午，前往卡拉奇郊外七英里的信德工业区参观，还访问了巴基斯坦海军。

下午，观看总统府六个骑兵卫队的骑术表演。

下午5时，继续同苏拉瓦底总理会谈。

晚上，接受米尔扎总统和夫人赠送的纪念品并观看文艺表演。

12月23日上午，从卡拉奇乘专车到达以古堡著称的海得拉巴城。

参观吴拉姆·穆罕默德水坝、水泥厂和剃刀片工厂。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外交部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为他访问巴基斯坦举行的宴会。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总理苏拉瓦底、国民议会议长瓦哈布汗、外交部长努恩等出席宴会。

12月24日上午10时，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签署一项联合声明。

举行记者招待会，谈我国对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立场和意见。

上午11时30分，在巴基斯坦外长马利克·努恩陪同下，乘飞机离卡拉奇前往白沙瓦、拉合尔和达卡访问。苏拉瓦底总理在机场送行。

下午3时，到达巴基斯坦古城白沙瓦。

应邀参加白沙瓦大学副校长举行的茶会，并与300名教授、教职员和学生谈话。

下午，参观白沙瓦博物馆。

晚上，在西巴基斯坦政府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说，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我们两国早在第五世纪就开始了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国高僧为了寻求知识，曾经先后来到这个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和玄奘。他们从你们这里学习了许多东西，丰富了当时的中国文化。早在第六世纪，中国学者们就怀着钦佩和尊敬的心情著文介绍了白沙瓦的情况。

12月25日上午，参观白沙瓦西北19英里的喀布尔河上的瓦萨克水坝工地。

应邀出席霍蒂镇部族首领纳瓦布之子阿密尔上校举行的午宴。

出席白沙瓦市民为中国总理举行的欢迎晚会。

12月26日上午，从白沙瓦乘飞机到达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在机场受到西巴基斯坦省长顾尔马尼的欢迎。

参观拉合尔的皇堡、巴德沙希清真寺。

与《巴基斯坦时报》社长、议员米安·伊夫蒂卡鲁丁在其住宅共进午餐。

下午，出席拉合尔市长拉希德在夏利马尔花园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西巴基斯坦省长顾尔马尼举行的宴会上说，访问巴基斯坦的第一个目的是寻求友谊，另一个目的是寻求知识，第三个目的是寻求和平。

12月27日上午，参观拉合尔的巴塔拉机器制造厂和日汉哲皇帝的陵墓，还观看了军队大型乐队的表演。

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努恩共进午餐。

下午，参观埃契森学院。

晚上，出席西巴基斯坦政府的宴会并同拉合尔市民观看焰火表演。

12月28日下午6时30分，从拉合尔到达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在机场受到先期到达这里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东巴基斯坦省长法兹鲁尔·哈克等的欢迎。

晚7时，出席在达卡举行的一个盛大的欢迎会。

晚上，出席东巴基斯坦省长法兹鲁尔·哈克举行的宴会。

12月29日上午参观达卡附近的阿达姆黄麻工厂。

在内河轮船“玛丽·安德逊号”上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上午，参观达勒斯瓦里棉纺厂。

下午，出席东巴基斯坦人民在达卡举行的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会—20万人聚集在大运动场上欢迎并听取他的讲话。

晚上，应邀出席东巴基斯坦首席部长阿陶尔·拉赫曼举行的宴会。

晚上，出席在达卡大学举行的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典礼。

晚上，在古里斯坦大厅观看舞剧《永恒的友谊》。

12月30日上午9时，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乘飞机离开达卡前往印度。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陪同前往机场送行。周总理在机场发表告别演说。

下午，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刚从美国、加拿大访问归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到机场迎接。

和正在印度访问的达赖喇嘛谈话。

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印度大使拉纳举行的招待会。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晚10时，在尼赫鲁总理陪同下，乘专车离开新德里前往钱地迦，参观巴克拉—南加尔水闸。

12月31日上午，在尼赫鲁总理陪同下参观印度最重要的水力发电和灌溉工程巴克拉—南加尔水闸工程。

出席旁遮普邦邦长在苏特里杰河左岸的苏特里杰大厦举行的隆重午宴。

下午，在南加尔水闸区苏特里杰大厦同尼赫鲁总理举行三小时会谈。

在参观了巴克拉—南加尔水闸工程后返回德里途中的专车里，同尼赫鲁总理共度除夕，欢庆新年。

1957年

1月1日上午8时40分，和达赖喇嘛谈话。

在总理府同尼赫鲁总理共进午餐。

到总统府向普拉沙德总统祝贺新年。

下午，在总理府同尼赫鲁总理继续会谈。

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达赖方面几个主要负责官员谈话。

晚10时，乘专机离开新德里回国。尼赫鲁总理和内阁部长到机场送行。1月2日下午2时，乘专机回到昆明。

1月3日下午4时，由昆明乘飞机回到北京。

1月4日晚上，出席缅甸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为庆祝缅甸联邦独立日举行的招待会。

1月5日下午5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代办，介绍我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和东欧国家情况。1月6日接见美国《展望》杂志记者史蒂文斯和哈林顿。

接见美国黑人记者渥塞。

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时对大使说，这次共访问了东南亚五个国家。访问五国的经验大致与访问印尼的一样。广大人民和各国政府愿意同中国友好。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建设，反对外国的干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成为普遍的要求。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尼赫鲁总理告诉我，现在的时机不适宜，等埃及问题解决后再研究时机。我赞成尼赫鲁总理说的一点：如再开亚非会议，参加国家如少于第一次，有些国家不参加，就会缩小第一次会议的影响。第一次亚非会议的决议虽没有为所有国家遵守，但精神上的约束力量是大的。

1月7日上午9时30分，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

下午4时，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的欢迎。民德政府代表团团长格罗提渥总理也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上致答词时说，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取得了胜利的国家，是人类第一次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苏联又是向中国人民指出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国家，是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建设事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是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坚决的旗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堡垒。

1月8日上午9时30分，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上午10时，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上午10时45分至下午1时30分，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会谈。

下午1时，在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举行的宴会上致答词时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并且曾经经历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长期过程。中国共产党经常在思想上教育自己的干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且保持警惕，力求避免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我们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

保证。帝国主义正在寻找机会，对我们进行破坏。

1月9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等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参观莫斯科大学，接受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向教职员和学生发表讲话时说：在文化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应该故步自封，列宁曾多次告诉我们要善于吸取人类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善于区别哪些是真正有益的，哪些是带有毒素的。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

晚上，在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陪同下，在苏联大剧院观看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并参观了该剧院。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的新年枞树晚会上同苏联奥林匹克运动员见面，祝贺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巨大胜利。

1月10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举行第三次会谈。

中午，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匈牙利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下午3时，在克里姆林宫与匈牙利总理卡达尔会谈。

下午6时30分，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匈牙利、中国、苏联三国党和政府代表举行的会谈。

1月11日午夜12时，在莫斯科卡达尔别墅与匈牙利总理卡达尔会谈。

上午10时，乘专机从莫斯科飞往华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到机场送行。

上午10时，到达华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到机场欢迎。

中午12时，拜会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哥穆尔卡、萨瓦茨基和西伦凯维兹等。

下午，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举行会谈。

晚上，出席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举行的盛大招待会。1月12日上午，参观华沙的泽兰汽车工厂。

上午，继续同波兰代表团进行会谈。

中午，在国务委员会大厅同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共进午餐。

下午，出席华沙市各界人民三千多人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会议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晚10时，在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冶金工业部长热马伊蒂斯陪同下，从华沙乘专车到克拉科夫参观访问。

1月13日上午8时，专车到达波兰南部的文化古城克拉科夫市，并在克拉科夫参观波兰最大的古宫瓦维尔。

中午12时30分，参观离克拉科夫十多公里的诺瓦胡塔列宁冶金联合企业。

下午5时，出席克拉科夫市各界人民五千多人在体育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8时，出席克拉科夫市人民会议主席团举行的宴会。1月14日上午

8 时，乘专车离开克拉科夫前往弗罗茨瓦夫。

上午，参观波兰最大的帕伐瓦格车厢制造厂。

下午，出席波兰西里西亚的工业城市弗罗茨瓦夫各界人民近一万人的欢迎大会。

1 月 15 日上午 9 时，乘专车到达波兰第二大城市罗兹。

参观“华沙保卫者”纺织厂和密茨凯维奇纺织厂。

出席罗兹市人民会议主席卡齐米尔恰克举行的午宴。

下午，出席罗兹市人民在体育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

参观一个普通家庭。

下午 5 时，从罗兹回到华沙，结束在波兰各大城市的访问。

晚上，出席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为他访问波兰举行的招待会。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出席了宴会。

1 月 16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华沙的贝尔维德宫和西伦凯维兹主席签署中波两国政府代表团联合声明。

上午 9 时，在贝尔维德宫举行记者招待会。

上午 10 时 30 分，乘飞机离开华沙前往布达佩斯。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到机场送行。

上午 11 时 30 分，到达布达佩斯。在机场上受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政府总理卡达尔等的欢迎。

前往议会大厦拜会道比主席和卡达尔总理。

中午，在议会大厦出席道比主席和卡达尔总理举行的宴会。

下午 4 时，在建筑工人大厦出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为欢迎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大会。

下午，同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

晚 8 时，出席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为他访问匈牙利举行的招待会。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道比、卡达尔等出席招待会。

晚上，同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代表团继续会谈。

1 月 17 日晨 6 时 45 分，在布达佩斯议会大厦和卡达尔总理签署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联合声明。

上午 8 时 15 分，乘飞机离开布达佩斯前往莫斯科。道比主席、卡达尔总理、明尼赫副总理等在机场送行。

中午 12 时 40 分，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等在机场欢迎。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莫斯科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苏联和中国人民友好群众大会。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马林科夫、萨市罗夫、赫鲁晓夫等参加大会。

下午 5 时 45 分，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举行第四次会谈。

晚上，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为他访问苏联在苏维埃旅馆举行的盛大宴会。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出席宴会。

1 月 18 日上午，参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了花圈。

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 30 分，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党和政府领导

人举行第五次会谈。

下午 6 时 30 分，在大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举行的宴会。

下午 8 时，在大克里姆林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中苏联合声明上签字。

晚 10 时，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萨布罗夫、赫鲁晓夫、谢皮洛夫等在机场送行。

1 月 19 日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

中午 12 时，到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机场受到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的欢迎。

下午 3 时，拜会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

下午，前往已故国王纳迪尔·沙阿的陵墓，在墓前献花圈。

在首相府的寓所会见达乌德首相，并同他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喀布尔四十柱宫出席达乌德首相举行的宴会。

1 月 20 日上午，参观喀布尔博物馆。

下午 4 时，在首相府同达乌德首相继续进行了约四小时的会谈。

晚上，出席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举行的宴会。1 月 21 日参观离喀布尔约 80 公里的索罗比水电站工程。

晚上，应邀到阿富汗王宫同查希尔·沙阿国王共进便餐。

1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首相府和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在萨达拉特官和达乌德首相签署联合公报。

晚上，出席中国驻阿富汗大使丁国钰为他访问阿富汗举行的招待会。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副首相阿里·穆罕默德、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等出席了招待会。

1 月 23 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喀布尔前往阿富汗南部的重要城市坎大哈访问。达乌德首相前往机场欢送。

上午 11 时 30 分，到达坎大哈。坎大哈省省长阿卜杜加尼在机场欢迎。

下午，参观坎大哈附近的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

晚上，在坎大哈政府大厦出席阿富汗商业部长、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负责人马利克亚尔举行的招待会。

1 月 24 日上午，结束在阿富汗为期五天的访问乘飞机离开坎大哈。坎大哈省省长阿卜杜加尼到机场欢送。

上午，到达新德里。尼赫鲁总理在机场欢迎，并陪同周恩来总理乘车前往总统府。

下午 4 时，在总统府和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

晚上，和尼赫鲁总理继续会谈。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乘飞机离开新德里前往加德满都。尼赫鲁总理到机场送行。

中午 12 时 45 分，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机场受到阿查里雅首相的欢迎。

下午，会见阿查里雅首相。

下午 5 时，去王宫拜访马亨德拉国王，并出席国王举行的茶会。

晚 8 时，出席阿查里雅首相举行的宴会。宴会后，欣赏尼泊尔歌舞节

目。

1月26日上午10时，参观加德满都的一所孤儿院，并捐赠五万尼泊尔卢比。离开孤儿院后，又参观了一所佛教徒寄宿学校以及佛教寺院。

下午，出席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也参加了招待会。

下午，在尼泊尔首都大检阅场举行的市民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人民一向认为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互相平等的，并且有它自己的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优点。

晚上，出席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举行的国宴。

1月27日上午，访问尼泊尔美丽的城市拉提土尔，参观了300年前建筑的拉提土尔国王的宫殿。为了欢送马亨德拉国王前往尼泊尔东部进行视察访问，中断观光，也去上迪克尔广场参加欢送仪式。

下午，参观尼泊尔博物馆。

下午，出席加德满都商会举行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对100多位企业界人士说，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贸易可以根据中尼两国间现有的协定进一步发展。

晚上，出席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为庆祝印度国庆节举行的宴会。

1月28日上午，在寓巴克塔普尔城六英里的杜尔巴广场上同巴克培普尔人民会面，并参观了巴克塔普尔的一些古迹。

中午，出席尼泊尔商会拉萨分会举行的宴会。

下午，出席尼泊尔亚洲关系及国际事务协会举行的招待会。

下午，出席尼泊尔—中国友好协会举行的招待会。阿查里雅首相和内阁大臣们也出席了招待会。招待会上，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向周恩来总理赠送各种各样的礼物以表示尼泊尔人民对中国的友谊。

晚上，在尼泊尔政府迎宾馆出席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潘自力为他访问尼泊尔举行的招待会。马亨德拉国王的兄弟喜马拉雅亲王、阿查里雅首相等出席了招待会。

1月29日上午，在尼泊尔广播电台发表对尼泊尔人民的告别词。告别词说：中国和尼泊尔是由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将近一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联结在一起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这一片广大地区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离开加德满都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会谈陷于僵局，证明美国老是希望别人让步，而自己却不想作任何让步。

下午2时30分，由尼泊尔飞抵加尔各答。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罗伊在机场欢迎。

下午4时30分，乘专车去加尔各答以西97英里的泰戈尔故乡山提尼克坦。

1月30日上午，在山提尼克坦（又称和平村）接受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所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赞扬泰戈尔是“一位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也是“一位厌恶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

参观国际大学图书馆和一些学系。

接见住在印度已有29年、现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教授。

晚7时，回到加尔各答。

1月31日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去科伦坡。

下午5时25分，到达科伦坡，对锡兰进行友好访问。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到机场欢迎。

下午，拜会锡兰总督奥利弗·古涅狄莱克爵士。

2月1日上午9时，在锡兰众议院休息室内向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发表讲话并参观了议会大厅和图书馆。

到参议院大厦总理办公室拜会班达拉奈克总理并同他进行会谈。

下午，由科伦坡前往锡兰古都康提访问。

出席康提市市民招待会，并在讲话中追述了法显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到锡兰的访问以及最近的两国关系。

访问康提的佛牙寺。

在国王的亭阁里过夜。

2月2日清晨，从康提到锡吉里亚访问。

登上锡兰的名胜锡吉里亚石山，参观山巅平顶上五世纪时古代帝王建造的宫殿遗址。

下午1时，从锡吉里亚乘车到达以中古时代锡兰最大的城市著名的波隆纳鲁瓦，参观这个城市的一些古迹。

2月3日下午，从波隆纳鲁瓦回到科伦坡。

下午3时，同班达拉奈克总理继续举行会谈。

下午4时30分，在科伦坡市政厅举行的市民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当他36年前第一次路过科伦坡的时候，他为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现在，它仍然是那样美丽，但是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

晚上，举行招待会。古涅狄莱克总督和班达拉奈克总理出席招待会。

出席古涅狄莱克总督所设的国宴。

2月4日上午8时，参加在独立广场举行的锡兰独立纪念日庆祝大会。

下午6时，在独立广场出席锡兰独立九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讲话开始之后几分钟就下起雨来，谢绝为他打伞，继续讲下去，参加大会的人报以响亮的欢呼声。

晚上，参加班达拉奈克总理举行的独立日招待会。

2月5日上午11时40分，在参议院大厦和班达拉奈克总理签署联合声明。

下午，在科伦坡就克什米尔、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美关系等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为从事建设的国家所需要的外国援助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欢迎，这种援助必须是真诚的并且不附带条件。但是为了取得特权、为了建立军事基地和为了使接受援助的国家加入军事集团而提供的援助是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的。

下午4时30分，和班达拉奈克总理同乘一辆敞篷车前往机场，离科伦坡回国。

下午，回国途中，在加尔各答发表广播演说。

2月6日上午10时，到达昆明。

2月12日下午4时30分，和贺龙副总理乘飞机回到北京。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访问了欧亚两洲11个国家，实现了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愿望。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中央执行副委员

长官之原贞光为团长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时说：东方人是讲友情的。中日友情已经几千年了，不愉快的时间很短，而且现在也渐渐淡下去了。旧日的友情，再加上战后彼此的同情，这种友情已更加发展了。

2月16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谈克什米尔问题。

2月1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吴拉茂大使转交吴巴瑞总理的一封信并交出缅方划还片马、古浪和岗房三地方案的地图。

2月2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泰国物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披那玛海·沙旺为团长的泰国经济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朋友正在一年比上年增加，泰国各方面人士都曾经到中国来进行访问。这些人回泰国后都向泰国人民表达了我国对泰国的友好愿望，特别是向披汶总理转达了我国政府对泰国政府的尊重。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不但要继续下去，而且要求发展。我这次到亚洲七八个国家进行访问，目的是为了求友谊、求和平、求知识。我们尊重各邻邦的独立。泰国目前还受到马尼拉条约的约束，这是一时的现象，慢慢地，马尼拉条约的作用是可以逐渐削弱的。我曾经同巴基斯坦总理谈过这事情。我们并不希望泰国一下子从美国那里摆脱出来，因为这样做将会引起一种副作用，美国的压力将会更大。我们并不要求泰国同我国友好后就不要再同美国友好。我们希望的是泰国的独立，不受到别国的干预；我们希望的是各国间的大团结，互不排斥；我们更希望见到我们邻邦的独立。只有国家获得独立，经济才能发展。

2月2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辻政信和辻的秘书朝枝繁春时说：我们主张各国从事政治的人，应该增加来往，增进了解。尤其是中日两国，我们要求和平友好，共存共荣，需要多来往。我们要相见以诚，要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决不搞阴谋。旧时代的阴谋诡计的办法行不通，用新的办法才能共存。首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认为世界上有三类国家，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是民族主义国家，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过去日本是帝国主义，现在走向民族主义。我们并未设想日本会变成社会主义，因为日本人还无此要求。我们很愿与日本友好，尊重日本人自己选择的制度。日本人要走民族主义、和平独立的道路，像印度、埃及一样。当然，日本也有被美国拉过去成为附庸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这样就要重走第二次大战的道路。大多数日本人不愿走这个道路。我们和社会党人接谈，知道他们虽然主张社会主义，但也主张和平独立。因此我们支持日本真正的和平独立，并不希望将日本搞成和我们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彼此不妨友好合作。我真正相信，不同制度可以共处，我们和南亚国家根据五项原则建立了关系。

3月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11国的报告时说，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访问期间，不少国家对于中美关系表示关心，好意地希望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人民是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的，但是，中美关系长期没有能够得到改善，责任并不在我们方面。为了改进中美关系，中国方面曾经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早在万隆会议期间，我们就建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和缓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中美两国大使的日内瓦会谈中，我们还建议消除目前存在于两国贸易、两国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在中美两国大使级的会谈长期没有获得进展的情况下，我

他们还建议举行中美两国外长会议，解决中美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中国方面的这一切努力都没有从美国方面得到应有的反应。

3月6日晚上，出席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为庆祝柬埔寨国王寿辰和柬国庆举行的招待会。

3月7日晚上，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酒会，招待他最近往访的亚洲和欧洲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和经济代表。

3月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谈克什米尔问题。

3月9日下午6时40分，前往机场欢迎威廉·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并陪同西罗基总理赴迎宾馆。

晚8时45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毛泽东主席会见西罗基总理和夫人并设便宴招待他们以及代表团全体人员。

3月10日下午3时30分，在国务院会议厅同西罗基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宴会前，还举行了有500人参加的酒会。

3月11日上午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牛原虚参为团长的日本电影界代表团。

晚上，出席丹麦驻华大使格瑞杰生为庆祝丹麦国王诞辰举行的招待会。

3月12日下午2时35分，陪同西罗基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并在会上致欢迎词。

下午4时，在政协礼堂和西罗基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

3月13日晚7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接受吴努总理的来信并表示欢迎吴努来昆明休息。

晚8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多时说：这次在亚洲各国访问中，对于第一次亚非会议各项决议的实施，做得很有限。万隆精神最大的表现是在埃及事件中，亚非国家团结一致，反对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这是万隆会议以来最大的成功。谈到关于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时说，准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前提是第一次参加的国家都能到会，而且还要有更多的国家。如果参加国的数目可能少，那就宁可等一下。其次，第二次亚非会议要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而不要成为吵架的场所，像联合国那样。

3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3月19日晚上，接见以航运部部长达尔斯基为团长的波兰航运部代表团。

3月20日中午12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苏联代办面交苏联政府关于调整卢布牌价问题的备忘录一件，另告撤销苏联驻沈阳领事馆和拟将大连市的苏联中学连同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

下午1时1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关西经济界访华代表团。

3月21日下午，在杭州机场欢迎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

晚上，出席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为西罗基总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3月22日上午，陪同西罗基总理和他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参观都锦生丝织厂。

中午，在西湖滨的楼外楼邀请西罗基总理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共进午餐。

下午，在杭州饭店同西罗基总理举行第三次会谈，继续谈经济互助问题。

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

晚上，陪同西罗基总理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观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3月25日晚上，和邓颖超同志举行便宴欢迎昂山夫人和缅甸总理吴努的公子。

3月26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和北京市市长彭真陪同西罗基总理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八千多人举行的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大会。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西罗基总理和夫人为捷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宴会。

3月27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同西罗基总理举行最后一次会谈。

和西罗基总理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同时签署了西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3月28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

上午，乘飞机取道成都前往昆明，同缅甸总理吴努会晤。

晚7时，在成都出席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为昂山夫人举行的宴会。

3月29日中午12时30分，乘专机到达昆明。正在昆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藻昆卓到机场欢迎。

下午，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

晚上，在昆明设宴招待吴努总理。

3月30日上午，和贺龙副总理往访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藻昆卓。

下午，吴努总理回访。

4月2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藻昆卓结束在昆明为时11天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昆明回国。

4月3日陪同朱德副主席接受锡兰首任驻华大使佩雷拉递交国书。

4月4日晚上，出席匈牙利驻华使馆为庆祝匈牙利解放12周年举行的酒会。

4月5日晚上，观看印度著名舞蹈家卡玛拉·拉克希曼姊妹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并举行酒会欢送她们即将离开北京去广州访问演出。

4月7日下午3时30分，到机场欢迎由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宴会前，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酒会。

4月8日下午3时，在国务院会议室同西伦凯维兹主席举行会谈。在介绍中国情况时说：中国在建设中经验很少，我们正在摸索中。革命时期相当

长，经过许多复杂的情况，犯过许多错误。在今后的建设中也难免要犯错误。希望在建设中犯的错误不像在革命中那么多，那么大。

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欢宴以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

晚上，陪同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夫人出席京剧晚会。

4月9日上午，同西伦凯维兹主席继续举行会谈。西伦凯维兹主席谈了访问东南亚国家的印象。周恩来总理指出：我们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是把国家分成三类，即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有的亚非国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执行的是社会改良政策。但这也好，可部分地改善人民生活，推动人民觉醒。

中午，在全聚德宴请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夫人以及波兰政府代表团的团员。

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河运部访华代表团。

下午4时，在北京体育馆陪同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夫人出席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晚上，在北京饭店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出席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夫人为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4月10日上午，陪同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乘专车到天津访问。

下午，陪同西伦凯维兹主席参观天津大学。西伦凯维兹主席向聚集在那里欢迎他的天津市六所高等学校的一万五千多名教职员和大学生发表了讲话。周恩来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

晚上，出席天津市市长黄火青为欢迎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晚11时，由天津乘专车回北京。

4月11日上午9时，和西伦凯维兹主席分别代表双方在中波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

上午，陪同西伦凯维兹主席和夫人前往机场并在机场欢送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

4月12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芬兰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拉克索和芬兰全国（农业）合作协会主席劳特瓦拉为首的芬兰合作社代表团。

4月13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共和国报》总编辑艾·卡·古达时说，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在未爆发战争冲突以前，还是应该多做些工作，不要让帝国主义利用弱点。应该团结一切阿拉伯人民。纳赛尔总统在阿拉伯各国威信很高，有可能争取和团结阿拉伯国家，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团结的人愈多，帝国主义利用弱点的可能性就愈小，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愈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就结束的，也不能孤注一掷。应该对战争进行充分的准备。这样即使遭受挫折，挫折也不会很大。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进行的长期的反帝斗争，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很钦佩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是中国内政的问题，同时也是涉及到中美关系的问题。因为美国侵占了台湾，庇护了蒋介石，把他的代表安置在联合国里，因此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同时，我们也不设想这个问题

就会那么容易地获得很快的解决。譬如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谈了一年半了，但是还没有结果。而如果美国不破坏会谈的话，也许还要继续谈下去。朝鲜谈判就是谈了两年后才停战的。中美会谈也可能，恐怕也可以肯定会超过两年。另一方面，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也是在一天天增长的。但是，我们也不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准备，因为如果放弃它的话，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就减少。

4月15日上午，接见并宴请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众议员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

下午3时，在南苑机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

下午6时，伏罗希洛夫主席拜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在座。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主席和伏罗希洛夫主席共进晚餐。

4月16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匈牙利驻华使馆代办沙尔，谈我向匈牙利政府提供援助问题。

下午3时，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热烈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和随同他来访的苏联贵宾。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来到北京饭店。

4月17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毛泽东主席为伏罗希洛夫主席举行的国宴。

4月18日下午，在先农坛体育场出席北京市10万群众为伏罗希洛夫举行的欢迎大会。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来到先农坛体育场。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在会场门口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大会上的热情演说不断引起欢呼的高潮。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场高呼“苏联中国团结万岁！”

4月19日到机场欢送伏罗希洛夫主席乘专机到鞍山等地参观。

上午，接见日本妇女代表团。

下午，接见瑞士首任驻华大使贝努义，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4月20日晚上，在政协礼堂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为欢迎以浅沼稻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和以久布白落实为首的日本妇女访华代表团举行的酒会。在酒会上，一群日本记者请周恩来向日本人民讲几句话。周恩来说：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这是对亚洲和非洲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支持日本人民的每一个和平行动。日中两国人民不仅要恢复历史上的友好传统，而且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4月21日晚8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

4月22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瑞士驻华首任大使贝努义递交国书。

晚上，到北京饭店回访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畅谈了一小时。

4月25日上午10时，在杭州笕桥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伏罗希洛夫主席座机抵达之前，和先行到达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高教部长叶留金和驻华大使尤金交谈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问题。

下午，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泛舟游览西湖，并参观都锦生丝织厂。

晚上，出席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为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杭州举行的欢迎宴会。

4月26日上午，在杭州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参观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屏风山工人疗养院。

晚上，在西湖湖滨的楼外楼饭店出席杭州市市长吴宪为招待伏罗希洛夫主席设的便宴。宴会后，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观看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神话剧《追鱼》。

4月27日上午，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冒着细雨在苏堤漫步，并到花港观鱼公园和虎跑寺游览。

晚上，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观看著名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主演的京剧《恶虎村》。

4月28日上午，在机场欢送伏罗希洛夫主席乘专机离开杭州前往广州访问。

4月30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南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南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处书记莫玛·马尔科维奇为团长的南斯拉夫卫生及工会工作者代表团。

下午，出席荷兰驻华使馆代办为庆祝荷兰女王诞辰举行的酒会。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酒会招待来自40多个国家的一千多位来宾。

5月1日上午，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大游行队伍。正在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帕伏列斯库、缅甸民族院议长肖恢塔等外国贵宾也应邀出席。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西班牙前外长阿·德·瓦约夫妇。

晚上，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大联欢，并和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负责人和著名人士以及驻华使节一一见面表示欢迎。

5月2日在颐和园听鹂馆邀请缅甸民族院议长肖恢塔全家共进午餐，并同客人畅游昆明湖。

下午4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比利时经济部办公厅主任范·奥弗仑为团长的比利时经济学者访华团。

晚上，在政协礼堂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一起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观看京剧《野猪林》。

5月3日下午，接见西班牙著名政论家胡利奥·瓦约。

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主席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午夜12时，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波奇瓦罗夫中将为为首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

5月4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涅加尔科夫。

晚上，在中山公园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一起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参加首都各界青年欢迎伏罗希洛夫的游园晚会。

5月2~5日先后接见来中国访问的下列国家来宾：印度基督教青年会及教会联合访华代表团、柬埔寨王国足球队、马格里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新加坡工会代表团、在京的全体苏联记者和随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的全体苏联记者、泰国红黄篮球队。

5月6日凌晨4时30分，前往机场欢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5月7日上午，接见并设宴招待以苏伦扎布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接见印度数学家高善必教授。

5月9日接见日本考古代表团、日本福冈县友好访华代表团和日本戏剧访华团。

下午，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5月10日下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观看锡兰网球队和中国网球队表演赛并在表演赛开始前接见两国网球运动员。

5月1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朝鲜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代表和朝鲜的停战委员会委员。

下午，接见以帕伏列斯库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议会代表团。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罗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康·帕伏列斯库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议会代表团。

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人民议会主席、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洛尤为罗议会代表国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举行酒会招待泰国艺术团，并在酒会上欢迎泰国朋友来中国走亲戚。

5月13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布桑。

下午，在外交部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诺格拉第，交谈事变后匈牙利的一些情况。

在外交部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阮康时指出：老挝现在不可能有革命，只能走和平中立，只能是王国政权。至于过去战争时期，因为是三国人民同法国打仗，不可能分清国界，而那时王国政府又是站在法国一边，当时越南帮助家国人民扩展抗战力量，扩大抗战地区，甚至包括柬埔寨在内，都是对的。现在和平了，越南十六度线以北主要是进行巩固。老挝只能中立，不会有革命。

晚7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教育大学校长朝永为团长的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

5月17日下午，出席挪威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9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诺格拉第递交国书。

晚10时5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布桑递交国书。

5月18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新平等社会党主席、众议员纳·马·佩雷拉为团长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接见日本“中国殉难烈士骨灰护送团”团长竹中胜男、日本红十字会挂川岩、日本友好协会奥宫正澄、日本和平联络会松井胜重以及日本川崎市议员访华代表团等42人。

晚8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苏布罗托少将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5月19日晚上，在和平宾馆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庆祝中印友协成立五周年举行的酒会。

5月2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谈美国对华政策时说：美国的真正意图是加强对南朝鲜、台湾和南越的控制，加紧打入老挝、柬埔寨，并借此威胁中国。但美国现在还不真的打算进攻大陆，破坏和平局势。威胁当然威胁不倒我们，要控制这些国家也不会那样顺利。现在许多国家都表示应承认新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美国必须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从美国在各地进行的准备工作来看，美国是在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这一阴谋虽还未表面化，但有迹象可以看出。例如，去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来请新中国参加，后来在美国主席的提议下，又补请台湾，并把中国称为北京政府，把台湾称为台湾政府。这就是两个中国的阴谋。后来我们就拒绝参加。这种情况在别的国际组织里也发生，美国的目的是在试探。美国也向台湾当局进行活动，但台湾政府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倒是统一战线。还说，国共或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的和谈的可能性是在增加，间接接触在进行，但不可能希望太快，因为美国对台湾控制很严。不可能设想在中美没有进行外交会谈来商讨国际问题的情况下会出现奇迹。中美会谈同国共会谈是不同性质的会谈，前者是国际性的，后者是国内的，但两者可平行进行，互相影响。美国是要阻止此种发展，所以在中美会谈中，提出双方发表共同声明时应写入在台湾地区不用武力，这实际上是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控制，使之合法化，也就是冻结现状。我们的办法是通过和平协商中美之间的争端来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和平协商不是冻结现状，而是解决问题。到今年8月，中美会谈已将两年，但此问题迄未解决。因此美国有可能采取新的步骤来中断会谈。

晚上，出席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在大使馆举行的宴会。

5月22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5月24日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并同客人共进午餐。

下午5时40分，前往机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越南后回到北京。

晚7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哈罗·戴维斯为团长的英国工党议员访问越南代表团。在谈到中英关系时说，中英关系目前有些停滞。三年前我和艾登首相会谈过，交换了代办，想以此来推动两国关系。但是没有实现。中国完全承认英国，英国也应该完全承认中国，这种承认应该不仅在两国首都，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在联合国中就不应承认蒋介石，而应承认新中国，这一点应该明确。我与工党朋友艾德礼、比万都谈过。我说假如英国想和我们友好，我们并不要求英国设法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但是只要英国赞成恢复中国的席位，即使被否决了也没有关系，这样就够朋友了。

5月25日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应邀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团。受接见的有苏联、越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法国、南斯拉夫、蒙古、英国、日本等 16 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团。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在家里为即将离开北京的伏罗希洛夫主席举行的便宴。

5 月 26 日早晨，前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住地中南海勤政殿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前往机场。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也到机场送行。

5 月 27 日下午 1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突尼斯农业代表团时说：突、摩、阿三国与中国建交，不是一天所能解决的，因为国际情况复杂，你们处境也有困难，两国建交问题可以不必着急。突尼斯独立我们本想去祝贺，但你们因外交上的关系，请了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就不能去了，因为蒋介石的“代表”代表中国去了，我们再去就变成“两个中国”。“两个中国”是美国的阴谋，它今天不说，以后会这样做的，当全世界都要承认中国的时候，它就利用“两个中国”的方法，目的就是想控制台湾，威胁中国。

下午，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为庆祝阿富汗王国独立纪念日举行的招待会。

5 月 29 日下午 4 时 30 分，接见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唐契奇一索里尼和夫人。

5 月 30 日晚上，出席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团长纳·马·佩雷拉举行的辞别酒会。

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6 月 1 日出席法国前总理自尔和夫人在北京为招待我国家领导人举行的酒会。

6 月 2 日在先农坛体育场观看中国足球队同印度尼西亚足球队的比赛。比赛结束后，和贺龙、陈毅副总理到球场上同球员一一握手，一起照相。

6 月 3 日下午，和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

晚上，出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为欢送印度尼西亚足球队举行的宴会。

6 月 6 日下午，应邀出席瑞典驻中国大使布克为庆祝瑞典国旗纪念日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上，瑞典舞蹈促进协会主席海格代表国际舞蹈协会授予梅兰芳荣誉奖章一枚。同时授予楚图南、马少波、任虹三人功勋奖章各一枚。

晚 8 时 30 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

6 月 7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并接受吴努总理的来信。

接见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

6 月 8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比中协会副主席瓦戴为团长的比利时文化代表团。

6 月 14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6 月 17 日下午 5 时 30 分，在外交部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6 月 18 日下午，出席埃及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6 月 26 日下午，分别接见波兰记者代表团，日本社会党青年部代表团，日本冈山县和平代表团，日本京都府学术代表团以及希腊和平人士、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卡赞亚基斯和夫人，希腊前财政、农业大臣艾威彼蒂和夫人。

晚 9 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穆·拉赫曼为团长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6 月 29 日下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休息处接见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后来中国访问的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埃及、伊拉克、日本、约旦、葡萄牙、南非、乌拉圭、委内瑞拉等 12 个国家的 31 位和平代表。

下午 6 时 30 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休息处接见阿拉伯国家和平代表对说：美国在中东主要是想控制石油。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还会遇到困难。中国革命斗争也是经过了曲折与困难的。当伊拉克代表贾西姆说我们总感到自己国家小、力量小时，周恩来总理说，一个国家小，但八九个国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所有亚非人民都站在你们这一边。

6 月 30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工党众议员、著名作家和记者、澳作家协会主席累斯利·海伦为首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在谈到关于外交上承认中国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说：在这两个问题上，西方朋友对我们的立场有些不了解的地方，我们坚持中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不可能有两个代表出现。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不可以变为另一个独立国。使台湾在联合国里保存一个位子，也是不可以的。不然就成为“两个中国”了。对于“两个中国”，中国人民不同意，蒋介石也不同意。因为蒋介石知道，如果他只代表台湾，台湾人民很快就会抛弃他了。首先是追随蒋介石去台湾的人就要抛弃他。尽管台湾现在还在同我们对立，但是不会永远如此，要起变化的。

7 月 1 日下午，接见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

7 月 2 日接见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并共进午餐。

7 月 3 日晚 7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以远藤为首的日本第二批前军人访华团。

7 月 6 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前往朝鲜和东欧各国途中到达北京。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同志宴请胡志明主席。

7 月 8 日上午，接见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缅甸合作社考察代表团。

7 月 9 日下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报告中缅边界问题时说，通过继续协商，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晚上，和邓颖超接见印度内阁统计顾问、印度统计学院院长、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主席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和夫人以及印度抽样调查专家拉希瑞教授，并和他们共进晚餐。

7 月 10 日下午，接见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智利代表团团长甘萨达、日本和平人士大野阳郎、服部学。

晚 7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7 月 11 日晚上，出席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 36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刘格乎为欢迎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7 月 16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市拉西莫夫，谈到关于米高扬向毛主席提出过苏联准备授勋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我国军人

的事情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讨论后仍认为，正如毛主席向米高扬所作答复，不进行授勋较好，我们自己国内授勋时就碰到一些不易处理的问题，如现役军人授勋，非现役军人不授勋的问题，又如党内外授勋问题等。苏联代办还提出，为了筹备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发现有许多中国同志曾经在远东和欧洲中部参加十月革命和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战斗。是否可以由苏联授勋给这批中国同志。周总理表示，如果苏联授勋给现在苏联境内的这样一些中国同志，那就不发生什么问题，但如果授勋给从苏返华的这样一些中国同志，那就会碰到不少问题。他们回国后分散在我国各地，生死不明，政治情况不明，不易调查。有人获得勋章后，会有别人来申请，不易证明。这样会产生一连串麻烦和问题。

下午，在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苏丹足球队和我国联队一队的足球赛。比赛结束后到球场上同双方球员一一握手并一起摄影。

7月22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23日上午，接见苏联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茹可夫和委员会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部主任齐赫文斯基。

7月25日下午，接见以田尻正泰为首的日本民间广播代表团以及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在北京的记者今村、松野，谈中日关系。

晚上，在北京人民剧场出席乌黛·香卡舞蹈团访华演出开幕式并观看第一场演出。

7月26日中午，举行宴会招待以民族院副院长德钦登貌为团长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

下午，出席埃及大使拉加卜为庆祝埃及人民节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接见锡兰法师纳罗达。

8月1日午间，接见并设宴招待以科伦坡市长苏加塔达萨为首的科伦坡市政议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下午，出席瑞士驻华大使贝努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8月2日早晨，在北京西郊机场接受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受苏联政府委托赠送给他的一架伊尔十四型飞机时说，这架飞机将作为政府专机交由中国民航局管理，供政府负责人和政府邀请的贵宾使用，以便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苏联政府的友谊。

晚上，在青岛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缅甸联邦民族院副院长德钦登貌为团长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

8月7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8月12日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并宴请冰岛统一社会党主席奥格尔森及其夫人、子女。

8月23日接见叙利亚国会议员哈森·约瑟夫夫妇及女儿等。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

下午，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洛尤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接见埃及国民议会议员，《晚报》总编辑毛希丁。

8月25日中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有田八郎，并共进午餐。

8月29日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宴请访问欧亚

九国后返国途中于 28 日下午到达北京的胡志明主席。

8 月 30 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胡志明主席。

8 月 31 日晚上，在北京政协礼堂出席有 16 个国家参加的《亚洲电影周》开幕式，并在开幕式前接见了参加电影周的各国电影代表团。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代办交来一份关于罗马尼亚对于采取步骤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同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问题的材料。听了材料的全部内容后表示，罗马尼亚同志的建议是件好事，原则上支持这个建议。

9 月 1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国民议会议员毛希丁。

9 月 5 日中午，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和日本参议员安部君子，并共进午餐。

下午，接见锡兰青年代表团。

9 月 6 日晚上，在新侨饭店出席全国青联和共青团中央为欢迎来中国访问的 25 个国家的 111 位青年代表而举行的酒会。在回答一位美国青年代表关于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的大门是开着的，但是应该在平等、对等的基础上互相开着才好。人民是不愿意隔断他们之间的来往的。

9 月 7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华伦·麦肯纳为团长的美国青年代表团时说：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来往的很多，最近这个时期来往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 41 位，你们作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刚才你们的团长说得很对，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在回答关于 24 个美国记者是否被允许进入中国的问题时说：关于记者问题，像你们刚才所达成的协议一样，就是机会均等，彼此互惠，也就是有来有往。你们诸位会问，为什么去年中国政府批准很多美国记者来中国？我们去年是有这样的愿望：先从中国方面主动打开这个局面，先让美国记者来，那么，我们相信就会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同等的回答，也就是给中国记者开门，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和报道消息。但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努力没有达到我们的希望，不仅中国记者不可能去，美国记者也不被允许来中国。今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一个花样，就是答应了一定数目的通讯社和报纸派记者到中国来，但是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并且肯定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来搜集情报，更进一步把门关起来，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这样一来，就把文章作死了，作绝了，得不到机会均等和互惠。因此，这件事情还应当经过新的努力，要使双方在互惠的基础上交换记者。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很有好处，中国是在建设当中，诸位已经看到一些，将来还要看到一些。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要求，首先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并不除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 29 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

下午，举行酒会招待参加《亚洲电影周》的亚洲各国电影代表团。在酒会上讲话时说，《亚洲电影周》是亚非会议关于文化合作的决议的一个具体实施。这一次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亚洲各国通过互相观摩，能够推进本国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晚上，和贺龙、陈毅副总理出席亚洲各国的电影代表团人员同中国的

电影演员和电影工作者们举行的联欢晚会。

9月8日晚上，和朱德副主席接见以斯多夫上将为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9月9日下午，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文郁生。

9月10日下午，接见以拉·尼赫鲁夫人为首的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代表团。

9月12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及其随行人员。伏克曼诺维奇是到目前为止来中国访问的南斯拉夫最高级政府领导人。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随行人员。在宴会上讲话时说：我们很重视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兄弟友谊，并且愿意继续努力来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宴会以前还举行了酒会。

9月13日中午，出席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为招待我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举行会谈。

晚9时至12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接见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

晚上，出席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为欢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9月14日下午2时30分，在机场欢迎以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下午，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接见以于哥夫主席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9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同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举行会谈。

下午，在先农坛体育场观看阿尔巴尼亚地拉那足球队和我国联队一队的足球赛，并在球赛结束后接见了地拉那足球队和地位那排球队全体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晚上，在为以于哥夫主席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说：正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的时候，美国统治集团却在中近东地区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粗暴地干涉叙利亚的内政。美国这种挑衅行动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中近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这种不安的局势已经引起了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最大愤慨和严厉谴责。

9月16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出席北京各界人民欢迎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大会。

晚上，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为欢迎于哥夫主席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9月17日晚上，接见以国民议会主席斯坦鲍利奇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

9月18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同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共进晚餐。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和他的随行人员。

9月19日上午，在展览馆出席印度展览会开幕式。

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片山哲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

出席中国和锡兰政府1958—1962年贸易和支付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举行盛大酒会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20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阿表示，他即将离华赴波兰工作，特前来向中国外交部和周恩来总理本人对于他在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关怀和帮助表示谢意，并请周总理介绍一些波兰情况以助于他未来的工作。周总理谈了一些波兰的情况并说，我们要相信波兰的党和党中央，这些问题由波兰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致于兄弟党，只能建议、推动，急躁是不行的，干涉更是不行的。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

下午4时，在北京体育馆出席首都各界八千人为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举行的大会。首都的艺术家们在大会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晚上，出席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为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访华举行的宴会。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也出席了宴会。宴会后放映了印度电影《来自喀布尔的一个人》。

9月21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副总理厄斯纳为团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9月22日下午4时，在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由广州到达北京。

下午6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

晚上，和夫人邓颖超举行使宴招待哈达博士和夫人。

9月23日晚上，举行酒会和宴会欢迎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哈达博士在宴会讲话中一致强调继续发扬万隆亚非会议的精神，以巩固亚非各国的团结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晚上，前往机场迎接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访问蒙古后到达北京。

晚11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是来向中国领导人辞行的。

9月24日上午8时，在机场欢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离开北京，在上海等地参观后回国。

上午10时，在政协礼堂欢迎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对我国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演讲。

接见柬埔寨王国议会委员会及王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内政外交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沙伦。

晚1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

9月25日晚上，接见并宴请以吴敏登为首的缅甸友好代表团。

9月26日晚10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法国参议员罗希洛为首的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

9月2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缅甸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为首的缅甸友好代表团。

下午，在机场欢迎同机到达北京的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以费林格主席为首的拉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以斯沃波达市长为首的布拉格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宴会前举行了盛大酒会。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卡达尔总理为团长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

9月28日下午，接见以费林格主席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以斯沃波达市长为首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卡达尔总理举行会谈。

晚上，在首都电影院出席《埃及共和国电影周》开幕式并接见埃及电影代表团。

9月29日下午，接见以外交部新闻司长托菲克·雅兹为团长的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以哈里尔·努尔为团长的叙利亚学生代表团。

下午，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英格兰游泳队和中国青年游泳队的游泳比赛并接见英国队全体人员。

晚上，接见柬埔寨帕花·黛维公主、夏卡朋王子和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方秉祯。

9月30日上午10时，在政协礼堂出席中国叙利亚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下午，接见以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新中国已经巩固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新中国一天天地壮大起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为团长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下午4时，前往23号宾馆回访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和夫人。

晚上，和夫人邓颖超邀请柬埔寨诺罗敦·帕花·黛维公主和诺罗敦·夏卡朋王子共进晚餐。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会见各国贵宾，观看节日焰火并和广场上的群众大联欢。

10月2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美洲司司长莫诺努图，谈印尼华侨问题。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招待帮助我国进行建设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北京的专家。

晚上，出席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为欢迎以斯坦鲍利奇主席为首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为印尼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和夫人访问中国举行的宴会。

晚1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尼前副总统哈达博

士。

10月3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去乌鲁木齐。

上午10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再次接见缅甸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谈边界问题。

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出席北京各界人民八千多人为欢迎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大会。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

晚上，出席匈牙利驻华大使为欢迎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0月4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日中友协会长、亚太和会副主席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日中友协访华代表团。

上午11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卡达尔总理举行最后一次会谈。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卡达尔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和匈牙利联合声明上签字。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为庆祝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

10月5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卡达尔总理和他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结束在中国的访问离京回国。

10月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意大利友好访华代表团。

下午，接见日本农业农民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以金一副首相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时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采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如果农业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发展就将被拖着腿。

10月7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

10月11日上午，接见埃及青年代表团。

下午，在中南海武成殿同于哥夫主席举行最后一次会谈。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和于哥夫主席分别在中国政府和保加利亚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和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访华使节团团长小畑忠良、副团长吉田法晴及全体团员时说：中国的老子说过，“不为天下先”。我们总是不抢先，人家说了我们才回答。中国的《礼记》上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诸位友好地来，我们也友好地去。岸首相送来一个不友好的礼，我们也回敬了他。小畑先生和在座的诸位回去以后可以告诉岸首相：我们没有挑衅，而是他在挑衅。岸首相不只在台湾，在东南亚、美国也说了不友好的话。中国人懂得友谊的，人家对我们三分好，我们回答三分以上。我们对岸首相的不友好的回答，并不影响同日本人民的友好。

晚上，接见黎巴嫩和平代表团团员、贝鲁特《政治报》和中东通讯社总编辑杜格汗。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陪同于哥夫主席观看文化部为欢迎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举办的京剧晚会。

10月12日晨7时，在机场欢送以于哥夫主席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

团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北京去蒙古。

10月13日晚上，接见摩洛哥贸易代表团。

10月14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辛格时表示反对请台湾的代表参加在印度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

10月16日晚上，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布希尼亚克为以费林格主席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0月17日晚上，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欢迎以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0月18日下午，接见苏丹和平代表团。

10月2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即将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蒋介石代表与会问题以及斗争策略。

10月23日下午，到机场欢迎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应邀来我国访问。

晚上，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会见达乌德首相。

晚8时，和达乌德首相共进晚餐。

10月24日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的以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阔夫为首的代表团。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多。应大使要求谈了对裁军问题、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的看法。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达乌德首相举行会谈。

晚上，在为欢迎阿富汗王国首相达乌德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说：自从万隆会议以来，亚非各国的团结有了加强，亚非地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涨，殖民主义者连续遭到了失败，但是殖民主义者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现在正在继续制造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相信，只要中近东地区各国人民加强自己的团结，殖民主义者将一定继续遭到失败。

10月25日接见巴西医学代表团。

下午3时，陪同达乌德首相出席北京各界人民八千人举行的欢迎大会。大会结束后，观看了首都文艺界演出的歌舞和京剧。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并设宴欢迎达乌德首相。

晚上，陪同达乌德首相观看苏联国立新西伯利亚歌剧芭蕾舞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吉赛尔》。

10月26日晚7时2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和阿富汗王国首相达乌德签署中阿联合公报。

晚上，出席达乌德首相为招待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举行的宴会。

10月27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

10月28日晚上，接见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迪卜·沙兰。

10月29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对外贸易部政务次官埃勒尔。

10月3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洛尤，谈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0月3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埃及青年代表团团员、埃及《金字塔报》记者阿德利·加拉勒时说：我们认为国际上不仅有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而且在这两大阵营以外，还有广大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是和平中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上是不同的，但这并非说社会制度不同

的国家就不能和平共处。还说，万隆会议对鼓舞亚非国家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起了积极作用。我们亚非国家的人民还要经得起锻炼，因为这个斗争不会一下子就结束的，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所以这样说，其原因就是我们都是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或独立了力量还比较弱的国家，因此，就要在斗争中锻炼得强大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这些国家也难免不碰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即使经过一些失败也不要紧。西方有一句成语：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从失败中取得经验，我们总要经过一些挫折才能得到成功。我们亚非国家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了二三百年来，不是一下子就能强大起来的，总要经过一些锻炼才能强大起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旦觉醒起来以后，这些国家是怎样也压不下去的。

11月2日上午，到机场欢送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

11月4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亚历山大大学校长赛义德·穆斯塔法博士为首的埃及文化代表团时说：我们的阿拉伯文翻译太少了，一有事就拉刘麟瑞教授，他身上北大的校徽是对我们的一个抗议。我很着急，外交部不着急。应当叫条件具备的人去学阿拉伯文。柯华同志，给你一个课题，要在两年内培养一批会阿文的人，几十个，或者几百个能写能讲的人。

下午，接见印度全国乡村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苏希拉·那雅博士、印度诗人丁卡。

11月5日出席《苏联电影周》开幕式并在开幕式前接见苏联电影代表团。

11月6日晚上，在北京体育馆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八千多人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举行的规模盛大的集会。

11月7日下午4时30分，接见苏联代表团。

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顾悌柯夫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举行的盛大宴会。

11月8日在展览馆出席苏联国民教育展览会开幕式并剪彩。

下午6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为招待在京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夫人举办的盛大舞会。

11月9日下午，接见越南文化考察团。

11月12日上午11时，接见越南海宁省民族参观团。

11月13日晚上，获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吊唁。

11月14日下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德日报》主笔凯普斯基。

11月15日在外交部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说，最近在新德里召开了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本来这个会议能很完满地在能干的大会主席考尔夫人的主持下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但最后几十分钟内给另一情形搞得美中不足，会议结束时不那么安静。虽有这一点干扰，我们觉得也好，弄清了一个情况，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情况就是：在国际红十字大会成员中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十字会的代表团，但是美国政府代表和美国红十字会代表要搞成另一个情况，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带到会场，破坏大会成功，要在会上制造“两个中国”。他用压力要大会通过他的提案。经过能干的主席考尔夫人的努力，

一直把美国提案推迟到大会的最后表决，当美国提案以比较多数通过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声明，我们决不能同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实现，宣布了中国代表退出会场。这时大会主席印度考尔夫人宣布她也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率领印度红十字会代表团退出会场。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正义行动。接着苏联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埃及、叙利亚的代表相继退场。当美国代表从会场外咖啡馆里把蒋介石的两个代表带进来时，在座的北欧四国芬兰、挪威、丹麦、瑞典的代表也退出，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上述国家代表的正义行动，并阐述了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

11月16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鲁登科。

11月19日下午，会见荷兰新任驻华代办司灵博并接受其递交的代办委任书。

11月2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后乘专机回到北京。

11月26日晚上，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会长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全为以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宴会。

11月28日上午，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以社会党顾问铃木义男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

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为庆祝阿尔巴尼亚宣布民族独立45周年、解放1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和夫人为庆祝南斯拉夫国庆举行的歌舞晚会并接见在晚会上演出歌舞和音乐节目的南斯拉夫歌舞团负责人。

11月29日晚上，出席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2月1日下午，参加为前印度抗日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博士举行的火葬仪式。爱德华博士于同日上午在北京病逝。

12月2日下午，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前来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12月3日上午，在北京陶然亭殡仪馆出席为前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博士举行的追悼会并致悼词说：早在1938年，爱德华博士就同中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爱德华博士率领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根据地救死扶伤，忘我地为广大军民服务，医疗队队员柯椽华医生甚至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伟大的印度人民和他们的优秀儿子爱德华博士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崇高和珍贵的支援，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爱德华博士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晚上，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酒会招待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12月4日晚上，接见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以及由他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接见后，和夫人邓颖超设晚宴招待吴觉迎副总理和他的夫人。

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同缅甸副总理吴觉迎会谈时说：亚洲国家在经济上都还很落后，中国就是这些落后国家中间的一个。因此我们要争取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各自的国家。在建设中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十分需要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因为一个国家总是有某些东西是缺少的。假使和平在这个地区维持半个

世纪，那就好了。这样我们都发展了，实际上这样对西方国家来讲是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我们发展了，需要的东西也就更多，可互通有无，这样也就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去制造政治危机，对双方都有好处。

晚上，在为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中缅两国和印度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近年来，我们两国政府遵循着这些原则，使许多问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从而显示了五项原则的充沛生命力。

12月6日晚上，出席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2月7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上将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

12月9日晚上，观看波兰杂技团的演出并在演出休息时接见杂技团领导人。

12月10日上午，接见参加佳本斯综合造纸厂开工典礼的苏联代表团。

上午，前往机场欢迎缅甸联邦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巴瑞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

中午，设家宴招待吴巴瑞副总理和他的夫人，宴会后与吴巴瑞副总理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和他的夫人以及缅甸友好代表团。宴会前举行了酒会。

12月12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同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会谈时说：29个参加国和10项原则，这是上次亚非会议不能否认的一点。如果再开一次，而国家不够这个数目，这不是退步了吗？因此我们要创造条件，使下次会议参加的国家更多，气氛更好。而且我们希望通过下次会议，在经济上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会更加加强。亚非国家中，除日本外，我们都是落后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互相竞争，互相排挤，因为那是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要平等互利，不要特权。我们亚非国家在经济上来个分工。这一点需要说服日本，不要在亚洲搞独霸，当然我们不是要把日本搞穷。日本有些物品和技术是我们需要的，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分担供应，如缅甸供给大米，中国供给铁砂、煤，东南亚国家供给棉花，印尼可供给盐，缅甸还可供一些石油。这些东西都是日本缺乏的。在供应时小国优先，大国在后，因为大国主要是国内市场，国家小对外贸易很重要，需要的东西多。这样我们互相合作，大家都会发展。和平共处不仅要用在政治上，也要用在经济上，文化和技术交流上，这才是真正的共处。

晚上，接见印度尼西亚安培拉通讯社驻北京记者苏维多。

12月13日在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为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访问中国举行的宴会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赞同并且热烈支持苏联政府最近关于从1958年1月1日起和美英同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

12月14日早晨，陪同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杭州等地参观访问。

中午，在杭州西湖滨的楼外楼菜馆设便宴招待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和他们的夫人。便宴后，陪同到孤山放鹤亭散步，并在平湖秋月眺望西湖景色。

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

12月15日上午，陪同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夫人、吴觉迎和夫人乘

专机由杭州前往上海访问。

上午，陪同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和他们的夫人游览上海市区并登上上海大厦俯瞰上海全景。

下午，陪同缅甸贵宾参观少年宫、江南电影制片厂。

同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谈中缅边界问题。

晚上，出席上海市副市长曹获秋为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和他们的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12月16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由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率领的友好代表团。

12月23日晚上，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接见以乃伊沙拉为团长的泰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时表示欢迎访华团来中国访问，欢迎去西双版纳，并说过去中泰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一个时期，两国间的邦交又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些误会。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希望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同亚洲各国和平友好、和平共处。我国已经取得了独立，人口也很多。以前我国是受人家欺侮的，因此不被人们注意。现在亚洲国家一个个独立了，因此大家都注意我们。有些国家觉得自己比中国小，现在中国是独立了，又是实行社会主义，因此产生了疑惧。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我曾经代表中国政府到印度和缅甸进行访问，并分别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宣言，保证彼此间的友好关系，让大家放心，增进互相间的信任和了解。我们认为世界各国，不分大小，不分强弱，都应该和平共处，互相友好，不是保持侵略的关系，尤其不应该干涉别一国的内政。

晚7时40分，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接见并宴请以埃及商业部长哈利法为首的埃及贸易代表团和由赛义德·斯威利姆率领的埃及医学科学代表团。

12月29日在外交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应大使请求介绍西罗基总理即将访问的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五国情况。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团长、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

下午，接见以工商供应部主任赛义德·伊萨克为首的苏丹贸易代表团。

12月31日傍晚，前往机场欢迎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乘专机由莫斯科到达北京。在机场致欢迎词时说：中国和也门在历史上很早就有过密切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在15世纪，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就到过也门沿海地区和亚丁港访问。现在我们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又在新的情况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晚7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和随行人员。接见后设便宴为贵宾们洗尘。

1958年

1月1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陈毅副总理同也门王国副首相巴德尔王太子举行会谈。

晚上，在为巴德尔王太子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拥护万隆会议的决议，支持也门在亚丁和被称为保护国的也门南部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完全同情和坚决支持也门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

1月2日早晨，陪同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乘专机前往杭州访问。

中午，出席浙江省副省长、杭州市长吴宪为巴德尔王太子举行的欢迎宴会。

下午6时，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北也门王太子巴德尔和他的随行人员，并设宴欢迎他们。

1月3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巴德尔王太子前往上海访问。

1月6日晚上，接见路透社总编辑柯尔和路透社记者漆德卫、季杰克。

1月7日晚11时，获知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博士逝世的消息后，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到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吊唁。

1月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从朝鲜撤退我志愿军的问题。

1月9日下午6时30分，前往迎宾馆回访也门王国副首相巴德尔王太子。巴德尔王太子到我国各地访问后于下午乘专机从东北回到北京。

1月10日在政协礼堂陪同巴德尔王太子出席文化部举办的京剧晚会。

1月11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陪同巴德尔王太子出席北京各界八千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出席埃及驻中国大使拉加卜为欢迎也门王国副首相巴德尔王太子举行的宴会。

晚上，同巴德尔王太子举行会谈。

1月12日在外交部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谈罗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卒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事。

上午10时30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并设宴为尼赫鲁大使奉调回国饯行。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和也门王国巴德尔王太子会谈。

晚上，出席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为欢迎巴德尔王太子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巴德尔副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国和也门王国友好条约，商务条约，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协定。

1月13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也门王国副首相巴德尔王太子。

1月19日中午12时，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接见并设便宴招待泰国警察中校乃沙牙·吉滴卡京时说，中泰的友谊是悠久的。中泰关系的恢复，困难不在两国人民，而是来自外方，因此需要时间，这点我们是了解的。

1月26日下午，出席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辛格为庆祝印度共和国成立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讲话时说：最近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所

表现的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的昂扬意志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及苏联、印度、波兰等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局势的和缓而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正为世界局势带来一个新的、有希望的和平前景。

1月2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大使说，他受托转告，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原子武器区，特征求中国政府意见。同时谈了赫鲁晓夫访问波兰情况。

晚上，前往医院探望丹麦驻华大使格瑞杰生，向他表示慰问和关切。格瑞杰生大使因患肺及心脏栓塞症正在医院治疗。

1月30日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营救过孙中山的英国康德黎医生的幼子凯尼斯·康德黎。

2月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辛格。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顾梯柯夫，在谈及苏联政府提议的在亚洲建立无原子武器区问题时表示：这项建议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反对核子武器战争将有很大好处，我们完全同意，并认为苏联政府的建议可与印度政府的关于扩大亚洲和平地区的建议结合起来。在西太平洋建立的这种地区可以包括中国（包括台湾在内）、朝鲜、日本、菲律宾、南亚各国一直到巴基斯坦和澳洲。如果其他国家赞成，大家签订公约，才能承担义务。例如日本不赞成，那我们就不能承担义务。只有采取了行动，才能采取义务，彼此约束。这样，这个建议也许会成为一个宣传。但正如苏联政府文件中提到的，即使是宣传，也是一件好事。

2月3日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及动力部部长努尔。

2月4日晚上，应邀出席锡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锡兰独立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和彭真、陈毅等代表中共中央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晚餐。

2月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辛格。

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广州、武汉日本商品展览会会长山本熊一。

下午4时50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前文教部长耶明和夫人。

2月11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免去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陈毅兼外交部长。

2月13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陈毅副总理接见即将离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纪普纳。

2月14日早晨，应朝鲜政府邀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朝鲜访问。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机前往。

下午1时，到达平壤。在机场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欢迎。

下午，在平壤朝鲜内阁大楼拜会朝鲜党政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朴正爱等。

晚上，出席平壤市各界人民在国立艺术剧院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月15日上午，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到平壤市牡丹峰向纪念苏军解放朝鲜的解放塔献花圈并参观朝鲜解放战争纪念馆。

中午，在金日成首相、南日副首相兼外长陪同下参观平壤纺织厂。

下午，在平壤内阁大楼出席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

晚上，出席金同成首相举行的国宴。

晚上，由金日成首相陪同乘火车离平壤前往咸兴参观访问。

2月16日上午8时，到达咸兴。咸兴八万人冒雪欢迎。

上午，参观兴南化学肥料工厂。

上午10时30分，乘火车离咸兴前往英雄城市元山。

晚上，在金日成首相、南日副首相兼外长陪同下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2月17日上午，到志愿军总部驻地附近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献花圈。

中午，和陈毅元帅、张闻天副外长、粟裕大将接见以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为首的志愿军总部将领和军官。接见的时候，就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听取了志愿军将领和军官们的意见。志愿军将领和军官们一致表示拥护朝鲜政府1958年2月5日和中国政府1958年2月7日关于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声明。

下午，和陈毅元帅、张闻天副外长、粟裕大将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大会，并会见志愿军的将领和军官们。

2月18日下午，离开志愿军总部回平壤。

晚上，到达平壤。

2月19日上午9时，和金日成首相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

上午9时20分，应邀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会议上讲话。

下午，参观朝鲜平安南道顺安群上阳农业社，详细了解朝鲜农民用营养坛罐植棉的新方法。

晚上，观看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和她领导的国立崔承喜舞蹈剧场演出的舞剧《沙道城的故事》。

2月20日上午，参观黄海制铁所。

下午4时，在平壤国际旅社接见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席列少将和波兰候补委员克布列克上校。

晚上，出席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为中国代表团访朝举行的宴会，并和金日成首相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2月21日早晨，拜会金日成首相，向他告别并共进早餐。

上午，乘专车离开平壤回国。

晚上，回到沈阳。

2月22日上午，从沈阳乘专机回到北京。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庆祝苏军建军40周年大会。

2月25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钢铁代表团。

晚7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工党议员哈罗德·威尔逊谈中英关系时说：日内瓦会议后中英关系应该有所改善，但自从我同艾登先主谈话后，快四年了，这种希望没有达到。关键问题有四个：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我们并不要求英国政府保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但英国政府既然承认了中国，就应该在联合国支持印度提案，支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而不投票支持蒋介石。我曾同艾登先生说过，我们已交换了代

办，只要英国政府的态度同印度政府一样，在联合国中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蒋介石代表，那么我们就可以互换大使。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未实现。二、台湾问题。现在美国的政策是制造“两个中国”。美国知道不能长久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因此企图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美国今天还不便于正式出面制造“两个中国”，因此它的做法是在幕后操纵，而要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出面造成这种局势。制造“两个中国”不但新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反对，台湾人民和蒋介石也反对。所以，我告诉英国朋友们，如果英国帮助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绝不能同意让中国进入安理会，同时让蒋介石留在联合国内。三、香港问题。香港前总督葛量洪访问北京时，我曾会见他。我当时希望改善大陆同香港的关系，他也同意。我曾提出几点建议：（一）广九通车。现在技术性问题都已达成协议，而双方来往人数控制问题也可以由君子协定解决，但香港当局不同意通车。（二）派中国政府代表驻香港问题。我国有政府企业、银行等产业在香港，有近千名职员，更不用提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都是中国人。我们有许多事务需要同香港当局接触办理，有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在那里是合理的。美国在香港只有一千多侨民，但领事馆却有一百多人。而我们却只能经过新华社记者作为代表，这岂不滑稽？我们为此向英国政府送了外交文件，但两年多没有答复，这在英国外交史上也是很奇异的。英国的外交以最讲礼貌出名的，现在也变了。四、禁运问题。中英贸易有悠久历史。中英贸易现在应建筑在平等、互利的新基础上。工党朋友是赞成这个原则的。但禁运如不完全解除，平等、互利是办不到的。不久前中国经济技术代表团访英时曾看到一些机械是我们可以买的，但百分之九十五都在禁运之列。

3月29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为团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雅罗谢维奇副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

3月3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时称赞拉加卜大使率领阿联使馆馆员到十三陵去参加劳动的行动，说这是对中国友好表示。要在中国这样的又穷又白的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必须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使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必须使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4月1日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捷大使面交西罗基总理致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信，希望他在认为方便的任何时候赴捷访问。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加法和阿拉伯人民大会主席代表达尼尔。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

接见挪威工党议员、议会外交、宪法委员会主席芬·穆和夫人。

4月2日上午，在机场欢迎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基伏·斯托伊卡主席并进行会谈。

傍晚，陪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到冶金工业部参观大字报。

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欢迎以基伏·斯托伊卡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4月3日中午，在西单全聚德举行使宴招待以基伏·斯托伊卡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下午，在北京体育馆陪同以基伏·斯托伊卡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八千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陪同以基伏·斯托伊卡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出席京剧晚会。

4月4日晚上，在匈牙利驻华大使诺格拉第为庆祝匈解放1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苏联决定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重大创举，并且坚决认为美国和英国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措施。

4月5日陪同以基伏·斯托伊卡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到武汉访问。

晚9时15分，在武汉东湖宾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及代表团部分团员。

4月6日上午，陪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参观武昌县五里界区山河乡。

中午，出席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和武汉市市长刘惠农为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傍晚，陪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4月7日上午11时40分，出席中国和波兰关于1959—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中午，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为波兰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盛大宴会。

下午3时，在北京饭店同波兰副总理雅罗谢维奇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新党纲草案。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罗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下午，接见以易卜拉欣中将为团长的阿联军事代表团，并接受由团长转交的纳赛尔总统的礼品。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为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4月8日上午8时45分，在新建的首都机场欢送以基伏·斯托伊卡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4月9日晚上，在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和经济代表团团长举行的宴会上说：苏联政府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已经决定从1958年3月31日起单方面停止任何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的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

4月14日下午，接见芬兰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4月17日出席阿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谢宾尼为庆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地区12周年国庆日举行的招待会。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祝贺缅甸新年并问及缅甸泼水节和新年的推算方法。

5月1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汪戴尔时说，德国不可能有局部战争，如果有，那势必会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战争。因为如果西德进攻东德，苏联一定会出来，美国也一定会出来帮助阿登纳，这样就不是局部战争了。朝鲜可以有局部战争，越南可以有，

印度支那可以有，埃及可以有，印尼可以有，台湾海峡可以有，但德国不可能有。

5月4日出席以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为首的阿联军事友好访华团在北京举行的辞行宴会。

5月5日晚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丹麦王子、丹麦大东公司（即宝隆洋行）董事长阿克赛尔亲王。

5月6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许贞瑜为团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5月23日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接见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团。

5月31日晚上，在北京体育馆同首都六千多观众一起欣赏苏联交响乐团的最后一场演出并接见乐团负责人。

6月5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诺格拉第。

7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互祝中柬建交。

7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议员孟戴斯-弗朗斯和法国民主社会抵抗联盟议员罗兰·杜马，并共进午餐。

7月28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锡兰新任驻华大使高伯拉瓦。

下午5时，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

7月29日写信给伊拉克总理卡塞姆，对两国现在已经互相承认表示高兴，愿意采取步骤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坚决反对美英武装占领黎巴嫩和约旦、武装威胁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破坏中东和世界和平的侵略行为。

7月31日中午，在出席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为庆祝中柬两国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说：现在，美、英两国对黎巴嫩和约旦的武装侵略以及对伊拉克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武力威胁，已经遭到了亚非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正义谴责。如果美、英政府不顾世界的公正舆论，坚决不放弃它们在西亚扩大侵略的冒险计划，拒绝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侵略军队，并且对于苏联所倡议的旨在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五国首脑会议继续抱着阻挠和拖延的态度，那就充分地暴露它们是蓄意要把西亚和世界拖入一次严重的战争灾难，而这是亚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绝不能容许的。

下午4时，同毛泽东主席以及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前往机场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

在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席和赫鲁晓夫的会谈。

8月1日在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席和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

8月2日在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席和赫鲁晓夫的第三次会谈。

8月3日在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席和赫鲁晓夫的第四次会谈。

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签字仪式。

下午2时，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同志前往机场欢送赫鲁晓夫。

8月12日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涅加尔科夫。

8月13日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和平代表团的六位代表。他们是在参加斯德哥尔摩“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后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8月14日上午，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拉加卜大使递交了阿联总统的信件。周总理就当前由于美英对黎巴嫩和约旦进行武装侵略而引起的中东紧张局势同大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内阁副首相李周渊为团长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就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国经济协作问题进行交谈。

8月15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

在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为庆祝苏军解放朝鲜纪念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朝人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只要各国人民坚持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定可以打退的。美英侵略军必须撤出黎巴嫩和约旦。

晚上，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并设便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

晚10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女儿伦赛公主。

8月16日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陪同毛泽东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共进午餐。

晚上，举行盛大国宴隆重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全体贵宾。

晚上，接见巴西的两位和平代表谈世界新形势时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亚洲、非洲各国人民一样，大家有着共同性，有着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摆脱落后状态。

8月17日陪同西哈努克首相参观北京钢厂和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会谈。

晚上，在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为庆祝印尼独立1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说：现在美英在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上，一方面阴谋转移目标，规避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它们的侵略军队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联合国替它们在中近东的侵略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绝不容许这种阴谋得逞。

晚上，陪同西哈努克首相出席文化部举办的文艺晚会。

8月20日下午6时，在北戴河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正在我国北方访问的西哈努克首相。

8月21日下午1时，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武清县杨村镇。

下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东北和天津等地后乘专车回到北京。

8月22日上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

晚上，在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为欢迎西哈努克首相举行的招待会上谈到中东局势时特别强调地说：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是，最近美国海军又开入了新加坡，进一步威胁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8月24日下午，和西哈努克首相再次举行会谈。

下午6时45分，和西哈努克首相签署联合声明。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西哈努克首相举行的盛大宴会。

8月25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西哈努克首相。

9月3日接见由英格兰和威尔斯律师协会会员、加拿大国际国内贸易联合会法律顾问乔里费为团长的加拿大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晚8时，在中南海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潘切夫斯基。应大使请求谈及台湾问题时说：台湾地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另一部分是台湾岛和澎湖列岛。两部分之间隔着公海。美国军队占领的是第二部分，美国军舰在公海巡逻。我们有权收复所有两个部分的岛屿，这是中国的内政。现在我们炮轰的是第一部分。美国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而且也很难作出决定。现在美国在公海喊叫，蒋介石在台湾喊叫。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紧张。美国就是利用紧张局势吓唬人。我们愿意和缓，但是我们也不怕紧张。紧张一些，可以使我们加紧生产、工作、学习，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

9月5日晚上，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表示欢迎葛罗米柯外长来华访问，并谈了我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蒋矛盾以及我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着重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9月6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谈。

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并共进晚餐。

9月9日晚上，在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时严正指出：中国人民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任何挑衅和威胁也动摇不了这个立场。

晚上，在新侨饭店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潘切夫斯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15日下午，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为庆祝国际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而举行的盛大酒会。

9月18日晚10时，在外交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台湾问题时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应当把它的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地区。正是由于美军占领台湾，才形成紧张局势，也只有美军撤离这地区才能消除紧张局势。

9月2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交备忘录一份，并对大使说：看到我们外长的声明没有？声明是对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说话的，回答杜勒斯的讲话。备忘录是给建交国家的，是解释性的。（台湾和沿海）局势很严重。请将情况转告吴努总理，他是我们很关心台湾及沿海局势的朋友。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将他致印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梅农的信正副本各一件和备忘录一件交给大使，将美国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的提案交给大使看，并说，这是最荒谬的提案，内容比以前的更坏，主要是美国连沿海岛屿也要管了。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锡兰驻华大使高伯拉瓦。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副团长乃瓦朗丹。

9月25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学生联合会主席沙拉尔和阿民族解放阵线驻突尼斯代表马利克时说，被压迫民族只有坚持奋战，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生存，并表示坚信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将越战越强。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马哈茂德为团长的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时祝贺伊拉克革命的胜利，把帝国主义势力赶跑，把封建王朝推翻，伊拉克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共和国。这是阿拉伯人民的又一胜利，很值得在历史上写上一笔。你们是伊拉克革命后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人民代表团。

9月27日出席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签字仪式。薄一波副总理代表中国在协定上签字。

下午5时，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及前天华沙中美会谈无结果，美国同意推迟一天，即本月30日继续会谈。在会谈中，我们强调美国应当撤兵。美国仍强调我们应当停火。现在双方仍处于僵持局面。

9月28日晚上，举行盛大国庆宴会招待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专家和他们的夫人，并感谢他们热情帮助我国建设。

9月3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

晚上，在国庆招待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互不诉诸威胁或武力。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主张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且对于会谈寄予希望。但是，美国却一贯利用和平谈判掩盖它扩大侵略的阴谋。自从中美会谈在华沙恢复以后，美国仍然继续从日本和其他美国军事基地调集兵力，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和领空，最近甚至指使蒋介石空军用美国供给的“响尾蛇”导弹向我国空军进攻。这一切说明，美国不是在认真地谈判，而是一再挑起事件，扩大对我国的侵略。现在的问题很清楚，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关键，决不是美国所耍弄的“停火”把戏，而是美国必须立即停止玩火，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晚10时30分，在北京饭店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谈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时说：我们有两方面的准备，第一就是谈判继续下去，第二就是对付美国的战争挑衅。美国懂得，他们怎样来，我们就会怎样去。危险是的确存在的。美国就是想造成严重局势，然后利用这种局势来欺骗世界舆论来要求“停火”，但中国人民不会受骗也不会被吓倒。相反地，中国人民会更坚决地进行斗争，更好地动员起来。今年庆祝国庆搞得规模更大些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群众游行队伍。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会见各国贵宾，观看节日焰火。

10月2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

10月4日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三副议长宰纳尔·阿比丁·艾哈迈德和印尼民族委员会访华代表团。

下午，接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

晚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

10月5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

晚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介绍有关台湾局势的情况。

10月7日下午，和陈毅副总理在接见日本六个代表团全体人员谈台湾问题时指出：美国政府必须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从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军队，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美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谈不到“停火”。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停止玩火，从护航到全部撤军，这一点如果实现，台湾海峡将风平浪静。

晚上，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0月9日下午5时，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在大使馆为苏班德里约外长访华举行的酒会，并与苏班德里约外长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在中南海西花厅设便宴招待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

10月14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台湾问题并将毛泽东主席答复赫鲁晓夫9月27日和10月4日两封来信的复信交给安东诺夫。

10月20日晚上，和陈毅副总理欣赏匈牙利音乐、芭蕾舞艺术团的演出并在演出休息时接见艺术团全体人员。

10月30日下午，接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

11月2日接见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

11月5日下午，和陈毅副总理前往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

11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庆祝十月革命41周年举行的盛大集会。

11月7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庆祝十月革命41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其中谈到要求我派代表团参加明年1月27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

11月9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为招待以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治委员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1月20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前来辞行的瑞士驻华大使贝努义。

11月22日上午，到车站欢迎金日成首相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并设午宴为贵宾们洗尘。

下午5时30分，陪同朱德副主席接见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11月23日和陈毅副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参观清华大学。

晚上，和金日成首相一起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为庆祝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并观看朝鲜艺术家的演出。

11月24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陪同金日成首相出席首都各界一万人欢

迎朝鲜政府代表团大会。

11月25日上午，和贺龙副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武汉参观访问。

下午1时，到达武汉，受到武汉市20万人民的夹道欢迎。

下午，在武汉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并设宴欢迎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在座。

晚上，陪同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参观武汉钢铁联合企业。

11月26日上午，陪同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

下午，在武汉参加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举行的会谈。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同志也参加了会谈。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

11月27日上午，陪同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乘专机从汉口到达广州。

下午，和贺龙副总理、广东省省长陈郁陪同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参观越秀公园、上游钢铁厂、黄埔人民公社和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

11月28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离广州去越南访问。

下午6时，和陈毅副总理等前往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吊唁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逝世。

12月4日在武汉和毛泽东主席接见朝鲜艺术团。

12月5日电贺全非人民大会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

12月6日上午，在武汉机场和陈云副总理欢迎金日成首相结束在上海的访问抵达武汉。

下午6时30分，在武汉东湖宾馆参加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的会谈并共进晚餐。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陈毅同志一起陪同金日成首相、朴正爱、南日会见出席湖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空军部队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湖北省共青团地、县委书记。会见以后，出席京剧晚会。

12月7日中午，陪同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由武汉回北京。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全体贵宾：社会事务部长优素福·本·赫达、军备和供应部长谢里夫、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沙阿德·达列伯。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陈毅副总理为欢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晚11时，在北京饭店接见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

12月8日下午5时30分，前往东交民巷8号宾馆回访金日成首相。

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和金日成首相在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

晚上，出席金日成首相举行的告别宴会。

12月9日上午，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金日成首相率朝鲜政府代表团回国。

12月11日下午，在武汉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正在我国访问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

下午6时30分，在武汉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并共进晚餐。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陈毅副总理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和匈牙利军事代表团一起会见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人士。会见以后，陪同阿尔及利亚和匈牙利贵宾观看文艺演出。

12月15日晚上，接见伊拉克社会活动家代表团。

12月20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中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联合公报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为招待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举行的酒会。

12月21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时向其介绍了我国农业和工业生产形势，并说任何问题，不论革命，或是建设，都需要时间，需要积累经验，单凭觉悟是不够的。

12月26日下午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丹·莫洛姆扎木茨为团长的蒙古政府代表团时说，我国内蒙地区的张北畜牧、农业和工业搞得很好，张北在外长城外边，张家口以北。你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经在那里建过都，叫商都。回去的时候可以顺便到那里看一下，耽误一天的时间。

12月2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拉希迪。

12月29日下午，接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1959年

1月3日下午，会见阿联教师工会代表团。

1月5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祝贺苏联发射宇宙火箭成功。

1月16日下午，出席中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政府长期贸易和贷款协定签字仪式。

1月17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为阿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月18日上午，会见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总编辑内梅什·德热为团长的匈牙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月20日下午，和邓小平、陈毅同志到机场欢迎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路经北京的胡志明主席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

1月21日中午，会见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卡德纳斯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并共进午餐。

1月22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晚上，会见并设便宴招待格罗提渥总理和他的夫人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1月23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

晚上，在为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古巴人民和刚果人民的胜利是反殖民主义斗争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蓬勃发展的标志。

1月24日上午，率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

下午，抵达莫斯科。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基里钦科等到机场迎接。

1月25日下午3时，在莫斯科城郊别墅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会谈。

1月27日上午10时，在大克里姆林宫出席苏共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下午3时，拜谒列宁、斯大林墓，并献了两个花圈。

1月28日上午10时，在苏共第二十一非常代表大会上致词，并向大会宣读了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签署的中共中央贺词。

2月7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签署中苏扩大经济合作协定，并出席赫鲁晓夫为中苏扩大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宴会。

下午6时，在莫斯科大学与中国留学生见面。

2月8日晚上，率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莫斯科回国。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基里钦科、科兹洛夫等到机场欢送。

2月9日下午，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到机场欢迎。

2月10日晚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设宴招待阿曼教长国副教长哈尔塞亲王时对客人说，你们是打开中阿两国道路的先行者。阿拉伯有句话：“学问虽然远在中国，也应该去求。”我国的回族就是从你们那儿来的。实

实际上是你们的古人来到了中国，中国才有了回族。中国的回族有 350 万人，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从海上一次移过来的，而是你们的一股人来到中国，与中国女人结了婚，后来才逐渐繁殖起来。可见阿拉伯在中国是有一股人的。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会见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同志。

2 月 11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

接见锡兰驻华大使高伯拉瓦。

2 月 12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胡志明主席。

下午 4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时接见前来中国访问的两批日本客人。他们是：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事务局次长吉田嘉清以及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事务局长岩井章、政治部长小山良治。

2 月 14 日晚 7 时 1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巴尔布·查哈勒斯库。

2 月 18 日下午 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总理府工业办公室主任兼工业部长黎清毅为团长的越南经济代表团，并出席中越经济技术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在北京体育馆和陈毅副总理观看中国和保加利亚排球友谊赛，并在比赛休息时接见保加利亚索非亚市男女排球队领导人。

2 月 20 日晚上，出席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接见并设便宴招待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他的夫人。

2 月 24 日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会见并宴请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等。

2 月 25 日中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为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回国述职举行的便宴上说：我们共同反帝的斗争是长期的。为了这个斗争目标，所有亚非人民应该团结一致。我们的团结对帝国主义是不利的，帝国主义不高兴，因此要挑拨我们的关系，有空子就钻。我们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着差别，我们不必隐瞒这种差别。隐瞒了，帝国主义就要挑拨，人民也不了解，以为什么都一致。但不一致决不妨碍我们共同的长期奋斗目标。我在万隆会议期间，也曾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谈过，我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并不妨碍我们长期合作。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要随时警惕帝国主义的挑拨。

2 月 26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乌拉圭《人民论坛报》记者艾特捷帕列。

3 月 1 日前往机场欢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等。

3 月 6 日晚上，出席柬埔寨驻中国大使兰·涅特为庆祝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寿辰和柬埔寨王国国庆举行的招待会。

3 月 8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让·保罗·桑德时说，解放斗争是不容易的，必须通过长期复杂的斗争，当然最后必定能获得胜利。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是有好处的，它对锻炼人民有好处，它能提高人民的觉悟，使人民在斗争中获得经验，并且在斗争中证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

3 月 11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法国记者狄包尔·芒德。

3 月 13 日下午 1 时 4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加纳人民大会党中央委员、全非人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泛非世纪》杂志编辑顾问阿麦格倍、

加纳人民大会党党员、《泛非世纪》杂志发行人哥霍霍时说：自从万隆会议之后，世界一天天在改变。最近时期，你们召开了非洲人民大会，也是非洲民族运动的一个高潮。现在，不仅是亚洲，而是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起来了，被压迫的三大洲的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民都站起来了，这是压不倒的力量。我们应为此而庆贺。还说，历史是不会向回转的，虽然其中还有曲折，在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过程中，总是会有曲折的，不会是直线前进的。但这不会使我们灰心，应该加倍努力前进。不管民族独立运动在一国或一洲，在亚洲、在非洲或在拉丁美洲，总是要通过实践取得经验，得到胜利，然后才能巩固胜利。

晚上，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设宴招待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3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人民很懂得，正如浅沼先生所指出的，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还是采取远亲近攻的政策。我们不上这个当。我和安井郁先生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杜勒斯比岸信介明确。杜勒斯说他敌视中国，就不和中国做买卖，要禁运，他是反动头子，但是表里一致，他的话是合乎逻辑的。岸信介就不是这样。他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有时候岸信介和藤山在国会中也说他们并不敌视中国，但是为什么他们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呢？为什么抓住台湾不放呢？这不是敌视中国是什么呢？所以他并不是不讲政治，他的政治就是敌视中国。在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从鸠山内阁组成时起，中国方面谅解日本的处境，用各种办法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正常化，朝着恢复邦交、结束战争状态和缔结和约的方向努力。九年来，中日间的来往密切了。首先表现在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签订的协议和共同声明有几十件之多。这表示日本人民愿意恢复中日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和渔业协定，开展了两国的贸易。绝大多数日侨，经过红十字会李德全会长的努力，送回到日本。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绝大多数也释放了，现在只剩下28人。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化，通过人民的努力，推动政府，来达到恢复邦交，缔结和约。鸠山和石桥两届政府在这方面虽然响应的比较慢，但是还是迎合我们的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不过很遗憾，在他们这两届政府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以前，他们两位先生已经在野了。

3月21日下午，接见以运输工程部长森纳那亚克为首的锡兰民用航空代表团。

4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

4月15日下午5时，在养蜂夹道1号和邓小平总书记会见并宴请以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傅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

4月1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晚上，会见并宴请以明尼赫总理为首的匈序利党政代表团。代表团在前往越南途中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4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苏联大使尤金，谈列宁和平奖金委员会会期及郭沫若同志参加会议问题（郭是该委员会主要委员之一）。

4月2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苏联大使尤金。

4月29日中午12时50分，前往机场迎接以明尼赫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和由他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并举行会谈。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明尼赫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4月30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以明尼赫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大会。

晚上，举行盛大酒会同来自50多个国家的外宾欢聚一堂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等会见以明尼赫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会见以后，举行便宴招待代表团。

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群众游行。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欢度“五一”之夜，会见各国外宾。

5月2日下午，接见苏中友协代表团。

下午，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宋庆龄为总会会长。

下午，接见奥地利《人民之声》报驻北京记者布罗诺·佛莱，以大量的史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晚上，观看匈牙利芭蕾舞团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

5月6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匈牙利、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蒙古等11国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36个代表团团长和部分团员。

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武成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明尼赫·费伦茨总理为团长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世界佛教联谊会名誉会长、锡兰驻苏联大使马拉拉塞克拉博士和他的夫人，谈西藏问题。

晚7时25分，在中南海紫光阁和明尼赫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国和匈牙利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

晚上，出席匈牙利驻华大使诺格拉第为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5月7日早晨，前往机场欢送以明尼赫总理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

5月9日晚上，应邀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5月10日晚10时1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和由他率领的人民议院代表团。

5月12日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为阿劳动党代表团访华在大使馆举行的宴会。

5月15日中午，在中南海紫光阁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学生代表团及政界人士。

下午，在中南海武成殿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前来我国访问的智利政界

人士：智利激进主义党主席、前教育部长奥特加教授和夫人，智利社会党中央委员和全国纪律委员会主席、社会党前副书记阿尔瓦莱斯教授和夫人等。

5月18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

5月31日下午，在天津接见前来辞行的阿联驻中国大使拉加卜，并共进晚餐。

6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众议员埃尔内斯托·莫雷为团长的秘鲁议员团全体成员。

6月1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

6月15日和夫人邓颖超会见智利前副总统贝特雷加尔和夫人。会见后宾主共进午餐。

6月16日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团。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瑞士驻华大使纳维义。

6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苏联主管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和科委副主席科洛米采夫、建委副主席科罗鲍夫等。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朝鲜内阁副首相郑一龙和由他率领的朝鲜工业参观团的部分团员。

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访华举行的宴会。宴会后，欣赏苏联著名歌唱家莎莲柯娃的演唱。

6月21日下午，接见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争议对策部部长石川茂为首的日本中小企业工人代表团。

6月25日中午，和朱德委员长接见正在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智利、丹麦、芬兰、伊拉克、挪威、瑞典、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八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团和妇女代表。

6月26日接见暑期回国的苏联专家，谈大跃进问题。

8月21日晚上，陪同刘少奇主席会见并宴请胡志明主席。

8月23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巴利里。

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查哈勒斯科为庆祝罗解放15周年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9月25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胡志明主席。胡志明主席在苏联体假回国途中路过我国，参观访问了西北地区，并在北京作了短期逗留。

8月28日到机场欢迎赴越南、印度访问途经北京的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由他率领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下午，在中南海会见并宴请以泽登巴尔主席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8月29日上午，到机场欢送蒙古政府代表团。

9月2日晚上，应邀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范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5日下午，去机场欢迎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亲王。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和随行人员。会见后设便宴招待。

9月6日晚上，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阿富汗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在宴会上讲话时重申中国人民对有益于进一步和缓国际紧

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苏美两国首脑互相访问表示欢迎，同时指出一切亚非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应该严重警惕帝国主义者正在远东加紧制造紧张局势和挑拨亚非各国的关系。

9月7日上午，在去密云水库的火车上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举行会谈。

下午，陪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参观密云水库。

9月8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请大使转交给尼赫鲁总理的复信。复信阐明我国对中印边界问题和边境局势的立场和主张。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亲王。

晚上，在北京饭店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亲王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亚非各国只要高举万隆会议的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就能够互相友好，而不受外来干涉的影响。

9月9日上午，参加中国阿富汗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并前往机场欢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亲王。

9月10日晚上，举行酒会招待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他的夫人以及随行人员。

下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三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来宾，他们是：国会议员奥赫达等五位委内瑞拉人士、以里欧斯为首的古巴青年代表团、阿根廷学生代表梅连德斯。

9月16日下午，接见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

9月17日再次接见日本前任首相石桥湛山。

9月19日接见锡兰驻华大使高伯拉瓦。

9月20日上午11时，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签署会谈公报。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接见叙利亚新闻和学生代表团。

9月22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举行的告别酒会。在酒会上发表讲话说：中日两国之间现存的关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改善这种关系虽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两国人民本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心愿加以努力，这种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

9月26日上午，前往机场迎接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

晚7时，前往新建的北京车站欢迎由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晚8时，在为招待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和各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专家及夫人举行的宴会上说：过去的10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10年。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东方，世界力量的对比起了新的有利于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变化。

晚上，前往锡兰驻华大使馆吊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逝世。

9月27日上午，和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等到机场欢迎由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加涅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由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由部长会议副主

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下午 1 时 30 分，在机场欢迎由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率领的蒙古党政代表团。

下午，和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一起在机场欢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并陪同苏斯洛夫前往钓鱼台宾馆。

下午 4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和苏斯洛夫谈话。

9 月 28 日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金日成首相。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党政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祝大会。

9 月 29 日接见以社会福利部长赫达为首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以内政部长叶海亚推将为首的伊拉克政府代表团，缅甸政府代表、文化部长吴漆东，以乡村发展大臣吉里为首的尼泊尔王国政府代表团。

下午 2 时 40 分，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祝大会闭幕式。

9 月 30 日上午，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到机场欢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

中午 12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参加毛泽东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会谈。

下午，接见前来我国参加建国 10 周年庆祝典礼的以喀士穆大学注册长古巴拉为团长的苏丹文化代表团。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几内亚教育部长巴里·迪亚万杜。迪告：他受几内亚总统杜尔委托，转告中国政府，几内亚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外交代表。从现在起，几内亚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外交代表。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尼泊尔驻华大使拉纳中将。

晚 7 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举行盛大宴会，招待 80 多个国家的贵宾和国内各界人士，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

10 月 1 日上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大典开始前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

上午，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建国 10 周年庆祝大典。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广场上的群众大联欢和节日焰火。

晚上，和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接见以国务大臣穆安亚德为首的也门王国政府代表团。

晚上，分别接见以最高特别军事法庭庭长马赫达维上校为团长的伊拉克人民代表团，以日本前首相、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众议院议员片山哲为团长的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 周年代表团，由加纳贸易和工业部长库埃多率领的加纳贸易友好代表团。

晚上，和贺龙副总理到宾馆访金日成首相，并共进晚餐。

10 月 2 日下午，前往火车站欢送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下午 5 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参加毛泽东主席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行的会谈。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设宴欢迎以苏共中央

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

午夜 12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舍尔扎德为团长的阿富汗政府代表团。

10 月 3 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陪同胡志明主席和各国贵宾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陪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各国代表团出席音乐舞蹈京剧晚会。

10 月 4 日上午 9 时，陪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前往东郊机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也在机场欢送苏联党政代表团。

上午，在东郊机场和苏斯洛夫、葛罗米柯谈话，并和苏联党政代表团共进午餐。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等出席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 10 周年大会。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也出席了庆祝大会。

晚上，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进行会谈，并共进晚餐。

10 月 5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泽登巴尔主席率领的蒙古党政代表团。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副主席一起会见来我国参观访问并参加建国 10 周年庆祝典礼的拉丁美洲 14 个兄弟党的代表团和代表。

晚上，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会谈，并共进晚餐。

10 月 6 日上午，到机场欢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晚 7 时，在政协礼堂出席由对外文委、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协会、全国总工会、全国青联、全国妇联以及中国文联联合举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祝大会。

晚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马特恩会谈，并共进晚餐。

10 月 7 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前来我国参加建国 10 周年庆祝典礼和参观访问的拉丁美洲各国客人。

晚上，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汪戴尔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前来我国参加建国 10 周年庆祝典礼和参观访问的印尼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拉苏娜·赛义德夫人及代表团全体成员、苏加诺总统私人秘书纳苏蒂安夫妇、印尼国民党主席苏维约夫妇、印尼前第一副总理哈迪夫妇。

10 月 8 日上午，到机场欢送由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接见来我国参加建国 10 周年庆祝典礼和参观访问的亚洲各国客人。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中国和匈牙利足球友谊赛，并在球赛结束后走到球场同双方队员一一握手，一起照像。

10 月 9 日上午 10 时 1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国大党议员乔奇姆·阿尔瓦。

中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时说：最近我对印尼国民党的两位领袖（指苏维约和哈迪）说，中国和印尼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中印（尼）之间如果有些问题存在的话，那就是华侨问题。1955年我们和印尼政府缔结了华侨双重国籍条约，就是为了帮助印尼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华侨的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当寻求适当的方法解决，这样既有利于印尼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华侨的正当权益。这两种利益并不矛盾，可以结合起来解决。至于进行投机倒把和破坏经济，这并不包括在正当权益之内。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将对印尼的经济发展有帮助，也是华侨本身的利益。华侨经济是印尼整个国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我们希望印尼政府把华侨经济纳入印尼经济发展之中。华侨正当的经济生活如果受到损害，也会损害到印尼经济的独立发展。印尼政府如果愿意，可和我驻印尼大使馆磋商这个问题。因为中印（尼）两国有条约关系，不进行磋商，恐怕将来会发生大家所不希望的事情。因为外长阁下知道，在印尼还有蒋帮国民党，他们会从中捣乱。另外，广大华侨的正当生活受到损害、华侨到处流浪，印尼社会也会受到损害。我衷心希望外长这次来访能谈谈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华侨问题的解决。

中午，接见巴基斯坦社会名流阿克巴尔汗和他的夫人、女儿，哈·伊斯巴哈尼和他的夫人。

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乡村发展大臣吉里博士为团长的尼泊尔王国政府代表团。

10月10日下午，前往机场欢送由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

下午，接见以迈赫迪·本·巴尔卡为团长的摩洛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代表团。

晚上，接见以尼中友好协会主席巴哈杜尔为团长的尼泊尔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10月11日晚上，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累斯顿乐团在北京举行的音乐会。

10月17日上午，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

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各界庆祝中国建国10周年代表团团长片山哲、副团长小畑忠良、白石凡、本多正登。

10月18日上午，前往车站欢送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越南党政代表团是在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典礼以后，在回国途中于本月16日到达北京的。

晚上，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欢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访华举行的宴会。

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

10月19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为欢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而联合举行的扩大会议。道比主席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

10月20日上午，和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前往机场欢送匈牙利人民

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

下午，出席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和日共代表团团长野板参三分别代表两党签字。

10月21日下午，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七团体同日本各界庆祝中国建国10周年代表团签署共同声明后举行的酒会。

晚上，举行酒会欢迎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及其随行人员。

10月22日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代表中共中央设宴为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饯行。

10月24日上午，接见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博士和他的夫人，并共进午餐。

10月25日陪同日本松村谦三先生参观密云水库，并在火车上共进午餐和晚餐。

10月27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

10月28日晚上，会见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和他的夫人。

11月5日晚上，和贺龙副总理观看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女子排球队友谊赛，并接见双方运动员。

11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隆重庆祝十月革命42周年大会。

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农业问题进行了交谈。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举行的盛大联欢晚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2周年，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在晚会上表演节目。

11月7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为庆祝十月革命42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8日上午11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请大使转交给尼赫鲁总理的信。信中建议中印武装各退20公里，两国总理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11月9日下午，会见以众议院议长罗德里格斯·卡穆索为团长的乌拉圭议会代表团。

11月10日晚上，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

11月11日中午，在为即将离开中国的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举行的宴会上就中日两国关系问题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应该互相友好，不应该互相敌视；不仅要改善两国关系，而且还应该逐渐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实现互不侵犯的要求。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努力。

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契称，他接到国内指示，让他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赫鲁晓夫同志这次访华时同中共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说明我们两党之间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的记录烧毁。周总理表示，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对会谈中

所讨论的问题，双方都说明了各自的看法。

11月12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席穆米埃。在谈到人民联盟武装斗争的纲领和目的时，穆米埃主席说，我们总的口号就是民族独立，工人福利和土地归于农民。我们现在未提社会主义，因考虑当地的政治环境。我们在斗争中，主要是吸取中国和越南革命的经验。周恩来总理说，目前提社会主义的口号还太早。现阶段的斗争是民族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提社会主义的口号，就要打倒资本家，实行国有化，这样会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吓跑了。农民也不会赞成，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就要把土地国有化。现在，无论非洲也好，亚洲也好，一般地不提社会主义，因为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是民族民主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在革命胜利前提的口号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样统一战线就扩大了。胡志明主席说的对，统一战线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赞成，农民更加赞成。这样工人阶级就不孤立。中国是在1949年革命胜

利以后才转向、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要分阶段，不要超越阶段，一超越阶段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使敌人的势力扩大。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斗争是属于民族民主的斗争。提社会主义反而会混淆民族民主革命。

晚上，出席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举行的告别宴会，并在宴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

11月13日接见马来亚英籍女作家周光瑚。

11月14日晚上，接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副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他的夫人。

晚上，出席郭沫若副委员长为招待卡塔威纳塔副议长和他的夫人举行的宴会。

11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摩洛哥前首相贝拉弗里杰和前首相办公室主任拉哈基。

11月17日下午，接见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德卡尔·拉孟、执行委员贝尔努等人。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摩洛哥前首相贝拉弗里杰和前首相办公室主任拉哈基。

12月17日写信答复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首要步骤，建议两国总理本月26日举行会谈。

12月19日下午，接见乌拉圭文化界人士罗德里格斯。

12月20日晚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时说：无可置疑地无论从历史，现在和今后看，中印两国是长期友好的国家，尽管发生了如空喀山口的不愉快事件，目前的争执是暂时现象。这是我们的基本信念。希望大使这次回去，努力使中印关系这段争论逐步缩小。不是增加距离，而是缩短距离，不是增加紧张，而是减少紧张。

1960年

1月1日下午4时15分，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前沙捞越亲王安东尼·布鲁克时说：舆论的力量是很大的。绝大多数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不能不影响舆论。因此，即使那些要破坏和平的人，为了不受到批评和指责也要装成和平的样子。所以，现在的任务是要分清真和平和假和平，应该支持真和平，揭露假和平。这样就可能争取持久和平。譬如说，一面讲和平，一面扩大军事基地、加强实力、反对裁军、制造氢弹、进行核武器试验、积极进行扩军备战，这与嘴上说的和平语言，完全不同。阁下周游世界，可以揭露这些假和平。还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事实。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可以和平共处。譬如英国有国王，这是英国人的事，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的事，英国也不应干涉。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和平共处。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国内发展情况的需要。因此很清楚，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1月4日在北京饭店出席缅甸驻华大使叫温为庆祝缅甸联邦独立12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月18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以副总理兼对外与东西德贸易部长海因里希·劳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并参加中德通商航海条约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为民德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月20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互换双重国籍问题条约批准书签字仪式。

1月24日傍晚，前往机场欢迎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

晚上，会见并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奈温总理。

1月25日上午10时15分，在中南海武成殿和奈温总理举行会谈。

1月26日上午10时，在中南海武成殿和奈温总理继续会谈。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康南皮利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在北京饭店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

1月27日中午，设便宴招待奈温总理。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缅甸驻华大使叫温为奈温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北京饭店接见阿联新任驻华大使塔拉齐和夫人。

1月28日下午，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缅甸总理奈温将军。

下午6时50分，和奈温总理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中国和缅甸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

晚上，出席缅甸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宴会并在宴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的签订，更有力地证明了独立的亚非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团结友好的信念，并且为发展亚非国家的这种团结友好创造了一个新的范例。

1月29日清晨，前往机场欢送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

2月26日答复印度总理尼赫鲁2月5日的来信。复信指出：中国政府一

贯认为，两国边界的争端必须而且完全可能友好地、和平地解决，两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共同愿望决不应因暂时的意见分歧和某些不幸的意外事件而动摇。

3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50周年大会，并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庆祝活动的苏联、朝鲜、蒙古、匈牙利、日本等国妇女代表以及国际民主妇联的代表。

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妇女两万多人同在北京的各国妇女朋友们举行的联欢晚会。

9月10日下午，出席丹麦驻华大使巴特森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1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

晚上，和邓颖超会见并设宴欢迎柯伊拉腊首相和夫人以及随行的尼泊尔贵宾。

3月12日下午，在中南海武成殿和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举行盛大国宴热烈欢迎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

3月13日陪同柯伊拉腊首相参观密云水库，并在密云回北京的专车上和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

3月14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柯伊拉腊首相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的欢迎大会。

3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武成殿同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出席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会长周建人为欢迎柯伊拉腊首相和夫人举行的盛大酒会。

3月1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北京足球队同苏联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举行的友谊赛并接见双方运动员。

3月19日复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意在4月20日左右去德里访问，并表示准备从4月19日起到4月25日在德里进行七天访问。

接见在我国访问的拉丁美洲的学生、妇女、文艺、医学界的朋友和平人士。

下午，接见在我国访问的苏联、保加利亚、民德、印度、日本和塞浦路斯等国外宾。

9月20日晚上，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会谈。

3月21日出席陈毅副总理为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的午宴。

下午，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和他的夫人。

晚上，和柯伊拉腊首相分别在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关于边界问题和经济援助两协定以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上签字。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出席签字仪式。

晚上，在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说：亚非国家间只要都采取互谅互信态度，坚持平等互利、友好互让原则，任何问题都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3月22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

3月23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立克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29日下午，接见以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为首的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

3月30日下午，接见应邀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外宾。

4月4日上午，到柬埔寨驻华大使馆吊唁柬埔寨国王逝世。

晚上，出席匈牙利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西格蒂为庆祝匈解放1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4月6日接见以智利大学校长、拉丁美洲大学联合会主席胡安·戈麦斯·米利亚斯为首的智利教育代表团和智利画家胡利奥·爱斯卡麦兹。

4月9日下午，出席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贾尔卡赛汗在会上发表演说。

4月13日上午，乘专机前往缅甸、印度、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随同前往。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陈云、林彪、邓小平副总理等前往机场送行。

下午，抵达昆明。

4月15日上午，由昆明抵仰光。在机场受到缅甸总理吴努和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的热烈欢迎。

晚上，和奈温将军和夫人共进晚餐。

4月18日晨，拜会吴温貌总统。

上午，拜会吴努总理。

下午3时，拜会缅甸前总理、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

4月17日上午，在宾馆会见缅甸巩固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副主席吴觉迎。

上午10时30分，同吴努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举行午宴招待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政府各部部长、高级军官和社会著名人士。

下午3时30分，在宾馆接见苏联驻缅甸大使列道夫斯基。

下午4时30分，在仰光吴努私人住宅和吴努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新德里的温度时，吴努说，那里比这里还热，而且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周总理说，这我们不介意的。这次是尼赫鲁总理提议我去的，我响应。我提出中国的任何地方，我们会对客人给以热烈的接待。第二，我提仰光，前缅甸政府对此欢迎，我相信吴努总理也会欢欣。但尼赫鲁说他国内离不开，所以我就去。吴努说，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周总理说，为了国事，任何地方也可以去。当我们还在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我还到了蒋介石控制的各地同蒋联系。何况中印并没有战争，而且双方又都存在着友好的愿望，为什么不去？你知道，人家称我为“谈判者”。吴努问，你这个名字是否在中日战争时期取得的？周总理说，在那以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

晚上，出席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为他访问缅甸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等出席招待会。

4月18日上午，参观仰光北郊的达棉国营纺织厂。

出席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和夫人的午宴。

下午，接见220名华侨代表。

下午6时，在吴努家中同吴努总理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出席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11时，在宾馆会见缅甸巩固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巴瑞。

4月19日上午，结束对缅甸的友好访问，乘飞机离开仰光前往新德里。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到机场欢送。

中午 12 时 30 分，到达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政府粮食供应和难民部长普·克·森前往机场迎接，并在加尔各答进午餐。

下午，到达德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机场欢迎。在机场发表讲话说：“目前，我们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长期的经济建设。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和平友好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共同倡导了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取得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两国总理会谈，谋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的途径。这一次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来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会晤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产生积极的和有益的效果。”

4 月 20 日上午，在总统府拜会印度总统普拉沙德。

上午，访问拉志加，并在甘地火葬场献花圈。

上午 11 时 30 分，在总理官邸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 3 时，在总统府会见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

下午 5 时，在总理官邸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总统府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只要处处为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既考虑到历史背景，又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互谅互让，两国边界问题是完全能够公平合理的解决的。

4 月 21 日上午 10 时，拜会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

上午 11 时 30 分，前往潘特官邸拜访印度内政部长戈·巴·潘特。

出席普拉沙德总统举行的午宴。

下午 4 时，在总理官邸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出席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为他访问印度举行的招待会。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和尼赫鲁总理出席招待会。

晚 10 时 30 分，在总统府会见印度驻阿联大使、前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

4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总理官邸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四次会谈。

中午，出席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举行的宴会。

下午 3 时 30 分，拜访印度财政部长莫·兰·德赛。

出席国防部长梅农举行的宴会。

晚上，在总统府出席歌舞晚会。

晚 10 时 30 分，会见前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和他的夫人。

4 月 23 日出席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午宴。

下午 4 时 30 分，在总理官邸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五次会谈。

4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总理官邸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六次会谈。

下午 4 时 45 分，在中国驻印度使馆接见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吉克托夫时说：这几天同印度方面的会谈有一些进展。但是，从印度方面来说，总的趋势是想把问题拖下去。我们建议，为了避免冲突，保持边境安宁，双方边境部队可以自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一定的距离，在边界上建立一个非武装区。印度方面不接受这个建议。我们建议，双方的边境部队在全线停止巡逻。印度方面表示，在东段可以不巡逻，但是在西段不提停止巡逻，而提尽力避免接触。会谈中双方阐述了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我们提出了五点，认为是双方可以接受的共同点。尼赫鲁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对第四点，要再澄清一下。在整个会谈中，主动一直在我们方面。

我们曾经数次建议成立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但是印度方面始终拒绝。

下午 6 时 30 分，在总统府与内政部长戈·巴·潘特进行第二次谈话。

4 月 25 日上午 11 时，在总理官邸同尼赫鲁总理举行第七次会谈。

下午 5 时 30 分，拜会普拉沙德总统，向他辞行。

下午 6 时 30 分，出席内政部长潘特举行的茶会。

晚上，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举行宴会。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总理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夫人、人民院议长阿延加尔等出席宴会。

晚 10 时 30 分至次日凌晨 1 时，在总统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讲话并回答记者们所提出的问题。

4 月 26 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德里前往加德满都。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官员到机场欢送。

上午，抵达加德满都。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和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到机场欢迎。尼泊尔首都放假一天，市民聚集在街道上热情欢迎周恩来总理。

下午 1 时 30 分，拜会柯伊拉腊首相。在进行友好会谈后，宾主共进午餐。

下午，出席市民欢迎大会。

下午 4 时 30 分，拜会喜马拉雅亲王。

下午，出席尼泊尔商会举行的招待会。

晚 7 时 30 分，出席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的国宴。

4 月 27 日上午，在柯伊拉腊首相陪同下，乘飞机前往加德满都西北约 96 公里的风景优美的胜地博克拉。

下午 4 时，在博克拉的宝宫和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和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

4 月 28 日上午，在柯伊拉腊首相陪同下，从博克拉乘飞机回到加德满都。

中午，出席柯伊拉腊首相举行的宴会。

在尼泊尔电台发表广播讲话。

晚上，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从未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我们表示接受把珠穆朗玛峰画在中尼边界线上的画法。还谈到，尼赫鲁总理 26 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他当面不说，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种态度，令人非常痛心。

晚 11 时，和柯伊拉腊首相在中国和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

4 月 29 日晨 7 时 20 分，乘飞机离开加德满都回国。柯伊拉腊首相到机场热情欢送。

回到昆明。

5 月 5 日上午 9 时，和陈毅副总理及随行人员乘飞机到达金边。西哈努克亲王、福·波伦首相到机场热烈欢迎。

上午 11 时 30 分，到桑园别墅拜会西哈努克亲王。

中午 12 时 20 分，到首相府拜会福·波伦首相。

下午，向已故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的遗体致哀。

下午 5 时，前往国王御座宝殿拜会柬埔寨王后和摄政委员会。

晚 8 时 30 分，在金边克玛林宫出席柬埔寨摄政委员会主席西素瓦特·莫尼勒亲王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

5 月 6 日上午 8 时，在王宫广场出席高棉王家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欢

迎大会。

上午 10 时，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主持柬埔寨皇家电台开幕式。这个电台是周恩来总理在上次访问柬埔寨时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礼物。

上午，在西哈努克亲王、福·波伦首相陪同下参观中国援建的胶合板厂。

下午 5 时 30 分，在中国驻金边大使馆接见 200 名华侨代表。

晚 8 时 30 分，出席柬埔寨王国政府举行的盛大国宴。

5 月 7 日晨，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乘飞机离开金边前往磅湛。

上午 8 时，到达磅湛，参加皇家纺织厂象征性开幕典礼并讲话。

下午 2 时，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乘专机到达喷吓省的白马。

下午，在福·波伦首相陪同下参观喷吓附近的龙波水库。

晚上，出席喷吓省省长邵定举行的宴会。

5 月 8 日上午，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乘柬埔寨海军的一艘巡逻舰游览白马湾，并在舰上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下午，在西哈努克亲王和福·波伦首相陪同下乘飞机返抵金边。

下午 5 时 45 分，在王宫姜奇哈亚大殿和福·波伦首相签署联合声明。

晚 11 时 30 分，在柬埔寨外交部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

5 月 9 日上午 8 时 30 分，向柬埔寨王后和摄政委员会委员们辞别。

上午 9 时 30 分，和陈毅副总理等离开金边前往河内。西哈努克亲王到机场欢送。

因气候关系，专机降落在胡志明主席的故乡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并在宜安下榻休息。

5 月 10 日上午 9 时 20 分，从宜安市到达河内嘉林机场。范文同总理在机场迎接，10 万市民夹道欢迎。

上午，拜会胡志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

下午，在范文同总理陪同下参观由中国援建的河内升龙卷烟厂、金星橡胶厂、河内肥皂厂。

下午 4 时，在河内向梅役烈士墓献花圈。

晚上，出席范文同总理举行的盛大国宴。胡志明主席也出席了宴会。

5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和范文同总理举行会谈。

下午 6 时，率中共代表团与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接见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

5 月 12 日上午，在范文同总理陪同下访问河内百科全书。

中午，在范文同总理陪同下参观河内市郊仁政乡农业生产合作社。

下午 4 时 30 分，参加中越两党代表团第二次会谈。

晚上，出席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为他访越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范文同总理应邀出席招待会。

5 月 13 日清晨，出席河内八万市民的盛大集会，并在群众大会上表示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胡志明主席出席了群众大会。

上午 8 时 30 分，率中共代表团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

中午，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举行宴会答谢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党政领导人。

下午4时，接见越中友协代表。

下午，在主席府接见当地华侨代表。

晚上，在主席府出席胡志明主席举行的宴会。

5月14日晨7时30分，结束对越南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河内回国。范文同总理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到机场欢送。

上午，回到南宁。

5月16日下午3时，在武汉东湖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贝勒卡塞姆。

5月17日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林彪、邓小平副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5月19日上午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贝勒卡塞姆为首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

下午，在北京饭店出席伊拉克驻华大使法迪尔为欢迎以贝勒卡塞姆为首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5月24日下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古巴军队总督察罗德里格斯少校和他的夫人。

5月25日上午10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进行第一次会谈时说：你说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建设，这种看法是对的。你知道，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至少一百年，如果不是两百年的话。我们要在经济方面、在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就不能够等一百年，因为一百年以后你们又前进了。我们说各国应该平等，但是平等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实际的平等要看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是一个一穷二落后的国家，加快我们的建设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过去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内战使得中国极端贫穷和落后，使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根源是内在的和外来的压迫，这点你是了解的。

下午，接见以商业部长沙瓦夫为首的伊拉克政府贸易代表团。

5月26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进行第二次会谈时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愿意彼此友好。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猜疑和仇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美国在太平洋东边。我们在太平洋西边。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华盛顿的政府不是美国政府，而美国常说我们的政府不是中国政府。敌视是美国开始的。它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当然也敌视它。我们敌视和反对的，是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它侵占台湾。我们没有跑到火奴鲁鲁和加利福尼亚海岸去。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正如阁下所说的，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先在日内瓦、以后在华沙进行的中美谈判中，我们都作了努力。我们曾经建议，中国和美国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应该坐下来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海峡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这是很友好的建议，但是美国不干。周总理还说，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问题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如果美国承认这两个原则，自然我们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我们可以在华沙或者在别的地方同美国谈判如何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军的问题。另一方面，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可以同台湾地方政府或者说蒋介石政府谈判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力争谈判解决。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

话时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蒙哥马利元帅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

5月27日上午，应蒙古政府的邀请乘专机离京前往蒙古进行友好访问。陈毅副总理陪同前往。

上午11时25分，抵达乌兰巴托。泽登巴尔主席到机场欢迎。

中午，出席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

下午2时，向苏赫巴托尔—乔巴山陵墓献花圈。

下午，拜会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

晚上，由泽登巴尔主席陪同观看歌舞演出。

5月28日上午10时，在乌兰巴托政府大厦同泽登巴尔主席会谈。

下午，由泽登巴尔主席陪同参观蒙古工业联合工厂的皮鞋厂和毛纺织厂。

晚上，出席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举行的国宴。

5月29日早晨，由泽登巴尔主席陪同乘专机离开乌兰巴托前往杭爱省哈拉和林农牧场参观访问。

从农牧场乘飞机到胡吉尔特参观疗养院，并出席前杭爱省党委第一书记佐奥多尔在疗养院举行的午宴。

晚7时30分，乘飞机返回乌兰巴托。

5月30日上午，由泽登巴尔主席陪同参观乌兰巴托面粉厂。

中午，在乌兰巴托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举行会谈。

晚上，出席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为他访蒙举行的宴会。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等出席宴会。

5月31日上午，参观蒙古中央博物馆。

中午，在泽登巴尔主席陪同下在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

在列宁少年宫亲切会见乌兰巴托市的少年儿童。

下午，和泽登巴尔主席签署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下午，在苏赫巴托尔广场出席有八万人参加的蒙中友谊集会。

晚上，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举行宴会答谢以泽登巴尔主席为首的蒙古党政领导人给予的盛情款待。

6月1日晨7时40分，结束在蒙古的访问，从乌兰巴托乘飞机回国。泽登巴尔主席、桑布主席到机场欢送。

上午11时15分，抵达北京。朱德、宋庆龄、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在机场欢迎。

6月2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应刘少奇主席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

晚上，陪同刘少奇主席会见列希主席。

6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欢迎列希主席举行的盛大国宴。

6月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举行的盛大集会。

6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伊拉克驻华大使阿卜杜勒·哈克。法迪尔时说：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把国内各种反帝、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外

部敌人。国内有空隙，挑衅者、阴谋分子就会钻进来，这是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是一个领导者不善于团结人民，把人民推到反对的地位上去。亚洲这样的例子很多，一些新兴的国家都面临这种考验。

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新任驻华大使克诺泰。

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以亨利·卡松果为团长的刚果政党代表团时说：你们来很好，你们要不来我们对你们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对非洲知道得很少，很抱歉。但非洲已经觉醒，黑非洲开始光明了，光明照耀非洲，非洲人民一步步站起来，再也不能受压迫了。非洲应该是非洲人的非洲。

下午，出席瑞典驻华大使布克为庆祝瑞典国旗日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为列希主席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为招待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的代表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散布和平幻想、模糊敌我界线，企图取消斗争。因此，必须彻底揭穿他们的叛徒面目，消除思想毒素，粉碎他们的破坏活动。世界工联主席诺维拉（意大利），副主席格里申（苏联）、贝诺瓦·弗拉商（法国）等出席了宴会。

6月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6月21日晚7时30分，在上海市文化俱乐部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

7月2日就中国尼泊尔边境发生意外事件写信给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说明经过。一队尼泊尔人马进入我国边境，我剿匪部队误认为西藏叛匪，因而发生意外事件，中国政府对此深感遗憾并向尼泊尔政府表示歉意。

接见巴西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7月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尼泊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阿迪卡刊、中央委员普拉丹。

7月22日晚上，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23日下午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甸首席代表昂季准将。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甸首席代表昂季准将和代表、顾问以及随行的工作人员。

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和昂季准将等缅甸贵宾观看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足球队同黎巴嫩“雷星”俱乐部足球队的足球赛。

7月24日下午，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在北京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各国外宾。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宴欢迎前来我国学习的西哈努克亲王的三位王子：尤瓦那、纳拉迪波、克马努拉克。

8月1日上午10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谈苏联撤专家事时说：我们的态度是我们需要这些专家，我们挽留这些专家。苏联专家工作得很好。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政府一定要坚持，那当然是很大的遗憾。我们不得被迫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的意见。没有别的选择了。苏联专家代理组长雷素夫通知我们：8月份将派八次国际列车来接他们。我们的复照去了，他们将采取什么态度还要等一等。

上午 11 时 5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

下午，在瑞士驻华大使纳维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说：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并主张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这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的地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将为此作不懈的努力。

晚上，在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甸首席代表、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时指出：在同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缅甸总是领先对中国表示友好的。缅甸是这些国家中首先承认中国的一个国家，是首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中国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国家，又将是首先同中国缔结边界条约的国家。

8 月 12 日晚上，在首都剧场观看缅甸文化友好艺术团艺术家们的演出并接见艺术团团长吴巴盛和主要演员。

8 月 14 日上午，和宋庆龄副主席接见以金钟恒为首的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以金汉奎为首的朝鲜电影代表团、以朴赞松为首的朝鲜国家排球队。

8 月 15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乘专机离京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

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为庆祝朝鲜解放 15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副主席奥金加·奥廷加。

8 月 16 日中午，接见并宴请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白土吾夫。

8 月 17 日上午，在中南海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马尔丁·费伦茨。

晚上，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8 月 18 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为招待来我国访问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12 个青年和学生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说：亚非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就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如果这些力量分散开来，甚至互不支持，互不团结，就有可能被帝国主义利用破坏，而向我们进行侵略、压迫、威胁和挑衅。

8 月 25 日中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请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家里吃饭。

8 月 26 日下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哥斯达黎加议员代表团。

8 月 27 日下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指出关于两国政府关系，还是坚持过去我们说过的三原则，并新提出我对日贸易的三项原则：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指对中小企业有特别困难者）。至于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建立起正常关系情况下才能签订。在没有签订政府协定之前，如果日本某企业向中国某公司表示友好，根据双方需要可以签订定期贸易合同。

下午，接见墨西哥著名社会活动家、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哈拉将军和随他同来的墨西哥《永恒》杂志编辑何塞·罗萨莱斯。

8 月 30 日赴密云水库途中在火车上和美国作家斯诺谈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

应达成的原则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

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

8月3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蒙古艺术团的演出并接见团长和主要演员。

9月1日上午，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热烈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会，并接见越南贵宾。

9月2日晚上，在北京饭店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向关心印度支那的和平，愿意看到这块同中国紧相毗连的地区成为一个和平地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国政府一贯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支持越南的和平统一，支持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和平中立政策，并且多次表示愿意同一个和平中立的老挝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我国政府非常愿意看到和平地区能够得到不断的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得到新的体现。

9月5日下午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英国记者费力克斯·格林电视访问时谈中美关系等问题。

9月6日下午，接见大索马里联盟主席侯赛因。

9月7日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同志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对威廉·皮克总统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9月8日中午，前往机场迎接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王国后回到北京。

9月9日晚上，出席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潘切夫斯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10日上午，接见日本社会党拥护宪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穗积七郎，日中友协常任理事、参议院议员吉田法晴和事务局局长谷川敏三，再次谈到中日贸易三原则，并将8月27日接见铃木一雄时关于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的谈话记录交给他们。

下午，到机场欢迎几内亚总统杜尔应刘少奇主席邀请率政府代表团到京对我国作正式访问。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陪同刘少奇主席会见杜尔总统。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欢迎杜尔总统举行的盛大国宴。

9月11日下午，参加刘少奇主席和杜尔总统的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便宴招待杜尔总统。

晚上，陪同杜尔总统出席中非友协，文化部举行的盛大欢迎晚会。

9月12日下午，参加刘少奇主席和杜尔总统的会谈。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塞古·杜尔总统。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也参加会见和宴会。

9月13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几内亚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并和杜尔总统分别在中国和几内亚友好条约上签字。

9月14日上午，陪同杜尔总统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

中午，到达上海。上海30万人夹道欢迎来自英雄的几内亚人民的使者、非洲杰出政治家杜尔总统。

下午，陪同杜尔总统访问上海市闵行新工业区，参观了这里的汽轮机厂、闵行一号街和新建的工人住宅。后来还访问了少年宫，游览了市容。

晚上，出席上海市长柯庆施为杜尔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15日上午8时，和宋庆龄副主席等到机场欢送杜尔总统乘专机离上海去武汉访问。

9月2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宴会欢迎由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率领的、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缅甸代表团。

9月24日下午，接见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事务局局长岩井章。

9月26日晚上，在首都剧场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死海》，并接见团长、编导。

9月27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新任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时说：我们有台湾问题，你们有西伊里安问题，我们需要互相支持。台湾问题比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困难多一些，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会收复台湾，我们并不打算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如果美国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一定要回击。我们的方针是通过谈判解决，我们同美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已经谈了五年，已经谈了一百次，打破了国际谈判的记录，我们准备继续谈下去，再谈五年也可以，但估计不会再谈五十年，更不会是一百年。

下午2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华大使赛迪雅。

下午，在北京机场热烈欢迎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庆典并参加即将举行的中缅边界条约签字仪式的缅甸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和夫人。

晚上，和邓颖超会见并设便宴招待奈温将军和夫人。

9月28日下午，到机场热烈欢迎吴努总理率缅甸联邦政府代表团到北京。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吴努总理和夫人、奈温将军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今年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不但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而且将要签订边界条约，从而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获得全面的最后的解决。宴会以前举行了酒会。

9月29日上午11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举行会谈。

下午，前往机场热烈欢迎高举民族解放斗争大旗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代表、阿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代表团受到首都数十万群众热烈的夹道欢迎。

晚7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巴斯总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当代殖民地革命运动一个重要发展。现在，民族独立运动的熊熊烽火已经燃遍了整个非洲大陆，所谓“黑暗大陆”已经破晓。

晚1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及女儿、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和夫人等缅甸客人。

9月30日下午3时1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讲话时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贯地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并且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

人民和国家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0月1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举行第一次会谈。

和吴努总理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上签字，并互祝和平友谊边界的建立。

10月2日和邓颖超设便宴招待吴努总理和夫人及女儿。

在工人体育场首都十万人庆祝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的大会上讲话时说，中缅边界条约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榜样，是亚洲国家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的范例。

晚上，出席缅甸驻华大使叫温为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10月3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进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关系时说：你们在决不放下武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不排除通过平等谈判来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应有主从，我们认为，应该以武装斗争为主，外交斗争是配合武装斗争的。戴高乐所以要同你们谈判，正是因为你们始终坚持着武装斗争。所以，武装斗争是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外交斗争将软弱无力。在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也有值得引为教训的经验，刚果就是一个例子。刚果政府做错了两件事：其一，是把联合国请来，结果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比比比利时更强、更凶恶、更不容易对付；其二，是让联合国军队解除自己的武装。于是，刚果局势就日益严重起来。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总是在殖民主义者和反动派的乎中，被压迫的人民是不容易得到武器的，所以一旦掌握了武器，就无论如何不要放下。

中午，出席团中央等单位为欢迎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24个国家的青年和学生代表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缅甸总理吴努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4日上午，去机场欢送缅甸总理吴努。

下午1时，去火车站欢送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

下午4时，出席首都各界为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举行的万人欢迎大会。

晚上，出席阿尔及利亚艺术团首次访华演出开幕式。

10月5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内阁副首相李周渊为团长的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

10月6日上午，前往首都机场欢送阿巴斯总理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结束在中国的访问离京回国。

10月7日下午，接见一批日本朋友。

10月8日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海地、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新西兰、古巴、日本、哥斯达黎加等国外宾。

下午，在中山公园接见伊拉克国家指导部长弗萨尔·萨米尔。

10月11日在接见并宴请前出席万隆会议的日本首席代表高崎达之助时强调指出：中国方面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来恢复中日正常关系，并重申改善中日关系的三个起码条件：一、不应互相敌视，中国并不敌视日本，日本不应敌视中国；二、中国承认日本，日本不应追随美国，参与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应阻挠而应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向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都有这样的愿望，因此两国当局应该根据这三个起码条件来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

10月12日参加中国蒙古友好互助条约互换批准书签字仪式。

10月13日参加中朝两国两项经济协定的签字仪式并宴请李周渊副首相。

接见墨西哥文化代表团。

10月1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美国作家斯诺。

晚上，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中友好协会主席凯莱齐。

10月19日晚上，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凯莱齐副主席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

10月20日接见古巴青年代表团。

10月23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前出席万隆会议的日本首席代表高崎达之助举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日本自卫力量问题时说：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已经15年了，一个独立的日本应该有它的自卫力量。这是我们一向所主张的。但这同在美国操纵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是两回事，不能混淆。我们愿意看到一个爱好和平、实现了完全独立和民主的日本拥有自卫武装。但是我们担心日本有一部分人追随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晚上，出席陈毅副总理为高崎达之助举行的宴会。

10月24日晚上，出席高崎达之助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25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为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10周年举行的盛大宴会。

10月27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拉丁美洲12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和代表。

10月30日举行酒会欢迎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并观看朝鲜艺术家的演出。

11月2日下午，去机场欢迎赴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典途中到达北京的胡志明主席。

晚上，参加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为胡志明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

11月9日晚7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加纳时报》国际问题记者科菲·巴杜、加纳《每日写真报》助理新闻编辑伊曼纽尔·威廉·阿贾那时指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靠发动战争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我们的制度不许可这样做。我们的政策也不能是这样。如果这样，就是要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为什么主张发动战争呢，这是说不过去的。实际生活不允许，我们要埋头建设，我们不需要战争。历史的教训是，发动战争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今年，我们两次指出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缔结一项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以保障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并使这个地区成为无核子武器区。我们这个主张，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但是美帝国主义却反对我们的建议。这样，谁要战争，谁要和平，不是很清楚的吗？

11月5日前往机场欢送刘少奇主席率党政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

11月6日出席首都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集会并接见苏中友协代表团。

11月7日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

11月8日接见柬埔寨王国政府前首相黄意，并共进晚餐。

11月10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数学家、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高善必教授时指出：中国决不会侵犯印度，也不会占领印度的一寸土地，我们希望真正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愿意采取让步的方针，但是让步必须是双方的。

晚上，接见喀麦隆劳工总联合会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

11月12日接见加纳工会代表团。

11月17日观看瑞典皇家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古典舞剧。

11月18日下午4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埃·切·格瓦拉少校为首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

晚上，为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举行宴会。

11月19日下午4时2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以国家银行行长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团长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

11月21日上午11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古巴人民社会党书记马努埃尔·卢萨尔多和全国委员会委员格瓦拉。

下午，出席首都人民为欢迎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举行的盛大集会。

11月29日上午，接见出席苏、朝、越、蒙渔业会议的代表团。

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1月3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拉丁美洲12个国家的外宾。他们来自古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英属圭亚那、海地、墨西哥、巴拿马、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等。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为首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并出席联合公报签字仪式。李先念副总理和格瓦拉行长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李先念副总理为欢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2月36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自莫斯科回国途经北京的胡志明主席。

晚上，出席毛泽东主席为胡志明主席举行的宴会。

12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文化部为胡志明主席举行的文艺晚会。

12月5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阮维桢副总理为首的越南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

12月6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胡志明主席。

晚上，出席芬兰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2月9日中午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叫温。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等在机场迎接刘少奇主席率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后返回北京。

下午6时30分，在东郊机场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

夫，谈苏联运给越南的燃料和汽油在中国过境问题。

12月10日午后，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萨马德。

下午3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古巴驻华大使奥斯卡·皮诺·桑托斯夫妇。

12月12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就老挝局势征求越方意见。

12月15日上午，前往北京车站欢迎西哈努克亲王。

晚上，和邓颖超举行使宴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洗尘。在宴会上赞扬西哈努克亲王为中柬友好和亚洲和平所作的努力。

12月16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再次接见越南驻华大使，谈老挝问题。

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会谈。

晚上，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盛大宴会。

12月17日上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

下午5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邓颖超参加毛泽东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会见。

晚上，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欣赏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演出的芭蕾舞剧《海侠》。

12月18日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外国侵略势力粗暴干涉老挝内政，公开支持老挝叛乱集团，挑起并扩大老挝内战，并郑重宣称：老挝问题应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

12月19日下午3时50分，出席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联合声明的仪式，并和柬埔寨王国首相福·波伦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

下午4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一万多人隆重庆祝中柬两国政府庄严签订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大会。

晚上，出席中柬友协和全国妇联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酒会。

12月20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乘火车离开北京到南方访问。在赴南京的专车上同西哈努克亲王交谈时说：我们是赞成联合国和支持联合国的，我们在万隆会议上也支持过联合国。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那就是美国控制了多数表决机器。尽管美国的多数越来越少，但是它仍然是多数。刚果问题上就是那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国家从联合国军撤出来。卢蒙巴没有经验，他把联合国请进去，结果请不出来了。刚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训就是，提联合国不如不提联合国。所以我们主张老挝问题应该采取日内瓦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倒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联合国，而是因为美国还能操纵联合国。

12月21日上午9时40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抵达南京。

上午，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晋谒中山陵，游览明孝陵和玄武湖等名胜古迹。

下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访问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五老村分社和无线电工业学校。

晚上，出席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

会。

晚上，和陈毅副总理夫妇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其一行乘火车离南京前往杭州参观访问。

12月22日上午9时，到达杭州。

上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在杭州泛舟西湖，游览名胜。

下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参观都锦生丝织厂。

晚上，出席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后，观看越剧、舞蹈和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演出的京剧《拿谢虎》。

12月23日上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其一行访问西湖人民公社十月生产队。归途中，登上钱塘江边的六和塔，观赏钱塘江大桥和渔舟点点的江上景色。

中午，在西湖边的楼外楼酒家举行便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一行。

下午，在杭州宾馆代表我国政府和人民接受西哈努克亲王代表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赠送的礼品。

12月24日上午，到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结束在杭州的参观访问，由陈毅副总理和夫人陪同乘专机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12月30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缅甸访问。随行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和夫人以及由400多人组成的友好代表团。

1961年

1月2日电贺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祝会议对支持刚果、阿尔及利亚和非洲其他各国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以及促进非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作出贡献。

中午12时，乘专机抵达仰光。吴努总理和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在机场迎接，10万市民热烈欢迎。

下午3时30分，在总统府拜会缅甸总统吴温貌和夫人。

上下午4时30分，前往缅甸总理寓所拜会吴努总理和夫人。

晚7时，在总统府出席吴努总理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国宴。在宴会上谈到他所率领的由400多人组成的中国友好代表团的访问缅甸以及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去年率领300多人对中国的访问时指出，互相派出规模如此盛大、代表性如此广泛和内容如此丰富多采的代表团进行友好往来，这不仅在中缅两国的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创举，就是在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盛况。

1月3日上午，前往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墓献花圈。

中午，出席奈温将军和夫人的宴会。

下午4时30分，参观展览会后由吴努总理陪同返回总统府并就老挝局势交换看法。

晚7时30分，出席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在使馆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吴努总理、温奈将军等出席招待会。

1月4日上午8时，在仰光参加缅甸独立节庆祝仪式。

下午，在总统府出席中缅互换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并和吴努总理分别发表讲话。

下午，接受缅甸总统授予的“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有者”最高勋章，以表彰他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杰出贡献。

下午3时，在吴温貌总统、吴努总理陪同下前往仰光东区勃生堂路，参观当地居民传统的布施仪式。

晚上，出席缅甸总统吴温貌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宴会。

晚上，在仰光大湖湖畔与缅甸总统吴温貌和夫人、总理吴努和夫人、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和夫人观看焰火。这些焰火是中国政府送给缅甸政府欢庆独立节的礼物。

1月5日上午，去毛淡棉前在总统府与奈温将军谈老挝问题时说：苏联、越南给予富马政府的援助是间接的援助。美国不仅援助文翁政府，而且直接出了一些兵，这样它们就输了理。美国也不能不考虑如果它大规模出兵，就会引起美苏直接的冲突。西哈努克在1月1日提议召开由14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扩大会议。富马在金边，他也倾向于这个建议。我们认为西哈努克的建议很好。我们反对把老挝问题提交联合国，反对联合国进行干涉。

上午，在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亲温将军和夫人陪同下乘专机从仰光到达毛淡棉，受到这个港口城市10多万居民的夹道欢迎。

上午，出席在市政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大会。

出席丹那沙林行政区专员吴特丁举行的午宴。

午宴后乘汽轮畅游萨尔温江。

下午，返回仰光，分别向吴敏登和夫人、吴巴瑞和夫人作私人访问。

晚上，和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出席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在仰光市新建的露天剧场举行的首次演出开幕式。

1月6日上午8时40分，在仰光总统电影院和吴努总理一起出席中国电影周开幕式。

中午，在昂山体育场出席仰光市民为欢迎他和庆祝中缅两国永久和平友好边界的诞生举行的盛大集会。

下午，在仰光昂山体育场和吴努总理、奈温将军一起出席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缅甸的表演和比赛的开幕式，并观看表演和比赛。

晚上，在总统府出席吴温貌总统举行的盛大花园招待会。

1月7日上午10时15分，在吴努总理陪同下乘专机到达缅甸北部城市曼德勒。20万市民中几乎有一半人到大街上和飞机场欢迎。

上午，在曼德勒市政厅出席市民招待会。

出席缅北军区司令山友准将举行的午宴。

下午，在吴努总理陪同下驱车观看了以宝塔著名的曼德勒山附近的风光。

晚上，参加曼德勒专区专员吴巴拉举行的宴会，并在市政厅观看当地艺术家的优美舞蹈表演。

午夜，在吴努总理陪同下乘游艇“敏洞号”离开曼德勒，南行120公里前往蒲甘。

1月8日上午，自曼德勒赴蒲甘途中，在敏洞号轮船上和吴努总理就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问题进行交谈。

中午，到达历史名城蒲甘。

下午6时，从蒲甘乘飞机回到仰光。

晚上，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吴温貌总统和夫人、吴努总理和夫人、奈温将军和夫人等应邀出席宴会。

1月9日上午9时10分，和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上午10时30分，乘专机回国。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到机场送行。

下午，返抵昆明。

1月12日中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1月14日复信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表示赞成他所提出的为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而召开一个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并认为，这个会议如果能够顺利召开，将有助于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

写信给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支持富马首相关于召开一次国际性会议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并表示它与今年1月1日西哈努克亲王关于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政府对于一切旨在制止美国对老挝的侵略和对日内瓦协议的破坏的倡议一向表示欢迎和支持。

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代办面交了赫鲁晓夫致他的信。

1月17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1月21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以马特恩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

1月22日接见缅甸贸易代表团。

1月24日下午3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以马特恩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举行会谈。

1月26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

1月27日下午6时，出席中缅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庆祝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一周年和欢迎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

在民族宫礼堂出席外交部为庆祝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一周年举行的晚会，并观看天津人民歌舞剧院演出的芭蕾舞《西班牙女儿》。

1月28日晚上，在首都剧场出席古巴芭蕾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开幕式并观看由著名艺术家阿丽西里·阿隆索主演的芭蕾舞剧《吉赛尔》；还出席了古已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为芭蕾舞团访华举行的酒会。

晚上，接见西德著名作家亨特尔·魏曾博恩。

1月30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

1月31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阮维桢副总理为首的越南经济贸易代表团，并出席关于中国向越南提供长期贷款和成套设备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越南经济贸易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表示，完全支持越南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保证老挝和平中立的主张。

晚上，接见越南歌舞团团长和主要演员，并观看越中艺术家联合演出。

2月3日复电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副主席奥金加·奥廷加，支持争取释放肯雅塔的正义斗争。

2月4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锡兰驻华大使高伯拉瓦为庆祝锡兰独立1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对外文委和文化部为古巴芭蕾舞团访华演出举行的酒会。

2月9日上午1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以首席代表帕·巴·卡特里少将为首的中国尼泊尔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在宴会上讲话时说：去年中缅缔结了边界条约，今年中尼又有可能缔结边界条约。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内能够同其他具有同样愿望的国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同样的条约。这样，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就能够普遍地推广到中国和其它的周围邻国之间。

2月10日晚上，出席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首席代表卡特里少将举行的招待会。

2月13日下午1时，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苏联经济和科技合作谈判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以及苏联先进生产者、生产革新者和地质工会联合代表团。

下午2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举行的盛大集会。

晚上，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举行的招待会。

2月14日致电刚果共和国副总理基赞加，就卢蒙巴总理等人被帝国主义

及其代理人杀害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表示坚决地从一切方面支持刚果人民的伟大的正义斗争。

2月18日中午12时5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向其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

2月17日晚上，在北京饭店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叫温。

2月18日下午2时，在工人体育场出席北京50多万人举行的大规模抗议集会，强烈谴责美、比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刚果总理卢蒙巴。

下午，接见大索马里联盟总书记优索福·奥斯曼·萨马特。

2月22日在阿联驻华大使馆出席阿联驻华大使塔拉齐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2月28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山本熊一率领的日本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时说：中日之间合作，不排除任何国家，也不排除美国，中国并不需要日本去敌视美国，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她应该同太平洋沿岸国家友好相处。

晚上，出席廖承志为日本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3月1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库米金为首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和以阿尔希波夫为首的苏联经济科技代表团，谈面国间的贸易问题。

中午，出席陈毅副总理为苏联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3月8日出席缅甸驻华大使叫温代表缅甸总统为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外交部条法司邵天任副司长举行的授勋仪式，表扬他们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出的贡献。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谈我国内经济情况以及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

3月11日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总参谋长文进勇，谈老挝问题。

3月13日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印（度）关系等问题。

3月26日早晨，到机场送陈毅副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

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经济科技代表团团长阿尔希波夫。

3月27日晚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3月28日晚8时45分，接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查哈勒斯库。

8月29日下午，在钓鱼台宾馆和邓颖超会见并宴请前往苏联访问路过北京的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上将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

3月30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加纳驻华大使科比纳·克西时说：美国大多数人民是希望世界和平、苏美和解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要侵犯美国，美国为什么要出来打大战、准备核战争呢！如果爆发核战争，将无前后方的区别，双方都将遭受损失，几十年的建设将遭到破坏。这一点，美国人民以及不少资本家甚至垄断资本家都是了解的，都认为核战争是一种冒险。因为资本家第一需要劳动力，第二需要市场，如果打起核战争，人口损失过半，市场也因之缩小一半，资本家将失去剥削的对象，无从再获取巨额利润。只有少数军火商才鼓吹核战争，以便赚取利润。现在美国天天叫嚷苏联要向外扩张，搞颠覆活动，要把全世界变成共产主义，这是对美国人民

的威胁，其目的是要动员美国人民起来打仗。事实上，这些叫嚷都是无中生有。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保卫自己不受侵犯而已。在谈到非洲的统一或团结问题时说：首先应该肯定，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而不是其他洲的人的非洲。非洲的白种人移民是少数，可以团结他们，不把他们排除在外，但绝不应由他们来统治非洲。南非的情况很坏，少数白人统治多数非洲人，非洲人没有任何选举等民主权利。现在，非洲人民的民族觉醒已经开始，站立起来了的人民是再也压不下去的，非洲觉醒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晚7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塔拉齐。

4月4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并接见参赛国朋友。

晚上，出席匈牙利驻华大使马尔丁·费伦茨在大使馆为庆祝匈解放16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为欢迎参赛各国朋友举行的盛大宴会。

4月5日晚7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瑞典驻华大使布克，当布克大使谈到美国作家斯诺现在回不了美国时说：去年他离开中国以后曾回到过美国。美国国务院需要他的第一手的材料，在这一点做法上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不同。文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主观，不看现实，而肯尼迪有点不同，他想看一看现实，用另一种方法得到中国的材料。当布克大使谈到有很多国家经济上还受别的国家所控制时说：这就是殖民主义的祸害。世界上经常有两种国家，先进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些先进国家不是去帮助落后国家，相反，去控制它们，使落后国家不能独立，受压迫。可是历史的发展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落后国家要翻身、要独立，便要反对殖民主义，结果是殖民主义者造成了自己的反对者，即反殖民主义者。当时的美国就是这样起来的。当布克大使说，我们的态度不是帝国主义的态度，我们愿意帮助落后国家，但并不要求政治控制时，周恩来总理说：这就是殖民主义与否的分界线。第一要看是否要求特权和控制；第二要看是否真正帮助别人建立独立的经济，还是使别人永远依赖下去，只限于为他们供给原料和进行一些加工；第三要看是否帮助别人建设很快，使投资后很快投入生产，还是很长时间建设不起来，很大部分的投资、贷款花在他们的技术人员身上。

4月12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热烈祝贺苏联成功地发射载人的宇宙飞船，开创了人类攀登其它天体的新纪元。

下午1时，在昆明西部的安宁温泉与来我国云南度假的缅甸总理吴努亲切会见并设便宴招待吴努总理。

在安宁温泉和自安宁赴昆明途中同吴努总理谈老挝问题时说：老挝内战如限制在本国范围内是不会扩大的，这个问题老挝人民自己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是美援助诺萨万，反对富马政府，企图把泰国和国民党残军拉进去，这样就引起了外国干涉老挝内政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初期富马政府曾被许多国家承认。富马曾要求美、英帮助，要买武器，但是美、英不卖。这样富马只好买苏联的武器。缅甸不是也曾用地米和汽油援助过富马政府吗？我记得阁下在国会演说还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曾说过，如果美国不卖武器给缅甸，缅甸只好向苏联购买。因此逻辑是一样的。美国不卖武器给富马，富马只好转向苏联购买。周总理还说，我们认为老挝这个战争是打不大的，即使是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因为那里没有很多空旷的地方，森林太

多，不好打。但是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局部战争，那末这对美国来说，比朝鲜战争将是更加错误的地点，更加错误的地点和更加错误的战争。只要美国承认不干涉老挝内政，老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晚上，出席云南省省长于一川为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4月13日傍晚，陪同吴努总理从昆明到达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允景洪，访问澜沧江畔“黎明之城”。

晚上，出席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为欢迎吴努总理和夫人举行的歌舞晚会。

4月14日下午4时，在允景洪澜沧江边和吴努总理一起观看西双版纳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划龙船比赛，同自治州人民一起欢度傣历新年。

4月15日上午11时，和吴努总理一起来到允景洪市中心广场同当地五千多群众一起欢度泼水节。

傍晚，陪同吴努总理一行从允景洪到达思茅。

晚上，在思茅举行盛大宴会欢送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

4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思茅机场欢送吴努总理一行。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公报。

4月17日晚10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并陪同亲王去机场。

4月18日下午2时10分，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安东尼奥·德耳加多·洛萨诺及其子、左派革命运动成员弗尔南多·德耳加多·艾斯比诺萨。

下午，接见以斯甘托为首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工业代表团。

接见南罗得西亚民族民主党主席恩科莫。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外交部为庆祝万隆会议六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晚上，接见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以缅甸乒乓球联合会理事吴貌貌为首的缅甸乒乓球队全体成员。

4月19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松田喜一为首的日本部落解放同盟代表团。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刚果首任驻华大使迪亚卡·贝纳顿。

晚11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苏代办通报了关于美国训练和装备古巴匪徒，发动对古巴武装进攻的情况。

4月20日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同志。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国乒协主席陈先为欢送日本乒乓队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乒乓球比赛不仅是为夺取锦标，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而首先要寻求和平。中日两国人民都遭受过侵略战争的祸害，所以要求和平的愿望是共同的，两国人民都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4月21日下午3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60万人支持古巴反侵略斗争的集会，并接见以古巴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首的古巴

文化代表团。

下午6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出席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会议后从万隆来华访问的几内亚代表、几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宣传兼旅游事业部长卡马拉·本加里，全非人民大会秘书长、几政府在加纳驻节部长、黑非总工会副主席阿卜杜拉那·迪亚洛，肯尼亚代表、非洲民族联盟盟员姆渥克等外宾。在谈话中说，一个国家的独立，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取得完全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连中国在内，现在还不能算是完全独立，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农业还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帝国主义还可以欺侮我们，占领我们的领土台湾，所以不仅你们受帝国主义欺侮，我们也一样受帝国主义欺侮，毛主席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我们共同斗争的目标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现国家民族的完全独立，这是共同目标，必须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政治、经济上的完全独立，但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大家团结。所以亚、非、拉丁美洲人民互相来往、开会、互相学习都很重要。过去帝国主义把我们隔离，分裂开，现在不行了，我们想各种办法来打通。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组织很好，如亚非国家会议、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全非人民大会、世界和平会议都很好，可以使大家在一起。

晚上，出席教育部长杨秀峰为欢送古巴文化代表团举行的酒会。

4月22日下午3时，在机场欢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

下午6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梭发那·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谈中老两国关系和日内瓦会议等问题，并共进晚餐。

4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富马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会谈。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欢迎老挝贵宾的万人集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国宴热烈欢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全体老挝贵宾。在宴会讲话中指出：美国政府宣布在老挝成立所谓“军事援助顾问团”，就是美国准备直接参加老挝内战的一个严重步骤；重申支持老挝政府的独立、和平和中立政策，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所提出的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

4月24日上午9时，和陈毅副总理一起陪同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离京去杭州访问。

下午1时20分，到达杭州。

晚上，出席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为欢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宴会。

晚10时，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

4月25日在杭州和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发表联合声明。

上午，到机场欢送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

中午，在杭州出席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霍士廉为欢迎以凯莱齐副主席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5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参加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缅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5月8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赴日内瓦途中到京的以贵宁·奔舍那为首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以富米·冯维希为首的老挝爱国

故线党代表团、以雍文谦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并在宴会上就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发表重要讲话，重申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根据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原则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希望扩大的日内瓦会议能冲破美国设置的层层障碍而顺利举行。

5 月 9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陈毅外长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离京赴日内瓦出席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

上午 10 时，在首都机场贵宾室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苏联供应我小麦和面粉问题以及老挝问题。

接见危地马拉前阿本斯民主政府内政部长查璠德。

5 月 19 日晚 7 时 5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老挝合法政府代表团团员坎平·帕法，就老挝问题交换意见并共进晚餐。

5 月 24 日下午 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巴耶豪少校为首的古巴土改代表团。

5 月 25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宇都官德马。

5 月 29 日下午 2 时 40 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从苏联转借 30 万吨粮食问题（10 万吨小麦、10 万吨面粉和 10 万吨黑麦）。

下午 4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穆萨·桑吉亚纳。

6 月 3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中国殉难烈士名单捧持代表团”团长大谷莹润、副团长西川景文。

6 月 5 日下午 3 时，在首都机场会客室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日内瓦会议情况和老挝问题。

下午，在首都机场欢迎富马首相、苏发努冯亲王在前往日内瓦途中到达北京。

下午 6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并宴请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谈关于美国策划东南亚中立国家派兵干涉老挝内政的阴谋及有关老挝三方面会谈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

6 月 6 日晨，前往机场欢送富马首相、苏发努冯亲王离京赴日内瓦。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阿里亚达萨为团长的锡兰迎奉佛牙代表团。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及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晚 11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刚果驻华大使迪亚卡·贝纳顿。在谈到关于基赞加提出在联合国帮助下在加米纳召开议会问题时说，刚果议会被解散，正常活动被阻挠，责任首先在联合国。你们主张恢复议会活动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们是支持的。但联合国是站在卡萨武布一边的，不能设想它会帮助基赞加总理提出的议会复会和支持合法政府对全刚果进行统治。而且不管哪个国家派去军队，都要受联合国指挥。因此，把议会复会作为政治斗争的口号是可以的。如果作为实际行动，则不仅没有把握，而且还有危险。如果议会通过坏的决议，这就不合基赞加政府的本意；如果它通过符合刚果人民利益的决议，则反动派可能搞政变，把进步的议员抓起来，而联合国不会帮助基赞加合法政府的。目前在刚果人民的斗争中，恢复议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在人民中扩大基赞加政府的影响，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反对联合国，反对分裂刚果，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的艰苦斗

争。刚果现在的斗争处于困难的环境中，但这也有好处，可以锻炼刚果人民更加坚决地进行长期的斗争以求得人民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卢蒙巴是英雄人物，是代表英勇斗争的刚果人民，但是因为缺乏经验，没有认识到联合国、美国和比利时帝国主义的阴谋而遭到陷害，有了这样的经验，基赞加可以避免重复上当。6月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马里首任驻华大使科巴尼·普莱亚。

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首任驻华外交使团团团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基万。

6月9日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

晚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黑根，谈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

6月1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嵯峨浩子，溥杰、溥仪等人。

6月12日上午8时，在机场欢迎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和刘少奇主席等会见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的盛大国宴上讲话时严厉谴责美国一贯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加紧侵略和干涉南越的罪行，并指出，最近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和吴庭艳集团宣布的“八点措施”，是一个妄图全面控制和奴役南越人民的计划，是一个准备在南越进行战争的冒险计划。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 and 南越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局势，不能漠不关心。

6月13日上午9时，在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上午11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与范文同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并共进午餐。

下午6时2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晚上，出席刘少奇主席为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

6月14日上午8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人民欢迎苏加诺总统的隆重集会。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一起回访苏加诺总统，并出席中国印度尼西亚互换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接受苏加诺总统授予的二级勋章。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

6月15日晨7时，陪同毛泽东主席回访苏加诺总统，并和苏加诺共进早餐。

上午8时，和刘少奇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前往机场，欢送他离京赴苏。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

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人民欢迎范文同总理的集会。会后，和范文同总理签署联合公报。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为范文同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三次会谈。

6月16日晨，前往机场欢送范文同总理离京前往朝鲜访问。

6月18日下午，接见以尼日利亚联邦财政部长欧料提—埃博赫为团长的尼日利亚经济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国尼日利亚经济会谈公报签字仪式以及尼经济代表团团长举行的告别酒会。

6月20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为首的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

6月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作家访华团、妇女代表团、经济界友好访华团。

6月23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玻利维亚前副总统、参议员普拉塔。

6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宇都宫德马。

6月29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刚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登杜·约瑟夫为庆祝刚果独立一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讲话时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正在刚果通过一手抓议会、一手抓军队的办法，实现其全面控制刚果和奴役刚果人民的新阴谋。

7月2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艾哈麦德·穆德·候赛因市长率领的摩加迪沙市政代表团。

7月3日晚9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时说：日内瓦会议可能拖下去，美国不敢破裂，不想体会，又不想马上达成协议，这与当前局势有联系。局势经常动荡，不利于他们。南朝鲜又发生了政变，张都瑛又倒了，又倒了一个傀儡。富马现在在巴黎，哈里曼也去了，邀请富马到华盛顿，富马不去，美国着急了，现在移尊就教，这是因为你们有力量，他们就低头。如果你们力量再壮大，他们就更要向你们打招呼。帝国主义是看力量办事。

7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水电部副部长何继晋为首的越南水电部代表团。

7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中友协常任理事田中稔男等朋友。

晚上，举行宴会欢送即将离开北京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

7月7日下午，到首都机场迎接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外长回到北京。越南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同机到达。

7月8日出席外交部举行的招待会，招待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团长和越南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

7月9日上午11时2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谈我中央对老挝问题的意见。

下午，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中蒙友好旬”活动的以奥特根巴雅尔为首的蒙中友协代表团、以鲁·吉纳为首的蒙古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以官布·扎布苏仁扎布为首的蒙古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晚7时20分，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人民为庆祝蒙古革命胜利40周年举行的盛大集会。

7月10日上午9时，在机场迎接金日成首相率朝鲜党政代表团由苏联抵达北京。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时说：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能够开成，要归功于老挝人民的努力，同时也应归功于西哈努克亲王的倡议，没有他倡议，14国就无法会面，会也开不成，所以我主张一定要等亲王到达并请他主持开幕，这是很合理的。三亲王会面也是不容易的事，最后促进苏黎世会谈成功，这也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努力。三亲王

的联合声明，对老挝的独立和中立以及对东南亚的和平都有利，是一个民主的纲领，这个纲领在其性质上与柬埔寨的立场是相同的。有了纲领不等于内部问题全部解决，还有联合政府问题，如何使三派力量联合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下午6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主席一起会见金日成首相并参加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与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的会谈。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朝鲜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晚上，和刘少奇主席接见以新闻和游览部长马斯穆迪为团长的突尼斯友好代表团。

7月11日上午11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回访金日成首相并共进午餐。

下午，和金日成首相分别代表双方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签字。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胜利4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12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金日成首相举行的隆重集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马东山为金日成首相访华举行的宴会。

晚上，陪同金日成首相出席文化部举办的歌剧晚会。

7月13日晨7时，和陈毅副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参观访问。

上午10时，抵达杭州。

上午10时3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金日成首相并共进午餐。

晚上，出席中共浙江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为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7月14日下午，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主席回访金日成首相。

晚上，出席浙江省领导机关为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戏剧晚会。

7月15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金日成首相回国。

7月16日下午4时，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谈不结盟国家会议、西藏问题、两国报纸互相批评和中印边界问题等，接见后和客人共进晚餐。

7月25日下午，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庆祝古巴7月26日革命节举行的隆重集会。8月5日在中南海接见黄文欢和凯山·丰威汉时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外援是次要的。老挝好条件是靠近中国和越南，在物质上可以取得一些援助，但主要还是要靠自力更生。中国革命就是依靠自己取得胜利的。

8月6日上午，接见智利众议院前议长、激进党众议员胡列特和夫人以及智中文化协会主席、激进党众议员马丁内斯和夫人。

8月12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老挝问题。

8月13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董必武副主席会见巴西合众国副总统古拉特。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董必武副主席为古拉特副总统举行的

欢迎宴会。

8月14日上午，前往机场欢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会见恩克鲁玛总统并举行会谈。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谈刚果形势时说：今天下午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谈时也谈到了刚果问题，听取了他对刚果问题的意见。既然基赞加最后决心未下，我们仍然坚持支持基赞加合法政府，而且支持他留在斯坦利维尔的立场。我在托大使带回口信时，就曾预料到这种情况。自从刚果引进联合国后，刚果的自决权就受到了损害，给联合国以干涉刚果的权利，对自己很不利。重开国会，靠联合国担保，也就是靠美国支持，这是靠不住的，一定会受联合国影响。这次重开议会是联合国担任的，当然受联合国影响。联合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联合国支持卡萨武布当国家元首，联合国不支持基赞加当总理，联合国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第二个问题，授权给联合国可以解散民族武装，结果一部分爱国军队被联合国解散了，而冲伯等反动武装却未被解散，对自己很不利。在国会中原来卢蒙巴派是占多数的，而现在把国会放在利奥波德维尔召开，在卡萨武布控制下召开，在联合国、外国人进行活动下召开，等于把刀柄授给人家，等于自己解除了政治武装。一种是决裂，一种是又一次上当。卢蒙巴上过一次当，现在基赞加也可能再上一次当。民族运动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的。取得了经验以后就会更聪明更智慧。我们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这种经历。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盛大宴会。

8月15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为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先生举行的公祭大会。

上午11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0号楼和范文同总理、凯山同志谈话。

下午，与刘少奇主席一起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恩克鲁玛总统。

下午，接见以外贸部副部长库米金为团长的苏联贸易代表团。

晚上，会见巴西合众国副总统古拉特并共进晚餐。

晚上，出席文化部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巴西副总统古拉特举办的文艺晚会。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谈话。

8月16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越南总理范文同离京去昆明参观访问，并陪同恩克鲁玛总统乘专机离京飞杭州。

中午，出席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为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下午5时30分，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前往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总统。

8月17日上午，陪同恩克鲁玛总统乘专机从杭州到上海访问。

晚上，出席上海市长柯庆施为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8月18日中午，陪同恩克鲁玛总统从上海飞北京。

下午，和恩克鲁玛总统分别在中国加纳友好条约上签字。

下午6时30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10万人为欢迎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集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

8月19日上午8时30分，去机场欢送恩克鲁玛总统离京。

晚7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尼泊尔驻华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谈边界谈判问题、西藏叛匪流入尼泊尔问题以及尼泊尔国王访华日程。

晚上，接见以卫生部长贾亚苏里亚为首的锡兰医师代表团。

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锡兰新任驻华大使佩雷拉，谈不结盟国家预备会的情况。

8月20日晚上，在首都剧场和刘少奇主席接见以贝·特塞玛为团长的埃塞俄比亚文化代表团并观看埃塞俄比亚艺术家们的演出。

8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古巴警察局长阿梅黑拉斯·德耳加多少校和鲁塞耳上尉。

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回国途经北京的越南外长雍文谦，谈老挝问题。

晚8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马利列。

8月22日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库米金，谈两国间的贸易问题以及我国农业形势。

9月20日中午1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内政和新闻部长马德拉·凯塔为首的马里政府经济代表团。

9月21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晚上，出席马里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马德拉·凯塔举行的访华宴会。

9月22日上午10时10分，在首都机场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苏大使交了关于裁军问题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上午11时，在首都机场和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欢迎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

下午2时1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厄贝尔。

下午2时5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下午，出席中国马里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并出席马里驻华大使科尼巴·普莱亚为庆祝马里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举行宴会饯别蒙哥马利元帅。在宴会上致词时重申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立场，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赞赏蒙哥马利元帅提出的大家都应当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应当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等三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则。

9月23日下午，和刘少奇主席一起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并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欢迎多尔蒂科斯总统举行的盛大宴会。

9月24日下午3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举行会谈。

9月25日下午3时，在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10万群众为欢迎多尔蒂科斯总统举行的盛大集会。

9月27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教育和文化部长穆夫蒂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

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部长会议计划委员会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

9月28日上午，在北京展览馆出席波兰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

晚9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

9月29日上午11时，和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在首都机场欢迎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陪同刘少奇主席夫妇会见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并出席刘少奇主席夫妇为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举行的盛大国宴。

9月30日中午，会见正在我国访问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太后，同这位远道来我国的85岁高龄的王太后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下午3时，和刘少奇主席夫妇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并和马亨德拉国王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5时，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必须恢复；严厉谴责美国在这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操纵表决机器，把所谓“西藏问题”列入议程，干涉我国内政。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庆祝大会并检阅游行队伍。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和各国外宾同首都百万群众共度节日之夜。

10月2日下午4时，随同毛泽东主席前往钓鱼台宾馆6号楼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穆萨·桑吉亚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7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古巴联合公报签字仪式，还出席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3日清晨，和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前往机场欢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离京回国。

上午，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游览颐和园，并在听鹂馆兵进午餐。

下午，接见由副主席金格·阿贝尔率领的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团。

10月4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日本社会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友好代表团。

晚上，出席文化部为尼泊尔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文艺晚会。

10月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尼泊尔边界条约签字仪式。

下午3时30分，在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10万群众为欢迎尼泊尔国王和王后陛下举行的盛大集会。

晚8时2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

10月6日上午，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参观访问。

中午12时，抵达西安。

下午，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参观游览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和钟楼。

10月7日上午，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参观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第一印染厂。

中午，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乘车到骊山脚下的临潼华清池，并在华清池飞霜殿设便宴招待尼泊尔贵宾。

晚上，出席陕西省省长赵伯平为欢迎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宴会。

晚11时，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乘专车离开西安去三门峡访问。在前往三门峡的火车上，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举行第二次会谈。

10月8日上午，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到三门峡工地参观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下午4时30分，陪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从三门峡乘专车到达洛阳，并在洛阳车站和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告别。

10月9日下午，接见以阿莱伊达·马尔奇·德格瓦拉夫为首的古巴妇女代表团。

10月10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苏大使口头通知苏共中央对苏美裁军共同声明的几点解释。

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缅方首席代表、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并出席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为缅甸客人举行的宴会。

10月11日中午，前往机场欢迎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并签订中缅边界议定书。

下午，前往机场迎接贺龙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在柏林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2周年庆祝活动以后回到北京。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吴努总理时说：一切问题都有个认识过程，友谊也是从认识的过程中发展的，像两人交朋友一样，恋爱也是如此，何况两个国家，开始总是陌生的，经观察、证明，才友好起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月12日下午2时50分，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缅甸总理吴努。

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会见并宴请胡志明、黎笋同志。

10月13日上午10时30分，陪同吴努总理参观清华大学。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吴努总理，并和吴努总理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缅边界议定书。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吴努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在宴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中缅、中尼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坚定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考验的。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仍然如此。对中国的政策的任何歪曲和诽谤，都是枉费心机的。

10月14日上午8时，前往机场欢送吴努总理离京回国。

晚上，举行宴会欢送即将离京的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

10月15日上午，率中共代表团乘专机离京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下午，抵达莫斯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10月17日上午10时，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10月19日下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并宣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签署的贺词。在讲话中指出：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10月21日下午2时10分，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了两个花圈。

下午，在莫斯科同贵宁·奔舍那和富米·冯维希谈话时说：苏黎世公报是由老挝三方代表签署的，这说明在老挝只有三种力量，其中最强的是富马亲王的中立主义力量，第二强的是寮方的力量，最弱的是文翁的力量。因此，联合政府必须反映这个现实情况。我们主张老挝中立、独立和自主，将来的老挝政府同苏联、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也同美国、英国、法国保持友好关系。

10月22日下午2时，在莫斯科郊外苏联政府别墅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共进午餐。

下午4时30分至晚11时，在莫斯科郊外苏联政府别墅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会谈，并共进晚餐。

10月23日晚8时，乘专机离莫斯科回国。赫鲁晓夫等到机场送行。

10月24日中午，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同志到机场迎接。

11月1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以轻重工业部部长克罗博·埃杜塞为首的加纳贸易代表团。

11月3日中午1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贵宁·奔舍那、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富米·冯维希，接见后共进午餐。

11月6日和邓小平同志会见过境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中央委员春水。

11月7日晚上，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出席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为庆祝十月革命4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2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胡志明、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艾地回国途中抵京。

11月14日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一起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同志，并共进晚餐。

11月16日和邓小平等同志到机场送胡志明主席。

11月17日晚上，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一起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并举行晚宴。

11月18日和邓小平等同志到机场送艾地。

11月22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总编辑土岐强为团长的日本《赤旗报》代表团，同时接见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

11月29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雷兹·马利列为阿解放17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7日晚8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李周渊副首相率领的朝

鲜政府经济代表团。

12月8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几内亚农村经济部长巴里·索里。

12月13日中午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第二次接见由李周渊副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签字仪式,并宴请由财政和税务、国家计划部长德钦丁率领的缅甸经济代表团。

12月14日晚上,接见以罗迪耳·里维拉·罗迪耳为首的洪都拉斯文化代表团。

晚上,在天桥剧场和陈毅副总理欣赏中苏音乐家的联合演出,并在演出休息时接见了苏联音乐家。

12月2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缅甸经济代表团团长德钦丁举行的告别宴会。

12月23日晚上,接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并出席李先念副总理为阿经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2月24日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

12月25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

下午6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

12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举行的新年招待会,同各国驻华使节和在京的外国朋友一起迎接新年,并在祝酒时希望各国人民友好团结,世界和平和人类繁荣。

1962 年

1 月 1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为帮助我国建设的各国专家和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们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祝酒时感谢各国专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帮助。

1 月 2 日晚上，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出席古巴大使皮诺·桑托斯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 月 4 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和夫人为庆祝缅甸联邦独立 14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 月 8 日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会谈。

1 月 9 日中午 1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叙利亚驻华大使塔拉齐。

1 月 11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

1 月 12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并为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

1 月 13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五项协定和议定书的签字仪式，并举行宴会招待由凯莱齐副主席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1 月 14 日下午 5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会见并宴请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同他们就老挝联合政府问题、三亲王日内瓦会谈问题和日内瓦会议的前景问题交换意见。

1 月 15 日接见阿富汗驻华大使阿卜杜勒·萨马德。

下午 5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丹麦驻华大使巴特森。

1 月 28 日下午 6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会见并宴请回国途中到京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时说：三亲王日内瓦公报有它积极的一面，可以拿它作为武器来揭露富米·诺萨万不断破坏诺言。如能在公报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那也好。今后就在联合政府中进行斗争。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是要自己的力量，最后还是靠实力来解决。

2 月 3 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为庆祝锡兰独立 14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 月 18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为庆祝尼泊尔民主日 11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 月 20 日中午 1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及利亚外交使团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基万。

2 月 24 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对外贸易部长贡布扎布率领的蒙古贸易代表团。

3 月 5 日中午 1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经过北京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贵宁·奔舍那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团长富米、冯维希。

3月8日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毕尔·阿里；穆罕默德·拉希迪时表示希望巴基斯坦缓和与其邻国的关系，腾出手来搞建设，这有利于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不管对方如何不容易，但自己主观上应该努力，哪怕有一点小的改善，总是好的。

3月14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马利列，答复阿提出的军援运输问题。

3月29日晚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马里驻华大使科尼巴·普莱亚。

4月6日晚上，在首都剧场出席古巴著名黑人音乐家伊格纳西奥·维亚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4月17日下午，接见参加中苏研究黑龙江流域生产力问题联合学术委员会第四次终结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华西里耶夫和代表团成员。

4月20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由对外贸易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率领的苏联贸易经济代表团。

4月26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西儒利奥夫人及其两个女儿。

4月2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加纳驻华大使科比纳·克西。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

4月28日上午11时30分，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波大使面交西伦凯维茨总理的来信，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第三十一届波兹南博览会。

4月30日晚7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举行的庆祝“五一”盛大招待会。

5月4日接见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

5月6日晚8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克诺泰大使转交波领导人关于波党倡议举行保、捷、德、波、罗、匈、苏七国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议，讨论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合作问题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信。

5月8日晚8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

5月20日上午10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芬兰新任驻华大使托依伏拉。

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基尼亚。

5月22日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摩洛哥首任驻华大使阿卜杜勒·拉赫曼·兹尼贝尔。

晚7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易卜拉欣·扈利。

5月28日傍晚，在阿富汗驻华大使馆出席阿富汗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基尼亚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6月4日在沈阳接见柬埔寨内阁第一大臣宾努亲王。稍事寒暄后，即和宾努乘飞机去大连。在飞往大连途中对宾努说：我们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方面有不少经验，但建设方面还没有很多经验，也还没有把已有的经验加以总结。我们在建设方面还是有困难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维持现状，二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且主张停止边界巡逻。中国已经通过谈判同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现在又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边境问题不能这样解决呢？

下午，在旅大会见宾努亲王并陪同他游览市容。

6月15日下午6时40分，在沈阳车站欢迎前往北京途中的由朴金喆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6月26日下午，前往宾馆访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喆，并共进晚餐。

6月28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以朴金喆为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6月2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以朴金喆为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路过北京前往日内瓦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老挝统一代表团团长、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和团员、新闻、宣传和游览大臣富米·冯维希。

6月30日晚上，接见由柴田百门率领的日本男、女乒乓球队全体人员。

7月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加纳驻华大使詹姆斯·默塞尔为庆祝加纳国庆和建军节二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10日下午，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朝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集会，并接见朝鲜国立艺术团团长辛道善和主要演员。

7月12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为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举行的宴会。

7月14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伊拉克驻华大使法迪尔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15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拉希迪。

晚上，观看朝鲜国立艺术剧团的演出，并登台祝贺朝鲜艺术家们演出成功。

7月16日上午，前往机场为陈毅外长离京前往日内瓦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送行。

7月19日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加纳新任驻华大使詹姆斯·默塞尔。

晚10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库姆比利耶夫。

7月21日下午，在波兰驻华大使馆出席波兰大使耶日·克诺泰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22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联新任驻华大使伊马姆时说：阿联在独立后所作的反帝斗争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和敬佩，苏伊士运河事件震动了世界，教训了帝国主义，推动了亚非特别是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发展。自从埃及取得独立，实行共和制度以来，它对非洲国家有很大鼓舞。几年来非洲国家出现了二十几个，这里埃及起了重要作用。站起来的非洲再也不会被打下去了。

晚10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丹麦新任驻华大使安克尔·斯怀特。

7月23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出席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智利众议员、众议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雷纳托·高纳和夫人。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设便宴招待马来亚英籍女作家周光瑚。

7月26日晚上，出席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为庆祝“七·二六”革命九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大本教总长出口荣二。

7月27日上午，前往机场接陈毅外长率代表团回国和同机到达的越南外长雍文谦、老挝代表团团员冯维希。

中午，在为欢迎越南外长雍文谦、老挝代表团团员冯维希举行的宴会上祝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达成国际协议，指出协议的签字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协议的执行还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首先是老挝人民自己的努力。中国真诚地希望老挝三方面保持团结，为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继续奋斗下去。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只有遵守国际协议的义务，而绝对没有干涉老挝内政的权利。

8月7日下午2时，在北戴河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一批拉丁美洲朋友，他们来自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巴拉圭、巴西。

晚上，在北戴河会见并设宴招待厄瓜多尔众议院前议长、前内政部长、“人民行动运动”领导人曼努埃·阿劳霍·伊达尔哥。

8月23日下午，在广州东山招待所接见越南总理范文同。

8月27日复信西哈努克亲王，中国政府完全支持召开国际会议来承认和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的建议。

下午4时，在广州东山招待所和范文同总理会谈。

8月28日晨7时30分，在广州白云机场和范文同总理谈话。

9月1日晚上，在越南驻华大使馆出席越南大使陈子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3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属圭亚那人民进步党总书记贾根的夫人简奈特·罗森堡。

9月5日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罗查。罗查大使面交巴外长阿里的信，信中强调巴政府决心根据万隆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与我发展友好关系，并说巴政府十分重视迅速与我缔结关于边界问题的临时协定。

9月7日晚10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时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上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如古巴革命的胜利，阿尔及利亚及北非各国取得独立的胜利，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伊拉克推翻了反动的王朝、退出了巴格达条约，老挝的和平中立，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议，朝鲜战争反侵略的胜利，还有许多新的非洲国家取得了独立。看起来，帝国主义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的不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仅刚果民族独立运动受到了一点挫折，但是暂时的，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使刚果的民族主义者更加觉醒，非洲更加团结，成立了卡萨布兰卡宪章集团，在反帝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50年代、60年代这些重大事件绝大部分发生在万隆会议以后。万隆精神影响非常深远。因此帝国主义对万隆会议很仇视，力图破坏。

9月8日晚上，接见坦噶尼喀国会议员阿齐兹。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瑞典驻华大使厄贝尔。

晚上，接见并宴请日本自民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古井喜实等日本客人时赞扬松村谦三先生不仅愿意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而且愿意努力为两国人民后代的友好打下基础，并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看得长一些，对于松村谦三先生的这次访问，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

9月16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日本自民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举行会谈。

9月17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日本自民党顾问、众议院议员松村谦三举行第二次会谈。

9月19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松村谦三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在松村谦三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政府一向并且仍然坚持中日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之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够结合起来发展，也要能够平行发展，而且这两方面的关系要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

9月21日下午，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接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阮维桢。

9月23日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会见后和邓颖超设午宴招待苏发努冯亲王和夫人。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为苏加诺总统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举行的宴会。

9月24日中午，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举行家宴热烈欢迎哈蒂妮·苏加诺夫人。

9月2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邓颖超出席哈蒂妮·苏加诺夫人举行的宴会。

9月30日和聂荣臻副总理接见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团长布朗。

下午，分别接见由阮文孝团长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由黄国越团长率领的越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崔昌锡团长率领的朝中友协代表团。

下午，接见锡兰贸易、商业、航运和粮食部长伊兰加拉特。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蒙古驻华大使敦·第伯格米德。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马里新任驻华大使比拉马·特位奥雷时说：民族独立的潮流是任何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都阻止不了的。特别是非洲的觉醒，世界意义很大。因为殖民主义一向把非洲看成是它们所能完全控制的、听其摆布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已经控制不住了。尽管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想尽办法企图控制住非洲人民，非洲人民已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决心起来斗争到底。所以，我们把你们非洲人民的胜利和成就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胜利和成就，跟你们一样高兴。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典礼并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等领导人接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朋友。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百万群众大联欢，欣赏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并接见外国朋友。

10月2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

上午10时5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新闻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为首的索马里政府文化代表团。

中午12时2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非洲民族联盟中央行政书记布维为首的坦噶尼喀文化友好代表团时说：清除帝国主义的遗迹必须一步一步的进行。中国解放13年，可是还有些帝国主义的遗迹未清除，特别在经济方面。要摆脱殖民经济，使经济上独立，需要些时间。还要农业现代化，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支持工业化，而且要把文化与科学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这样发展经济，独立才有力量，否则帝国主义还会欺负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靠国际团结，特别是亚非拉被压迫的人民要团结起来。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几内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锡兰贸易新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10月4日中午，在北京饭店出席锡兰商业、贸易部长伊兰加拉特尼举行的告别宴会。10月8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刚果前合法政府驻外使团长缪勒尔和前驻开罗代办本基拉。

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知他，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他们利用了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我们认为事先通知苏方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我们只是通知，对苏方没有任何要求。

10月10日下午5时15分，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兰·涅特。

10月11日下午6时，在平壤朝鲜内阁办公大楼和陈毅副总理会见金日成首相。

10月12日上午10时，在平壤牡丹峰宾馆会见金日成首相时说：为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61年我和陈总去印度和尼赫鲁会谈，证明他们没有诚意解决边界问题。回来后我们就建议为了避免双方人员的冲突，各自从当时的巡逻线上撤退20公里搞一个缓冲区。以后，我们主动撤了，但印度方面没有撤。这样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发生问题。今年，台湾海峡有些紧张，中苏关系不好的消息传出后，印度就配合美国和蒋介石在中印边界上闹事。首先在西部蚕食我领土，在西部共设据点、哨所43所。我们发现后，恢复了巡逻，这样在这一地区我们的哨所就同印度军队的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形势，互相距离有的相隔只有20米，互相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方针是，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进攻我，我击退你，我不出击。开始他们没有打枪，后来他就打枪催我退，我不退。我们向印度提出过数次抗议，他不听。我们实无可忍，采取了自卫措施，这样双方都有了伤亡。从地形条件上说，对他们是不利的。他们要进入我哨所须要爬山上来，从9月下半月起，那个地区已经大雪封山。他们就用苏联造的安12直升飞机运东西给印度军队。要打，是很好打的。战士们看到苏联造的飞机非常生气。在这一地区，他们是没办法

前进的。以后，印军就在东段进攻，他们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我们的方针是不承认，也不超过，我们打算和他们谈判。

晚上，中朝边界条约在平壤签字。

10月14日晚上，观看越南青年歌舞团的演出并接见团长和主要演员。

10月24日凌晨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驻华大使伊马姆。伊马姆大使转交纳赛尔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

致函尼赫鲁总理，向他提出中国政府关于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10月25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为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12周年举行的宴会。

10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伊马姆大使奉命转交尼赫鲁给纳赛尔的复信供参阅。周总理向伊马姆大使阐明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及我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并向他解释实际控制线的含义。

10月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集会。

下午，分别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10月29日晚上，接见并宴请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高崎达之助。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积累发展起来的。一件新的有发展前途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是简单的，而在最后完成的时候却常是巨大的。中日贸易的发展应该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进行。毫无疑问，中日贸易发展的前途非常广阔，中日两国互通有无的需要是很多的。

晚11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叫温大使转交了奈温主席的来信。

10月30日上午10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客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美国人民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美国是从欧洲移去的新的民族，有朝气，有先驱精神，敢于创造，特别是在科技上有贡献。美国人民很热情，这些都值得学习。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本来有传统友谊，正如英美是亲戚一样。我们曾经多次声明，要区别美国的统治者和人民，美国的统治者正把人民引导到危险的和错误的道路上去。美国已经丧失了华盛顿搞独立和林肯解放黑奴的精神。美国可以搞独立，解放奴隶，为什么要反对别人搞民族独立和解放农奴？美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虽然这个历史是很短的。区别就在于现在是20世纪，民族独立和解放奴隶使人们倾向于社会主义，这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仇恨，这是关键所在。但是，我们同意不同制度和平共处、各干各的，它又不干，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已经成为习惯。我对美国人民有好感，我的外国朋友中美国人最多。笼统地说我们反对整个美国是错误的。

同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高崎达之助举行会谈。

10月31日上午8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英国客人麦克唐纳共进早餐，饭后进行第二次会谈。

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

11月1日晚上，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由民主党

国会议员高崎达之助。

11月2日晚上，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接见并宴请著名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博士和他的夫人歇莉·格雷姆。

11月4日再次就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印度政府接受我国政府三项建议。

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朝鲜内阁副首相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重申中国决不会放松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担任何人也不能期待中国在武力面前屈服。

11月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朝通商航海条约和货物供应协定等文件签字仪式。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为以李周渊副首相为首的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1月6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11月7日晚上，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出席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5周年招待会。

11月9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柬埔寨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诺罗敦·莫尼萨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民党国会议员高崎达之助先生的告别宴会。在宴会上讲话时表示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把这个中日贸易的列车开好。

晚11时50分，参加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备忘录签字仪式。这项备忘录是根据周总理和松村谦三先生关于扩大中日贸易的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而签订的。

11月15日写信给25个亚非国家领导人，重申我国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决心，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此信还同时抄给了83个国家。

11月19日晚8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谈中印边界问题时说：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我们看作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和不利的。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努力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约束地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

晚9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时表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他本人都希望苏加诺总统在从日本回国途中能来北京一趟，商谈中印边界问题。我将派黄镇副部长于20日赴港，向苏加诺表示邀请，并说明情况。苏卡尼大使探询我是否有解决边界问题的最高与最低方案，周总理表示，我们仍坚持三点建议，但想进一步采取积极步骤，至于采取什么步骤，将同苏加诺商量。

11月21日午夜0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通知印方中国政府关于中国边防部队将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和主动后撤的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希望印方积极响应，采取相应措施。

凌晨 1 时 2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苏卡尼大使说，苏加诺总统不经过香港。周总理将我政府 21 日声明通知苏卡尼大使，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我们将宣布从 11 月 22 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第二，我们边防部队从今年 12 月 1 日起全线按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第三，在后撤 20 公里以后，在没有武装部队的 20 公里范围内，为了维持当地治安秩序和防止破坏，将设立检查站，由民警维持治安。我们采取这个行动，当然希望印度也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印度也采取这种措施，很快就可以确定地点，双方官员举行会晤，以讨论设立检查点等问题。如果印度能够这样做，当会有助于下一步两国总理会晤。周总理还说，我们希望印度尼西亚推动印度作友好的响应。苏加诺总统也曾向我们的代办表示，希望能看到在中印边界停火。其他亚非国家也希望停火。我们现在主动采取这个行动，希望可以促使印度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先采取这一主动积极步骤，便于苏加诺总统讲话，可以推动印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因这有利于亚非团结，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

凌晨 2 时 1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告我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 21 日声明主要内容。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西巴中友好协会秘书拉格尔·戈索伊夫人和她的丈夫、著名社会活动家阿马里利奥·奥利维拉·巴斯孔塞略斯。

11 月 22 日复电几内亚总统杜尔，希望杜尔总统运用自己的崇高影响，推动印度政府早日重开和平谈判。

11 月 23 日复电班达拉奈克夫人，支持锡兰总理建设性倡议。班达拉奈克夫人曾于 11 月 21 日致电周总理，倡议举行对中印都保持友好的几个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会议，就促进中印和解进行磋商。

11 月 24 日写信给英国著名和平主义者、哲学家罗素，感谢他对中印边界问题所表示的关切。罗素曾于 11 月 8 日、16 日和 19 日三次打电报和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呼吁中印两国在边境冲突中停火和举行谈判。周总理在信中还通知罗素，中国边防部队已经于 11 月 22 日零时，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希望他推动印度对我建议做出积极响应，采取相应措施。

晚上，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为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77 岁寿辰举行的宴会，并向她亲切祝贺。

11 月 25 日中午，接见并宴请以佩蒂·沙姆布利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以皮·米特罗约尔基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以及阿尔巴尼亚人文学专家哈蒂佑。

11 月 27 日中午 1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尼泊尔王国特别大使里希克什·沙阿和夫人。

11 月 28 日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呼吁印度政府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共同推动当前局势向更和缓方向发展，并建议：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中印边界各段双方协议的地点会晤，商谈有关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等问题。如果两国官员会晤取得结果并付诸实施，两国总理就可以举行会谈，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

晚上，在北京饭店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阿尔巴尼亚大使马利列为阿独立 50 周年和解放 18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 月 3 日下午 3 时 4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谈目前中印边界形势时说，现在形势已经缓和了，目前是打不起来的，

是友好国家做工作的时候。苏卡尼大使通知说，他将于5日离京赴科伦坡参加13日举行的科伦坡会议。周总理指出：科伦坡会议有很多工作可做，可以呼吁印度正式停火，双方设立隔离地带，可以促成中印直接谈判。周总理还谈到，10月20日前是小打，我方一直遭受损伤，印度也受了损伤。10月间尼赫鲁从欧洲回来，就叫嚷要把我们清除掉，并调动军队，准备大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也做了准备，要自卫反击。因此，10月20日印度大规模进攻，我们就进行自卫反击。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恰范11月15日又命令在东段大规模进攻，我们也反击。经过我们两次反击，它就溃不成军垮下去了。我们报上不公布反击结果，但外国报纸公布了很多情况，这些情况说明印度军队毫无斗志。第一次打，我们就俘虏了900多名印军。第二次打，俘虏的数字比上次超过很多。印度方面宣布说一个中国俘虏都没有抓到。这叫什么战争！印度有错觉，以为搞了我们，我们克制、容忍，它就可以一点一点进来，逐渐在西段搞了43个侵略据点，以后在东段如法炮制，它做了错误估计，以为我们只能挨打。到了我们一还手，它就知道事情并不简单。印度要马上再打的话，连英美军事专家也不赞成，这一点尼赫鲁是心里有数的。

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以富米·诺萨万副首相为首的老挝政府代表团时说，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还是第一次接待你们的政府代表团。中国人民很高兴，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使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协议，这是中国邻邦的一件好事。富米说，日内瓦会议很快达成协议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谨此表示感谢。周总理说，我们只尽了一部分力量。主要是老挝三方的团结，没有三方面在梭发那·富马亲王领导下组成联合政府，日内瓦会议不可能达成协议。有一方不赞成也搞不成，应该说三方面都尽了力。中国的经验说明，国内团结是主要的。团结才能搞好，不团结就搞不好。在中国历史上有位民族革命家孙逸仙，当他领导革命时，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团结，都参加了国民党，组成一个阵线，那时中国革命发展很快。后来，分裂了，日本就欺侮我们，1931—1937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我们又团结，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政府领导抗日，我们支持，一致对外，维持了8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第二次团结。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最后他失败了。蒋介石虽有美国的支持，但是由于他压迫人民，美国给了那么大的援助，也还是失败了。中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一照。

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外贸部长潘英率领的越南政府贸易代表团。

12月8日晚上，在越南驻华大使馆出席越南大使陈子平为庆祝越中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和贸易议定书举行的宴会。

12月9日致电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并转科伦坡不结盟国家会议，衷心预祝会议成功。

12月10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和夫人为我国政府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讲话时表示热烈欢迎亚非六国会议召开，希望会议能够为促进中印直接谈判作出贡献。

12月11日致电班达拉奈克夫人并转与会各国代表团团长，邀请六国领导人或其代表访华，同中国政府交换意见。

12月19日上午11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阿鲁季·卡培威纳塔和夫人。阿鲁季副议长向周总理告别，对中国大

夫们为他治病表示非常感激。

12月20日晚上，在阿富汗驻华大使馆出席阿富汗大使舒埃卜·米斯凯尼亚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中阿友好关系在亚非国家中起着示范作用。亚非国家应该和平友好相处，彼此间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统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应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而下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12月22日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锡兰特使、锡兰驻缅甸大使佩里斯。佩里斯代表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交亚非六国会议向中印两国政府呼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建议。

12月23日晚上，出席中阿友协会长蒋南翔为欢送以阿尔巴尼亚农业部长沙姆布利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并接见了以贸易部长恩杰拉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12月25日上午，前往机场欢迎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来华访问和签订中蒙边界条约。

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西索瓦特·西里克·马塔克，谈西哈努克亲王来华访问问题。

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会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泽登巴尔主席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并出席文化部、中蒙友协举行的音乐舞蹈杂技晚会。

12月26日上午11时，前往钓鱼台宾馆18号楼回访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并同他进行会谈。

下午，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泽登巴尔主席，并和泽登巴尔主席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蒙两国边界条约上签字。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泽登巴尔主席、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而举行的万人大会。

12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日贸易团体贸易议定书签字仪式并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谷荣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

下午2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6时31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蒙古驻华大使敦·策伯格米德为泽登巴尔主席访华举行的宴会。在宴会讲话时强调：两国顺利解决边界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良好范例。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友好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不仅对兄弟国家是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抱着同样的信念，并且采取了一切可以设想的步骤。

晚上，到火车站欢送泽登巴尔主席。

12月28日晚上，接见由朝鲜国立话剧院副院长韩镇燮率领的朝鲜文化艺术代表团。

12月29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谷荣一等日本客人。

12月3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瑞士驻华大使纳维义。

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时指出，我不同意召开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如亚非国家认为科伦坡亚非

六国会议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还可以召开第二次六国会议。我们曾把这个意思告诉过锡兰政府，并转告其他五国，他们都表示欣赏。

晚 7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宇都宫德马和他的夫人。

12 月 31 日中午，前往机场欢迎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下午，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晚上，在为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表示衷心敬佩班达拉奈克夫人谋求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重申中国一贯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地解决同一切邻国的边界问题。

1963年

1月1日下午，前往宾馆回访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并同她进行会谈。

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班达拉奈克夫人，并参加刘少奇主席夫妇招待锡兰总理的宴会。

1月2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与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继续会谈。

下午，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参观北京第二棉纺织厂。

晚上，出席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12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接见并宴请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及其随行人员。

晚上，出席文化部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的文艺晚会。

1月3日上午9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会谈。

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苏班德里约博士参加中国、锡兰、印尼三方会谈，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欢迎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大会。

晚上，出席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的宴会。

1月4日上午10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参加中国、锡兰、印尼三方的继续会谈。

晚上，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苏班德里约博士出席缅甸驻华使馆庆祝缅甸独立15周年招待会。

晚上，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为苏班德里约博士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1月5日和陈毅副总理分别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博士离京赴杭州等地访问。

下午6时，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晚上，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1月6日与陈毅副总理分别陪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乘专本由杭州赴上海访问。

晚上，出席上海市长柯庆施为锡兰和印度尼西亚贵宾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10时，在锦江饭店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继续会谈，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1月7日下午，在上海陪同宋庆龄副主席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1月8日上午，陪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到上海最大的佛教寺院玉佛寺举行纪念锡兰已故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64岁诞辰的佛教仪式。

在上海虹桥机场欢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1月17日下午3时，在杭州接见并宴请加纳司法部长奥弗里—阿塔和由他率领的加纳政府友好代表团。

1月22日下午5时和晚11时30分，在上海锦江饭店两次接见尼泊尔政

府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吉里博士。吉里博士是应邀前来我国签订中尼边界议定书和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尼边界议定书于 20 日在北京签字。

1 月 23 日中午，在上海设便宴招待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吉里博士。

下午 5 时，在上海和平饭店接见并宴请以日中渔业协议会会长、自民党党员平塚常次郎为团长的日本渔业代表团。

2 月 4 日下午 5 时 40 分，在北京饭店接见老挝首任驻华大使坎京·苏万拉西。

晚 7 时 30 分，在北京饭店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斯托伊切夫。

晚上，出席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为庆祝锡兰独立 15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上与锡兰大使就六国首脑会议问题谈了看法。

2 月 5 日下午 6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交通部长苏卡哈勒为团长的叙利亚经济代表团。

2 月 9 日上午 11 时 4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再次接见叙利亚交通部长苏卡哈勒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新的反动的趋势，就是从外面来的颠覆。用颠覆手段搞起来的政变，不管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我们都不赞成，因为它是外来的。革命问题应由人民自己来解决。革命输出与反革命输出都是不对的。一个国家进步也好，落后也好，人民自会解决，也只有人民能解决，如果由外来进行颠覆，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一般说来，外来的颠覆总是反动的。

2 月 10 日中午，专程到昆明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下午 4 时，在昆明震庄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昆明饭店设便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晚 10 时，在昆明震庄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次会谈。

2 月 11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昆明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昆明各界群众一起欣赏柬埔寨皇家舞蹈团举行的访华首场演出。

2 月 12 日中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乘专机自昆明到达北京。刘少奇、董必武、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候，沿途 10 万群众夹道欢迎。

晚上，出席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

2 月 14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万人大会。

晚上，和邓颖超设便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2 月 15 日上午 11 时 2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会谈。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观看中国著名运动员的篮球表演赛。

晚上，在西哈努克亲王为我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柬双方互相尊重而不是强加于人，平等相待而不是商人一等，互利互助而不是损人利己，两国友好关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几内亚驻华大使桑吉亚纳时说：现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广大人民觉醒的基础上的，是不可阻挡的。最近在坦噶尼喀举行的第三次亚非团结大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击退了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妥协的倾向，高举了亚非革命的旗帜、

民族独立的旗帜和团结的旗帜。这次会议还决定要把亚非团结大会扩大成为亚非拉团结大会，并且接受古巴的建议下届大会将在哈瓦那举行。现在是非洲、拉丁美洲是先进的，已经超过亚洲，这就最后动摇了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殖民主义不会自动退出殖民舞台，总是要进行破坏的。他们所使用的最恶劣的手段是颠覆和暗杀。杜尔总统的安全仍应注意。要防止敌人的阴谋，就要依靠群众，依靠领导核心的团结，掌握军队。

2月16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游览长城和观赏十三陵水库景色。

2月18日上午，与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到机场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为庆祝尼泊尔王国民主日举行的招待会。

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莫拉少校为团长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中国同柬埔寨的关系是好的。这说明有时王公比资产阶级还要进步些。西哈努克所说的话比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还要进步些。这不是我们的新发现。列宁早就说过。他说，阿拉伯国王比英国资产阶级进步，埃及商人比英国工党进步。列宁所说的这些话事实证明完全是对的，现在完全适用。现在谁反帝、谁不反帝；谁真反帝、谁假反帝，是一条界线。中国人民对你们非常钦佩，所以见到古巴同志非常高兴。接着又说：凡是依靠群众的党，都是好党。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办法很好，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彻底的民主，只有最彻底的民主才能实现高度集中。我们也是老革命，但我们看到哈瓦那宣言和卡斯特罗的许多重要讲话，我们就要很好的想一想，我们的言行是否符合革命，符合反帝，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否则也就得让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应有自觉，不自觉就不配称为共产党员，尤其不能作执政党党员。中国有句古话：“不进则退”，因为你不进步，别人进步了，就是你倒退了，这是辩证关系。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和运动着，静止是没有的。

下午，出席中国和叙利亚贸易、支付、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叙利亚经济代表团团长举行的告别宴会。

2月22日中午12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交2月21日写给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复信，并详细阐述我对六国会议建议的立场和今后局势的看法。

下午，出席中国和古巴贸易协议书和贷款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古巴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

2月23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3月2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里·布托。

下午，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及他率领的代表团。

下午3时20分，与刘少奇主席出席中国、巴基斯坦关于边界问题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出席首都人民为庆祝中巴边界协定签订而举行的万人大会。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为招待我国政府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3月3日上午11时，在钓鱼台宾馆和陈毅副总理同布托外长举行会谈。

下午5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

晚上，出席摩洛哥驻华大使阿卜杜勒·拉赫曼·兹尼贝尔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为布托外长访华举行的宴会。

3月4日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举行的午宴。

3月6日下午，到机场迎接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

晚上，陪同刘少奇主席会见西萨旺·瓦达纳国王，并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欢迎国王举行的盛大宴会。

3月7日下午，随同刘少奇主席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

下午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富马会谈，反复说明中国尊重老挝独立、中立和不干涉老挝内政的政策，支持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希望老挝国内团结下去，发展起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

3月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西萨旺·瓦达纳国王举行的万人大会。

晚上，出席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为招待我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3月10日下午，陪同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和富马首相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我国历代的艺术品。

晚上，设宴招待老挝贵宾。宴会后，观看杂技和京剧表演。

3月10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老挝王国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

3月19日下午，接见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朝鲜大使代表朝鲜国立艺术电影制片厂《红色宣传员》影片创作集体赠送了一部《红色宣传员》影片。接受影片后，同朝鲜大使共进晚餐并一起观看《红色宣传员》影片。

3月21日晚7时，在民族饭店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3月22日上午11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河塞·费尔南德斯少校。

下午，接见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任理事田中稔男夫妇。

3月23日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

3月31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古莱希，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

4月2日上午1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和邓小平同志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苏联大使交来苏共中央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4月7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

4月10日接见由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基尔科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交通代表团以及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代表团。

4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为声援古巴和拉美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举行的万人大会，并接见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塞·马培。

4月18日下午，出席首都各界隆重纪念万隆会议八周年大会。

4月19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金光侠副委员长为团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

4月2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会议执行主席阿里·萨布里。

下午 1 时 30 分，在东郊机场休息室和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谈到以色列问题时，大使说：我感到很高兴和荣幸，在这里没有发现以色列人的任何活动。以色列人是很危险的。周恩来总理说：对人民不能这样说，人民总是好的。在他们的知识界里还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例如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个民族很奇怪，它的一部分受到外来的压迫，另一部分又在压迫别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残暴的、野蛮的，但也只是在一个时期。希特勒最后把自己搞垮了。我们世界上的独立国家只有团结了，各民族才有力量，才可能团结其他国家的民族。目前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一是团结，二是使落后地区觉醒起来。

下午 6 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部长会议执行主席阿里·萨布里。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欢迎阿里·萨布里主席的宴会上讲话时强烈谴责美国在老挝指使和策划的一系列政治暗杀和武装冲突事件，企图重新挑起老挝内战；指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和所有日内瓦会议的参与国有责任制止美国对老挝的干涉和侵略活动，扭转老挝的危险局势；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的政策，坚决支持老挝一切爱国力量加强团结、反对老挝反动派的挑拨和破坏、反对美国的干涉和侵略的斗争。

4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钓鱼台宾馆与阿联部长会议执行主席阿里·萨布里举行第一次会谈。

出席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为萨布里主席访华举行的午宴。

下午，陪同宋庆龄副主席接见萨布里主席。

下午 5 时，在钓鱼台宾馆与萨布里主席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出席文化部举行的欢迎阿里·萨布里主席的文艺晚会。

4 月 23 日上午 11 时，在钓鱼台宾馆同萨布里主席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欢迎萨布里主席大会。

晚上，在萨布里主席为我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这次我们同阿里·萨布里主席阁下着重地商谈了加强亚非团结的问题。所有亚非国家，不论是已经取得独立的或者是还没有取得独立的，都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的共同任务。因此，在这个共同的斗争中，亚非各国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是亚非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最高利益。亚非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争端，但是，这些争端应该放在第二位。应该以亚非团结的利益，以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共同利益为大前提，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果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暂时放在一边，等到时机成熟，再谋求解决。我们时时刻刻都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利用这些争端，离间亚非国家的关系，企图实现“分而治之”的阴谋。在这些争端中，投靠帝国主义、妄想从中得到好处的做法，只会使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得到便利，只会使争端更加复杂化。这种做法是完全背弃亚非人民利益的行为。

4 月 24 日上午，陪同萨布里主席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在从宾馆去机场途中，与萨布里主席谈关于大国沙文主义问题。周总理说，中等国家或小国的好处是容易体会到需要相互支持、团结。大国有其有利的地方，但也有坏处，那就是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重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意见和利益。这一点不论是哪一种社会制度的大国，都容易犯的。我们对这一点很警惕，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拿其他国家的沙文主义作镜子，也要拿中国过去封建帝国时代侵犯人家的历史作镜子。我们在教科书里的政治部分也加进了这样的内容，使后代不犯大国沙文主义。还谈了中国外交政策

所依据的哲学思想。他说，我们几个哲学思想：（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将发生两种可能：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这不是软弱可欺，应该要谨慎；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其实，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

中午，在上海举行便宴招待萨布里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

下午，陪同萨布里主席参观上海市郊马陆人民公社。

下午4时，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联部长会议执行主席萨布里。

晚上，出席上海市长柯庆施为萨布里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后，出席了音乐晚会。

4月25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阿里·萨布里主席。

4月28日中午，出席摩洛哥驻华大使阿卜杜勒·拉赫曼·兹尼贝尔举行的宴会。

下午，和邓颖超接见印度尼西亚部长兼陆军司令亚尼少将和夫人以及由亚尼少将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4月30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几内亚妇女代表团。

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马马迪。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瑞典驻华大使斐特里，谈中瑞贸易、共同市场、和平共处和老挝问题。

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瑞士新任驻华大使汉斯·凯乐和夫人。

晚上，出席全国总工会等11个人民团体举行的“五一”招待会，同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共叙友谊。

晚7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伊拉克新任驻华大使阿卜杜勒·穆塔列布·阿明。

5月1日和董必武副主席、李富春副总理接见莫桑比克民族民主联盟主席格万贝。

参加首都300万人“五一”大联欢庆祝活动，同亲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各兄弟民族代表、归侨等共度节日。

晚上，同首都人民和外宾欢度“五一”之夜。

5月2日下午，出席中国和几内亚贸易议定书等文件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马马迪举行的酒会。

5月3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详细介绍了和萨布里主席的会谈情况。

5月4日下午，接见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

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青年与体育高级总专员穆萨·凯塔为团长的马里政府文化代表团。

5月5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卫生部长范玉石为首的越南医学代表团。

5月9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有关中苏两党会谈问题进行了谈话，并请契尔沃年科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谈话中还告诉契尔沃年科，对于苏共中央今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将随后送出。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新闻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为首的索马里政府代表团。

5月15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索马里新闻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时指出：过去，老殖民主义侵略方法是占领土地或把一个民族分而治之，正如你们过去所经受的那样。现在，新殖民主义则采取不同的方法，它承认独立，甚至联合国也同意你们进去。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控制你们，使你们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受其影响，军事上受其支配。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必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无法独立。如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一位朋友说，阿尔及利亚只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在政治上取得真正的独立。我们认为这一点很深刻，值得非洲朋友考虑。在谈到非洲人民的联合问题时说：要达到非洲人民的联合，首先要各个国家的独立。在独立的基础上联合才能有力量。正如一个人的身体，要想健康，必须使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

下午，出席中国和索马里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和支付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出席中国马里文化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对外文委等单位为庆祝中马文化协定签字和欢迎马里文化代表团举行的酒会。

晚上，出席索马里政府代表团团长举行的告别酒会。

5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下午，接见以全巴工商联主席阿哈德为首的巴基斯坦工商代表团。

下午，接见以尼泊尔新闻出版广播局长巴苏科塔为首的尼泊尔新闻代表团。

5月17日下午，接见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后到我国访问的亚非国家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代表。他们来自巴苏陀兰、喀麦隆、锡兰、日本、巴基斯坦、南非、桑给巴尔等。

5月19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巴西产业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贝拉坎尼时说，我们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的愿望成为党的纲领，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也是一切民族民主革命的特点。就是法国大革命，也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因而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确是代表了人民的愿望，但现在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任务很重。要集中人民的愿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过去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现在资产阶级思想还

有很大力量，要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摆脱经济落后，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5月20日下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古巴工人中央工会代表团和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少年工作代表团。

5月21日上午11时45分，在养蜂夹道1号接见并宴请以苏达尔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5月22日中午，前往机场迎接结束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刘少奇主席。

下午，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马利列为阿新闻、青年、工会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5月23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研究和新闻书记基隆德。

下午，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客人。

5月25日晚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宴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5月27日中午，出席芬兰驻华大使托依伏拉举行的宴会。

晚上，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基尼亚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6月1日下午，接见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努尔汗空军准将。

6月3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马塔克。

6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玻利维亚众议员奥利登等客人。

6月6日上午，到火车站欢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应邀来中国访问。

晚上，陪同刘少奇主席会见并宴请崔庸健委员长。

6月7日下午，接见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后来我国访问的肯尼亚代表，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对外关系书记穆尼和约旦代表克雷希。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一起回访崔庸健委员长并和他在友好气氛中举行会谈。

晚上，出席文化部等单位为朝鲜贵宾举行的欢迎晚会。

6月6日下午，出席首都10万人热烈欢迎崔庸健委员长的集会。

6月9日晚上，设便宴招待崔庸健委员长。

6月10日上午，到火车站欢送崔庸健委员长去天津访问。

6月15日上午，陪同崔庸健委员长参观北京体育学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的告别宴会。

6月16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崔庸健委员长。

下午，接见巴西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协副主席奥埃斯特和他的夫人、教育家保拉·莫阿西尔。

6月17日上午，陪同崔庸健委员长乘专机前往我国东北地区参观访问。

晚上，出席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为欢迎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的宴会。

6月18日上午，陪同崔庸健委员长参观哈尔滨电机厂，并到哈尔滨兆麟公园向我国抗日联军将领李兆麟将军墓献花圈。

6月19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祝贺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五号”和载有女宇宙航行员的宇宙飞船“东方六号”胜利发射并成功地返回

地面。

6月20日上午，陪同崔庸健委员长乘专车离开哈尔滨前往长春访问。

晚上，出席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吉林省副省长于克为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的欢迎宴会。

6月21日中午，陪同崔庸健委员长由长春到达沈阳。

下午，陪同崔庸健委员长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烈士纪念碑前献花圈。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朝鲜贵宾。

6月22日上午，陪同崔庸健委员长参观工厂。

下午4时30分，在沈阳北陵宾馆和崔庸健委员长谈中印边界问题。

6月23日上午，在沈阳车站欢送崔庸健委员长。

6月25日出席首都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13周年大会。

6月27日中午，接见古巴科学院全国委员会主席希门尼斯博士，并共进午餐。

6月28日下午，接见以院长姜永昌为首的朝鲜科学院代表团。

6月29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

下午8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老挝驻华大使坎京·苏万拉西。坎京面交富马首相的来函，并口头转达富马希望中国运用影响平息目前查尔平原的紧张局势。周总理指出，目前老挝局势严重的根源在美国和富米集团。富马在国内和国际方面都应保持中立，同各方面保持友好。这样做，问题就容易解决。否则，富马同富米站在一起，为美国辩护，指责越南，我们出来支持、说公道话就困难了。同时目前我们已成为造谣的对象。对此，富马从不开出来辟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出来说话。

7月1日下午5时30分，在北京饭店接见叙利亚驻华大使扈利。

出席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2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中川一政为首的日本画家代表团和以木下顺二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团。

7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玻利维亚经济学家古斯塔澳·恰贡。

7月5日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在机场欢送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乔治乌。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罗马尼亚文化和科学院代表团，并共进晚餐。

7月8日中午，出席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举行的宴会。

7月11日出席首都庆祝中朝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大会并接见一批朝鲜客人。

7月12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秘书匈曼和普特尔。谈话过程中，匈曼面交罗素90寿辰纪念册以及罗素近著《非武装的胜利》等。匈曼介绍说，这是一本只包含一句话的小册子，是供火星上小孩读的。这句话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以来，人类就尽一切力量做愚蠢的事。最后有核爆炸的图，表示人类将以此告终。周总理说，太悲观了。我看人类历史不会走这样的道路。世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道路。你们的心是好的。我们看来，人类历史会前进，人类会找到克服困

难的途径，并且还会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匈曼说，我们很担心的是，核战争很可能被雷达的错误情报所引起，因为雷达是分辨不出敌视和自然现象的，人们必须在1分钟至15分钟的时间里作出决定。同时，国际局势也很紧张，国家领导人可能经不住这样的紧张，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引起了核战争。周总理说，我们的看法有所不同。人们在偶然现象损害力小时，注意力就小；但知道偶然现象损害力大时，注意力就大。人们现在知道核战争的毁灭性，对它的保险和防御就要注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知道核武器会伤人，也会伤自己。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同意不用核武器。你们的运动值得尊敬，是因为你们的心是好的，为阻止核战争作了努力，向人们呼吁核战争的危险。我们认为，拥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破坏力，就会去找预防的办法。世界科学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新武器发明了，就会有另一种更新的东西来保证它不出乱子，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危害性，最后就可以达成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

7月13日接见亚非拉各国妇女代表团。

7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马里总统府顾问、巴马科律师公会律师当巴·迪亚洛和检察长恩迪阿耶。

接见印度尼西亚体育代表团团长，体育部长第一助理宋科诺和代表团羽毛球队领队、东爪哇羽毛球协会主席穆南达尔。

7月15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支持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斗争的集会。

7月20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秘书匈曼和普特尔。

7月21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并宴请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

7月22日晚10时15分，接见丹麦新任驻华大使安克尔·斯怀特。

7月23日出席阿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出席首都各界庆祝古巴人民武装起义10周年集会，并接见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青年学生代表团。

接见印度尼西亚空军考察团。

7月26日出席首都各界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10周年大会。

和邓小平接见以金国熏为首的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和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团。

接见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副主席、希利威查雅大学校长伊萨和夫人。

出席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古巴人民武装起义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27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卢旺达前国王基格里五世、卢旺达民族联盟主席鲁开巴、副主席吉伊胡拉等人。

7月31日电贺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广岛举行，表示中国永远站在坚决要求禁止核武器的日本人民一边。

8月1日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的隆重集会，支持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

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接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等日本朋友时说：日本自发起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来，规模一天天扩大。今年是第九届了，希望保持和发扬过去的成绩，取得更大的成就，并指出最近三国签订的条约完全是一个骗人的把戏。

8月2日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我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希望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8月4日在机场欢迎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博士。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舍马克总理及其随行人员并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博士访华。

8月5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1号楼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当舍马克感谢中国答应给索8000万瑞士法郎的援助时，周总理说，不要感谢了，这是我们的义务。谁叫我们先胜利，谁叫我们是大国呢？先胜利的大国就有义务援助后胜利的小国。世界上有人说，我们只同贫穷的小国作朋友。这正是中国的特点。我们是大国，不能依靠人家援助，别人也援助不起。大国主要靠自己；而大国应该援助小国，使它们也能逐步靠自己。我们最高兴与贫穷小国交朋友。世界上小国有一百三、四十个，是多数；大国有几个？大国要垄断一切是不可能的。

陪同舍马克总理观看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的京剧《雏凤凌空》。

8月6日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

8月7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舍马克总理乘专机前往上海参观访问。在飞往上海途中，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情况。

晚上，出席上海市长柯庆施为舍马克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

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上海锦江饭店和舍马克总理继续举行会谈。会谈后设便宴招待索马里贵宾。

晚上，出席上海市文化局为索马里贵宾举行的京剧晚会。

8月9日上午9时30分，陪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乘专机由上海回北京途中说：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首先要搞好国内情况，这就等于搞好了四分之一的世界。当然我们现在和过去的斗争都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支持，但是革命主要靠我们自己，而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对苏联也是强大的支持。我们说主要靠自己人民，这是说明一个真理，要不然革命就可以输出了。索马里的胜利不也是主要依靠你们自己的斗争吗？这个真理在有马列主义之前就存在。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封建主义反对奴隶主的斗争不也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取胜的吗？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不也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取胜的吗？而苏联非说别国胜利是主要依靠他们的帮助，那么十月革命是依靠谁的力量呢？当然主要依靠他们本国的人民。的确，十月革命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走这条道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

下午5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

代表中国政府在中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并出席舍马克总理举行的告别招待会。

接见印度尼西亚棉兰《警惕报》记者纳苏蒂温和他的夫人。

8月10日晨7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谈中印边界、停止核试验等问题。

到机场欢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

8月11日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众议院议长何塞·安西萨·洛佩斯为团长的哥伦比亚议员代表团。在阐述我对禁止核武器问题的态度时指出：我们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但核大国说一下子做不到。那先从建立拉美、非洲无核武器区开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做，能首先使拉美、非洲人民免除核战争威胁，使帝国主义的核威胁缩小，从而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和平建设和繁荣。不但核大国要为此承担义务，那些将来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要承担义务，保证在这个地区不使用、不输入、不储存、不试验核武器。如果拉美、非洲哪国政府提出这个倡议，中国政府将首先响应，并愿承担义务。

8月12日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举行的盛大集会，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英勇斗争。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8月15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越南劳动党南方局阮梅菊会谈。

出席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朝鲜解放18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7日下午4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越南劳动党南方局阮梅菊进行第二次会谈。

接见印度尼西亚足球代表团、游泳代表团、跳水代表团等体育界朋友，并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印尼独立18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8日出席加纳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波内为庆祝中国加纳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出席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为欢迎印度尼西亚体育界朋友举行的宴会。

8月22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巴西朝鲜文化协会代表团团员杜阿尔特和露依莎·奥卡达。

8月23日出席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罗马尼亚解放19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5日下午3时5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越南劳动党南方局阮梅菊进行第四次会谈。

8月26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比利时众议员哈蒙·舍伊文。

8月27日接见以电影局局长范俊庆为首的越南电影代表团。

8月28日前往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和由他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8月29日上午11时1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越南劳动党南方局阮梅菊进行第五次会谈。

电唁著名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博士逝世。电文说：杜波依斯博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寻求真理走上彻底革命道路的一生。他的不妥协精神和不断革命精神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学习的榜样。他的品德、智慧和学术上的成就，说明黑人是一个优秀的人种。

8月29日致电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感谢对我国关于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建议的支持，完全同意和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关于召开亚洲国家首脑的“圆桌会议”的倡议。

8月30日下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马格拉威·穆罕默德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时指出：阿尔及利亚革命武装斗争对整个非洲革命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万隆会议以后，摩洛哥和突尼斯取得了独立。法国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用武装斗争镇压你们，迫使你们进行武装斗争，历时七年，造成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非洲人民面前摆出两条道路来了，一条是经过抗战取得独立，另一条是通过谈判取得独立。当然这两条道路不是对立的。谈判中有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中有谈判。因此你们的斗争给非洲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有的国家同殖民国家谈判取得了独立。这些国家都是半独立。因此在他们独立后还要不断奋斗，争取完全的独立，争取经济上的独立。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马格拉威·穆罕默德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

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举行宴会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和由他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9月2日上午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越南劳动党阮文泳谈话。

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18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接见古巴农业实习生。9月3日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

接见朝鲜话剧观摩团。

接见参加1963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各国代表队领队。9月4日出席首都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大会。

接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

9月5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卡利和由他率领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说：取得独立和解放很艰巨，今后保住这个胜利就更艰巨。解放前夕，毛主席就说过，全国解放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为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百年。因为我们亚洲和非洲一样，都被帝国主义搞得非常落后和贫穷，摆脱这些殖民主义的痕迹需要很长的时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9月6日和邓小平、彭真参加中国科学院赠予艾地名誉学部委员称号仪式。

接见智利参议员阿伦德的夫人和他的女儿。

9月8日出席首都欢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万人大会、并接见朝中友协代表团、朝鲜人民军男子篮球队。

9月9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10日中午1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设宴招待越中友协副会长孙光阔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9月13日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中国、几内亚友好条约签订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14日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赴火车站欢送刘少奇主席

访问朝鲜。

9月18日接见前来我国商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第二年度贸易的日本代表团。

晚7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和她的丈夫。

9月21日陪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和由他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乘专机离京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9月28日前往火车站迎接刘少奇主席结束对朝鲜访问回到北京。

9月29日接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

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

下午2时,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加纳农业部副部长奥坎塞、工业部副部长阿班。

9月30日下午2时,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

下午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的私人顾问、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

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1964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的21个国家的科学家。

接见参加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的11个国家的外科专家。

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决主张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坚决反对大国压迫小国,反对少数大国操纵国际事务,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

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其他党政领导人分别接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乌兹加尼以及在京的全体古巴朋友。

10月1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设宴招待柬埔寨国家元首的私人顾问、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及其随行人员,并进行了会谈。

10月2日接见由朝鲜内阁第三事务局局长韩秀东率领的朝中友协代表团。

接见苏联作曲家上里科夫和象棋大师扎戈罗夫斯基等。

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10月3日中午,在钓鱼台宾馆10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以乌兹加尼国务部长为首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并设午宴招待阿尔及利亚贵宾。

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越南劳动党财贸工作考察团。

晚7时30分,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在其官邸为巴基斯坦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团举行的宴会。

10月4日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观礼团。

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继续会谈。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匈牙利驻华大使马尔丁。

10月5日在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举行的盛大招待

会，庆祝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幕。

10月6日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

接见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并观看演出。

10月9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谈中日关系正常化四种可能的方式：一、日本废除日台“条约”，和我们正式缔结和约。但日本现政府这样做有困难。二、日本不废除日台“条约”，另同我缔和，中国人民对此不同意。三、日本现政府的负责人，首相或外相，来访问新中国并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两国间虽无和约，但可友好相处，为促进亚洲和平而努力，战争状态也就等于不存在了。这是最勇敢的做法，但日本现政府负责人无此勇气。四、前首相来访问中国，发表声明，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关系、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努力。这是间接的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采取第四种方式，而争取第一种方式，期待石桥也为此而努力。

10月10日接见印度尼西亚歌舞团并观看表演。

10月11日接见英国路透社总经理杰勒尔德·朗，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10月13日接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劳动党科尔察区委书记康迪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

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事务部部长兼印尼银行总裁苏玛诺，谈第一次亚非会议以来形势的发展、新兴力量运动会情况、关于中印边境、第二次科伦坡六国会议问题。10月15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西里克·马塔克。

10月16日接见古巴土地委员会领导人冈萨雷斯少校。

出席中国印度尼西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补充文件签字仪式。

10月17日接见由国民文化和教育部部长西乔纳率领的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

10月20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出席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佛教会议的各国代表团。

10月21日接见比利时工会工作者卡米勒·古塞和马赛尔·德马特。

10月23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进行第一次会谈，就改善中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10月24日接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

10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法国前总理富尔会谈并设便宴招待富尔和夫人。

10月26日接见并宴请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以及由他率领的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

10月27日出席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举行的招待会。

10月28日下午2时2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塞内加尔伊斯兰教信徒协会会长老易卜拉欣·尼阿斯。

10月29日接见芬兰工商部部长维海尔海依莫以及由麦基拉率领的芬兰政府贸易代表团。

接见智利参议员阿乌马达和夫人，智利新左翼民主运动领导人、前内政部长蒙特罗和夫人，智利议员杜马和夫人。

10月30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高教部长阿卜杜·阿齐兹·赛义德为团长的阿联教育代表团时说：亚非国家需要相互支持，特别是先取得

胜利的国家更有责任和义务支持还未取得和后来取得胜利的国家。你们处在亚非之间，许多事情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在万隆会议上，我感到纳赛尔总统对西非和非洲事务比我们了解的多。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是在纳赛尔总统主持的政治委员会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所以纳赛尔总统对万隆会议作出了贡献。我参加了那一委员会。十项原则对1955年以后亚洲、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独立是起了作用的。现在，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需要进一步商议。在非洲国家相互支持方面就需要更进一步交谈，取得进一步的协议。万隆会议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平等地位。

10月31日接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15号楼同法国前总理富尔就两国制定有步骤的建交方案进行商谈。

晚9时30分，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

晚上，出席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的告别宴会。

11月1日晚9时15分，在上海和平饭店和陈毅副总理同法国前总理富尔商谈两国直接建交方案。

11月2日上午11时，在上海和平饭店同法国前总理富尔继续商谈两国直接建交方案。

下午5时，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晚8时30分，在上海和平饭店和陈毅副总理同法国前总理富尔谈中印边界问题。

11月4日下午5时，在北京饭店接见乌拉圭《前进周刊》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1月6日前往机场送贺龙副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观礼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11月7日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行的招待会。

1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朴信德率领的朝鲜红十字会代表团和由朝鲜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金锡亨教授率领的朝鲜考古队。

11月13日接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罗德里格斯和夫人。

11月18日中午，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团团团长、巴著名公众领袖巴沙尼。

接见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司库、计划发展部部长斯瓦依。

11月20日接见苏联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郝拉恩·尤若夫。

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纳赛。

11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阿富汗内务大臣卡尤姆博士以及由他率领的阿富汗王国政府签订阿中边界条约代表团。

晚上，在天桥剧场出席朝鲜中央歌剧舞剧院公演的著名舞剧《红旗》开幕式，并观看演出，接见演员。

11月22日出席中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签字仪式。

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为内务大臣卡尤姆博士率领的阿富汗王国政府签订阿中边界条约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1月23日接见由朝鲜科学院副院长全斗焕率领的朝鲜半导体专家一行14人。

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朝中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10周年举行的宴会。

11月24日出席阿富汗内务大臣卡尤姆博士为中国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招待会。

11月25日接见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

11月26日到机场接贺龙副总理对印度尼西亚访问后回到北京。

12月3日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

12月5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同英国作家格林进行电视谈话。当格林问到，有人把中国目前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解释为中国正退到自给自足和“单干”态度的一种迹象时，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一贯执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这个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我们认为，这个方针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所说的自力更生，绝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如果连自己有条件生产的东西也不去生产，那么，又拿什么东西去同别人进行交换呢？至于贷款，那总是要还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永远借债过日子。

12月13日应纳赛尔总统和萨布里主席的邀请，由陈毅副总理陪同乘专机离开昆明去阿联访问。

晚上，在仰光稍事停留，受到奈温主席的迎送。

12月14日路过卡拉奇时巴基斯坦外交秘书阿齐兹·艾哈默德等到机场迎送。

到达开罗。萨布里主席代表纳赛尔总统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到机场迎接。

下午7时，在总统住所拜会纳赛尔总统，向纳赛尔赠送礼物；并接受纳赛尔总统授予的“共和国颈章”。

在纳赛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12月15日在阿联总统会议委员、接待委员会主任里法特陪同下参观阿联军事学院、埃及博物馆、胜利汽车厂。

下午6时，在开罗库巴宫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在纳赛尔总统陪同下在开罗歌剧院观看阿联民间艺术演出。

12月16日出席阿联第九届庆祝教育日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西方国家嘲笑我们落后，夸耀它们的文明。其实，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

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只要我们亚非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仅能够赶上它们，而且能够超过它们，在创造人类新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在阿联总统会议委员、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陪同下，前往塞得港访问。

12月17日在塞得港市市长鲁什迪举行的欢迎会上盛赞阿联人民保卫塞得港、保卫苏伊士运河的光辉斗争。

下午6时30分，在开罗库巴宫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10时，在开罗库巴宫同也门负责总统事务的国务部长努曼谈话。

12月18日在萨布里主席陪同下乘专机离开罗前往河斯旺访问。

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工程。

12月19日在总统会议委员里法特陪同下参观开罗郊外的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187米高的开罗塔。

下午5时30分，在开罗库巴宫和阿联总统纳赛尔举行第三次会谈。

12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在开罗总统府拜会纳赛尔总统。

在开罗库巴宫举行记者招待会。

接见阿联电影《萨拉丁》的制片人、导演和男女演员。

12月21日上午8时30分，在开罗库巴宫会见萨布里主席。

离开开罗前往阿尔及尔访问。阿联总统会议委员、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代表纳赛尔总统前往机场送行。

下午2时，抵达阿尔及尔，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和30万阿尔及尔人民的热烈欢迎。

下午5时30分，在约丽别墅拜会本·贝拉总统。

晚上，出席本·贝拉总统举行的宴会。

12月22日前往烈士墓献花圈，并参加阿尔及尔“北京大街”命名典礼。

在阿尔及尔市府大厅举行的仪式上接受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

在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的陪同下，参观阿尔及尔郊区一个国有化农场——共和国农场，然后又参观了希法列克水果加工厂。

下午6时，在约丽别墅和本·贝拉总统举行第一次政治会谈。

12月23日在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陪同下参观现代油脂厂和贝利埃汽车厂。

下午6时45分，在总统官邸约丽别墅同本·贝拉总统举行第二次政治会谈。

去国防部访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

往访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

出席布迈丁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的宴会。

12月24日参观两所烈士子弟之家。

中午，出席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和国家指导部长贝勒卡塞姆在阿尔及尔大学学生宿舍区“大学城”联合举行的宴会。

下午5时，在阿尔及尔总统官邸约丽别墅同本·贝拉总统举行第三次政治会谈。

在本·贝拉总统陪同下观看文艺演出。

12月25日在本·贝拉总统陪同下乘专机从阿尔及尔到达奥兰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奥兰20万人夹道欢迎。

参观阿尔泽综合工厂建筑工地。该厂建成后将每年生产 100 万吨液体煤气。

中午，出席奥兰省省长举行的宴会。

参观北非玻璃厂。

晚上，在阿尔及尔大学会议厅召开的民族解放阵线干部大会上讲话，热烈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并指出，被压迫民族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够取得独立和解放。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坚决依靠农民和一切的革命人民，以农村为基地，发动和坚持了武装斗争，并且使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才战胜了殖民主义。正确的革命领导，广泛的统一战线和革命的军队，不仅对于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重要的，对于进一步把革命推向前进，无疑也是同样重要的。

1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在总统官邸约丽别墅同本·贝拉总统举行第四次政治会谈。

在人民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这次到非洲来，是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并且借此机会好好了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情况，增进我们的知识，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

在人民宫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告别宴会之后，举行了告别招待会。本·贝拉总统、布迈丁副总理应邀出席。

晚 11 时 40 分，在阿尔及尔人民宫和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谈话。

12 月 27 日乘专机离开阿尔及尔前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进行正式访问。本·贝拉总统、布迈丁副总理前往机场送行。

上午 11 时 30 分，抵达拉巴特。阿卜杜拉亲王殿下代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到机场欢迎。

向已故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陵墓献花圈。

拜会哈桑二世国王。

12 月 28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在哈桑国王办公室同哈桑二世国王举行第一次会谈。

拜会摩洛哥首相巴赫尼尼。

出席摩洛哥外交部长格迪拉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的午宴。

下午 5 时 30 分，在哈桑国王办公室和哈桑二世国王举行第二次会谈。

在和平官为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举行盛大招待会。

在穆罕默德五世大剧院观看摩洛哥艺术家们的文艺演出。

12 月 29 日前往王宫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辞行。接受哈桑二世国王赠送的剑鞘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的宝剑一把。

下午，在拉巴特和平官应法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和摩洛哥广播电视台记者的请求，发表谈话。

12 月 30 日乘汽车离开拉巴特前往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西部著名城市卡萨布兰卡进行访问。

观光卡萨布兰卡市容，参观国家茶糖公司、炼油厂、港口以及汽车装配厂。

12 月 31 日乘专机离开拉巴特前往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进行友好访问。阿卜杜拉亲王殿下到机场欢送。

下午，到达地拉那。在机场受到霍查、列希、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拜会阿党中央、阿人民议会主席团和阿部长会议。

晚9时，在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陪同下列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同工人们欢度除夕；接着到“军官之家”同人民军军官和烈士家属共同欢度除夕；最后到作家、艺术家俱乐部同工人、军官、作家们联欢后，在灯火辉煌的“游击队宫”出席了阿党政领导人霍查、谢胡等举行的除夕晚宴。晚宴后，出席除夕联欢晚会。

1964年

1月1日在部长会议主席谢胡陪同下，向地拉那烈士墓献花圈。然后，参观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

晚上，出席盛大音乐晚会。

1月2日上午9时，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举行会谈。

下午4时30分，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二次会谈。

出席古巴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庆祝古解放日招待会。

1月3日上午9时，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在霍查、谢胡、巴卢库等陪同下参观地拉那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

下午4时30分，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四次会谈。

晚上，在地拉那歌剧和芭蕾舞剧院观赏大型芭蕾舞剧《哈利利和哈伊利娅》。

1月4日在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副主席巴卢库陪同下前往北部重镇、历史名城斯库台访问。

在斯库台市斯大林广场参加群众大会。

参观斯库台畜牧研究所。

晚上，出席斯库台区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举行的盛大宴会。

1月5日中午，回到地拉那。

下午4时30分，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五次会谈。

1月6日在霍查、谢胡、卡博同志陪同下，前往英雄城市发罗拉访问。

参加发罗拉市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

参观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纪念馆。

晚上，出席劳动党发罗拉区委和区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盛大宴会。

1月7日参观发罗拉列宁水泥厂、石棉管板厂工地。

在返回地拉那途中参观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农民家庭。

下午5时，在地拉那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六次会谈。

晚上，在地拉那游击队宫出席阿劳动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举行的盛大宴会。

1月8日上午10时，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七次会谈。

下午，在游击队体育馆出席地拉那各界人民举行的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下午6时，在部长会议大厦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签署中阿会谈联合声明。

晚上，在地拉那游击队宫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1月9日上午10时，结束在阿尔巴尼亚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地拉那。

上午11时35分，抵达突尼斯。在机场受到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新宪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

上午，在突尼斯总统事务和国防部长拉德哈姆陪同下前往塞朱米瞻仰烈士纪念碑。

下午5时，前往总统府迦大基宫拜会布尔吉巴总统并举行第一次单独

会谈。

晚上，在总统府出席布尔吉巴总统举行的宴会。

1月10日上午，由农业部长沙克尔和总统府秘书长小哈比卜·布尔吉巴陪同，参观突尼斯斯蒂牛奶工业公司以及郊区的手工艺中心。

上午，在总统府迦太基宫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在马格里布大厦出席总统事务和国防部长拉德哈姆举行的午宴。

下午，访问离突尼斯城约50公里的巴比比亚农村区。

晚上，在美琪大饭店举行宴会招待布尔吉巴总统。

晚上，访问突尼斯新宪政党政治局总部。

晚上，前往总统府向布尔吉巴总统告别。

晚上，离突尼斯。总统事务和国防部长拉德哈姆、外交部长蒙吉·斯陵、总统府秘书长小哈比卜·布尔吉巴在机场欢送。行前，回答了突尼斯《行动报》记者的提问。

1月11日上午8时，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开始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进行一系列的访问。在机场受到代表恩克鲁玛总统的三人委员会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下午4时20分，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的陪同下乘汽车参观阿克拉市容。

晚7时30分，去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并面交毛泽东主席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函。

晚上，在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便宴上谴责帝国主义者对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害恩克鲁玛总统的这种卑鄙可耻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1月12日上午9时，去奥苏城堡和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告别时，劝恩克鲁玛总统不要去宾馆回拜，恩表示感谢。

1月13日上午9时，在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陪同下访问加纳新海港和工业基地特马。

下午4时，在奥苏城堡和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奥苏城堡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国宴上讲话时说，我们这次从北非到西非，亲身感受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锐不可当地迅速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几个世纪以来强加在非洲人民身上的锁链，正在被纷纷打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代全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总理指出，为了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非洲国家有必要加强团结，亚非国家有必要加强团结，再接再厉地进行斗争。

1月14日上午10时，在奥苏城堡和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第一次单独会谈时说：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和使革命继续下去，就必须：一、需要一个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核心周围要有一批很坚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干部，但在外围要搞尽量广泛的统一战线；二、要有一支可靠的军队；三、要有一个适当的经济政策。要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

接见已故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博士的夫人歇莉·格雷姆。

下午5时，在奥苏城堡同恩克鲁玛总统进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1月15日接见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乌兹加尼。

下午5时，在奥苏城堡和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第三次会谈。在这次会谈

中，向恩克鲁玛总统介绍了我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晚上，在奥苏城堡举行告别宴会。恩克鲁玛总统及其政府人员 120 余人出席宴会。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各国人民需要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开辟前进的道路。只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的力量，高举独立和自由的旗帜，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发丰富的资源，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一定能够逐步地消除贫穷落后的状态，在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在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时，宣布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严格遵守的八项原则。

1 月 16 日上午，结束对加纳的五天访问，乘专机离阿克拉。

上午 10 时 50 分，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机场迎接。巴马科倾城欢迎周恩来总理。

中午，出席马里总统凯塔举行的宴会。

下午，拜会凯塔总统。

出席凯塔总统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一千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招待会洋溢着友好和团结的气氛，并在招待会上和凯塔总统带头跳舞。

1 月 17 日上午，在莫迪博·凯塔总统陪同下，前往巴马库东北 60 公里、尼日尔河畔的库利科罗市访问。

出席库利科罗市群众大会并接受荣誉公民称号。在群众大会上谈到中国对马里的援助时说，援助总是相互的，新兴的友好国家通过援助发展民族经济，摆脱殖民主义控制，增强反帝力量，就是对中国的极大援助。

下午，在巴马科第二副市长库利巴利和国民议会副议长西索科的陪同下游览巴马科市区，参观动物园。

晚上，参观正在巴马科举行的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

1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总统府和凯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在凯塔总统陪同下参观巴马科郊区的索图巴动物研究所。

1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凯塔总统陪同下访问苏丹联盟党总部。在与苏丹联盟党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会晤时说：我们对非洲的态度在我们访问非洲国家发表的几次公报中已表明。其中一点就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们的权利。

上午 10 时，在总统府和凯塔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在总统府和凯塔总统举行第三次会谈。

1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总统府和凯塔总统举行第四次会谈时说：我们觉得在非洲国家中，像马里这样从殖民地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不可避免地要有过渡时期，有过渡时期不会影响走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过渡时期，民主革命完成得越彻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准备得就越好，社会主义就建设得越好。在非洲的过渡时期，根据我们的经验，可能是很长的。

下午 4 时，在总统府和凯塔总统为首的马里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五次会谈。

晚上，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告别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凯塔总统和夫人等一千多名贵宾。马里艺术家们表演了民间歌舞。招待会后，在中国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凯塔总统。

1 月 21 日中国和马里联合公报发表，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正

式写入公报。

在巴马科机场，对马里电台记者发表讲话称，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和富强起来。

上午，乘飞机离开巴马科前往科纳克里。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机场欢送。

上午，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杜尔总统在机场迎接。科纳克里全城友情洋溢，欢声雷动。

在几内亚民主党总部出席杜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盛大文艺晚会。在文艺演出前发表讲话时说：亚非国家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民族经济，要互通有无、互补长短、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1月22日上午，向几内亚烈士纪念碑献花圈。

上午，在总统府和杜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中午，在总统府出席杜尔总统举行的宴会。

在几内亚国务部长、外交部长、经济发展部长的陪同下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和火柴厂建筑工地。

1月23日在杜尔总统陪同下，乘汽车前往金迪亚访问。

在金迪亚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非洲大陆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非洲的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三十几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在还没有独立的国家里，也都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怒火。安哥拉人民在斗争。葡属几内亚人民在斗争。莫三鼻给人民在斗争。赞比亚、津巴布韦人民在斗争。中非各国人民在斗争。南非人民在斗争。几世纪来受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站立起来了。非洲是非洲人民的非洲，非洲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大陆。

在金迪亚参观了水果研究所后乘直升飞机回科纳克里。

晚上，在科纳克里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1月24日在杜尔总统陪同下，乘专机前往首都东北500公里的高原城市拉贝访问。

中午，在拉贝市出席群众大会。

下午5时，在拉贝市总统别墅同杜尔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观看文艺演出并出席舞会。

1月25日上午10时，在拉贝市总统别墅同杜尔总统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5时30分，在拉贝市总统别墅同杜尔总统举行第四次会谈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对非洲人民起了启蒙作用。二次大战后，非洲人民进一步觉醒，他们站起来要求自由、独立、统一和团结。正如阁下所说，一些国家已获得独立，正在巩固独立！另一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我这次在北非与西非的访问中，到处看到一种生气勃勃的要求解放的精神。我对此印象极为深刻，这有点像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人民欢庆解放，到处欣欣向荣的景象。

晚10时，在拉贝市总统别墅同杜尔总统举行第五次会谈。

1月26日清晨，在杜尔总统陪同下乘飞机回科纳克里。

在科纳克里同杜尔总统进行单独会谈时说：要实现非洲统一，首先要

求那些最觉醒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起榜样作用，首先团结起来，成为非洲统一的核心力量。最觉醒国家之间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存在一些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与非洲统一的愿望相比，终归是次要的。这些国家应该首先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带动其他国家。

晚上，设宴招待杜尔总统。宴会之后，在大西洋畔的“美景别墅”宽敞的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杜尔总统出席招待会。

午夜，在科纳克里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告别词。

1月27日午夜0时30分，离科纳克里前往苏丹访问。杜尔总统在机场欢送。

上午，赴苏丹途中在巴马科稍作停留，受到马里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梅加、司法国务部长凯培等迎送。

下午3时，到达喀土穆。在机场受到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中将军的欢迎。

晚上，在青尼罗河畔的共和国宫出席阿布德主席举行的国宴。

1月28日上午，参观北喀土穆市以及苏丹民族博物馆。

上午，在喀土穆共和国宫和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举行会谈。

出席阿布德主席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下午，访问苏丹英雄城市恩图曼。在恩图曼参观哈利法博物馆。

晚上，在恩图曼国家剧院观看苏丹民间歌舞。

1月29日访问苏丹青尼罗河省著名的棉花产区吉齐拉。

在共和国宫的花园里举行告别招待会。

1月30日上午，在阿布德主席陪同下乘敞篷汽车从共和国宫前往机场。乘专机离喀土穆前往埃塞俄比亚。

上午11时12分，在六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护航下到达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沃尔德首相和其他大臣到机场欢迎。

中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在阿斯马拉皇宫接见。

下午4时30分，在阿斯马拉皇宫和塞拉西一世皇帝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阿斯马拉皇宫出席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举行的宴会。

1月31日在塞拉西一世皇帝陪同下访问埃塞俄比亚历史名城阿克苏姆，参观历史古迹。

下午5时，在阿斯马拉皇宫同塞拉西皇帝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阿斯马拉皇宫举行告别宴会，塞拉西一世皇帝出席了宴会。在宴会上祝酒时说：今天我们双方签署了中埃两国联合公报。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2月1日上午，乘飞机离阿斯马拉前往索马里访问。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在皇宫门口送别，沃尔德首相陪同前往机场。

中午12时10分，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舍马克总理和各界人士在机场欢迎。

晚上，出席摩加迪沙市特派员优素福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并接受赠予的摩加迪沙市自由钥匙。

晚上，在舍马克总理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说：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9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

载。15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

2月2日上午9时，前往总统府拜会索马里总统欧斯曼。

上午10时30分至下午1时，在同舍马克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时说：我们访问了七个非洲国家，东非其他国家推迟到以后再访问。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的。非洲同亚洲一样曾是殖民地，有共同遭遇，但是非洲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达几个世纪，遭受过贩卖黑人的劫难，所受的奴役、压迫和摧残超过亚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非洲是直接统治，而在亚洲某些地方，如中国，是半殖民。他们在非洲最残暴，掠夺非洲的人力资源，造成非洲的落后。交通运输是服从殖民主义掠夺的，不是为非洲人民。城市也是为白人服务的。非洲的政治状况也是帝国主义用铅笔在地图上划的结果，它不管把一个民族分成几部分，北非、西非、东非和南非的情况都是如此。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借机在非洲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来控制非洲。我们支持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关于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的决议。但我们愿意提出以下两点意见，第一、有核武器的大国要给予保证，不承担义务就没有用处；第二、要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一是要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因为有基地仍可储存核武器。

晚上，在军官俱乐部出席国民军司令希尔西和警察部队司令穆萨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索马里总理舍马克。

2月3日上午10时，在摩加迪沙政府大楼同舍马克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还在总理办公室同舍马克总理进行单独会谈。

下午，在摩加迪沙群众大会上谈非洲大好形势时说：独立的非洲人民，敢于当家作主，敢于管理自己的国家，敢于藐视一切敌人，敢于同一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这种无畏精神是一切新兴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

晚上，出席索马里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出席欧斯曼总统举行的宴会。

晚上，在接见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时指出，中法建交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2月4日上午，前往总统府拜会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向他辞行；在政府大厦，拜会索马里总统舍马克，向他辞行。

上午10时45分结束对索马里和非洲10国的访问，离摩加迪沙回国。舍马克总理前往机场欢送。

2月5日上午9时25分，和陈毅副总理及随行人员回到昆明。宋庆龄副主席和云南各界人士在机场热烈欢迎。

2月14日上午，应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的邀请乘专机离昆明去仰光，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陈毅副总理和夫人陪同前往。

中午，到达仰光。奈温主席在机场欢迎。

下午，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墓献花圈。

晚上，拜会奈温主席，赠送礼品，并出席奈温主席和夫人举行的国宴。

在宴会上谈到他最近的非洲之行时说：非洲大陆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完全胜利，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亚非新兴国家，只要依靠本国人民和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互助合作，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各种阴谋诡计，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国家建设起来。宴会结束后，在国宾馆附近的露天剧场观看了文艺节目。

2月15日上午，在奈温主席和夫人陪同下乘专机前往额不里海滩，在海滨休养地度过了一天。

晚上，在额不里海滩出席奈温主席和夫人举行的非正式露天宴会。

2月16日上午9时30分至下午1时、下午5时至晚7时30分，在额不里海滩上的一棵古老大树下同奈温主席谈非洲形势和非洲之行观感、国际形势、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第二次亚非会议等八个问题。

2月17日上午，在奈温主席陪同下从额不里海滩乘飞机回仰光。

上午10时30分，在缅甸国家宫接见法国驻缅甸大使。

下午5时，在仰光国宾馆和奈温主席进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国宾馆前的草坪上举行告别宴会。奈温主席和夫人出席宴会。

2月18日上午8时，乘专机前往卡拉奇。奈温主席和夫人在机场欢送。

下午2时20分，抵达卡拉奇，受到巴基斯坦财政部长、总统内阁中资历最深的成员沙伊卜的欢迎。

下午，在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真纳墓前献花圈。

下午，出席卡拉奇市政委员会举行的市民招待会。卡拉奇各界四千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财政部长沙伊卜举行的宴会。

2月19日上午，在刚从纽约回到卡拉奇的巴基斯坦外长布托陪同下，参观卡拉奇东郊巴基斯坦最大的棉纺厂之一达乌德纺织厂。

出席布托外长举行的午宴。

晚上，出席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为他访巴举行的招待会。外交部长布托、财政部长沙伊卜出席了招待会。

2月20日中午，乘专机从卡拉奇到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受到成千上万市民的热烈欢迎。拉瓦尔品第所有学校都停课，政府机关停止办公，整个城市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在机场迎接。

下午4时30分，在拉瓦尔品第总统府同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出席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国宴。

2月21日上午，和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在布托外长陪同下参观正在建筑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

晚上，出席布托外长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2月22日上午，在拉瓦尔品第总统府同阿尤布·汗总统单独会谈时说：要保证一个国家的独立，第一是要掌握军队；第二是要在政府和党内有个领导核心；第三就是要依靠人民，团结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外国干涉也就不怕了。

午后，在拉瓦尔品第总统府同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在总统府设宴招待阿尤布·汗总统。

2月23日上午，在外交部长布托陪同下，乘专机前往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阿尤布·汗总统前往机场欢送。

上午11时，抵达拉合尔。

下午，出席拉合尔市民招待会。

下午，向著名巴基斯坦诗人和哲学家阿拉马·穆罕默德·伊克巴勒墓献花圈。

晚上，出席西巴基斯坦省省长穆罕默德·汗举行的宴会。宴会后，观看文艺演出。

2月24日上午，应西巴基斯坦省议会邀请，在议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站起来的亚非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无视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意志，企图抹煞这些国家的地位，对这些国家采取以大凌小、以强软弱的帝国主义态度或者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是必然要碰壁的。

同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以及西巴基斯坦省省长穆罕默德·汗共进野餐。

傍晚，乘专机从拉合尔到达东巴基斯坦省府达卡。东巴基斯坦省省长穆奈姆汗和省议会议长阿卜杜勒·哈密德·乔杜里在机场迎接。

晚上，出席穆奈姆汗省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省长官邸的花园垦观看焰火。

2月25日在布托外长和夫人以及穆奈姆汗省长的陪同下在达卡附近的希培拉卡雅河上泛舟游览。数万人热烈欢迎，欢呼声震荡沿河两岸。

下午，出席达卡市民招待会。

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接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首席记者古莱希。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时指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唯一途径是，美国政府用行动表明它愿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关于克什米尔争端，希望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还说，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过去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法兹卢勒·卡德尔·乔杜里在达卡最大的旅馆举行的宴会。

2月26日上午10时47分，和宋庆龄副主席乘专机离达卡前往锡兰进行友好访问。

下午，抵达锡兰首都科伦坡。在机场受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内阁各部部长和议员的欢迎。

下午，和宋庆龄副主席拜会锡兰总督高伯拉瓦和夫人。

2月27日上午，和宋庆龄副主席向前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墓献花圈。

上午11时，在总理办公厅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和宋庆龄副主席出席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的招待会。

2月28日上午9时40分，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出席在独立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就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还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捣乱，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加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信心和决心。归根到底，建设国家应当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力量。

晚上，和宋庆龄副主席出席高伯拉瓦总督和夫人举行的国宴。

晚 11 时，在总督府同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第一次单独会谈。

2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15 分，在科伦坡总理办公室和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第三次会谈时说：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再简单谈几句。第一，现在中印边境局势客观上已经和缓下来了。第二，我们仍然主张中印双方以科伦坡会议作为基础坐下来谈判以求得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和平解决，没有其他办法。我们不能同意按照印度的解释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因为这样就把科伦坡会议变为仲裁，但科伦坡会议六国都承认它们只是调解而不是仲裁。第三，我们已经从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在 20 公里地区内，仅设立了少数几个民政点，我们撤出后绝不会挑衅，这是肯定的。如印军前进，我们将采取措施让科伦坡会议国家出来调解，而不会直接和印度冲突，这也就是我们对六国提的三个办法：一、如少数印军侵入我实际控制线，后来又撤走，我将只提警告，记录下来，并每季度通知六国一次；二、如印度进一步派军队进占我领土而不肯撤走，如像 1962 年 10 月前的情况那样，我将要求印军撤走，同时请六国出来调解，劝说印军撤走，在六国劝解过程中，我将不采取任何行动；三、如六国宣告调解无效，我将采取自卫措施，但这种情况和 62 年大冲突时完全不一样。那时没有调解国，全世界对此也不注意，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六国不仅在过去对和缓中印紧张局势起过作用，而且今后还将起更大的作用。阿联、加纳和缅甸都很欣赏这一办法，其他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突尼斯，经我解释后，也都欣赏这个办法。

接见一些日本记者，答复他们的问题。

下午 6 时，在总督府同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和宋庆龄副主席举行宴会，招待锡兰总督、总理。宴会后，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两国在中国锡兰联合公报上签字。

晚上，结束对锡兰的访问后和宋庆龄副主席及代表团离科伦坡回国。

3 月 1 日上午 9 时 25 分，和宋庆龄副主席乘专机回到昆明。

3 月 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昆明饭店接见阿尔巴尼亚农业部林业局总工程师伊利亚·纳科和油橄榄种植专家贝特里·罗曼尼。接见以后，和阿尔巴尼亚专家前往昆明市郊国营海口林场，视察阿尔巴尼亚油橄榄的种植情况并在林场亲手种植了一株油橄榄。

3 月 15 日下午，乘专机从成都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3 月 17 日接见由副首相、国防大臣兼王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朗诺中将率领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

3 月 19 日下午 4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对第二次亚非会议谈了四点意见。

3 月 20 日打电报祝贺 3 月 22 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会议。

3 月 21 日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为由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接见墨西哥《永久》周刊撰稿人蒙特福特·托莱多博士和夫人。

3 月 23 日在北京饭店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24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摩洛哥大使兹尼贝尔、阿联大使伊马姆、伊拉克大使阿明和叙利亚临时代办赫德。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肯尼亚首任驻华大使穆利。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加纳驻华大使麦耶和夫人。

晚上，出席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为答谢中国领导人最近访问过的阿尔巴尼亚和亚非国家的使节举行的宴会，并畅谈访问14国印象。

3月25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于利校长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代表团。接见后，参加了中阿院校科学合作议定书及1964—1965年执行计划签字仪式。

21—25日期间，参加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应邀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

3月28日上午，接见朝鲜科学院副院长全斗焕和由他率领的朝鲜科学院代表团。

3月29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老挝卫生大臣坎苏·高拉。

3月31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加拿大众议院议员、前农业部长汉密尔顿和夫人。

4月2日下午，接见比利时中国协会秘书长玛尔塔·胡斯曼夫人。

4月4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和刚果（利）非洲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对刚果（布）八月革命表示祝贺。

下午3时，在机场欢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

下午6时45分至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富马亲王和由他率领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时指出：日内瓦协议的有关国家要保证遵守协议，更重要的是老挝政府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就保证日内瓦协议来说，中国是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不遵守日内瓦协议的那一方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富马亲王率领的老挝政府代表团。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作为老挝的近邻和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中国十分关心老挝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始终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忠实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老挝的侵略和干涉。我们一向认为，一个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老挝，不仅符合老挝人民的利益，也是和缓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

4月5日上午10时，前往钓鱼台宾馆18号楼回访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并举行会谈。

下午，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陪同富马首相出席文化部和中老友协举行的音乐晚会。

4月6日上午10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富马首相继续会谈。

出席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举行的告别招待会。

4月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富马首相离开北京前往广州。

4月9日下午，前往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为欢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4月10日前往机场欢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前往机场欢迎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者）主席希尔到京。

4月12日下午，和刘少奇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者）主席希尔、中央委员奥克并进行会谈。

4月13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国家指导部顾问本·纳比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说：和你们谈话后，我总是要想想哪些话是讲对的，有没有讲错的。这不是我的谦虚，也不是我缺乏自信。人每办一件事，每说一句话，是可能有错的，只有回顾才能前进，这就是毛主席的矛盾论的思想，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找矛盾，要不是这样，就是对朋友们不忠实。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是封建家庭出身，我年青时不可能不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在青年时期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不会不在我的思想中起作用。我参加革命很早，但年青时参加革命，入党后也犯了不少错误。这些是不能不受历史根源的影响的。现在学习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工作、思想的主导思想我们还是有自信的，但人的思想是根据周围的环境起变化的，是根据世界的形势起变化的。我们考虑成熟的问题说起来就完整一些，正确一些。新的，没有经历过的，或考虑得很浅的就可能犯错误。所以你们不要把所有中国领导人说的话看成都是那么正确的。这样，你们可考虑我向你们讲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进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并出席廖承志为松村谦三举行的宴会。

4月14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进行第二次会谈。

4月16日陪同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和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前往长沙。

晚8时，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安托万和米都迪迪。

4月17日陪同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和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从长沙返回北京。

4月18日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朝鲜对外文委副委员长康久永率领的朝鲜文化代表团。在谈了我国南方发展橡胶种植的经验教训后说：一个新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总得慢慢摸索，多次反复，多次实践，才能摸索出较好的办法。说起来，我们两次大的错误都是出于好心。第一次是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希望我们搞出橡胶来，免得从资本主义国家买，这也是出于好心。但是没有经验。苏联哪有橡胶树？没有。专家们强不知以为知，主观主义。第二次是我们自己，想多搞些，是农垦部的同志搞的。主观主义，做起来还有命令主义。想多，反而不多。从这里得出一个教训：对待新事物总是从不知到知，因此在实践中要注意摸索，注意总结经验，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犯错误多少却不同，注意了，错误就少些，否则就大些。要不断地总结提高，对的，错的，要反复多次，才能摸出比较成功的办法。对任何一个新鲜事物都有这个问题。对新事物首先要抱欢迎态度。对有条件产生新事物的，首先要欢迎，不要怕犯错误，怕是不行的。找出经验，以后就可以不犯了。这大概是比较妥当的态度。另外两种态度就不可取了：一种是，遇到一点困难，就灰心了，消极了，不想搞了，这是右的错误，保守思想。另一种是不承认错误，一意孤行地搞下去，越搞错误就越大，结果使新鲜事

物受到影响，成长不起来。这是左的错误，也是不可取的。

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举行的集会，隆重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九周年。各国使节，亚非拉友人出席大会。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自民党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

4月22日下午，和刘少奇、朱德等前往保加利亚驻华使馆吊唁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加涅夫逝世。

4月23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日本国会议员营野和太郎为首的日本关西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后，要管理自己的国家，就需要从经济上技术上也获得独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离真正的独立还有距离。当然，我们说的独立，并不是孤立自己。现在世界上来取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的，行不通的。我们希望在互相尊重独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如果对方也有这样愿望的话。我们愿意互相和平友好相处，如果对方也有这种愿望。

4月24日会见亚非拉各国青年、学生代表和朋友。参加会见的有：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一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日本平民学联代表团、马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巴拿马工人联合会代表团以及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塞内加尔等国朋友。

出席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联合为亚非拉各国青年学生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4月25日上午，接见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一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

4月26日中午，去机场接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后回到北京。

4月27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查禾多，谈第二次亚非会议、东南亚形势。

4月28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朴世昌，谈签订中朝科学协定问题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情况。

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审批设计全权专家组。

4月2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越南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范玉纯率领的越南文化代表团。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主席、印度尼西亚体育部长马拉迪和夫人。

接见印度尼西亚科学代表团团长、国家科学研究部部长普斯波内戈罗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全体人员。

4月30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柯尔特。

中午，接见布隆迪玉国国民议会议长塔德·西里马尤蒙西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邓颖超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托·卡博率领的阿妇女代表团、由锡兰自由党妇女组织副主席伊兰加拉特尼夫人为首的锡兰自由党妇女组织代表团以及由拉纳洛尔夫人率领的锡兰进步妇女协会代表团。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等12个团体举行的“五一”招待会。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华大使克日斯特克时说，我们两国在马列主义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

见，但这不应影响两党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共同对敌的问题上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月1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以墨西哥对外贸易国家银行高级官员埃尔南德所为首的墨西哥贸易代表团和墨中友协执行主席托雷斯夫妇。

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以荷兰中央贸易促进会主席伯赫为首的荷兰经济代表团。

5月2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努尔汗空军准将和夫人、内政部部长古莱希和夫人时赞赏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基斯坦政府为实现中巴通航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晚上，出席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为在京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举行的酒会，答谢印尼政府和人民在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

5月4日上午，接见日共中央妇女部部长袴田浅野为首的日本妇女活动家访华代表团和新日本妇女会事务局局长小笠原贞子。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总统府水源和动力秘书处主任黑弗德率领的加纳政府经济代表团。

5月5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由内政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时说：在我访问非洲的时候，我说非洲有大好革命形势，英国首相就大大攻击我的发言，说我提倡非洲革命，不道德。我这个发言是对的，因为我说的革命形势就是反帝革命形势而不是其他革命形势，任何独立或未独立的国家，只要他们把民族独立事业推向前进，就是在革命。由于革命形势动摇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基础，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自然不满意了。

5月10日中午，接见并宴请由国民议会议长西里乌尤蒙西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下午，接见由中央广播委员会委员长柳永枸率领的朝鲜政府技术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接见以内政部长奥廷加为团长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并参加中国肯尼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肯尼亚大使为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5月13日下午，接见由中央广播电台台长纳诺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广播代表团。

晚上，接见几内亚舞蹈团。

5月14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著名人士北村德太郎时说，美国对中国政策分作两个阶段，更准确他说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长江快解放到1950年的春天。当时美国说他们准备承认新中国，使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所以，当时全中国快解放了，南京已经解放，但美国在南京的驻华大使没走，驻北京的总领事也没走，别国的大使都走了。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在美苏之间采取中立，他们就可以承认新中国，还可以给很大数字的贷款。当时，美国还说，蒋介石跑到台湾，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战的继续，美国不介入，这是1950年1月杜鲁门演说、艾奇逊的白皮书里说过的，有文件可查。但是，中国不同意在美苏之间采取中立，美国所谓的中立就是亲美。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目的就是

为了争取独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这，它变了，翻了脸，大使总领事走了，发动了侵朝战争，而且在发动侵朝战争的第二天，派了第七舰队到台湾，宣布要保卫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敌视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只承认蒋介石，在联合国也是如此。但是今年1月，法国戴高乐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情况变了，美国的敌视中国的政策不能维持了。因此，不得不准备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但是把台湾除外，把台湾从祖国割裂出去，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不代表中国，简化为“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实际上是“两个中国”。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也反对。蒋介石知道要是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他就垮了，这很清楚。所以，美国政府自己不好公开讲，因为美国要公开讲出来，蒋介石非跟他闹翻不可，只好叫底下的两三家报纸说说。参议院的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也讲了，讲得不那么明显，含糊得很。即使这样，蒋介石也进行了抗议。腊斯克辩解说这事国务院不晓得。可见，美国政府不敢公开讲。政府讲的，首先是英国，过去英国在联合国讲过，我们进行了抗议。英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说台湾地位未定。这次更无道理，跑到东京谈这个谬论。英国外相巴特勒说的是三点：第一点说台湾归属未定；第二点说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第三点说英国准备参加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因此，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批驳了美国的阴谋，谴责了英国做美国的探子，当美国的马前卒。

5月16日上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共同通讯社专务理事岩本清。

傍晚，在机场欢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将军。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主席会见阿布德主席并出席刘少奇主席为阿布德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

5月17日上午，陪同阿布德主席游览颐和园，泛舟昆明湖，并在听鹂馆设午宴招待苏丹贵宾。

5月18日中午，出席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阿布德主席访华举行的宴会。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布德主席。

晚上，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出席阿布德主席举行的答谢宴会。

5月19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陪同阿布德主席等苏丹贵宾乘专机前往上海参观访问。

晚上，出席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为阿布德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和文艺晚会。

5月20日上午，在上海机场欢送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

5月23日下午，接见马里、桑给巴尔和索马里三国电影代表团。他们是参加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以后应邀访华的。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西梳瓦·波拉西亲王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民议会参加中柬通航仪式代表团，并为代表团举行酒会。

5月28日前往印度驻华使馆吊唁尼赫鲁总理逝世。

中午，和邓颖超到机场欢迎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和夫人。

5月29日中午，和邓颖超接见并宴请约翰逊博士和夫人。

5月31日下午，接见由总统府水源动力秘书处主任黑弗德率领的加纳政府经济代表团。

6月1日下午，到机场欢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拉勒。

6月2日下午，和刘少奇主席会见萨拉勒总统。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为萨拉勒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上，接见由国民议会议员阿鲁西夫人率领的阿联妇女代表团。

6月3日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前往国宾馆回访萨拉勒总统并进行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萨拉勒总统和他率领的代表团。

6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热烈欢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拉勒大会，并观看首都文艺工作者演出的节目。

晚上，出席阿联驻华大使为萨拉勒总统访华举行的宴会。

6月5日上午，接见由克努特·赛南德率领的瑞典文化代表团。

6月6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萨拉勒总统乘专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

晚上，出席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为萨拉勒总统举行的宴会。

6月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萨拉勒总统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离杭州去上海访问。

6月9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法国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时向其阐述了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说明台湾地位问题早已解决，还逐点驳斥美国制造的三种谬论：一、“两个中国”。二、“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三、“台湾地位未定”。指出，蒋介石与我有共同点：一、都反对“两个中国”。二、都认为蒋我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国内战争的继续。三、都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因此，美国阴谋不能得逞。还指出，华沙谈判由于美国不接受中国建议的两个原则协定（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和平共处协议；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协议）而未果，但总有一天美国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可以等待。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拉伯也门总统萨拉勒。

参加中国和也门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同时签署了中国也门文化合作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刘少奇主席和萨拉勒总统联合公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阿拉伯也门总统萨拉勒元帅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要解决当前老挝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召开日内瓦协议参加国的国际会议。任何企图排除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一部分国家和排除老挝三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符合日内瓦协议的精神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6月10日中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由水利部长何继晋率领的越南水利考察团。

观看越南人民军歌舞团在京的首次演出，并接见歌舞团领导人。

6月11日上午，在机场欢送阿拉伯也门总统萨拉勒。

上午，在机场欢迎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率政府友好经济代表团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乘专机从上海到达北京。

下午6时30分，在北京饭店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为庆祝国王诞辰举行的招待会。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卡瓦瓦副总统和他率领的坦桑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卡瓦瓦副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中国政府一向把加强亚非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并强调一切援助都应当贯彻平等互利的精神，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坚决反对附带任何特权和政治条件，借口援助来控制 and 干涉别的国家。周总理还谴责美国企图把印度支那变成第二个刚果，指出召开日内瓦协议参加国会议急不容缓。

接见在我国工作的桑给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和夫人。

6月12日下午3时50分，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坦桑副总统卡瓦瓦并进行会谈。

6月13日晚上，出席文化部和中非友协为欢迎坦桑副总统卡瓦瓦举行的文艺晚会。

6月14日上午9时，在钓鱼台宾馆同坦桑副总统卡瓦瓦会谈。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隆重欢迎坦桑副总统卡瓦瓦的大会。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会见坦桑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和由他率领的政府友好经济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为卡瓦瓦副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6月15日中午，出席非洲国家使节为坦桑副总统卡瓦瓦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致词。

6月16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坦桑副总统卡瓦瓦继续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卡瓦瓦副总统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坦桑联合共和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晚上，在卡瓦瓦副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时指出：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美国已经对老挝进行公开的武装侵略，蓄意彻底撕毁日内瓦协议，并且企图把印度支那的战火蔓延开来。美国飞机甚至肆无忌惮地轰炸老挝解放区和在康开的中国代表机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还指出，任何拖延召开14国会议的做法，只能有利于美国的侵略和干涉，只能使老挝和印度支那的战火进一步扩大。

6月17日上午，陪同坦桑副总统卡瓦瓦由宾馆去机场，并欢送卡瓦瓦副总统由董必武副主席陪同前往上海访问。

6月18日晚7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6月19日晚上，接见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住谷悦治等四位著名日本经济学家。

6月21日上午10时45分，和邓颖超到钓鱼台宾馆10号楼会见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夫妇。

下午3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文进勇进行第一次谈话。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由计划和财经事务协调国务部长科奈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

6月22日早晨，和邓颖超前往机场欢送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夫妇。

上午8时30分至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进勇进行第二次谈话。

下午3时25分至5时3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进勇进行第三次谈话。

6月24日晚上，出席马里驻华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为科奈国务部长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6月26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及其随行人员。

6月27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中国—阿富汗联合勘界委员会阿方首席代表、阿民航局局长苏尔坦亲王时说：必须把丝绸之路现代化。但目前条件不具备，航空条件差。这次你来谈民航问题，对我们是一种压力。这是一种好的压力，逼得我们搞好这条路，去创造条件。你们没有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6月29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副总书记阿吉托罗普和由他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6月30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费雷拉博士为首的阿根廷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对美国，尽管他占领我台湾，第七舰队在我台湾海峡，我反对他的侵略行动，但仍和他谈判。中美大使在华沙谈了八年还没有结果。美国等其他国家给我们造了一个名字叫“好战分子”。我们好什么战？如果好战就不谈了，就打仗了。我们在华沙谈了八年，为何没有结果？我们只提出希望达成两个原则协议。第一、根据五项原则达成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原则协议。美国说我不愿和平共处，我们说和平共处是要有原则的。不能要我跪在地上，他的刀子架在我头上的和平共处。我们要求中美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字，我们不断提，他们不断拒绝。第二、美国政府保证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退武装力量，然后再进行具体协商。他也不干。到底是谁要和平谁不要？谁要侵占人家领土，谁不要？美国就是要我承认他侵占台湾合法化，把台湾搞成一个独立单位，如果我同意，他马上可以承认我并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地位。这是绝对不行的，是不正义的。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

7月1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干部团。

下午，接见出席亚洲经济讨论会后来北京的各国朋友，并出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为祝贺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取得重大成就并欢迎出席这次会议后来到的北京各国朋友举行的酒会。

晚上，出席加纳驻华大使麦耶为庆祝加纳共和国成立和建军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2日下午，接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佐佐木更三等六人。

7月5日下午3时30分，在越南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国、越南、老挝三党会议，讨论老挝斗争问题、南越斗争问题、东南亚形势和有关的其他问题。出席会议人员，中方还有陈毅、伍修权、杨成武、董小鹏；越方有胡志明、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志清、黄文欢、文进勇；寮方（即老挝人民党方面）有凯山、苏发努冯、诺哈、冯维希。

晚8时，在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

7月6日上午8时，在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

下午3时，在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

7月7日上午8时，在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

下午3时，在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

7月8日上午，在河内西湖别墅和黎笋谈话。

上午11时，在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经济小组会谈。

下午3时，在河内西湖别墅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

下午6时30分，出席中越老三党会议。

7月10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乘专机离昆明前往缅甸访问。

上午10时30分，到达仰光。在机场受到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外交部长吴蒂汉等的欢迎。

下午3时30分，在国宾馆同奈温主席进行第一次会谈。

7月11日上午8时，在仰光国宾馆和奈温主席单独会谈。

下午5时30分，在国宾馆奈温办公室同奈温主席进行第二次会谈。

7月12日清晨，结束在缅甸的友好访问，和陈毅副总理乘专机离仰光回国。奈温主席和吴蒂汉外长到机场欢送。访缅期间，发表了中缅联合公报。

7月14日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中午，出席伊拉克大使阿明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出席法国大使佩耶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15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瓦希杜扎曼。

接见瓦希杜扎曼部长后，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进行单独谈话。结合这次访缅，谈目前东南亚局势。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商业部长瓦希杜扎曼举行的告别宴会。

7月16日接见刚果（布）外宾伦达和阿巴。

7月17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

下午，出席摩洛哥、阿联、马里、几内亚、肯尼亚和加纳驻华使节为第二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举行的招待会。

7月18日下午，接见刚果（利）全国解放委员会委员及代表辛加马·鲁威拉和姆旺加·扎查里。

下午，接见柬埔寨新任驻华大使张岗。

7月19日下午，接见正在我国访问的众议员黑田寿男等18位日本社会党朋友。

7月20日电慰肯尼亚总理肯雅塔，对他在伦敦遭受暴徒袭击表示诚挚慰问，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

下午，接见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并出席首都各界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10周年、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正义斗争大会。

下午，接见以拉波罗库为首的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党代表团。

7月21日下午2时至晚7时30分，在朝鲜平壤兴夫招待所同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

7月22日上午8时至中午12时30分，在平壤兴夫招待所和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3时至晚7时，在平壤兴夫招待所同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

7月23日下午，出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驻华大使伊马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7月25日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基尼亚为中国阿富汗联合勘界委员会阿方首席代表、阿民航局局长苏尔坦亲王访华举行的宴会。

7月28日上午，接见印度尼西亚射箭、体操体育代表团。

电祝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东京胜利召开。

8月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彭真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

8月5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8月6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

下午5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及利亚首任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亚拉。

8月8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乔治乌。罗大使受罗党政治局和政府委托面交罗邀请我党政代表团访罗的正式邀请信。周总理通知罗大使，以李先念副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组成情况，另外还介绍了美武装侵略越南情况。

8月9日出席首都各界10万人举行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集会。

上午11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

8月10日下午，去波兰驻华使馆吊唁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萨瓦茨基逝世。

9月21日中午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刚果（布）首任驻华大使阿方斯·贝约纳。

9月22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武装部队参谋长费利克斯少将为首的刚果（布）军事代表团。

下午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锡兰驻华大使德席尔瓦。

下午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希拉勒·拉斯兰。

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格罗提渥逝世。

出席马里驻华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举行的招待会。

9月23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锡兰众议院议长费尔南多率领的锡兰议会代表团。

中午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贸易省副相方泰律率领的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

9月26日下午，接见越南妇联主席、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阮氏十和由妇联副主席何桂率领的越南妇女代表团。

9月27日中午，和邓颖超前往机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主席以及邓颖超、王光美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并出席刘少奇主席夫妇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28日中午，在机场欢迎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来京参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庆祝典礼。

下午 12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宴请西哈努克亲王。

下午，在机场欢迎应邀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庆祝典礼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以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下午 6 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陪同刘少奇主席会见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并出席刘少奇主席为马桑巴一代巴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9 月 29 日上午，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西哈努克亲王，并共进午餐。

中午，在钓鱼台宾馆 2 号楼会见以毛雷尔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下午 1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8 号楼会见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下午，和邓颖超前往机场欢迎应邀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庆祝典礼的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夫人。

晚 7 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主席以及邓颖超、王光美会见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并出席刘少奇主席夫妇为凯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 11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和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举行第一次会谈。

9 月 30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马里总统凯塔、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举行的万人大会。

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分别接见参加我国国庆的各国贵宾。他们是：12 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政府领导人和议会代表团，兄弟党代表团，军事代表团，各国友好代表团，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前往宾馆回访马里总统凯塔。

下午，到机场欢迎以哈桑二世国王的代表阿卜杜拉亲王为首的摩洛哥王国代表团。

下午 5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邓颖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盛大招待会。

10 月 1 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 70 万人隆重举行的国庆盛典，并检阅游行队伍。

下午，会见并宴请摩洛哥王国代表团。

下午 5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 6 时，在京西宾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国务部长乌兹加尼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

下午 6 时 45 分，在钓鱼台宾馆 2 号楼会见以毛雷尔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10 月 2 日上午 11 时，在钓鱼台宾馆 4 号楼和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

代巴举行第二次会谈并共进午餐。

下午2时35分，在京西宾馆接见印度尼西亚部长、总统军事顾问苏里亚达马空军上将及其夫人。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同马里总统凯塔继续会谈。

下午，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马马迪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同各国贵宾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晚11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英国著名学者、英中友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和夫人等英国访华小组。

10月3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

上午10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马里总统凯塔继续会谈。

下午2时，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接见蒙古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鲁布桑，并共进午餐。

下午4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8号楼和范文同总理谈话。

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会见以毛雷尔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

晚上，出席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代表阿卜杜拉亲王举行的招待会。

10月4日早晨，在机场欢送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

上午，在机场欢送摩洛哥王国哈桑二世国王的代表阿卜杜拉亲王。

上午9时，在钓鱼台宾馆8号楼会见范文同总理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上午1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财政、经济计划、司法和行政管理大臣塔帕以及由他率领的代表团，还参加了中国尼泊尔修建水利灌溉工程议定书签字仪式。

下午，和邓颖超接见印度尼西亚已故前首席部长朱安达的夫人，第三副总理萨勒的夫人，印尼妇女大会主席之一、警察妻子协会第一副主席苏卡哈尔夫人。

下午，在钓鱼台宾馆7号楼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博尔茨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下午3时，在钓鱼台宾馆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次会谈时说：印度支那三方面这次都和亲王接触过，虽然没有搞文件，但是彼此意见接近，愿意并准备搞文件，只是因为形式问题而推迟了。你们之间的接触是令人满意的。我想举行一次酒会，使几方面再见一见。招待会是我们内部的，对外不发表，免得引起猜测。这样可以自由一些，交谈交谈，不拘任何形式。

下午，和宋庆龄副主席接见参加我国国庆的女外宾。

下午，出席我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四单位为招待来华访问的新闻界人士举行的酒会。

晚上，会见并宴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国务部长乌兹加尼和他率领的代表团。

10月5日晨6时，去机场欢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国务部长乌兹加尼。

上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观中央音乐学院。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委员丁吴上校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接见刚果（利）全国解放委员会第一书记博歇利和对外关系总书记尤姆布。

下午，出席中柬两国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并接受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的柬最高勋章“独立勋章”。

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17号楼举行酒会招待柬方的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越方的范文同总理、黄文欢、阮基石副外长，寮方的苏发努冯、冯维希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陈文成、阮明芳。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分别在酒会上讲话。周总理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不是一个简单的招待会，而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聚会。从这次几国领导人在这里的接触，可以看出印度支那是有光明前途的。这种光明前途是帝国主义势力一定会被赶走，印度支那国家一定能够实现和保持它们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地位。还说，今天借四国领导人会面的机会，表示这样的希望，就是四个国家在今后的会见和协商过程中相互支持。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会见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晚上，和邓颖超设家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柬埔寨贵宾。

10月6日晨7时40分，在机场欢送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以交通部长萨布尔·汗为首的巴基斯坦友好代表团。

上午，在机场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9号楼会见并宴请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和新闻、宣传、游览大臣富米·冯维希。

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会见以毛雷尔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10月7日上午11时25分，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会见以毛雷尔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下午3时30分，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会见以崔庸健委员长为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下午，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以政治局委员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就两党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会谈。

10月8日中午，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举行的告别宴会。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黎巴嫩《贝鲁特晚报》社长兼总编辑马什努克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亚非国家开始更多地接触。可惜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到非洲去得很晚。我们去访问，首先是想进行接触，取得知识。我们在北非，除了利比亚以外，所有的北非阿拉伯国家都访问过了。遗憾的是，那次还不能去访问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包括黎巴嫩在内，因为阿拉伯世界包含北非和西亚两部分。这两部分由阿联联结起来。那次由于仅仅是初步接触，只有有限的知识，因此那次访问只能提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则。但很幸运得到了阿拉伯国家首脑的同意，并写入了同一些国家的联合公报。后来又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黑非洲国家，也得到了黑非洲各国首脑的同意。我在从北非走向西非的过程中，接触列一些中国和非洲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问题，因此产生了中国和非洲之间经济合作的八项原则，我们后来与非洲各国首脑谈了以后，他们也同意了，也发表

在与有些国家的公报上。关于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有些是与亚洲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相同的，但有二点是在我们踏上了非洲的土地以后逐步认识的：第一点是，我们尊重阿拉伯国家之间、非洲各国之间不以武力，而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第二点新的认识是，表示中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实现阿拉伯人民对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愿望，这也是我们对非洲国家的观点。

晚上，接见日中友协会长松本治一郎。

晚上，接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等一批日本客人。

晚 8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联中国友好协会代表、阿联国会议员哈密德将军。

10 月 9 日上午，到机场欢送以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上午 9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刚果（利）全国解放委员会第一书记博歇利、对外关系总书记尤姆布。

中午 12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4 号楼会见以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上将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午餐。

参加中国阿尔巴尼亚《关于 1985 年度交换货物和付款的议定书》签字仪式。

下午 6 时，在钓鱼台宾馆 12 号楼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以巴卢库上将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10 月 11 日中午，和邓颖超设宴招待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

下午 3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9 号楼再次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和新闻、宣传、游览大臣富米·冯维希。

下午 5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政治局委员、副书记佩雷拉为团长的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代表团。

晚上，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并接见正、副团长和主要演员。

10 月 12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和新闻、宣传、游览大臣富米·冯维希。

上午，接见巴基斯坦交通部长萨布尔·汗。

10 月 13 日中午，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副主席西吞·库马丹、中央委员奔·西巴色将军。

10 月 16 日下午 5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伊西多罗·马尔米埃尔卡为团长的古巴党政代表团。

10 月 17 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我国政府关于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晚上，接见松山芭蕾舞团并观看了日本舞蹈家在京的最后一场演出。

10 月 18 日下午，接见参加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各国领队。

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出席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开幕式，观看比赛并同长谷川交谈。

下午，接见由体育联合会主席克拉克率领的墨西哥体育领导人访华代表团。

下午 6 时 30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接见并宴请即将离任的缅甸驻华大使叫温。

10 月 19 日晚上，接见由文化部副部长何辉甲率领的越南文化代表团。

10 月 21 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比赛，并同长谷川交谈。

10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索利文为团长的菲律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0 月 26 日下午，接见日本社会党第四次访华代表团团长成田知己、副团长胜间田清一和代表团成员。

下午，接见“亚洲地区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联络委员会”全体成员。

晚上，出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为庆祝“亚洲地区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和“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胜利举行举办的酒会。

晚上，接见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冈斯。

10 月 27 日接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邮电合作组织成员国邮电部副部长会议的 11 个社会主义国家邮电代表团。

晚上，观看刚果（布）迪亚布瓦歌舞团演出的歌舞，并在演出休息时接见刚果（布）客人。

10 月 28 日晚 7 时 5 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一些接触的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如果这样对你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晚上，在天桥剧场同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观看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访华演出，并在演出休息时接见古巴客人。

10 月 29 日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以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赛义德·哈桑为团长的巴基斯坦政府经济考察团。

上午，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民用航空总监兼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努尔汗空军少将。

晚 7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罗、阿、古、朝五国驻华大使、临时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达我党中央和政府关于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 47 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

晚上，出席中国老挝友好协会举行的晚会并观看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的演出，接见文工团领导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进一步肯定昨天所提的第一个提议，并通知大使中央已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并建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够利用这次十月革命节，邀请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去莫斯科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以便进行接触。

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西南非妇女代表团。

10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保、匈、捷、波、蒙六国驻华大使时说，今天请六位大使来谈一个问题。最近苏联发生了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被撤销职务。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事情，是起积极作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不仅对苏联本身起影响，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世界都起影响。所以，我们打电报对苏联新领导人表示庆贺和希望。今天

报上全文发表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讲话。我们还想采取进一步的推动。我们已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提议，我们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庆贺。并借此机会同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进行接触。这个代表团将由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为首的同志们组成。我现在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党和政府作一个建议，建议你们也能派出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这样，我们就能有机会互相接触。

上午，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 10 周年大会。

下午，和邓颖超前往机场欢迎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霍梅拉陛下。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邓颖超参加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同查希尔国王和王后的会见和为客人举行的宴会。

晚 10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法国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法国大使转交戴高乐回答中国政府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的复信。

10 月 31 日上午，陪同查希尔国王参观北京火车站。

中午，和邓颖超设宴欢迎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霍梅拉。

下午 2 时 50 分，在钓鱼台宾馆 2 号楼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受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委托转告：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并认为这将为进行接触和交换意见创造条件。

下午，参加刘少奇主席同查希尔国王的会谈。

下午 6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会见并宴请美国作家斯诺。

下午，出席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亚拉为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 10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文化部和中阿友协为欢迎查希尔国王和霍梅拉王后举行的京剧晚会。

11 月 1 日在机场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

在机场和邓颖超欢迎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夫人。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同马里总统凯塔继续会谈。

下午 5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富汗国王查希尔。

下午 6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亚拉。

陪同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日本芭蕾舞剧《祇园祭》。

11 月 2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热烈欢迎阿富汗国王查希尔陛下和王后霍梅拉陛下大会。

晚上，和邓颖超举行宴会欢迎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

晚上，和邓颖超出席文化部和中非友协为欢迎凯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文艺晚会。

11 月 3 日上午，在机场欢送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霍梅拉。

上午 11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马里友好条约和联合公报签字仪式。

11 月 4 日上午，和邓颖超在机场欢送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前往我国南方参观访问。

上午，和罗瑞卿副总理专程前往上海，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上午 10 时 15 分，在上海虹桥机场接见以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查禾多和印尼空运部副部长苏哥多为首的印尼航空交通代表团。

上午，在上海虹桥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访问朝鲜后回国途中到达上海。

下午 4 时，在上海锦江饭店和苏加诺总统举行会谈。

晚上，在上海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苏加诺总统。

11 月 5 日上午，率我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在机场送行。

下午 6 时 15 分，抵达莫斯科。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同机到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机场迎接。

11 月 6 日中午，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献了花圈。

中午，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

下午 5 时，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莫斯科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 47 周年大会。

11 月 7 日上午，在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下午 1 时 30 分，在莫斯科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住所与以毛雷尔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谈。

在莫斯科波兰代表团住所与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政府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招待会。

11 月 8 日下午 5 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

晚 7 时，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并宴请罗代表团。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中国驻苏使馆同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共进早餐时说明我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详细讲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指出这一事件表明：一、他企图当着帝国主义国家的使节和记者的面侮辱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中国党和我本人；二、企图煽动中国党推翻毛泽东同志；三、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原则性争论看成是个人之间权利之争。这是赫鲁晓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一会儿骂一通帝国主义，马上又伸手同美帝国主义友好，接着就来攻击中国党。

中午，出席苏共中央为招待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祝活动的兄弟党代表团和外国客人举行的宴会。

下午 6 时，在克里姆林宫同苏共领导人进行第一次会谈。

晚 9 时，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与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

11 月 10 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以乌布利希同志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进行交谈。

下午 5 时，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和越南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谈。

晚 7 时 10 分，去阿尔及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会见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

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1日下午5时，在克里姆林宫同苏共领导人进行第二次会谈。

11月12日下午3时，在克里姆林宫同苏共领导人进行第三次会谈。

晚7时30分，在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馆同罗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三次会谈。

晚8时35分，在莫斯科越南代表团住所出席中越党政代表团第二次会谈。

11月13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见。

晚上，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中国专机回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机场送行。

11月14日下午，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11月15日下午5时30分，接见参加最近在北京举行的英国机械及科学仪器展览会的英国玛珀公司董事长马瑟。

11月16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邓小平、彭真同金日成首相会谈。会谈后，陪同金日成首相去毛泽东主席处。

11月19日晚上，接见以河合良成为首的日本小松制作所访华代表团。

11月21日晚上，接见以阿·贾亚辛格为首的锡兰友好代表团。

11月22日中午，到机场欢迎陈毅副总理访问四个亚非友好国家以后回到北京。

11月23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阿尔巴尼亚参加阿解放20周年庆典。

晚上，和贺龙、陈毅副总理观看中日女子排球队首次友谊赛。

11月24日晚上，出席首都庆祝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举行和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成立一周年大会。新运会倡议国、第一届新运会主办国代表、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莫赫达尔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11月25日上午，接见由黑田寿男率领的日本护送中国烈士遗骨代表团。

11月26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到印度尼西亚访问。

11月27日下午，和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出席首都各界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大会并接见阿客人。

11月28日晚上，和邓颖超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和夫人为庆祝阿解放2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

11月29日上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出席首都70万人游行集会，支持刚果（利）人民斗争。

12月3日上午，接见日本“尼吉波”（日纺）株式会社总经理、日本“尼吉波”贝塚女子排球代表团名誉团长原吉平。

12月6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并宴请布隆迪王国政府外交外贸部秘书长安德烈·穆云布和夫人。

12月8日在机场欢迎陈毅副总理结束对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

在机场欢迎李先念副总理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庆典后回到北京。

12月12日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邮电代表团。

晚上，出席肯尼亚驻华大使为庆祝肯独立一周年和肯尼亚共和国成立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5日晚上，观看阿联黎达民间舞蹈团演出的阿拉伯民间舞蹈，并接见舞蹈团负责人和艺术家。

12月16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陈毅副总理同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旅游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举行会谈，并共进午餐。

晚8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西行漫记》作者、美国作家斯诺。

12月19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由西德基副总理率领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工业经济代表团。

下午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阿联副总理西德基会谈。

晚上，出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明芳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21日晚上，出席中国阿联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并出席阿联大使为西德基副总理访华举行的宴会。

12月22日中午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12月23日晚上：观看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并和陈毅副总理同古巴朋友共进晚餐。

12月24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古巴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劳尔·马耳多纳多率领的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

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国家作家。

12月25日中午12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缅甸新任驻华大使沙马杜瓦·信瓦瑙。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全国民兵局长马哈茂德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民兵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为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79岁寿辰举行的宴会。

12月27日上午11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朝鲜副外相金永南和越南副外长阮基石，谈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

接见以中央广播委员会委员长柳永构为首的朝鲜广播代表团。

晚上，出席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为阿民兵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宴会。

12月29日出席陈毅副总理在新年前夕为各国专家举行的宴会。

12月31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琼布拉特为首的黎巴嫩议员代表团，并参加郭沫若副委员长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965年

1月2日晚上，出席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为庆祝古巴解放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月4日出席缅甸驻华大使沙马杜瓦·信瓦璠举行的庆祝缅甸独立节招待会。

1月8日下午，接见摩洛哥王国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校长穆罕默德·法西和夫人。

1月12日晚上，出席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为庆祝中国—印度尼西亚直达航线通航和欢迎印尼友好代表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月15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马里驻华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

1月21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公共工程、运输、矿务部部长马济卡率领的刚果（布）政府经济代表团。

1月23日下午4时，在机场贵宾休息室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商谈阿尤布总统访华事。

下午，在机场欢迎由苏加诺总统特派的、由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代表团。

在宾馆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兼外长共进晚餐。

1月24日上午10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进行会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代表团。

1月25日上午10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举行第二次会谈。

1月26日中午1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肯尼亚驻华大使穆利。

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特派的、由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代表团举行的集会。

1月27日上午11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举行第三次会谈时指出：反帝反殖阵营、新兴力量阵营正在扩大，但还要作许多工作，如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阿尔及利亚提出因技术原因，第二次亚非会议最早在5月开。苏加诺总统只好同意，先在万隆举行10周年庆祝，形成声势，推动工作，这样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任务。一、因为推迟后，离开会还有四个月，夜长梦多，要破坏的人就会活动起来，所以要防止破坏活动；二、好好庆祝万隆会议10周年，这本身带着防止破坏的任务，要把这两个任务联系起来。

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晚上，出席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随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

1月28日上午，出席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以及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贷款协定签字仪式。

前往机场欢送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1月29日晚上，接见营救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的国际律师团首席律师、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会长野国助，国际律师团成员、印度尼西亚律师苏普拉普托，巴基斯坦律师易卜拉欣等。

2月4日晚上，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一起会见并宴请由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等组成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

2月5日中午，在机场欢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代表团访越途经北京。

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同柯西金进行第一次接触谈话。

晚上，出席锡兰驻华大使德席尔瓦为庆祝锡兰独立17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设宴招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并进行第二次接触谈话。

晚9时至次日凌晨1时55分，同柯西金进行第三次接触谈话。

2月6日上午9时，从钓鱼台宾馆到机场途中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第四次接触谈话。

2月9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摩洛哥驻华大使阿卜杜拉·拉赫曼·兹尼贝尔。

下午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坦桑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赛义德·特瓦。

接见营救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的国际律师团成员、阿根廷律师富亚德·托姆。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商业和合作部长巴布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2月10日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首都150万人集会示威，支援越南反美斗争。

下午，到机场欢迎访越后路经我国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下午3时20分，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同柯西金进行第五次接触谈话。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并观看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2月1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中午，出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

下午1时35分，在陪同柯西金主席赴机场途中说，双方对外交问题、国际问题是需要经常交换意见的。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终究能够了解。不求一次了解一切，多次交换以后，总会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周总理还同柯西金谈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关系到中苏两国友好的活动，周总理表示，苏中友协提的一个方案，我们友协大概会完全同意，采取对等的办法，从纪念中苏条约15周年做起。对1965年度的中苏贸易，希望比去年增长一些。文化交流，表示还应该继续进行，项目可以减少。关于旅行，周总理说，最好履行协议。

2月12日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由财政、工业大臣兼商业大臣贾比尔·艾哈默德·萨巴赫率领的科威特访华友好代表团时表示热烈欢迎第一次到中国来的科威特贵宾，并着重就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中法建交背景和中科关系正常化等问题向贾比尔作了解释。周总理表示，科威特可以在只承认我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的基础上，商谈和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如时机不成熟，我也可以等待。

2月15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月1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夫人。

晚上，和刘少奇主席以及邓颖超、王光美一起会见尼雷尔总统和夫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为欢迎尼雷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下午，陪同尼雷尔总统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

2月18日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前往钓鱼台宾馆回访尼雷尔总统，并进行会谈。

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2月19日上午，陪同尼雷尔总统和夫人参观北郊木材厂。

中午，和邓颖超举行宴会招待尼雷尔总统和夫人。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同尼雷尔总统继续会谈。

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晚上，和邓颖超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赛义德·特瓦为尼雷尔总统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尼雷尔总统会谈。

2月20日中午，和邓颖超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尼雷尔总统访华举行的宴会。

下午，出席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刘少奇主席和尼雷尔总统分别代表两国签字。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欢迎尼雷尔总统和夫人访华举行的集会。

晚上，出席尼雷尔总统和夫人为答谢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宴会。

2月21日上午，去机场欢送尼雷尔总统和夫人离京赴南京等地参观访问。

2月2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外交部为庆祝中国和刚果（布）建交一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月27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菲律宾《塔里巴》日报记者法杜尔、《中吕宋邮讯》周刊社长德古斯曼。

2月28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代理主席勒巴洛、宣传和新闻书记莫雷特等宦非客人。

3月1日下午2时30分，在河南西湖别墅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彭真、杨成武等。越方参加会谈的有黎笋、范文同、范雄、武元甲。

晚7时30分，在河南西湖别墅和彭真同志与胡志明、黎笋同志会谈。周总理说，赫鲁晓夫下台，苏共新领导上台，我们总认为他们有些变化，因此，建议我们共同去庆贺，看一看，但结果很使我们失望。对苏共新领导，

我们认为不能只看一次，而要多看一看。经过这几个月，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共新领导执行的就是赫鲁晓夫主义，根本不可能改变。

3月2日晨6时10分，在河内西湖别墅与胡志明主席共进早餐，并辞行回国。

和刘少奇主席等前往机场迎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

晚上，和刘少奇主席会见阿尤布·汗总统。

晚上，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欢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举行的宴会。

3月3日下午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肯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科斯克。

下午1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摩洛哥新任驻华大使菲拉利。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前往宾馆回访阿尤布·汗总统，并举行会谈。

晚上，陪同阿尤布·汗总统出席文化部和中巴友协举行的文艺晚会。

3月4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同阿尤布·汗总统继续会谈。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少将和夫人为阿尤布·汗总统访华举行的宴会。

3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阿尤布总统会谈。当阿尤布·汗总统谈到巴基斯坦没有工业基础时，周总理说：我们也没有基础。蒋介石给我们留下的，就是几万吨钢，十万吨石油，机器制造业几乎没有。日本占领东北时搞了一点，但是在苏联解放东北时都搬到苏联去了，后来他们把皇帝还我们了，但机器没有还。但是我们还要感谢苏联，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给了我们一些援助，帮助我们搞了165个工业和交通项目，搞了一点初步基础。但我们是给钱的，而且是有利息的。1960年赫鲁晓夫破坏了一切协议。但是我们也要感谢赫鲁晓夫，因为他强迫我们一切不得不自己来搞。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主席等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举行的集会。

晚上，和夫人邓颖超设宴招待阿尤布·汗总统。

晚上，出席摩洛哥驻华大使菲拉利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6日陪同阿尤布·汗总统游览八达岭长城。

下午，出席加纳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为我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3月7日上午，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乘专机离京前往我国南方访问。

下午，陪同阿尤布·汗总统游览杭州西湖。

晚上，出席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和夫人王蕴为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3月8日上午，陪同阿尤布·汗总统乘专机离杭州前往上海访问。

上午，陪同阿尤布·汗总统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下午，陪同阿尤布·汗总统前往吴淞口观看解放军某部战士和上海民兵的军事表演。

晚上，出席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和夫人石斌为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3月9日下午，陪同宋庆龄副主席会见阿尤布·汗总统。

下午，接见随同阿尤布·汗总统来访的巴基斯坦广播电台新闻编辑阿哈德、地区部主任布特，并应他们的要求发表了广播录音讲话。

晚上，到机场欢送阿尤布·汗总统。

3月13日晚上，接见以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基尔科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交通代表团、以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巴鲍基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

3月15日上午8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丹麦驻华大使斯怀特。

3月16日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卡罗尔和巴黎《大图片社》摄影师里布德，谈南越问题、中苏关系和莫斯科三月会议以及戴高乐建议召开五大国会议等问题。

3月17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并宴请以外交部长哈桑·穆拉维德为首的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

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法国驻华大使佩耶。

3月18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舒凯里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舒凯里主席说，10年前，我同周恩来在万隆见过。我想起了万隆会议上的严重关头，会议在闭幕前夕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至少有一个题目会使会议失败，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有一些与会国家的领袖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九个阿拉伯国家宣告，如不列入，将立即退出会议。有一些很有势力的领袖也反对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也许周恩来工作繁忙已经把这事忘了。当时我是叙利亚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和团长一起访问了周恩来，详细地叙述了巴勒斯坦问题，并且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在会议上讨论，那么万隆会议的前途有危险。之后，由于周恩来利用了一切影响和力量，不仅使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并且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了充分讨论。这是对阿拉伯世界和万隆会议作出的难忘的贡献，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与，会议是会失败的。所以应该把这一点载入史册。周总理表示非常感谢舒凯里兄弟这一段异常过誉我和我们国家的话。这是我们国家、党和我个人应该为世界做的工作，是应尽的国际义务。万隆会议所以能取得成就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当时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阿联总统纳赛尔阁下，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一起有过很好的合作，才使会议取得成就。每当提到万隆会议时，我总是想到这几位合作者。至于提到巴勒斯坦问题，正是由于舒凯里兄弟和叙利亚团长那时给我们作了解释，才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和更清楚的了解。10年来，我们一直信守我们的诺言，不同以色列发生关系，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恢复合法权利的斗争，尽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色列一直要同我们建交。

晚上，出席叙利亚外交部长穆拉维德为招待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3月1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进行第二次谈话。

中午，设宴招待舒凯里主席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3月20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

晚上，前往罗马尼亚驻中国使馆吊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逝世。

3月21日中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谈话。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率领的巴解代表团举行的集会。

晚上，出席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3月22日上午，到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赴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

上午，率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罗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的葬礼。

晚上，在昆明震庄与越南黄文欢同志交谈关于以色列问题。

3月23日下午5时，到达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齐奥塞斯库、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等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晚8时，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罗工人党中央吊唁乔治乌—德治同志逝世。

晚8时30分，前往国家宫在乔治乌—德治同志灵前献花圈。

晚9时，前往布捷弗阿宫拜会朝鲜党政代表团。

3月24日上午，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为乔治乌—德治同志举行的隆重追悼会和国葬仪式，并和其他国家党政领导人随同灵车徒步数里路前往自由公园墓地下葬。

下午，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团长朴金喆。

晚上，拜会越南党政代表团团长黄文欢。

晚上，拜会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里塔·马尔科。

3月25日上午，参观位于普洛耶什蒂州的布拉齐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

下午，参观普洛耶什蒂州的多弗塔博物馆。

晚上，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团长黄文欢，并共进晚餐。

3月26日中午12时，率党政代表团前往罗工人党中央拜会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并在基塞列夫宫共进午餐，之后进行会谈。

3月27日上午，乘专机自布加勒斯特去阿尔巴尼亚。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齐奥塞斯库列机场送行。

上午9时55分，抵达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霍查、谢胡、列希等到机场迎接。

中午，向地拉那烈士墓献花圈；在部长会议大厦拜会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等。

下午4时30分，在部长会议大厦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一次会谈。

3月28日上午9时，同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在部长会议大厦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在地拉那游击队宫出席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举行的盛大宴会。

3月29日上午9时，在部长会议大厦同霍查、谢胡等阿党政领导人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在斯坎德培广场出席地拉那劳动人民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盛大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美国扩大南越战争，连

续轰炸越南北方；庄严重申，中国决心给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指出，正当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越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团结对敌的时候，赫鲁晓夫主义继承者在莫斯科召开了三月会议，这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为严重的步骤。

晚上，在地拉那游击队宫举行宴会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告别。

3月30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地拉那前往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霍查、谢胡、列希到机场送行。

上午11时50分，到达阿尔及尔。受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在机场和大街两旁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热烈欢迎。

下午3时30分，前往约丽别墅拜会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并举行第一次会谈。周总理指出：越南问题完全是美国搞出来的乱子。本来，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法国从越南撤军，两年后南北越实现和平统一。但是美国入侵阻止了南北越和平统一的实现。目前美国想以扩大战争吓退越南，要越南在轰炸下屈服，同意“和谈”。美国还想吓唬中国，来接受和谈。美国还经过苏联、英国、法国甚至于其他国家进行和谈活动。美国妄想通过和谈，取得它在战场上所取不到的东西。“无条件停火”——这就是要南越人民停止武装斗争。要北越不能再援助南越的斗争，使南越伪军可有一个喘息机会，使美国在南越武装力量也可以加强。南越无条件停火，不行。这意味着南越再一次受奴役、继续在傀儡政权统治下。无条件停火的活动是来自各方面，英国也在各方面活动，有的是美国直接指使的，有的是间接指使的。也有好心肠的人认为和谈可以解决问题，但客观上都不利于南越人民解放。

接见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马里国防和公安国务秘书马马杜·迪亚基特。

晚上，在人民宫出席本·贝拉总统举行的宴会。

晚上，接见正在阿尔及尔的克什米尔前任总理阿卜杜拉。

3月31日上午，在约丽别墅同本·贝拉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中午，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设宴招待本·贝拉总统。

下午6时，在约丽别墅同本·贝拉总统单独会谈。

晚上，在人民宫举行盛大招待会，本·贝拉总统出席；并举行记者招待会。

4月1日晨7时，乘专机离阿尔及尔前往阿联访问。本·贝拉总统、布迈丁副总理等到机场送行。

中午12时30分，到达开罗。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到机场欢迎。

下午，在库巴宫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

下午5时，在库巴宫拜会阿联总理萨布里。

下午6时30分，在总统官邸和阿联总统纳赛尔举行正式会谈。

午夜，在总统官邸同纳赛尔总统单独会谈。

4月2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开罗前往卡拉奇。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到机场欢送。行前回答了中东通讯社新闻编辑主任所提的问题。

下午，到达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巴总统阿尤布·汗和外长布托前往机场欢迎。

下午4时，在国宾馆同布托外长会谈，讨论亚非会议问题。

下午5时，在总统府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

晚上，出席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宴会。

晚 10 时 20 分，在卡拉奇总统官邸同阿尤布·汗总统单独会谈时要阿尤布·汗转告美国以下三点：一、中国不主动挑起战争。二、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是要履行的。三、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周总理指出，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因此是有把握的。同时，还可以加上第四点，即如果美国狂人滥施轰炸，中国决不会坐等待毙，他们从天上来，我们就要从地上行动，轰炸就是战争，战争就不可能有界限。美国想单纯依靠轰炸政策解决战争问题根本不可能。

4 月 3 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卡拉奇前往仰光。

下午，到达仰光。在机场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欢迎。

下午 6 时 30 分，在仰光英雅路 14 号宾馆和奈温主席举行会谈。

晚上，出席奈温主席在迎宾馆举行的宴会。

晚 10 时 30 分，在英雅路 14 号宾馆和奈温主席继续会谈。

4 月 4 日晨 7 时，在仰光英雅路 14 号宾馆和奈温主席继续举行会谈。

中午，乘专机离开仰光回国。奈温主席到机场欢送。

4 月 6 日中午，回到北京。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以及八国外交使节到机场迎接。

4 月 9 日下午 6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和夫人。

晚上，出席萨布里顾问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4 月 10 日上午，同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布里举行会谈。会谈后，和邓颖超设午宴招待萨布里顾问和夫人。

4 月 11 日接见由副主席西曼戈率领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代表团。

4 月 13 日晚 9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土耳其《自由报》记者锡帕西奥格鲁、《共和国报》记者阿加加尔、《晚报》记者阿康和坦苏格，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晚 10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亚拉。

4 月 15 日下午 4 时，在昆明震庄乾楼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4 月 16 日凌晨，和陈毅副总理乘专机离昆明前往雅加达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 10 周年庆祝活动。

到达雅加达时在机场受到苏加诺总统、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等的热烈欢迎。在机场发表的书页谈话指出：亚非国家有必要更高地举起万隆会议的旗帜，进一步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和战争阴谋。

晚上，在雅加达苏班德里约官邸会见金日成首相。

4 月 17 日在茂物，和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拜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哈蒂妮·苏加诺。

和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拜会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和苏加诺总统、西哈努克亲王、诺罗敦·康托尔首相举行会谈。

4 月 18 日上午，在雅加达朋加诺体育场出席纪念万隆会议 10 周年仪式。金日成首相、范文同总理、西哈努克亲王等 36 国首席代表出席纪念仪式。

中午 12 时，在独立官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招待会。

下午，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

晚上，出席纪念万隆会议 10 周年亚非文艺晚会。中国艺术家在晚会上表演了舞蹈《沪定桥》和歌颂亚非人民团结的歌舞。

4 月 19 日下午 1 时，在雅加达独立宫出席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午宴。同时被邀请的还有日本代表川岛正次郎等。在苏加诺总统安排下，午宴前与日本代表川岛进行了交谈。川岛说，去年，日中两国贸易达 3 亿元多，希望今后更加扩大。日中两国社会制度虽不同，但可以友好共处。佐藤政府并不敌视中国，也没有遏制中国的意思。希望能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共处共荣。希望消除两国间的误解，中国停止干涉日本内政，停止讲日本的坏话。建议两国政府通过双方驻瑞士总领事进行接触。周总理一一驳斥了日本对我的各种诬蔑，表示不同意通过两国驻瑞士总领事进行接触。对中日关系提出三点意见：一、还要看一看今后发展如何；二、日本政府同台湾友好，敌视新中国，我们随时可以批评，三、对中、日关系还寄予希望，不是绝望。

下午 5 时，在雅加达总统府和金日成首相再次会晤。

晚上，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会谈。会谈后，在独立宫共进晚餐。

4 月 20 日下午 2 时，在茂物中国大使别墅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谈话。

4 月 21 日上午，在苏加诺总统陪同下乘直升飞机到达万隆，受到热烈欢迎。

参观 10 年前举行历史性万隆会议的建筑物。

中午，在西瓜哇省长官邸出席苏加诺总统为招待亚非客人举行的宴会。

同老挝苏发努冯亲王会晤。

会见前来参加纪念万隆会议 10 周年活动的阿尔及利亚副总理赛义德。

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

晚上，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同他话别。

4 月 22 日从雅加达乘飞机到巴厘岛访问。

4 月 23 日在巴厘同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观看印尼人民为欢迎客人举行的传统歌舞游行。

在巴厘岛巴塘会见柬埔寨首相诺罗敦·康托尔亲王。

会见尼泊尔王储比兰德拉和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和教育大臣比斯塔。

分别会晤阿富汗教育大臣阿纳斯、索马里国防部长阿丹·伊萨克、塞浦路斯劳工和社会部长帕巴多普洛斯；还分别会见了赞比亚国务部长姆威英加、西南非洲民族统一民主组织主席姆布连巴·克林那和联络书记卡洛斯·哈马图依。

晚上，在坦帕西林宫出席巴厘岛艺术家表演的舞蹈晚会。

4 月 24 日上午，乘飞机从巴厘岛回到雅加达。对巴厘岛的访问是印尼政府安排的万隆会议 10 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中午 2 时，在雅加达独立西街住所同北加里曼丹统一邦革命政府总理阿扎哈里会晤。

下午，分别拜会印度尼西亚第二副总理莱梅纳、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

勒、民族党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主席伊达姆·哈利德。

4月25日上午9时，前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党部拜会印尼共主席艾地，受到等候在中央党部前面数百人的热烈欢迎。

去医院探望动了小手术的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博士。

往访印尼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

接待几内亚总统夫人的回访。

午间，同印尼方面派来往地的警卫人员和专车司机合影留念。

下午，接见印尼——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辛基和其它群众团体的代表并发表讲话，希望印尼人民和中国人民将并肩携手前进、高举万隆的旗帜和新兴力量反对旧有势力的旗帜，以粉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讲话以后，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一起合影。

晚上，出席印尼第二副总理莱梅纳为参加万隆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的各国代表举行的告别招待会。

晚上，在雅加达苏班德里约官邸同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和法国记者罗歇·皮克进行电视谈话。

晚上，在印尼广播电台发表告别讲话称：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一次划时代的创举。10年来，亚洲和非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国主义的阵地削弱了，人民的力量壮大了。亚非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取得了独立。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越来越发展。20多亿亚非人民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一支强大力量。

晚上，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

4月26日上午，在独立宫和苏加诺总统、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共进早餐。

上午8时，在独立宫与苏加诺总统会谈、告别。

上午9时30分，乘飞机离雅加达。印尼第二副总理莱梅纳，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等在机场送别。

下午，到达仰光，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在机场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欢迎。

4月27日上午，在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前献花圈。

下午4时，拜会奈温主席并同他进行会谈。

晚上，出席奈温主席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晚9时30分，和奈温将军单独会谈。

4月28日上午，结束对缅甸的访问乘专机离开仰光回国。奈温主席和夫人到机场欢送。

下午，回到广州。

下午，在广州机场欢迎前往朝鲜访问途经广州的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

晚上，出席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为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后，陪同杜尔夫人参观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9日中午，和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同机到达北京。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以及邓颖超等到机场迎接。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由外交部长科佐·博齐约率领的加纳政府代表团，并进行会谈。

晚上，在为欢迎加纳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指出，越南和刚果（利）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也是为亚非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斗争，各国人民有义务支援他们：并赞扬西哈努克亲王英明识破美国对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阴谋，指出，约翰逊政府现在对召开这个会议有那么大的兴趣，绝不是真正为了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而是企图通过这个会议继续推行诱使越南人民屈服的骗局。宴会后，出席对外文委等单位为欢迎杜尔总统夫人和加纳政府代表团举办的文艺晚会。

4月30日上午，到机场欢送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前往朝鲜访问。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接见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努什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工会代表团。

和邓小平、彭真等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

下午3时，在钓鱼台宾馆9号楼和加纳外长科佐·博齐约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谈了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周总理说，非洲和亚洲一样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新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统治着几乎整个世界。法西斯挑起了二次大战，目的是争夺欧洲、亚洲东部，实际上是不满当时帝国主义势力的划分情形，包括19世纪末对非洲的瓜分。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曾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德国失去了殖民地，意大利和日本的发展受到限制。这三国就发动了二次大战，争夺世界霸权。先是日本进攻中国，到大战期间又进攻美国和英法在亚洲的许多殖民地。直至法西斯进攻苏联、苏联参战以后，才造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的阵势。但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争是由帝国主义争霸而引起的。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的。这就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法西斯成了侵略战争的同义语，使全世界认识到帝国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对内统治极端残酷，对外进行侵略。法西斯成了统治最黑暗、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大家参加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国家、以至有些帝国主义国家也都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法西斯。这就唤起了人们从反法西斯到反帝国主义的觉醒。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三种情况：（一）从法西斯统治下取得独立的国家，如苏联以外的七个东欧国家。他们不仅独立了，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二）战败的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它控制的殖民地；（三）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取得了独立。

周总理还说，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没有得到苏联的帮助，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我可以给你讲一件有趣的事。1949年初，我们已经解放了北京，百万大军准备渡江。国民党的政府在南京，要求外国使馆南迁广州。当时苏联大使就跟着国民党到广州去了。可是美国大使却留在南京。博齐约惊奇地问，苏联当时没有向你们提供武器援助吗？周总理说，没有。因为苏联承认蒋介石政府是合法政府，所以苏联大使也就跟着蒋介石退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倒反而没有退。你能解释这个历史的曲折吗？那是因为：一、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是合法政府，不大相信我们的力量能够过长江。他们认为中国将会以长江为界一分为二。但是美国参加了蒋介石的内战，知道蒋介石是抵抗不住的。所以想留下来转而影响新中国。我们占领南京的时候，美国大使就没有走。这位大使叫司徒雷登，是个在中国办大学的老传教士。我们曾派了他的一个学生去和他谈话。这个学生也就是现在驻贵国的大使黄华。美国大使留下来就是想钻进新中国、影响新中国。他告诉一个反蒋亲美的民主

分子，名叫罗隆基的美国留学生说，只要新中国和美国友好，美国可以承认，并提供 30—50 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就是想用这样高的代价来收买中国。罗隆基在 1949 年 6 月间到北京时，正好遇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申明中国只能站在苏联这一边。罗隆基看了这篇文章，就不敢提司徒雷登的话，怕一提披认为是亲美分子。同时他就写信告诉司徒雷登还是回去吧，没有希望了。罗隆基隔了好几年以后才把这件事讲出来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得了中国又失去中国，这是它最伤心的。朝鲜战争失败，也是使它丢脸的事，这是它自己造成的。这两件事对亚洲国家发生了一些影响。美国本来是想在其他亚非国家照抄它在中国的办法，老殖民主义走了，新殖民主义进去，非洲是如此，亚洲许多地方也是如此。而它自己占的地方却不让人进去，如拉丁美洲。不料事与愿违，如在阿拉伯世界制造了以色列，惹翻了阿拉伯人民。在非洲它利用联合国侵略了刚果，惹翻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在印度支那，它代替法国侵入了老挝、南越，惹翻了老挝人民，特别是南越人民。今天南越的游击战已经超过了中国抗日时期的游击战。这形势是美国没有料到的。美国的武装力量现在遍布全世界，到处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军舰在公海上航行，美国飞机飞来飞去。美国越是这样做，就越惹翻了各国人民。

下午，接见各国工会代表团和代表。被接见的代表因有阿尔巴尼亚工会代表团、越南南方劳动解放协会代表团、越南总工会代表团、朝鲜工会代表团、印尼工人代表团、全非工会联合会代表团、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安哥拉全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巴勒斯坦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澳大利亚建筑工会“五一”代表团以及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锡兰、印尼、日本、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巴苏陀兰、刚果（布）、达荷美、冈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里、摩洛哥、索马里、南非、苏丹、坦桑尼亚、阿联、阿根廷、智利、秘鲁、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和代表。

晚上，出席全国总工会等 13 个团体举行的“五一”招待会。

5 月 1 日上午，接见坦桑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阿联开罗《图画周刊》编辑、阿拉伯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马格德·穆罕默德，黎巴嫩《解放报》和《自由周刊》国际部评论部主任塞蒂蒂耶，比利时《独立报》记者布拉斯和哈博斯特等四国新闻工作者。

上午 10 时，在钓鱼台宾馆 9 号楼同加纳外长博齐约进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 4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4 号楼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谈话。

下午 5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9 号楼同加纳外长博齐约进行第四次会谈。

5 月 2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2 时，在钓鱼台宾馆 9 号楼同加纳外长博齐约进行第五次会谈。

晚上，出席加纳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科佐·博齐约举行的告别宴会。在宴会讲话中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干涉和侵略多米尼加的海盗行为，并宣布，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反美斗争。

晚上，接见罗马尼亚中国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团、罗马尼亚妇女代表团、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罗马尼亚通讯社代表团等罗马尼亚客人。

晚上，接见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代表团、日本中立工会联合会代表团、

日中友协第十次代表团、日本地方自治友好代表团以及文化艺术、体育、技术、贸易等各界二百多位人士。

5月3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放20周年庆祝活动。

上午，在机场欢送由外交部长博齐约率领的加纳政府代表团。

上午，接见印度尼西亚民间工业部代表团、国家研究部代表团、青年阵线代表团。

5月6日晚上，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日本历史剧《郡上农民起义》。演出休息时，接见话剧团的正副团长和导演、编剧。

5月7日下午，接见从巴西胜利回来的九位同志，表扬他们在巴西进行了胜利的斗争。

5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等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后，设便宴招待阿尔巴尼亚客人。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坦桑尼亚新闻部副部长姆旺吉西率领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晚上，观看法国古典芭蕾舞团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并接见芭蕾舞团团长、主要演员和乐队指挥。

5月9日下午，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说：我国国内正在动员备战。看来，现在美国还未下定决心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但战争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往往会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所以我们就不能不作准备。

晚上，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现代剧《日本的幽灵》，并和话剧团团长、副团长、主要演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打电报热烈祝贺在加纳举行的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召开。

5月10日上午，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举行第三次会谈。

5月12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各界10万人冒雨举行的声讨美帝武装侵略多米尼加的集会。

下午3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明芳。

5月15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重申今年2月柯西金经过北京时向他提出的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

5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阮文孝和阮氏萍谈话。

5月17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拉宾，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晚上，接见以泷泽修为团长的日本话剧团主要成员、以岩崎昶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以及日本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自土吾夫。

5月19日前往机场欢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率代表团赴雅加达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45周年庆祝活动

和进行友好访问。

5月21日陪同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大寨。

5月23日晚7时50分，在钓鱼台宾馆同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谈话。

5月24日晚8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拉希德·赛义德·加尔布。

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拉伯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开罗《图画周刊》编辑马格德·穆罕默德。

5月25日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秘鲁众议员、人民行动党前总书记里维拉。

5月27日晚上，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舒埃卜·米斯凯尼亚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5月28日下午，和陈毅副总理专程从北京到广州欢迎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下午6时20分，在广州白云山宾馆和陈毅副总理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兼外长。

晚10时至次日凌晨3时20分，在广州白云山宾馆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举行第二次会谈。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就在越南横冲直闯。它的一切估计都是错误的。它提出“逐步升级”，意思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泰勒、约翰逊等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没有长远的战略方针。越南南方朋友告诉我，他们可以顶住二十万美军和五六十万伪军。南越人民共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敢打二十万美军。如果打到中国，我们五十倍于南越的人口，至少要打一千万美军。苏班德里约问，如果美国从空中进行轰炸，怎么样？周总理说：我和许多外国朋友都谈到过我在茂物时说过的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反美战争。我们同美国就台湾问题谈判了10年可以证明。二、中国说话算数，朝鲜战争可作证明。三、中国作了准备，目前全国都在动员。四、只要美国轰炸中国，就是向中国发动战争。战争是没有界限的。这有两种解释：第一，不能只许你空战，不许我陆战；第二，不能只准你打进来，不准我打出去。

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周总理说，亚非反帝斗争深入发展，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上层分子在分化。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分化。亚非会议也可能出现分化。第一次亚非会议不为西方所重视。当时它们认为有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认为会议开不好。万隆会议的结果出乎帝国主义的意料之外。现在，非洲30多个国家独立，亚非有60多国，还有20多个争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10年前人们都看不起亚非会议，现在都想钻进来。第二次亚非会议虽然有困难，但是市场价值很高。我们面临着一场很大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在亚非内部，而且还是在联合国外面的一场大斗争。

5月29日上午9时，在广州白云山宾馆同苏班德里约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举行第三次会谈。

上午，和陈毅、陶铸副总理等到机场欢送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晚8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接见参加中、朝、越三国外长会谈的朝、越副外长。

5月30日晚上，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邓颖超、康克清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和夫人。

5月31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联电影代表团。当团长谈到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穆斯林”的意思就是和平，不用手和言语去伤害别人时，周总理说，受到侵略就起来抵抗。爱和平，能战斗，要两条都有。没有这两条，就要受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又是能战斗的人民，如果他受到欺侮的话。中国从1840年受到英国侵略开始，一百多年来，不断受到外国侵略，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屈服、软弱，所以西方帝国主义以为我国好欺侮，不断拿武装侵略中国。开始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公开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然后是英法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烧掉了北京的圆明园。当时的中国是被少数民族满清统治的，这些统治者向帝国主义屈服了，向他们乞求和平，不但不起来反抗，反而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农民革命。帝国主义者也反过来帮助清朝统治者一起镇压农民革命。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头子是英国的戈登将军，这位将军后来在喀土穆被苏丹人民用长矛杀死了。此后，帝国主义还是不断侵略中国。法国在印度支那向中国广西进攻，中法打了一仗。19世纪末，即1894年，日本强大起来了，又有中日海军之战，即有名的甲午战争。当时的统治者，是腐败的慈禧太后王朝，她用建立海军的款子修了夏宫颐和园。这样腐败的王朝，当然被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把朝鲜占领了，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在中国占领了地方。这就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于1900年发动了义和团运动，武器很落后，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很高涨。此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非洲的时候，他们又联合起来干涉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美、日、俄、德、英、法、奥、意组成八国联军向中国进攻，大肆侵略中国，占领了天津、北京。但是他们没有能完全吞掉中国。没有瓜分成中国，这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分歧得不到解决，分赃不匀有引起各国间战争的危险。日、俄都想独吞中国东北，英、俄都想占领中国西部地区，英法都想霸占云南，德国对只能瓜分到山东青岛也不甘心，于是相持不下。美国则有另外一个想法，它因为1898年菲律宾战争第一次在远东获得领土，基础不固，瓜分中国，对本身不利，所以反对瓜分，主张“门户开放”。这个主张得到了其他英、德、俄、法、日、意等国的赞同，所以没有瓜分。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很大。他们怕瓜分以后，力量孤单，所以联合起来帮助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反抗。八国联军把中国的北京、天津都占领了，把皇宫的宝贝都拿走了，不仅是金银财宝，还有珍贵的文物、古籍、书画。他们还划了势力范围、租借地，在中国许多城市可以驻军，就在人民大会堂旁边有个东交民巷，就是外国租界。中国还给了很大的一笔赔款，接近10亿美元，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是很大的负担。中国人民就是带着这样大的屈辱进入了20世纪。那时我只有3岁。我们的老一辈，不断起来进行了斗争。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1911年把满清王朝推翻了。

晚上，和陈毅副总理同各国驻华使节举行联欢，共祝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6月1日上午，乘专机离京前往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6月2日上午8时，到达拉瓦尔品第，受到阿尤布·汗总统的欢迎。

上午9时30分，在总统府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

会见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亚齐德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该代表团将前往中国访问。

出席布托外长举行的午宴。

下午，和阿尤布·汗总统继续会谈。

晚上，出席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宴会。

6月3日在布托外长陪同下参观正在兴建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

下午，在布托外长陪同下乘专机离开拉瓦尔品第前往卡拉奇。阿尤布·汗总统到机场送行。

在卡拉奇机场短暂停留后，乘专机前往坦桑尼亚。

晚7时40分，在巴格达机场停留。伊拉克总理叶海亚以及外交部长等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前往总统府会晤阿里夫总统。

在开罗、喀土穆短暂停留。受到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和苏丹总理哈利法的迎送。

6月4日抵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副总统卡鲁姆、卡瓦瓦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下午6时，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尼雷尔说，新独立国家如不改变殖民主义经济，这个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漏壶，永远也盛不满，人民出血出汗，国家总强大不了。周总理说，我们亚非国家面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去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贸易会议所作的报告没有揭穿正如总统所说的问题，现象是提到了，但没有解决的办法，漏壶还是漏壶。尼雷尔说，过去美国在非洲没有据点，现在美国已经侵入了刚果作为据点控制非洲。刚果问题实际上是美国人与欧洲之争。周总理说，美国侵入刚果是要把刚果作为进一步侵略非洲的据点。反对美国侵略刚果这是一场新的斗争，又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孤立的看刚果，刚果问题是很严重的；但就全世界来看，越南问题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美国的力量牵制在越南越大，对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越有利。目前支持越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愿在各方面全力支持越南。美国被牵制在越南对世界人民有好处。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力量分散，也就变得没有力量了。

晚上，出席尼雷尔总统举行的盛大国宴。

6月5日上午9时，在达累斯萨拉姆总统府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中午，出席达累斯萨拉姆市长基隆杜举行的宴会。

下午，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东非，坦桑尼亚已经成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支援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曾经把非洲看成是他们的战略后方。但是，今天的非洲已经变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前线。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奴役、压迫、掠夺和屈辱的非洲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坚决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非洲一定要成为非洲人民的非洲。非洲一定要成为独立自由的非洲。

晚上，出席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并观看坦桑尼亚舞蹈家们表演的民间舞蹈。

在达累斯萨拉姆总统府接见刚果（利）最高革命委员会执行局主席苏米亚洛。

6月6日上午，在第二副总统卡瓦瓦陪同下乘专机到达桑给巴尔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第一副总统卡鲁姆到飞机旁迎接。

出席桑给巴尔群众大会。

在桑给巴尔人民宫出席卡鲁姆副总统举行的盛大宴会。

同卡鲁姆副总统会谈，并互赠礼物。

下午乘专机回达累斯萨拉姆。

下午5时，在达累斯萨拉姆总统府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三次会谈。

6月7日上午9时，在达累斯萨拉姆总统府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在尼雷尔总统陪同下访问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部，还参观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和国家博物馆。

下午5时，在达累斯萨拉姆总统府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五次会谈。

晚上，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中国在处理同非洲国家关系方面，坚持不渝地采取以下的立场：一、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6月8日上午，在国家大厦和尼雷尔总统签署中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公报。

结束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总统、卡鲁姆第一副总统、卡瓦瓦第二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在飞机旁欢送。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下午，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短暂停留，受到埃塞俄比亚外交国务大臣伊弗鲁的迎送，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晚10时，在开罗机场作短暂停留。在机场候机室同阿联副总理里法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6月9日凌晨，在大马士革作3小时停留，并在1时45分，在总统府同叙利亚总统会议主席哈菲兹举行会谈。

上午，到达卡拉奇。

下午，离卡拉奇回国。卡拉奇区专员罗埃达·汗、巴外交部辅助秘书夏希到机场迎送。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作短暂停留期间，巴外交部外事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前往拜会。

6月10日中午，回到北京。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6月14日下午4时30分，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下午，举行答谢酒会感谢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等国政府、领导人和人民的热情友好接待。

6月18日在杭州同胡志明主席谈亚非会议问题。

6月17日下午，和邓颖超接见刚果（利）民族英雄卢蒙巴的夫人。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华大使德席尔瓦。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摩洛哥驻华大使菲拉利。

6月18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乘专机离京赴开罗进行友好访问。

6月19日下午5时30分，到达开罗。在机场受到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和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

晚9时，在开罗萨布里总理官邸同萨布里总理会谈。萨布里谈阿尔及利亚事件若干情况，表示阿联要等局势明朗后决定对策。

晚上，在共和国官会见也门总理努曼。

6月20日上午11时，在开罗总统官邸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纳赛尔总统谈阿尔及利亚“六·一九事件”以及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的问题，双方同意在与对方和其他国家协商之前先不表态。

下午，在阿联接待委员会主席、副总理里法特陪同下参观农业展览馆。

晚上，在共和国宫的花园里出席纳赛尔总统举行的盛大国宴。在宴会上讲话重申，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6月21日上午11时，在开罗总统官邸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说：一个新的国家要摆脱殖民主义残余，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还要解决许多困难和还未设想到的困难。主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有一个强的领导和正确的方向；其次也需要进行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平等互利的合作。

下午，在副总理里法特陪同下参观开罗郊区的赫勒万钢铁厂。

晚9时30分，在开罗总统官邸和纳赛尔总统进行第三次会谈。

6月22日上午10时30分，在开罗库巴宫同纳赛尔总统进行第四次会谈。在讨论亚非会议问题时表示，二次亚非会议反帝调子不应低于二次不结盟会议，否则就是软弱无力的会议。点名谴责和指出侵略的性质、责任，两者比较，后者主要。必须分清敌我。

晚上，在库巴宫花园里为纳赛尔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说，中国完全支持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热诚希望亚非国家将通力合作，使第二次亚非会议不仅如期召开，而且能够开好。在谈到阿尔及利亚局势时说，中国从来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对于一切有利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利益，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事情，总是支持的。

晚上，在共和国宫分别接见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和阿联中国友协领导人巴库里等。

6月23日凌晨3时15分，在开罗库巴宫接见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在外长介绍了“六·一九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后，周总理谈了对阿尔及利亚事件的五点认识。

在里法特副总理陪同下，参观前埃及国王法鲁克的蒙塔扎宫。

上午，在纳赛尔总统陪同下乘专列访问亚历山大港。去车站的路上，纳赛尔总统第一次提到推迟亚非会议的问题。纳赛尔说：昨晚布特弗利卡对我说，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不安定，最好推迟亚非会议。但阿尔及利亚不便出面建议推迟。

晚上，在亚历山大港和纳赛尔继续会谈。会谈后一同进餐。

6月24日在副总理兼接待委员会主席里法特陪同下，参观亚历山大市的橡胶轮胎厂和造纸厂。

中午，在亚历山大和纳赛尔总统会谈时表示，如东道国对如期召开会议确感困难，希望在小范围内向阿联、印尼、中国、朝鲜、越南、马里和巴基斯坦等国代表说明困难。纳赛尔总统说，要它对那么多国家说明困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面子上过不去。范围要再小一些，如向中国、印尼和阿联等三个国家说明就行了。周总理表示同意。纳赛尔还对周总理说，英联邦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加纳等都建议推迟会议。

下午6时，在亚历山大市蒂恩角宫和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举行会谈。

6月25日在里法特副总理陪同下，访问设在亚历山大港的阿联海军司令部、军舰和训练中心。

在亚历山大的总统官邸和纳赛尔总统再次会谈并共进午餐。

6月26日在纳赛尔总统陪同下乘专列火车从亚历山大港回开罗。

晚上，和纳赛尔总统到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晚11时，在开罗中国大使馆会见索马里总理侯赛因时谈到对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态度。周总理说：现在各方证明，这是内政。我们坚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政府的改变有两种：一是经过选举的民主程序，如贵国过去是舍马克总理当政，现在经过选举阁下组成政府，我们一样支持，不成问题。只要双方愿同我友好，我们愿意继续友好。另一种是武装政变，只要不是外国干涉，不管我们同过去政府的关系怎样，也只能尊重他们本国的行动，如同苏丹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即使是武装政变，只要没有外国干涉，我们都不能干涉它们的内政。至于美国干涉南越、刚果（利）、多米尼加都是出了兵的，大家就要反对，同完全内政的变化不同。这是我们既定的立场。前年访问非洲时，我到处讲的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则的最后一项就是尊重主权，反对任何外来干涉。

6月27日上午11时30分，在开罗库巴官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6月28日和苏加诺总统乘船至开罗郊外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风景区游览，并在那里的宾馆共进午餐。

下午4时30分，在开罗纳赛尔总统官邸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阿联总统纳赛尔举行会谈。在分析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已到阿尔及利亚的代表代表性不够，首先是黑非洲国家的比例大小，而25日爆炸事件是一个导因。会谈结束后，四国领导人同乘一辆汽车前往机场。在机场举行了欢送阿尤布·汗总统的仪式。

下午6时40分，在开罗中国大使馆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谈话。

6月29日中午，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

中午12时45分，在中国驻开罗使馆会晤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时说：阿尔及利亚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在来开罗的途中。下了飞机，萨布里告诉我们一些情况。第二天，纳赛尔又介绍了一些情况。阿联决定派阿密尔去（阿尔及利亚），我们派了章汉夫副部长去。然后，纳赛尔将阿密尔在阿尔及利亚发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阿密尔回来后又在一次谈了一次。阿联方面决定在23日派外长去。我们就请陈毅副总理在22日去。变化发生在22—23日。阿联方面在见了布特弗利卡外长后对我们说，阿尔及利亚认为开会有困难，但又怕承担不开会的责任。为了帮助阿尔及利亚解决困难，阿联愿意提出延期。会议延期的主要原因是，许多黑非洲国家由于本·贝拉的个人关系，不愿去阿尔及尔开会。当然，发生了爆炸事件，也是一个原因。

在开罗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

6月30日上午11时，在开罗库巴官同苏加诺总统、纳赛尔总统和布托外长会谈。纳赛尔总统表示四国会谈象征四国友好，也意味着亚非团结；认为亚非会议面临很多困难，但要使会议成功。周总理表示延期是正确的，要多向其他国家解释；指出延期主要原因是代表性不够，爆炸事件是导因；支

持新兴力量会议，可与亚非会议平行，但不要妨碍亚非会议。苏加诺总统表示，四国会谈有很大成就，希望四国首脑在第二次亚非会议前夕再在开罗集合同往阿尔及尔，以示四国团结。布托介绍各国协商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经过，强调亚非团结的重要性。

中午，在开罗库巴宫阳台上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

下午，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和陈毅副总理乘专机离开罗回国。阿联总统纳赛尔和总理萨布里、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以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到机场欢送。在机场发表的告别辞中表示：中国将继续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最大努力。

下午，在大马士革机场作短暂停留。叙利亚副总理阿塔西到机场迎送。

7月1日清晨，在卡拉奇机场作短暂停留。卡拉奇区专员沙阿到机场迎送。

7月3日上午，乘专机回到乌鲁木齐。

7月7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7月11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邓颖超、陈毅副总理及夫人张茜接见并宴请在北京学习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王子和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晚上，接见印度尼西亚志愿人员代表团团长苏约诺上校和全体团员。

7月12日去机场欢迎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奥博特总理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奥博特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指出：不久以前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开成这个会议，以便使万隆会议所奠定的原则发扬光大，迎接1955年以来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7月13日上午，接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

中午，参加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协定签字仪式。李先念、黎清毅副总理在协定上签字。

下午3时，前往钓鱼台宾馆18号楼回访奥博特总理并进行第二次会谈。

晚7时，出席伊拉克驻华大使阿明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8时，出席为奥博特总理举行的文艺晚会，观看舞剧《刚果河在怒吼》。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进行第一次单独会谈。

7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国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中午，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访华举行的宴会。

下午2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乌干达总理奥博特。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出席首都各界欢迎奥博特总理大会。

晚8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进行第二次

单独会谈。

7月15日上午9时，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奥博特总理乘专机前往上海访问。

上午，抵达上海。和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陪同奥博特总理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晚上，出席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为奥博特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

7月16日上午8时，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奥博特总理乘专机离上海前往广州访问。

中午，在羊城宾馆出席广东省省长陈郁为奥博特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

下午，前往车站欢送奥博特总理结束访问离开我国。

晚上，在广州观看《东方红》和粤剧《山乡风云》。在演出休息时，接见港澳第三批观摩中南区戏剧会演的代表。

7月20日中午，接见并宴请由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妇女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7月21日接见阿联原子能代表团。

下午，去机场欢迎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主席会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并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欧斯曼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7月22日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总主席苏罗托和夫人。

下午5时30分，和刘少奇主席同索马里总统欧斯曼举行会谈。

晚上，接见阿尔巴尼亚田径队和“狄纳莫”体育俱乐部足球队。

7月23日电贺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东京胜利召开，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并为此奋斗不懈。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彻底消灭核武器。

中午，出席非洲驻华使节为索马里总统欧斯曼访华举行的宴会。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

晚上，出席阿联驻华大使伊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出席索马里总统欧斯曼为招待我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亚非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击败帝国主义破坏和分裂亚非团结的企图。

7月24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以史西林为首的巴西人民解放阵线代表团。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和夫人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为欢迎奈温主席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宴会。

7月25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前往杭州等地参观访问。

下午3时 和刘少奇主席夫妇前往钓鱼台宾馆18号楼回访奈温主席和夫人，并和刘少奇主席同奈温主席举行会谈。

下午，出席缅甸驻华大使沙马杜瓦·信瓦瑙和夫人为奈温主席和夫人访华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下午，分别接见印度尼西亚海运代表团和印尼和平委员会代表团。

晚上，陪同奈温主席和夫人出席文化部、对外文委、中缅友协联合举办的文艺晚会。

晚 11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接见阿联原子能代表团。

7 月 26 日下午 3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和奈温主席举行会谈，详细介绍了阿尔及利亚政局变动和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情况，指出我不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

下午 4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

晚上，出席奈温主席为我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7 月 27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奈温主席和夫人离京前往沈阳参观访问。

下午 5 时 30 分，在上海茂明路 58 号同索马里总统欧斯曼会谈。

晚上，在上海举行宴会欢送欧斯曼总统，并陪同索马里贵宾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7 月 28 日中午，在上海虹桥机场欢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回国。

7 月 29 日上午，在上海虹桥机场欢迎奈温主席和夫人从沈阳到上海访问。

下午，陪同奈温主席参观江南造纸厂、工业展览会。

晚上，出席上海市副市长曹获秋为奈温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

7 月 30 日上午，陪同奈温主席观看解放军驻上海部队和上海民兵的军事表演。途中对奈温主席说：上次我曾同主席阁下谈过，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我们同美国有过三次谈判经验。第一次是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派马歇尔来中国，和国共一起谈判。当时马歇尔代表美国，现在在北京的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我们党由我代表。谈判达成了协议，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但是不到几个月，美国和国民党就撕毁了协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美国支持国民党达成协议就是为了取得喘息时间，把国民党的军队运到港口和交通线上。第二次是朝鲜战争时。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我们就警告美国，如美国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就要出兵。美国不相信，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就出兵。我们把它打回三八线。当时双方一面谈判，一面打。直到美国向三八线我们这边反扑几次都失败，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双方并不是以三八线为界，而是以当时各自所到的地方为界，因此犬牙交错。第三次是 1955 年万隆会议后我们和美国的大使级谈判。谈判中我们建议中美就两国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达成协议，美国拒绝。我们又建议就美国撤出台湾海峡达成协议，美国也拒绝。因此谈判一直达不成协议。我们在谈判中还受了美国的骗。在大使级谈判开始前，为了创造气氛，我们释放了侵入我国领空被击落的几个美国飞行员。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对另一方在自己境内的侨民回国给予便利，并提前释放表现良好的、被自己监禁的对方犯人。我们释放了 60 多人，但美方对在美的我国侨民回国却一本护照也没有发。因此，我们同美国谈判有三种经验，一种是二次大战后国共和谈的经验，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快遭到撕毁。一种是朝鲜战争的谈判经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一种是中美大使级会谈，根本达不成协议，原因是台湾在美国手里，达不成协议对它没有损失。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奈温主席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宴会后，陪同缅甸贵宾出席文艺晚会。

7月31日上午，陪同奈温主席和夫人乘专机从上海飞往昆明。

下午，陪同奈温主席和夫人游览风光秀丽的滇池。

晚上，出席云南省省长周兴和夫人杨玉英为奈温主席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8月1日早晨，在昆明机场欢送奈温主席和夫人。

下午，在首都机场欢迎艾地同志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到京。

8月2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下午4时30分，第三次接见阿联原子能代表团。

晚上，出席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的夫人举行的告别宴会。

8月9日上午10时30分，第四次接见阿联原子能代表团并设便宴招待代表团。

下午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为欢迎艾地主席和由他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也出席了宴会。

晚上，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佩耶和夫人为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举行的宴会。

8月4日参加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

8月5日上午，参加罗马尼亚经济展览会开幕式并接见由矿业和电力工业部部长阿尔马善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以及罗经济展览会展览团团长布拉特。

上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艾地主席和由他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8月7日上午，到机场欢送艾地同志率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回国。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丹麦新任驻华大使奥尔登伯格。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8月8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柬埔寨王国内阁副首相、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宋双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晚上，出席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为宋双副首相访华举行的宴会。

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

8月14日前往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前往雅加达参加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20周年庆祝活动。

8月15日在北京饭店出席刚果(布)大使阿方斯·贝约纳为庆祝刚果(布)八月革命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6日下午，接见巴基斯坦农业调查委员会主任马苏德和他的女儿。

8月17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查禾多和夫人为庆祝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20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8月1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几内亚邮电部长迪奥普。

下午4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赞比亚农业部长穆登达时说，万隆会议10年后，亚非国家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

完整，争取国际平等地位；支持尚未取得独立国家的斗争；支持现在遭受新殖民主义干涉、颠覆甚至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政治方面的任务之外，第二个任务是进行经济领域内的共同斗争，即在经济上的平等互利与互助合作。这是个新问题。10年前与10年后，亚非国家的经济力量有了增长。但总的说来还很不够，某些方面甚至还很落后，中国也是这样。要摆脱这种情况，需要亚非国家之间实行真正平等的互助合作，其目的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得到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主张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平等互利的相互合作，但首先要有独立自主的经济，这样的合作才有力量。亚非国家的经济互助合作必然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

8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6号楼同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团长、邮电部长迪奥普举行第二次会谈并设宴款待几内亚贵宾。

下午4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同以农业部长穆登达为团长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会谈时详细介绍了越南问题的背景，指出美国的“无条件谈判”是阴谋，目前谈判就等于出卖越南人民，越南人民主张美国从越南撤军作为解决越南问题的第一步。这样打下去，越南人民能顶住。战争不会扩大成世界大战，但也不能完全由人们的愿望决定。如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中国不会要求其他国家参战。我们的立场是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是有准备的；（四）战争一旦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

晚8时，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同赞比亚农业部长穆登达进行单独会谈。

8月21日上午11时，在钓鱼台宾馆16号楼同几内亚邮电部长迪奥普进行第三次会谈，说明中苏分歧并不妨碍民族独立国家和组织向苏联寻求援助。如果这种援助是真诚的、有用的和有效的，越多越好。周总理还说，目前为解决中苏分歧召开任何国际会议，不论是非洲友好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参加的会议，时机都不成熟。

下午，出席11个全国性人民团体联合举行的茶会，热烈欢迎出席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后来到中国的各国朋友。在茶会上，亲切会见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的朋友。

8月22日中午，接见新西兰记者莫尔斯沃思，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

8月24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苏米亚洛时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有过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在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依靠自力更生，发展革命，使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取得胜利。另一条错误路线是：急于打正规战，急于进城市，急于胜利，急于得到外援。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胜利的；另一条路线是错误的，失败的。同时还指出，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要注意团结党内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改正错误。

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劳工事务部长、亚非工人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马托普拉多托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8月25日上午10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和由他率领的阿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并宴请代表团。

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同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举行第二次会谈。

8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参加中日青年

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

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率领的阿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谈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

8月27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粮食和农业大臣比斯塔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尼泊尔官员。以尼泊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巴斯尼亚特为首的尼泊尔友好代表团也参加了宴会。

晚上,出席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部长比塔特为招待我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晚8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同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举行第四次会谈。

8月29日下午,出席中国尼泊尔关于修建公路议定书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为比斯塔副主席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8月31日下午,接见越南电影戏剧代表团。

9月1日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周年举行的集会。

下午,和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越中友协代表团、越南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洪赤心、越南劳动青年代表团。

9月2日晚上,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3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几内亚邮电部长迪奥普举行第四次会谈。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庆祝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

下午6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罗查大使转交了布托外长的电报。

到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前往马里等国访问。

9月7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民航主席阿斯加·汗。巴驻华大使罗查在座。

下午5时2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单独谈话。

9月8日在书面答复正在中国访问的中东通讯社主编卡迈勒·阿密尔提出的问题时说,亚非会议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会议。苏联既不是亚洲国家,更不是非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根据这个道理,没有邀请苏联参加。周总理还指出,最近数月,苏联广泛展开活动,要一些亚非国家重新提出邀请它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实际上是要在亚非国家中间重新挑起分歧,破坏亚非团结,使第二次亚非会议面临严重的危机,甚至开不起来的危险。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政府将为维护这个原则而斗争到底。

9月9日晚上,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10日上午11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墨西哥前卫生部长、前墨西哥州州长、墨西哥大学前校长古斯塔沃·巴斯等墨西哥客人。

9月11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民航主席阿斯加·汗。

9月14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和

他的夫人。

9月15日下午，接见柬埔寨王廷驻金边代表、金边市市长狄潘和由他率领的金边市代表团。

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9月17日上午11时45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时说：现在面临几个国际会议。第一个，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今天闭幕，调子不会高，因为内部有困难。第二个，非洲国家首脑会议，10月21日在阿克拉召开。调子也不会高。这两个会议很可能对印巴冲突采取中立态度，要求停火。对越南问题最多是要求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定，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开成开好是一个问题，很想与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博士交换意见。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日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等也参加会见和宴请。

9月18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印度尼西亚国务部长哈兰邦空军少将。

9月21日下午，和贺龙副总理接见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主席马拉迪和他的夫人。

同亚、非、拉、欧朋友一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第二次理事会开幕式。

晚9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空军苏菲中校、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时说，现在世界上一切的变化部很大：不结盟变成结盟，结盟的得不到结盟的好处，共产党有真有假。现在印尼、巴基斯坦、中国站在一起，还需努力支持站在反美前线的柬埔寨。

9月22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印度尼西亚国家预算事务部部长苏尔亚迪和由他率领的印尼经济代表团。

晚上，出席马里驻华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24日专程从北京到重庆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下午，在重庆拜会西哈努克亲王。

下午，在重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中柬足球队友谊赛。

晚上，出席重庆市市长任白戈和夫人华逸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9月25日上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

上午11时40分，和陈毅副总理夫妇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乘江津轮离重庆，顺江而下，前往武汉访问。

下午5时，在江津轮上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单独会谈。

9月26日晚上，在轮船上设便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9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江津轮上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下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到达武汉。武汉三镇十几万人冒雨走上街头夹道欢迎柬埔寨贵宾。

晚上，出席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和夫人林少南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28日上午，到机场欢迎应邀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

庆祝典礼并进行国事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由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陪同乘专机由武汉抵北京。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等也到机场欢迎。

下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出席第二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并向运动员发奖。

晚上，出席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29日上午，出席反映柬埔寨10年来建设成就的《今日柬埔寨》展览会开幕式。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

9月30日上午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商业部长法鲁克率领的巴基斯坦友好代表团、巴民航和游览事业总监兼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阿斯加·汗中将。

上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北京电子管厂。

下午，和刘少奇主席同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会谈。

出席中国印度尼西亚经济合作等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普尔·萨勒、副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率领的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印尼合作国会副议长苏巴米亚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周总理说，对亚非会议，我们现在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开成，开好。但是我们又要考虑到面临着的一些障碍，就是美苏合作，还加上利用联合国，从亚非国家之外和之内来进行破坏，把原来预定的反帝、反殖特别是强调反美的基调降低，不仅比第一次万隆会议的调子低，而且比去年不结盟会议的调子还低，甚至违背今年6月底在开罗发表的四个国家的公告的主张。那个会议如果开成这样，那当然是很不利于亚非反帝的共同事业的。我们最近把这样的情况向比较坚持反帝斗争的国家的朋友们提出了。但是，究竟是不是10月底亚非会议还要去开，是在亚非会议经过争论，造成一个不利的形势，或者甚至于开不成，还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关系就主张延期？我们还没有作最后决定。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必须分清是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反对。对于一切侵略者、压迫者，我们是他们的死对头；对于一切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

晚上，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务部长哈兹比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

10月1日上午10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50万群众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参加观礼。

下午5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7号楼同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普尔·萨勒、副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会谈。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首都百万群众大联欢并欣赏焰火。

10月2日下午 接见前来我国参观访问和参加国庆观礼的日本客人共260多人。

10月3日出席中国和柬埔寨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代表双方签字。

下午，分别接见印度尼西亚国防学会代表团和印尼空军参谋学院考察团。

晚上，出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为我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并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观看柬埔寨王家芭蕾舞团的演出。

10月4日上午，在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离京前往朝鲜访问。

上午，在机场欢送由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鲁尔·萨勒率领的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前往我国南方访问。

晚9时，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法鲁克、民航总监阿斯加·汗中将以及驻华大使罗查等。

10月6日下午3时30分，前往机场迎接越南总理范文同一行。

晚上，设宴招待范文同总理一行。

10月7日上午10时，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出席中越第二次会谈(中方陈毅、罗瑞卿、方毅等参加会谈；越方范文同、阮维桢、文进勇等参加会谈)。

10月9日上午10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法鲁克时说：附带说一说，亚非会议有很大可能开不成。印巴问题未解决。印尼最近不幸发生国内问题，情况迄今尚未全面弄清。现在苏联又要钻进来，在亚非会议上开辟中苏论战的战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各有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可能要延期。请法鲁克先简单地转告阿尤布总统，以后再正式交换意见。

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出席中、越第三次会谈。

10月10日上午10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出席中越第四次会谈。

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出席中越第五次会谈。

10月11日下午3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出席中越第六次会谈。

10月12日下午，接见由商业和贸易部长佩里斯率领的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并出席中锡换货议定书签字仪式。

晚上，观看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演出，并接见歌舞团团长、艺术指导和主要演员。

10月14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以柬中友协第一副秘书长胡宁为团长的柬中友协代表团。

下午，接见由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青年组织执委会主席、内政和邮电部长翁贝萨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青年组织代表团。

10月15日中午12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北加里曼丹统一邦革命政府总理阿扎哈里。

10月16日下午，接见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团。

10月1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迎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阿联副总统萨布里的夫人。她们同机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晚上，和刘少奇主席以及邓颖超、王光美同志设宴欢迎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和阿联副总统萨布里的夫人。

10月19日上午，去机场迎接从莫斯科飞抵北京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并陪同至宾馆。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阿联副总统萨布里的夫人。

晚7时20分，在前门外全聚德饭店出席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和夫人为萨布里副总统的夫人访华举行的宴会。

10月20日下午3时30分，在中南海颐年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阿联副总统萨布里的夫人。

10月21日上午，和陈毅副总理前往机场欢送阿联副总统萨布里的夫人离京前往我国南方参观访问。

中午，举行宴会招待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

晚上，出席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22日致函亚非国家和政府首脑，阐明中国政府对于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函中指出，当前形势不利于亚非会议的召开。现在开会，势必使亚非国家在外长筹备会议一开始，就陷于严重争论之中，这不仅无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反而要损害亚非团结，损害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亚非国家的分裂。从维护亚非团结的整体利益出发，中国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召开。

写信给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朗德·罗素，赞扬他反对美国侵略的豪迈气概和批评英国工党政府屈从美国的严正态度，表示中国人民深切同情和支持他为国际正义与和平事业所进行的崇高努力。

下午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10月23日上午，到机场欢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的夫人离京前往我国南方访问。

10月24日下午，和刘少奇主席接见由运输和电讯部部长杜米特鲁·西穆莱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运输邮电代表团。

10月25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5周年举行的宴会。

11月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穆罕默德·胡利为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11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观看苏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公演，并接见歌舞团团长和主要演员。

11月2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智利众议院第一副议长伊斯拉和由他率领的智利议员代表团。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叙利亚驻华大使拉斯兰时说：经过很多国家会内和会外的努力，现在大概有了一致的认识：目前形势不利于召开亚非会议。现在延期，就维护了万隆精神，就可以继续高举万隆旗帜。如果勉强开会，必然导致分裂，万隆原则、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要遭到破坏。这不是一件好事。

下午，接见智利文化代表团团长皮萨罗和他的夫人。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尼泊尔新任驻华大使伦迪尔·苏巴时表示，中尼两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没有利害冲突，今后也不会有。两国之间小的纠纷都很快解决了，两国已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也同样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问题，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总会得到友好解决的。

11月4日下午，接见由易卜拉欣准将率领的叙利亚军事代表团。

下午，接见由尼泊尔电台台长辛格率领的尼泊尔宣传广播部代表团。

晚9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时说：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可能是一件好事。这样，可以避免一个形式上的分裂，万隆精神、协商一致的原则还可以保持。这也不妨碍亚非国家进行双边或多边的活动。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同意罗马尼亚党的估计，苏美是一致的，是企图垄断核武器。周总理还说，去年11月去莫斯科，原以为苏联新领导会同赫鲁晓夫分开些，结果证明他们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一点未改。

11月5日晚上，接见由国家文化和艺术委员会副主席莫拉鲁率领的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

11月6日晚上，出席苏联驻华大使拉宾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

11月9日上午9时至中午12时20分和下午4时50分至晚8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刘少奇主席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讨论印巴冲突问题。

11月10日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同朝鲜副首相李周渊举行第一次会谈。李周渊副首相受金日成首相的委托，就朝方所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听听周恩来总理的意见。

11月11日上午8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同朝鲜副首相李周渊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同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进行第三次会谈。

晚7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同朝鲜副首相李周渊举行第四次会谈。

11月12日上午，陪同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去机场。

11月17日上午，和刘少奇主席接见刚果（布）国民教育、文化和艺术部长乔治·芒蒂萨和由他率领的刚果（布）文化代表团。

11月18日晚上，和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接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15个日本青年代表团。

11月19日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举行的强烈反对“日韩条约”集会。40多个国家的1400多位外宾也出席了大会。

11月20日下午6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坦桑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瓦齐里·朱马。

11月22日上午，前往机场迎接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中午，在钓鱼台宾馆17号楼接见并宴请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中将和由他率领的军事代表团。

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卡瓦瓦副总统并举行会谈。

晚上，在为卡瓦瓦副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正在斗争中的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深信他们一定能够打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摧毁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统治。

11月23日上午10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卡瓦瓦副总统单独会谈。

下午4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

继续会谈。

下午 5 时，陪同宋庆龄副主席接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

晚上，设宴欢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并陪同贵宾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晚 10 时 30 分，在机场欢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结束在中国的友好访问离京回国。

11 月 29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经济代表团。

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奈斯蒂·纳赛举行的庆祝阿解放日招待会。

晚上，出席谢富治副总理为欢迎越南经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1 月 30 日下午 4 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参加法国工业展览会的法国外交部长的代表让·肖维尔。

晚上，接见从苏联、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访问归来的中国广播民乐队，从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归来的中国湖南木偶皮影艺术团。接见后，出席对外文委为欢迎和慰问访问归来的文艺工作者举行的晚会。

12 月 1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6 号楼同越南副总理黎清毅举行会谈。会谈后，设宴招待越南贵宾。

12 月 2 日晚上，参观法国工业展览会。

12 月 5 日下午 5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越南贷款协定和供货议定书签字仪式。

下午，接见越南田径队和体操队。

12 月 18 日下午 2 时，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

下午 5 时，在钓鱼台宾馆 7 号楼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

下午，接见柬埔寨王家技术大学校长帕加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柬埔寨王国科学技术代表团。

晚上，出席庆祝中柬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招待会。

1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万人大会。40 多个国家的 2300 名外国朋友也出席了大会。

12 月 20 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已经深深陷入侵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正在策划新的扩大战争的阴谋，有可能进一步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和中国。中国人民早已作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

12 月 21 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刚果（布）驻华大使阿方斯·贝约纳。

12 月 25 日下午 1 时 10 分，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治乌。罗大使正式转告，毛雷尔总理欢迎周总理访罗，访问时间完全由中方决定。周总理简要地回答了大使提出的有关越南局势的一些问题。

下午 5 时，在钓鱼台宾馆 7 号楼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外长布托。

1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在钓鱼台宾馆 7 号楼同布托外长单独会谈。

下午 4 时，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

12 月 27 日下午 5 时，在钓鱼台宾馆 7 号楼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陆军参谋长巴哈杜尔等举行军事会谈。

晚上，在钓鱼台宾馆 17 号楼宴请巴基斯坦外长布托。

12 月 31 日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首都文艺工作者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为庆祝 1966 年新年举行的联欢晚会。

1966年

1月1日下午，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亚非拉各国青年。他们是几内亚非洲民主革命青年组织代表团、越南南方青年代表黎风、安哥拉人员解放运动青年组织代表阿莱克桑达、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团、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代表团以及巴西、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海地的青年代表。

电贺3日在哈瓦那开幕的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

1月5日下午6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锡兰新任驻中国大使吉纳瓦德纳。

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中非首任驻华大使马马杜·约瑟夫—吉勒贝尔。

1月7日下午，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和日本北海道议会副议长袴田庄平。

1月18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同越南副总理黎清毅会谈。

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同黎清毅副总理继续会谈。

1月19日接见以黎清毅副总理为首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

1月22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友好代表团团长川濑一贯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

2月3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马马迪。

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外贸局长巴巴·卡马拉率领的几内亚经济代表团。

2月9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加纳驻华大使麦耶。

2月16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法国经济代表团。

2月18日接见多米尼加6月14日运动阿米亚马和多米尼加人民运动卡耶塔诺。

2月23日晚上，观看越南歌舞艺术团的演出并接见歌舞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

2月24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主席为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2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恩克鲁玛总统进行第一次单独会谈。

下午6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恩克鲁玛总统进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2月26日晚8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恩克鲁玛总统进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2月27日上午10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恩克鲁玛总统进行第四次单独会谈。

晚上，接见并宴请以老挝爱国战线党总书记、民族团结政府新闻、宣传和游览大臣富米·冯维希为首的老挝代表团。

晚8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恩克鲁玛总统进行第五次单独会谈。

2月28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治乌和夫人，并告诉大使将于4、5月访罗。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欢迎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宴会。

3月4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并宴请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

3月8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阿尔及利亚新任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谢里夫·萨赫利。

3月11日下午，去机场欢送由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前往朝鲜访问。

3月22日上午，接见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苏海尔。

和朱德副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为欢迎以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于3月22—25日在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3月23日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25日到机场欢送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

3月26日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六千人为欢迎由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集会。

3月27日中午，接见由国民教育部副国务员沈力速率领的柬埔寨文化科学代表团。

晚上，和朱德副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招待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宴会。

晚上，观看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的演出，并接见文化艺术团团团长拉赫曼、副团长阿齐兹夫人。

3月29日上午1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几内亚新任驻华大使卡拉·塞古。

4月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时谈到有关中国对美政策的四句话：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在谈到关于亚非会议问题时说，11年前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后，至今还没有再开会。当然很多亚非国家希望能开第二次会议。由于亚非会议有那些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国家（包括中国）参加，由于十项原则的影响深远，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竭力破坏，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开不起来。我们的态度是：会议有希望开好就赞成召开，如同我们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如果大多数国家不能参加，会议不可能开好，我们就主张缓开，这就是去年10月我们赞成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的原因。现在，又过了半年。我们看没有增加什么有利于召开这次会议的条件，相反障碍却增加了。这半年，亚非国家发生的事情比半年前更多了。很难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能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即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问题。

4月11日晚上，观看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的演出，并接见文工团团长和演员。

4月13日和邓小平总书记会见并宴请由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

4月27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即将离任的马里驻华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

4月28日中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前往机场欢迎由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主席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4月29日和陈毅陪同谢胡、卡博等乘直升飞机到河北省遵化县访问沙石峪和西铺大队。

晚上，观看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的演出并接见舞蹈团总团长等负责人。

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尼泊尔工商大臣里贾尔和夫人。

4月30日上午9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10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并和谢胡先后发表长篇讲话。

参加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联欢。

陪同谢胡、卡博等出席文化部和中阿友协举行的文艺晚会。

5月1日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下午，和刘少奇同谢胡等继续会谈。

5月2日上午，接见并宴请柬埔寨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下午，和刘少奇同谢胡等继续会谈。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坦桑尼亚文化代表团、教育代表团。

5月3日上午，和李富春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到哈尔滨访问。

5月4日在哈尔滨陪同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工厂，并参加工厂职工举行的欢迎会。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5月5日中午，陪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乘专机离哈尔滨到上海访问。

5月6日上午，和邓小平总书记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永鑫无缝钢管厂以及上海市少年宫。

下午，出席上海一万多工人举行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

晚上，出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为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5月7日上午，到机场欢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离上海前往杭州访问。

5月9日晚上，和刘少奇、邓小平陪同谢胡、卡博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

5月10日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

会议主席谢胡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参加会谈。

中午 12 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谢胡举行的告别宴会，并在宴会上讲话时严厉谴责美苏勾结妄图实行核垄断。周总理说，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最终目的为了消灭核武器。我们绝不会在任何人的核讹诈面前屈服，也绝不会拿核武器去讹诈任何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晚上，陪同谢胡主席等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

5 月 11 日晨 6 时，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和陈毅等同谢胡、卡博讨论“联合声明”稿。

中午，和谢胡、卡博再次讨论“联合声明”稿，并达成协议。

晚上，会见并宴请由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罗代表团是访问越南归国途中到达北京的。

晚 10 时，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参加签字仪式。

晚上，到机场欢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回国。

5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在钓鱼台宾馆 2 号楼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会谈。

晚上，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出席罗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举行的宴会。

5 月 13 日下午 2 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纳塔奈利，通知他因国内一些紧急的事要处理，离不开，访问阿尔巴尼亚日期推迟到 6 月。

下午 2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通知访罗再次推迟到 6 月。

5 月 17 日下午，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

5 月 25 日下午，接见参加 1966 年新兴力量举重邀请赛的各国和地区举重代表团人员、代表和观察员。被接见的有：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柬埔寨代表团、锡兰代表团、日本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巴基斯坦代表团、巴勒斯坦代表团、叙利亚代表团以及阿扎尼亚（南非）的代表，几内亚、马里的观察员和中国举重代表团人员。

5 月 27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由众议院第二副议长席博里·卡洛斯率领的智利议员代表团。当席博里说，我们是小国，只有 900 万人口时，周总理说，小国常常做大事。有些大国专做不义的事。我们是大国，非常警惕不要做不正义的事情，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世界上有一些小的国家做的事情是很英勇的，坚持独立自主。还说，我们的核武器试验是为了自卫和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为了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1963 年的三国条约是为了实行核垄断，威胁无核武器的国家。那时三个大国想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我们了解很多国家在三国条约上签字，是他们主观上有实现和平的愿望，希望避免核战争。我想你们智利一定也是这样。我们理解一些国家因为这样的愿望而签了字。也有一些小国代表着几个洲不签字，在拉美有古巴，在亚洲有柬埔寨、朝鲜、越南，非洲有几内亚，欧洲有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虽小，但敢于在这一方面主持正

义，反对三个大国核垄断、核讹诈。法国、中国都不签字。我们是照顾到两方面，既照顾了大多数主观上希望和平而签字的国家，也照顾了很多国家反对核垄断和主持正义的呼声。

下午，在网富汗驻华大使馆出席阿富汗大使苏海尔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5月30日中午12时40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马丁·比尔巴赫。

6月2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

6月7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接见由经济事务和发展计划部长博马尼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接见马里苏丹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司法部长马戴拉·凯培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6月8日上午，出席中国但桑尼亚经济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

晚上，在马里驻华大使馆出席马里司法部长凯塔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上，出席坦桑尼亚经济事务和发展计划部长博马尼举行的宴会。

6月16日凌晨，应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政府的邀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上午，在喀布尔首相府同阿富汗首相迈万德瓦尔会谈。

下午4时，到达布加勒斯特，受到2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罗共中央执行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到机场迎接。

下午6时30分，在罗共中央大厦拜会齐奥塞斯库总书记。

6月17日上午，在罗共中央执行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陪同下向英雄纪念塔献花圈。

上午10时，在罗党中央大厦出席中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谈。

下午3时，在湖滨别墅2号宾馆和毛雷尔主席谈话。

出席罗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午宴并讲话。

下午，在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陪同下参观以“8月23日”命名的重型机器厂。

下午6时，在湖滨别墅2号宾馆和波德纳拉希副主席谈话。

6月18日上午9时30分至下午2时30分，在罗共中央大厦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时介绍我国内情况和对国际问题以及共运的观点。

下午，参观罗马尼亚农作物研究和实验中心。

晚上，在齐奥塞斯库总书记陪同下出席罗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举行的歌舞晚会。

6月19日早晨，由齐奥塞斯库总书记陪同乘专机由布加勒斯特抵达海滨城市康斯坦察，全市十多人倾城出动欢迎。

上午，在康斯坦察出席中罗两国党政代表团第三次会谈。

中午，出席罗共多布罗加州委员会和州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

6月20日上午，在罗共中央执行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陪同下乘专机到罗南部城市克拉约瓦参观访问。在机场受到部长会议主席毛

雷尔的欢迎。

参观克拉约瓦化学联合厂、电力工厂。

中午，出席罗共奥尔登尼亚州委员会和州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上，在克拉约瓦国家剧院由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陪同观看民间歌舞表演。

6月21日早晨，乘车离奥尔登尼亚州前往阿尔杰什州进行访问。

下午，参观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史、罗马尼亚革命和民主运动历史博物馆。

晚上，在布加勒斯特歌剧和芭蕾舞剧院和齐奥塞斯库、斯托伊卡、毛雷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随同中国党政代表团

497访罗的北京歌舞团的演出。

6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罗共中央大厦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访问布加勒斯特州罗中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晚上，在部长会议大厦出席罗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举行的宴会。

6月23日上午10时，在罗共中央大厦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共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五次会谈。

下午4时40分，在湖滨别墅2号宾馆同毛雷尔主席、波德纳拉希副主席谈话。

下午，在共和国宫出席布加勒斯特各界人民三千多人举行的罗中友好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晚上，在部长会议大厦举行告别宴会。

晚上，在齐奥塞斯库家里向齐奥塞斯库总书记作辞行拜会。

6月24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布加勒斯特前往阿尔巴尼亚访问。罗共中央执行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到机场欢送。

上午10时，到达地拉那，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思维尔·霍查、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的欢迎。

上午，向地拉那烈士陵园献花圈。

下午，拜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人民议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

下午5时，在地拉那游击队官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出席阿劳动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举行的宴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6月25日上午9时，在地拉那游击队官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在部长会议主席谢胡陪同下参观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

晚上，在地拉那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剧院出席阿尔巴尼亚教育和文化部举行的歌舞晚会。

6月26日上午，在部长会议主席谢胡陪同下访问阿尔巴尼亚第一大海港——都拉斯。

下午4时45分，在地拉那游击队官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霍查、列希、谢胡观看北京歌舞团的演出。

6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地拉那游击队宫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在斯坎德墙广场出席地拉那10万市民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集会，并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晚上，举行盛大告别宴会。霍查、谢胡、列希等应邀出席。

6月28日晨5时40分，离地位那回国。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在机场送行。

下午，抵达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阿尤布·汗总统、贾巴尔·汗议长在机场迎接。

6月29日上午9时，在拉瓦尔品第总统府同阿尤布·汗总统举行会谈。

上午11时，在总统府同阿尤布·汗总统进行单独会谈。

下午，出席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宴会。

6月30日上午，离拉瓦尔品第回国。阿尤布·汗总统陪同周恩来总理前往机场。

7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接。

7月3日上午，前往机场迎接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

499沙阿在东北地区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并陪同王太子出席京剧晚会。

7月4日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为王太子访华举行的宴会。

7月5日中午，前往机场欢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前往我国南方继续访问。

7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5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并和会议秘书长曼努维拉在宴会上讲话。

7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一万人举行的隆重集会，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越战争的罪行。

7月11日下午4时30分，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

7月12日晚上，出席上海市市长曹获秋和夫人石斌为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和他的夫人举行的宴会。

7月13日下午，在上海接见日本田径联盟会长河野谦三。

晚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欢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回国。

7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陈子平大使递交了越南主席胡志明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周总理指出，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接越抗美到底。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序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

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刚果（利）东线负责人卡比拉等三人时说：

基赞加已出来了。据报纸上报道说，他现在开罗。如果你见到他时，请代我们向他致意。如果他没有什么打算，还想到各国走走，听听意见，我们欢迎在他认为便当的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来中国访问，否则也不勉强，见到他，谈失败的教训是有好处的。中国革命经过了多次的失败，有胜仗和败仗，有对的时候，也有错的时候。我就犯过比较大的错误。要取得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我们不会拒绝在革命道路上遭到失败的朋友，那些遭到了失败，仍愿继续革命，别人不欢迎的人，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对你们是欢迎的。革命受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尽量少犯错误。但不管错误大小，最基本一点是要继续革命，对敌人绝不妥协。不革命，就不谈这些了。投降敌人了还谈什么呢？如果还要革命，找不到办法，犹疑、彷徨，没找到出路，我们是欢迎他的。我们经过长期的革命，体会到革命是会变化的，但革命不会直线上升。列宁说，没有 1905 年俄罗斯演习，就没有 1907 年革命成功的希望；如果没有 1917 年 2 月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 11 月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俄国革命经过多少次成功和失败，在中国也遭到过多次的革命失败。

7 月 21 日晚 7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刚果（布）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巴库拉。

晚 8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马里新任驻华大使吉赛·提迪亚尼。

7 月 22 日电贺北京科学讨论会 1966 年暑期物理讨论会的召开。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 30 多个国家的一百几十位科学家参加讨论会。

上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首都百万群众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胡志明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7 月 25 日下午，接见土耳其《乌鲁斯》报外交首席评论员埃斯迈尔。

501

7 月 27 日午夜 12 时，在钓鱼台宾馆 6 号楼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兼总统国防顾问法鲁克。

7 月 28 日电贺在东京召开的第十二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

接见阿富汗农业水利大臣米尔·雷扎。

下午 6 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再次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吴拉姆·法鲁克和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

7 月 29 日晚 7 时，参加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协定签字仪式，并出席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法鲁克举行的宴会。

7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6 号楼第三次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兼总统国防顾问法鲁克。

7 月 31 日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参加北京物理讨论会的各国科学家。

晚上，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盛大宴会热烈庆祝北京物理讨论会胜利闭幕。

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 1966 年暑期物理讨论会的各国科学家。

8 月 3 日下午 6 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便宴招待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和由他率领的友好代表团。

8月8日和陈毅副总理出席首都万人集会纪念毛泽东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发表三周年。

下午，接见越南文化代表团。

下午6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8月9日上午，会见由国民议会议长贾巴尔·汗率领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上午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由建工部副部长安哥尼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水电代表团。

下午，出席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为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贾巴尔·汗和夫人举行的盛大酒会。

8月12日晚上，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为欢迎维护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运动光荣传统的各国朋友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贾巴尔·汗和夫人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的招待会。

8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

9月18日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进行第二次会谈。

8月19日上午，和董必武副主席前往机场欢迎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呈加来我国访问。

中午12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和董必武副主席会见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董必武副主席为卡曼加副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8月20日上午11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7号楼同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309休息室同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举行第三次会谈。

8月21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巴希尔·萨迪克。

8月22日上午，出席中国赞比亚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签503字仪式。

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

8月23日晚8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进行第五次会谈。

8月25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由尤素夫·希米德上校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六次会谈。8月26日上午11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

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陈毅副总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七次会谈。

8月27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出席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开幕式,并接见各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

8月29日下午,接见黎请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并出席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8月31日下午2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刚果(布)国民议会议长穆亚比·安德烈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9月3日晚上,分别接见由孙光阁率领的越中友协代表团和越南杂技团团长苏海和主要演员。

9月12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希尔和夫人。

晚上,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访华团。

9月15日晚上,接见由国民议会议长侯赛因率领的索马里国民议会友好代表团。9月18日晚上,接见日本前进座副团艺术家并观看其话剧《五重培》。

9月21日晚上,陪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希尔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9月25日晚上,接见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和夫人。

9月30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明芳。

下午,接见南越女战斗英雄谢氏娇。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检阅150万游行队伍。

10月3日晚上,接见由东巴基斯坦省总督穆奈姆·汗率领的巴基斯坦友好代表团。

10月4日晚9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海岸省省长基顿杜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

10月5日到机场欢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希尔和夫人离京回国。

上午,接见由加德满都市评议会主席什雷斯塔率领的尼泊尔中国友好代表团。

中午,接见由柬埔寨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兰·涅特率领的柬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下午4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进行会谈。毛雷尔介绍了同越南会谈的情况。周恩来总理详细回答了毛雷尔提出的问题。最后归纳为四点:一、在越南问题上,中苏立场绝对相反,无任何联合行动可言。二、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于越南。三、对被苏美动员去越施加压力的人,只要越南邀请,我们都让他过境。但也有例外,如吴丹去,就要考虑。四、援越物资要通过中国,我按协议办事。这个问题无联合行动的可能。

晚上,观看日本前进座剧团演出的话剧《本牧亭》,并接见剧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

10月7日晚上，接见几内亚作家孔德特和夫人。

10月20日晚上，接见由工矿部副部长哈密蒂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石油代表团。10月24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和陈毅副总理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皮尔扎达。

下午，接见由公共卫生国务秘书蔡韩清率领的柬埔寨卫生代表团。

10月25日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为巴外长皮尔扎达访华举行的宴会。

10月27日到机场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建党25周年庆祝活动送行。

10月28日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公共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阿马杜率领的几内亚卫生代表团。

11月9日晚上，出席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为庆祝柬王国完全独立1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1日晚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朱马。

11月16日下午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由经济发展部长伊斯梅尔·杜尔率领的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并出席中几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11月20日下午2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即将离任的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

11月29日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为庆祝阿解放22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以劳动党中央委员彼·多德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以贸易部长基·恩杰拉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分别接见刚果（布）驻华大使阿波利奈尔·巴赞加、伊拉克新任驻华大使莫尼尔·拉希德。

12月16日晚上，接见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团长河合良成。

12月18日下午，出席首都10万人声讨美帝轰炸河内和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集会。

12月31日晚上，出席首都文艺工作者和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举行的联欢会。

晚上，出席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对外文委举办的联欢会，招待罗马尼亚军队歌舞团。

1967年

1月2日晚上，接见罗马尼亚军队歌舞团并观看演出。

1月11日晚上，会见内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

晚上，观看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演出，并接见团长佩约。

1月15日晚上，会见并宴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中央委员什图拉。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军事代表团也参加会见和宴会。

2月4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2月7日到机场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

2月11日出席首都10万群众声讨苏联领导集团的集会。

2月15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外交、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

2月16日下午，参加中国毛里塔尼亚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合作三项协定签字仪式。

3月8日晚上，前往机场迎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3月10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威尔科克斯总书记。

3月12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威尔科克斯总书记。

3月16日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哈密德。

3月23日晚7时，在北京饭店和陈毅副总理接见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瓦鲁科。

3月29日上午11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3时30分至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

4月7日上午11时至下午1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三次会谈时武元甲国防部长着重介绍了越南的军事形势和美国的战略目标。周总理听后说，美国的传统和经验就是独立战争，已经有190年了，还有100多年前的南北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都是最后捞了一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已衰弱不堪，美国才登陆，靠大炮轰，等于是演习。那时候西线战场司令是艾森豪威尔，美国陆军参谋长是马歇尔。马歇尔最得意的是登陆计划，有几百页那么长。我问他，你全读了没有。他说只读个大纲。他们每个人只看同自己有关的那一部分。

下午3时30分至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四次会谈。武元甲国防部长继续谈越南南北方军事形势和越方战略方针。范说，我们今天在南越战场上的作法，有的是根据你们过去提的意见作的，这说明我们和你们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并且有新的发展。周总理说，你们不但有新的发展，还有创造，后来居上。这是毛主席说的。我曾给你写过这几个字：后来居上。还说，我们已经14年没有打仗了。我们三个人都老了，我快70岁了，叶剑英同志70岁，陈毅同志67岁了。我们想打仗，时间也不多了。（叶说，这是自然规律。）年龄虽老，雄心还在。南

509 方战争明年不结束，我要到你们那儿会参观。（叶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信中引用曹操的一首诗中的一句话。封建时代的人物还有他的壮志，何况我们无产阶级。

4月10日上午11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五次会谈时同越方就越南战场形势和对美国扩大战争的估计交换意见。

下午4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六次会谈时说：对战争前途的估计，的确应该是两种或者三种。一种可能就是战争继续下去，并且扩大起来。战争的规律常常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不仅不以我们的意志，也不以敌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有自己的规律，敌人欲罢不能。所以从前途上着想，应该为战争的继续和扩大作准备。另一种可能是，敌人封锁海岸。如果它是全面封锁，它一定准备扩大，准备全面战争；如果只以封锁海岸迫使你们妥协，你不妥协，它怎么办？因此，它一定有下文，全面封锁海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布置很多舰队，是一个很大的行动，会使得它同其它国家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三种可能，正如你们两位所说的，在明年旱季是关键性的时刻，可能把敌人打下来，迫使它不得不承认失败，撤出越南。至于说战争又不结束，又不扩大，就这么消耗下去，不可能。战争总是要结束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不可能永远不死不活地这样消耗下去。关于政治斗争问题，政治斗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进行，这是没有问题的。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作了，今后更要这样作。

4月11日上午11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七次会谈时说：中国有句俗话，行程百里半九十，就是说，已经走了90里路，最后剩下10里，更困难。爬山也是这样，比如爬喜马拉雅山，最后一段路是最难爬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最后

的胜利，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而苏联一定要你们半途而废，这类事斯大林时期就搞过。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支持蒋介石。那时，苏联打得损失很大，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苏、美战后划分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是有错误的，作为策略是可以的，但作为政策就不对了。特别是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震动了苏联，他们急于和蒋介石签订协定，等于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最大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并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斯大林打了个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中共应该同国民党合作，不能发动内战，如果发动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这显然是已经被原子弹吓倒了。我们说斯大林不愧为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因为，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到莫斯科，斯大林含蓄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45年8月他打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是否妨碍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进行？刘少奇回答说没有。的确没有。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酒时说，他老了，他很担心死了之后这些同志（指在座的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会怕帝国主义。现在证明斯大林的这种预见已经实现。

4月13日下午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4月26日晚上，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瓦鲁科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4月27日晚上，接见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范鸿率领的越南文化代表团。

4月28日下午6时，接见由工商和外贸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政府贸易经济代表团。

5月3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

5月4日下午，接见由中岛千代率领的日本友协（正统）总部妇女访华代表团。

511

5月12日下午，接见坦桑尼亚财政部副部长拉希迪。

5月16日中午12时，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刚果（布）保安部门负责人米歇尔·宾迪以及由他率领的政府保安代表团。

下午2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的次子、国民会议员古哈·阿尤布·汗和夫人。

5月18日出席首都10万群众愤怒声讨港英当局暴行的集会。

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安哥拉全面独立民族联盟主席萨文比。

5月25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团长小林雄一率领的日本记者同盟访华代表团。

5月26日下午2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17号楼接见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夫扎尔海军中将。

5月28日中午，接见由交通部副部长、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阿方主任委员卡罗利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交通部代表团。

5月30日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接见并设午宴招待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夫扎尔海军中将。

6月5日晚上，出席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闭幕式。

6月8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时指出，这次以色列突然袭击阿拉伯国家，也是在美英策动和指使下进行的，证明大国强权政治是我们亚非拉曾被压迫的人民和仍被压迫的人民的敌人。

6月9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来自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朋友。

6月12日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为庆祝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生日举行的招待会。

6月17日晚上，接见参加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各国代表。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马里苏丹联盟党政治局委员、新闻游览部长、记协主席马马杜·戈洛戈。

6月2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6月22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卡翁达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6月23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卡翁达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卡翁达说，现在非洲的反动军人从进步人士手中夺权。整个非洲都有这样的趋势，实在令人悲哀。中东战争的失败更使我们忧虑。周总理说，整个非洲的形势，一时被乌云笼罩着，这个国家发生政变，那个国家也政变，反动的军人势力进行夺权，有些政权掌握在傀儡的手里。但总的说来，亚非民族独立的发展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可能有一时的压制，有一时的挫折，但还会起来取得独立的，这正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过去有这样的情况，人民遭受压迫越深，就越会起来。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经验就是这样。整个亚非国家争取独立的途径是差不多的。

晚上，参加中国政府和赞比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6月24日中午，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欢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举行的宴会。

下午6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卡翁达总统。

晚上，出席卡翁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

6月25日早晨，陪同卡翁达总统和夫人乘专机前往上海访问。

陪同卡翁达总统参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上钢一厂和上海工业展览会。

晚上，出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卡翁达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欢送卡翁达总统结束在中国的访问回国。

6月26日晚10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科学仪器展览团团长萩原定司、副团长志村义博，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日本工会活动家、日本五金机械工会副委员长高野实。

7月7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越南南方解放军歌舞团的演出，并接见歌舞团领导人及演员。

7月8日中午，前往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越南人民军大将阮志清逝世。

7月11日下午，和陈毅副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在我国实习期满即将回国的刚果（布）实习生。

7月13日晚11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

7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陈毅副总理会见由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国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7月26日晚上，和李富春副总理接见索马里艺术代表团团长和演员。

7月30日晚7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以黎清毅副总理为团长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宴会前，黎清毅副总理将广治省军民最近缴获的战利品—AR15型冲锋枪请周总理送给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晚9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同黎清毅副总理进行会谈。

7月31日下午，接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防部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

8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关于中国给越南经济技术援助协定签字仪式，并和黎清毅副总理谈话。

8月9日下午1时5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接见由部长级代表塞杜·巴迪安·库亚特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

8月14日下午5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与马里部长级代表库亚特会谈并出席中国向马里提供经济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8月17日接见并宴请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

8月18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拉巴赫·培维勒为团长的叙利亚访越考察团。

8月19日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接见以拉巴赫·培维勒为团长的叙利亚访越考察团。

上午9时，接见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

8月25日晚上，在首都剧场观看日本齿轮座剧团的演出，并接见剧团团长藤川和全体成员。

晚上，接见著名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的夫人歇莉·格雷姆。

9月2日接见由越中友协副会长、越南教育部长阮文煊率领的越中友协代表团。

9月4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明芳。

9月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坦桑尼亚财政部长贾马勒、赞比亚国务部长索科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坦赞联合经济代表团，并出席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协定的签字仪式。

9月8日下午2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答复关于阿尔巴尼亚派以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参加我国庆活动事。

9月14日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9月17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

9月22日下午5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几年亚驻华大使卡马拉·塞古。

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排球队和射击队领队塔比亚和副领队西那马地、秋奇，并出席中阿男子排球队首场友谊赛开幕式。

9月26日下午，到机场欢迎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9月27日上午11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会见并宴请以毛雷尔主席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罗代表团是到越南进行非正式访问路过北京的。

下午，到机场欢迎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理、政府首脑努马扎莱。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和谢胡主席先后在宴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9月28日中午12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理、政府首脑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

9月29日上午11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黎清毅、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和以黄文旦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晚上，陪同谢胡、努马扎莱、黄文欢、黄文旦等各国贵宾观看三军文

艺战士演出。

9月30日上午10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同首都50万军民和各国来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

10月2日下午1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马里总统府办公厅主任迪亚洛和夫人。

下午2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土地、定居和水利开发部长巴布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

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和李富春同以黎清毅副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

晚上，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卡马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8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同越南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

10月3日中午，陪同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参观北京第三棉纺厂。

下午，接见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夏哈布丁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巴政府友好代表团。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夏哈布丁部长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同时会见了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青年组织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一手拿镐、

517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举行的首次演出，并接见艺术团团长和部分团员。

10月4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国朋友。

10月5日下午，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和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还会见了由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晚上，出席努马扎莱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6日前往机场欢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离京去南方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越南杂技团举行的首次演出。

10月7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阿尔巴尼亚、越南和卢森堡的朋友。

10月8日专程由北京到武汉欢迎由谢胡主席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晚上，出席为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10月9日上午，陪同谢胡、阿利雅等阿尔巴尼亚客人参观武汉锅炉厂、武钢、武汉重型机床厂和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工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湖北大学。

10月11日晚上，到机场欢迎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结束在济南、青岛、大寨、太原、延安、武汉、上海等地的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

10月12日上午11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晚上，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观看文艺演出。

10月13日上午9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谈话。

下午，出席“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摄影展览开幕式。

晚上，出席谢胡主席举行的告别宴会，并陪同谢胡、阿利雅等阿尔巴尼亚客人出席文艺晚会。

10月14日前往机场欢送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10月18日下午，接见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哈尔希。

10月20日前往机场欢迎毛里塔尼亚国家元首达达赫率领代表团抵京。

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达达赫总统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达达赫总统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10月21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进行单独会谈，就纳赛尔总统口信和阿联局势交换意见。

晚上，陪同达达赫总统出席文艺晚会。

10月22日下午，同达达赫总统继续会谈。

10月23日上午11时15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中午12时15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藤川夏子为团长的日本齿轮座剧团。

下午，陪同达达赫总统参观首都钢铁公司。

晚上，出席达达赫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24日上午，陪同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谈到了给金日成、西哈努克带口信以及给纳赛尔总统带三点口信问题。

10月26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柬埔寨驻华519大使张岗。

10月27日晨7时至8时，在机场迎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由朝鲜赴柬埔寨途中经过北京。达达赫总统转达了金日成首相的四点口信。

10月29日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由吉田法晴率领的日中友协（正统）总部第十六次访华代表团。

11月1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大使递交了越南政府10月30日发表的强烈谴责美国飞机最近连续轰炸河内的声明。

11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

下午，在机场欢迎我国援缅专家和技术人员 412 人分乘 5 架专机回到北京。

下午 4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锡兰商业和贸易部长佩里斯以及由他率领的政府贸易代表团。

11 月 7 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主席希尔。

11 月 8 日接见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外宾。

11 月 10 日宴请希尔主席。

11 月 16 日下午 4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邓尘施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越南党政代表团阮维桢、朱文晋、黄松等部分成员。

11 月 24 日晚上，陪同希尔主席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11 月 27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卫生和住房部长沙巴率领的坦桑尼亚卫生代表团。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希尔主席。

晚上，出席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哈尔希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1 月 29 日上午，在钓鱼台宾馆 6 号楼接见由空军司令努尔·汗率领的巴基斯坦空军代表团，并共进午餐。

前往机场欢送希尔主席。

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为庆祝阿解放 23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 月 4 日中午 12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新任常驻中国代表园团长阮文广。

12 月 17 日晚上，观看叙利亚奥玛雅民间艺术团演出。

12 月 18 日下午，会见以谢·佩奇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长佩奇和由他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

12 月 19 日下午 1 时，接见坦桑尼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执行书记姆塞克瓦和由他率领的坦盟友好代表团。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阮春龙为团长的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并出席首都人民一万多人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举行的盛大集会。

12 月 20 日晚上，出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为庆祝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 月 21 日接见巴基斯坦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阿赫默德和由他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

12 月 22 日下午 1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以锡兰森纳那亚克为首的参加亚非作家协商会议的 19 国外宾。

下午 5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副团长阮明芳，并且还会见了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团长阮春龙和代表团全体人员。

1968年

1月15日接见由阮春鸿率领的越南南方解放军歌舞团。

1月18日下午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石野久男、枝村要作，以藤原丰次郎为首的日本千叶县友好人士代表团，以松本康行为首的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秘书学习团。

2月3日下午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热烈地祝贺抗美战争新的伟大胜利。

2月10日接见刚果（布）朋友鲍西纳·乔治等9人。

2月17日下午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

2月28日前往宾馆看望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普罗科普·穆拉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科技代表团。

3月3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陈毅副总理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3月5日下午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

3月6日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理事长杉本重藏、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专务理事萩原定司、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以及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名古屋、京都、神户、石川等地分会的代表。

下午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等。

3月17日下午，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会谈。会谈以后设宴欢迎威尔科克斯。

3月18日晚上，陪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3月31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

4月1日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即将离任的马里驻华大使迪亚尼·吉塞。

4月8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总理事长宫崎世民、组织委员长岛田政雄。

4月13日上午10时，在万寿路甲15号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

4月14日上午10时，在万寿路甲15号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

4月17日中午12时15分，在万寿路甲15号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

4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在万寿路甲15号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

4月20日凌晨2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时谈了三个问题：一、禁止核扩散条约问题；二、莫斯科黑会筹备会问题；三、越南问题。对于罗建议举行两国两党领导人会晤问题，周总理表示，目前忙于文化大革命，派人出去和接待外宾都困难，所以需推迟一个时候。

上午9时50分，在西郊机场送范文同总理赴苏联访问。

4月26日下午4时，在北京饭店新楼接见由经济发展部长伊斯梅尔·杜尔率领的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晚上，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瓦卢科为庆祝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4月29日上午11时，在万寿路甲15号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五次会谈。范文同介绍了访苏情况。

5月7日晚9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春水部长时说：朝鲜谈判那个时候的情况与你们的情况不同。那时是半个朝鲜的问题，现在你们是统一越南的问题。半个越南，那是14年前的事了。上一次毛泽东同志向胡志明主席说过，那时的日内瓦协议可能签错了。协议签订以后越南南方很多战士撤到了北方。美国当时不肯签字，如果我们不签字也有理由。胡主席说这样也有好处，经过一个困难阶段，吴庭艳逮捕、禁闭、镇压，差不多20多万人牺牲了，经过这一痛苦的教训，南越人民自觉地起来闹革命，才取得了今天这样一个形势。所以，朝鲜谈判时的情况差不多等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的情况。朝鲜谈判是在战场上进行的，前后差不多打了三年，谈了两年。但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谈朝鲜问题时，战争已停下来就什么也谈不成了。我们怎么说他们也不干。所以朝鲜谈判只搞了个停战协定，任何其它政治协议也未达成。关于撤军问题，他不谈。1958年我们撤军，他也不撤。这次你们的情况不同，是分步骤地同美接触谈判。这样也好。走一步看一步。但基本的问题还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日内瓦会议由于奠边府战役才谈成，定了个十七度线。我们的态度，可能范文同同志回去已经讲了。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毛泽东同志向范文同同志说过，谈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高姿态。第二点，美国、仆从国和伪军三方面现在有100万军队，不打破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

5月13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谈越美谈判等问题。

5月22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马里外长乌斯曼·巴和几内亚外长贝阿沃吉，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几内亚、马里联合访华友好代表团。

5月24日下午4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访华友好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国和几内亚、马里关于修建几内亚——马里铁路协定签字仪式。

5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

5月28日下午4时55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

出席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贸易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

出席尼泊尔副首相举行的告别宴会。

6月7日接见由负责国防和安全的部长级代表马马杜·迪亚基特率领的马里军事代表团。

6月11日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为马亨德拉国王生日举行的招待

会。

6月14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

6月18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他的夫人以及随行人员。

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同尼雷尔总统谈话。

6月19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瓦卢科为尼雷尔总统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和陈毅副总理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

6月20日上午，陪同尼雷尔总统参观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并同战士们共进午餐。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欢迎尼雷尔总统访华举行的宴会。

陪同尼雷尔总统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6月21日上午11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尼雷尔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三次会谈。

6月22日前往机场欢送尼雷尔总统前往朝鲜访问。

6月25日晚7时30分，在首都机场和访朝后途经北京的尼雷尔总统谈话。

6月28日接见由地拉那大学副校长拉多维茨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瓦乌—迪耶水电站代表团。

6月29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范雄、黎仲迅。

7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陈毅副总理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谈中印边界问题时说：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中途，印度要我去访问，就是那年第一次见到尼赫鲁。我和尼赫鲁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我说，麦克马洪线不仅在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划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我们的态度是很友好的，我告诉他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还说如果有机会时双方协商进行调整。结果我们和印度谈了多少年，但是没有办法谈好。最后一次是1960年。我和陈毅副总理到新德里去，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尼赫鲁先生。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和他见面，天天谈，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我把尼赫鲁自己过去谈过的原则提出来，建议达成原则协议，他还是不干。当时争议的问题不仅是东线，还有中线和西线。西线就是喀喇昆仑山口那条线。那里连人都没有。在我们这边是高坝地，在他那边是山坡。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尤其我们是亚洲的两个大国，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友谊，而且我方已做了很大妥协了，他还是不干。1961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我

们是陈毅副总理去的，在第二年达成了老挝问题的协议。在会议期间，陈毅副总理和梅农先生有过接触，谈了中印边界问题。我们提出东段、中段、西段都不要越过，维持现状，并告诉他说，59年冲突，就是因为印军越过现状线进入阿克赛钦，侵占空喀山口，因此有几个人被打死，这不能怪我们。当时梅农表示赞成。但是，陈毅副总理对他说，我们共同发表一个声明，他就不干了。他错误地认为我们怕有新冲突。当时60年、61年两年我们有灾荒。他觉得我们成问题了。从日内瓦回去就动兵了。印度在东线、中线、西线都增加了兵力，特别是东线。因此后来冲突最大的东线，印军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到靠近不丹的三角地带。尼赫鲁不听我们的劝告，向我们进攻。结果你是知道的，提斯浦尔都空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如果有类似情况的话，那就是你们那部影片《萨拉丁》里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萨拉丁不是医治了敌人吗？

周总理还说，一年前的“六·五战争”，事前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我们知道时已是蒂朗海峡事件，我们感到有点意外。我们知道海峡的事是会引起冲突的。既然主动采取了这一步骤，我们想那么其它一系列步骤都准备好了。后来才知道没有准备好。更严重的是你们过分相信苏联顾问，又上了美国的当，它说他们不会援助以色列。这事对阿联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是最大的教训。阿以战争后，你们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一个民族要能够站起来，就是要在困难时不屈服，就能逼出东西来。新中国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7月23日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和越南两国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并接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

7月25日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陈毅副总理接见马里总统凯塔的特使马马杜·塔拉。

7月26日再次接见马里总统特使马马杜·塔拉。

8月3日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

8月5日下午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沙德·侯赛因和夫人。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沙德·侯赛因。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为巴外长侯赛因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8月13日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奥斯瓦尔多·贝契和政治局委员迪诺·迪尼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主义）代表团。

8月16日出席刚果（布）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刚果（布）革命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中国坦桑尼亚联合海运公司董事会坦桑尼亚方面董事长尼任达率领的坦桑尼亚海运代表团。

8月20日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武官哈卡尼，递交了给谢胡7月3日来信的复信。

8月23日下午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罗大使转达齐奥塞斯库在同杜布切克会谈中对捷领导的看法。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9月2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2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6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陈毅副总理接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海里勒、约柯蒂、安其姆）访问团时说：我赞成你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赞成凡是犹太人都反。犹太劳动人民要争取，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否则，我们不就同希特勒一样了吗！实际上，希特勒屠杀的是犹太劳动人民，不杀资本家。

9月17日凌晨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赞比亚外交部国务部长罗伯特·马卡萨和外交部欧亚司负责人蒙巴时表示感谢总统阁下的来信和派你们两位来谈比夫拉问题。周总理说：我们的立场是肯定的。凡是被压迫、受欺凌的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都是支持的。刚才已经说过，如果尼日利亚采取国内各民族平等的方式统一，我们还是遵守过去不介入的政策，支持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尊重非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这是我们在非洲已经声明的原则。现在的情况，如同阁下所说的，是三个核国家联合在一起（首先是英国、苏联，美国也参加），支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压迫比夫拉人民，镇压比夫拉地区的民族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

9月18日凌晨3时，和陈毅副总理接见索马里国务部长代比。

9月23日午夜12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希提。

9月24日下午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南也门外交部长塞弗·艾哈迈德·扎莱时指出，弗萨尔先生（代表团成员、南也门“民族阵线”负责人）说，革命不要超阶段，这话是对的。你们现在要把民族独立搞彻底，巩固起来。搞社会主义是下一阶段的问题。还说，我们的援助一定要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独立，而不是助长你们的依靠。助长依靠是害你们，得不到好处，不是真正的朋友。只要你们为独立而奋斗，需要东西，我们尽可能帮助。

出席中国和南也门政府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9月29日到机场欢迎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巴卢库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同首都50万军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由阿尤布·汗总统的顾问赛义德·菲达·哈桑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

10月2日同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会谈。

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塞古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顾问哈桑率领的政府友好代表团，并出席代表团团长哈桑举行的告别宴会。

10月4日出席首都10万群众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

10月5日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10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为巴卢库率领的阿党政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0月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去外地访问。

10月9日下午6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

11月9日出席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1月10日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上将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

11月12日中午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11月13日上午10时，在新六所同越南范文同总理、十菊会谈。

下午5时，在新六所同范文同总理、十菊继续会谈。

11月15日下午5时30分，在新六所同范文同总理、十菊举行第二次会谈。

11月17日上午8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

接见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11月22日出席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经济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11月27日中午12时15分，在新六所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三次会谈。

11月28日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主席希尔。

11月29日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为庆祝阿解放2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

12月11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即将离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

12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越南南方客人陈宝剑会谈。

12月20日出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28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12月30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即将离任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

1969年

1月18日同由政治委员会委员杰·满生、拉·赫格曼组成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谈。会谈后宴请代表团。

1月20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

1月23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卡·穆·凯瑟。

2月5日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埃利埃尔·保尔·姆瓦卢科。

2月9日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几内亚驻华大使卡拉·塞古。

2月23日晚9时30分，接见赞比亚首任驻华大使菲利蒙·恩戈马。

2月28日下午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瑞典驻华大使佩特里时说，关于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我们无法考虑。当前美苏企图主宰世界，首先利用联合国，我们反对联合国作为大国强权政治的工具。二次大战后，我们得出了这么一条教训，各个民族都应该解放，所有国家不分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但相反，强权政治比二次大战前搞的更厉害，而且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进去。

晚7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贸易、运输和邮电部长恩法马拉·凯塔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

晚10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恩法马拉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

3月20日会见缅甸共产党副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德钦巴登顶，吊唁缅甸共主席德钦丹东的牺牲。

3月23日下午5时30分，在北京饭店接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

3月26日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勒斯坦“法塔赫”代表团成员海里勒、约柯蒂、尤尼斯时指出：任何一个民族要独立，必须依靠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民族、小民族都是如此，这是决定性的一条。凡不是本民族自己打出来的，独立就靠不住。埃及是个有历史的中等国家，曾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一仗打得很好，顶住了英、法武装侵略。可是在前年中东战争中，只打了一天，就大败特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不依靠人民，依靠外国。

3月28日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赞阿果利，谈阿果利参赞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从1935年到1965年，喝了30年的酒。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有朝、越代表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30年的酒戒了。1935年我过茅台酒，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

错误。

3月30日下午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4月6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日本工业展览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等日本客人。

4月8日晚8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

4月20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范雄、黄文泰会谈。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范雄、黄文泰举行第二次会谈。

4月21日中午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范雄、黄文泰举行第三次会谈时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美苏世界战略；强调越方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4月26日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4月29日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柬埔寨新任驻华大使乃·瓦朗丹。

4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几内亚新任驻华大使卡马诺·安苏。

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刚果(布)新任驻华大使恩达拉。

5月5日和李先念副总理接见港澳爱国同胞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代表团。

5月16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

5月20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军队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培拉斯少将率领的叙利亚军事代表团。

5月27日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苏海尔为庆祝阿独立日举行的招待会。

5月30日下午1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春水部长。

6月3日下午2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瑞典新任驻华大使比扬贝格。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坦桑尼亚新任驻华大使萨利姆。

6月10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凯瑟大使转交了叶海亚总统的信，邀请周总理访巴。周总理说，好几个国家都提出我什么时候能出国访问，但由于我们国内事情很忙，目前不能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都谅解我们。关于访巴时间，国庆节前不可能，今冬有没有可能现在也难说。今年恐怕定不下来。如果要出国访问将首先到你们那里去。

6月15日早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代表中国政府祝贺并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吴明鸾大使递交了越南政府就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所发表的声明。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

6月26日晚上，接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部长陈宝剑。

晚上，观看越南民族艺术团的演出，并在演出休息期间接见瞿辉瑾团长和主要演员。

7月1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越南春水部长。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7月12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由总统行政委员会委员努尔·汗空军中将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我国进行访问。

7月13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巴基斯坦努尔·汗空军中将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努尔·汗空军中将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

7月14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努尔·汗空军中将继续会谈。

7月16日晚上，出席努尔·汗空军中将举行的告别宴会。

7月17日上午，到机场欢送努尔·汗空军中将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前往我国南方访问。

午夜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应越南李班副部长、吴明鸾大使的要求，接见他们。李班副部长说，胡志明主席很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来。只要周总理同意，他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来。周总理表示，我们是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的。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有为难的地方。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请向胡主席说清楚。

8月16日出席刚果（布）驻华大使恩达拉为庆祝刚果（布）革命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8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夫人。

8月22日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副总理黎清毅。

8月23日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8月28日中午，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

9月1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新闻、广播和旅游部长西科塔·维纳率领的赞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

9月2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宣布独立2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3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越南副总理黎清毅。

9月4日上午，率中共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

上午，抵达河内。越南党政领导人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在机场迎接。

下午3时，在河内主席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越南党政军负责人会谈时说，我们来得仓促，但还是晚了。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其密切，不比一般。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战斗，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更感觉到这一次我们不是来早了，而是来晚了，没有能够在胡主席去世之前同他见一面。

下午5时，在主席府正厅临时设置的灵堂率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遗像前献花圈、默哀，并在吊唁簿上留言。在场陪同的越南党政领导人有：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清毅、黄文欢。

晚7时，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医院瞻仰胡志明主席的遗容。

晚8时，乘飞机离河内回国。

9月6日上午，前往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胡志明主席的不幸逝世。

9月7日晚11时40分，在新六所宾馆2楼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罗党政代表团是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途中到达北京的。在会见时，周总理表示，尽管我们有不同看法，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我们同越南同志交换意见，主要是越南抗美援朝的情况，我们要支援他们，学习他们进行人民战争的经验。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手，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苏联把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西柏林问题、中国问题当作它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王牌，一切问题都从属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的对外政策就是两个超级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问题和联合国问题。这些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反正我们不欠他们的债，他们欠我们的债。关于中苏关系，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几十次边境冲突，是苏联蓄意挑起的，目的是转移人民视线，为国内困难找出路。我们的态度是同意进行合理的谈判，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9月1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并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时感谢崔转达金日成首相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9月11日上午10时50分，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下午4时30分，在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介绍了同柯西金会谈的情况。在谈到莫斯科6月会谈和国际共运问题时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已进入各自独立发展，而不是联合行动的时期。很久以来，毛泽东同志就这样对我们说。原来有个情报局，设在你们那里，后来失败了。57年、60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和通过的文件，也没有多大作用。从那以后，就各搞各的。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到处都在考验各国共产党能否领导革命。靠召开这样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还是各国自己锻炼自己，平行进行。我们不关心莫斯科那个会。这是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原则不同。

晚上，出席朝鲜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的宴会。

晚11时，在朝鲜驻华大使馆同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第二次会谈。

9月13日晚上，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接见并宴请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马尔科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9月17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负责人卡伊德·艾哈迈德。

9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优素福·夏克拉。

9月2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马纳克。

9月26日出席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由全国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总理、政府会议主席拉乌尔少校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委员会和政府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拉乌尔总理率领的刚果（布）政府

代表团。

9月2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迎由朗诺首相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前来参加国庆20周年活动。

中午，设便宴欢迎朗诺首相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

下午4时45分，在机场欢迎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国庆20周年活动。

晚上，设便宴欢迎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9月28日上午11时30分，同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少校会谈时感谢对非洲形势的介绍，并说我们现在对非洲的了解比1963、64、65年生疏多了。形势总是发展的、前进的，也是曲折的。有时反复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每个国家都像你们那样的“八月革命”和“7·31运动”，帝国主义怎么受得了！非洲民族革命和独立运动有些失败了，原因是领导人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新阴谋，没有发动群众。应该指出，悲观情绪是不许可的，盲目乐观也是不行的。我们曾经劝基赞加不要离开斯坦利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即今金沙萨），但他不听，最后被关了起来。恩克鲁玛1964年被刺，但没有成功。恩克鲁玛把反革命镇压了下去。当时我正率领一个代表团在非洲访问，毛主席打电报慰问他，同时叫我马上去访问加纳。在我访问加纳期间，他都住在一个城堡里，我劝他不要出来，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了就要出事情。结果，到了1966年，他又要经过北京到越南去，对美国轰炸北越的事情进行斡旋。我们大使劝他无论如何不要来，不要离开他的首都阿克拉。美国打越南，你劝谁？你能够起什么作用？结果到了北京，加纳丢了，他也不能回去了。这是最深刻的教训。塞古·杜尔总统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他现在不离开科纳克里。我们还有另一位朋友凯塔，1964年我们去访问马里，劝他要把武装力量掌握在手里，军队不要被帝国主义收买和控制。他不注意，搞一个什么“民兵”，引起军队很不满意，搞形式主义，作作样子，武装力量没有掌握住，结果就是军队把他搞掉了。西非的教训就很多，还没说东非。

下午2时30分，在机场欢迎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托斯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国庆20周年活动。

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托斯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9月29日下午6时45分，在机场欢迎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率代表团前来参加国庆20周年活动。

下午，在机场欢迎由总统办公室负责地方行政和乡村发展国务部长基苏莫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前来参加国庆20周年活动。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柬埔寨政府首相朗诺中将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阮友寿主席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

在机场欢迎由陆军参谋长哈密德·汗中将率领的巴基斯坦友好代表团前来参加国庆20周年活动。

9月30日下午，接见外交部长哈姆迪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

下午，接见交通、运输和公共工程大臣吉里率领的尼泊尔政府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并发表讲话。

晚 11 时 30 分，在机场欢迎由崔庸健委员长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我国国庆活动。

10 月 1 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下午 2 时，在新六所宾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 3 时 40 分，在新六所宾馆 2 楼同越南南方阮友寿主席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设便宴欢迎由崔庸健委员长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来宾欢度国庆之夜。

10 月 2 日下午 5 时 50 分，在北京饭店接见尼泊尔代表团团长吉里。

下午，在北京饭店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卡马拉为庆祝几内亚共和国建国 11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下午 6 时 30 分，在北京饭店接见毛里塔尼亚外长穆克纳斯。

晚 7 时，在京西宾馆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举行会谈。

晚上，陪同各国代表团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晚上，接见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杜拉尼及其随行人员。

晚 11 时 50 分，同以陆军参谋长哈密德·汗中将为团长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举行会谈时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政治生活也很有趣。有打仗又有谈判。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朝鲜，我们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联合国 16 个国家打了不到一年，美国提出来要谈判，于是一面打，一面谈，谈了三年才达成一个停火协议，所以到现在也还是停火。在三八线的板门店，对方有美国、南朝鲜的代表，代表所谓联合国 16 国，这一边朝鲜和中国的代表，一个或二个星期开一次会，每次吵一顿架。53 年到现在，16 年多了，时松时紧。这是一个紧张地区。第二是柏林。这是你们很熟悉的。二次大战后一个德国分成两半，一个城市也分成两半。第三个地区是越南。本来以十七度为临时分界线，现在变成南北两个地区，现在南面打，北面不打，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第四个是中国。中国也没有完全统一，美国侵略军还没有从台湾撤走，实际上也是一分为二，不过这个一分为二比起来很小。你们那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一分为二，克什米尔问题不解决，东、西巴就不可能在一起。这是蒙巴顿一手制造的。蒙巴顿是尼赫鲁的朋友，他有意识不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样巴基斯坦就不是一个地区而是二个地区。中东也有问题，二次大战后，正式成立了以色列国家，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一直成为紧张地区。

10 月 3 日凌晨 2 时，在新六所宾馆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三次会谈。

上午，在机场欢送以崔庸健委员长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回国。

上午，在机场欢送以陆军参谋长哈密德·汗中将为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去外地访问。

上午，在机场欢送由朗诺首相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

上午，在机场欢送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晚上，陪同一些兄弟党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晚 11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领导成员阿·卡塞姆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

10 月 4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晚 10 时 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劳动、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

德·赛义德·马祖兹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10月6日凌晨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基苏莫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

晚10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几内亚民主党全国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长迪亚内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10月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南方阮友寿主席举行第二次会谈。

10月8日凌晨1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单独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阮友寿主席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10月9日下午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托斯卡举行会谈。

10月10日上午，和拉乌尔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国刚果（布）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下午，在机场欢送由拉乌尔总理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前往我国南方访问。

下午，在机场欢送由托斯卡副主席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离京。

10月15日晚8时，出席越南南方阮友寿主席设的便宴。

10月16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阮友寿主席率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去我国南方访问。

晚上，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党的道路》编委成员莱茨以及由他率领的阿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0月19日晚上，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

10月21日中午12时20分，在机场欢迎以范文同总理为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在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活动和访问苏联以后到达北京继续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多米尼加前总统、革命党前领袖胡安·博什和多米尼加“四·二四”运动领导人阿里斯蒂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总是要经过一些失败才能前进。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成功的经验，不是全面的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经验，才是全面的经验。博什说，我们途中经过莫斯科，由巴黎乘的是苏联飞机。我们看到苏联社会是个阶级社会。周总理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很多人不承认苏联是阶级社会。很多所谓的马列主义者、共产党人不承认。所以我说你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10月22日接见由商业贸易部长费尔南多率领的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四次会谈。

10月23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五次会谈，并为范文同总理访问我国举行欢迎宴会。

11月7日晚上，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为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11月23日晚8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清毅、黄文欢，谈中苏边界谈判情况。

11月25日前往机场欢送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中国党政

代表团去地拉那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 25 周年庆祝活动。

11 月 29 日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为庆祝阿解放 25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 月 4 日晚 11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时说，今天身体不太好，就不多谈了。请姬副部长同你多谈。我答应你时还没有发病。心脏不太好。回去后问候总统。我很高兴地得知他安全、健康地回国了。尼雷尔是东非很难得的一个领导，最好少出访。我是作为老朋友提出来的。

12 月 12 日晚 8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说，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美苏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他们目前正在进行若干会谈。尼克松说，现在已经进入“谈判的时代”。此话不恰当。现在是扩军备战，但同时也进行谈判。首先，美苏在赫尔辛基进行核会谈。另外，中苏举行边界会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视。谈判进行了 50 天，还是这样。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美国大使在华沙向我进行试探。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装展览会上同我译员进行了谈话。全世界都在盛传。这个渠道本来就存在。不过去年 1 月 8 日中断，快二年了，没有用它，但并没有取消。所以，尼克松要用这个渠道，可以直接通过他的大使起用这个渠道，不要迂回曲折耍花招。这个渠道就是用上，效果究竟多大还要看。

1970年

1月22日下午3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

1月27日下午，接见越南新任驻华大使吴船。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

2月2日写信给阿联总统纳赛尔，表示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阿卜德，面交了他给纳赛尔总统的信，并说最近的沙德旺战斗和亚历山大50万人的示威，体现了你们的战斗精神，这是令人感动的。我们支持阿联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2月9日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坦桑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万布拉。

2月17日下午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联驻华大使阿卜德。阿卜德大使递交了纳赛尔总统的复信。

2月22日下午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尼泊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巴塔来依时说，向你直说，我一直想亲自去参加你们王太子和公主的婚礼。到现在，觉得不可能了。工作使我现在没法离开。你在这里很久，知道中国的情况。这是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飞机不能直飞加德满都，这是技术原因。如果飞机能够经过西藏直飞加德满都，我去一天也是好的，国王陛下。王后陛下、王太子和公主一定会很高兴。但是，现在加德满都机场还不能接受伊尔—18飞机的降落。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在西藏降落，然后再乘汽车去尼泊尔。如果在五年前，那有可能，我还有那种雄心。我一直期待是否有这个机会，所以一直在考虑。因此，答复你们很迟。我想你会理解的。现在怎么办？董必武副主席年纪更大，比我大12岁，身体健康情况也不好，特别在冬天。我们再三考虑，决定派一位特使代表我们的国家去加德满都，参加和祝贺你们的王太子和公主的婚礼。我们请郭沫若同志担任特使。

2月25日前往火车站欢送我国特使郭沫若离京前往加德满都，参加尼泊尔王太子婚礼并进行友好访问。

2月27日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巴塔来依为庆贺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王太子婚礼举行的宴会。

3月14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

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乃·瓦朗丹时说，西哈努克亲王到了莫斯科的消息知道了吧。听说准备16日离开莫斯科，17日到北京。我们政府听到在你们国内金边出现的情况感到不安，对于捣毁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金边大使馆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驻金边大使馆的行动，我们感到遗憾，并且还有谣言说要捣毁中国驻金边大使馆。还有，在捣毁越南使馆的暴徒中出现了反对中国的口号。要防止有坏人在北京也挑拨，特别是在亲王已经宣布了要来北京的消息以后。因此我们更要采取措施注意亲王的安全。

3月16日到机场欢迎郭沫若副委员长参加尼泊尔王太子婚礼并率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后回到北京。

下午3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面交致金日成首相的复信，并向玄谈了柬埔寨当前局势，表示如下一步我驻柬使馆被砸，电台不通，需请朝驻柬使馆协助通过平壤进行联系。

3月19日上午，前往机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上午11时，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时说，我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并报道了到机场迎接亲王的外国使节的名单。事变发生后，你曾宣布马上回国。后来没有回去，我们觉得不回去更好。

中午，设便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柬埔寨贵宾。

3月20日晚7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次会谈。

3月21日下午4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晚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次会谈。

3月22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越南总理范文同继续会谈。

晚11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四次会谈时说，亲王向柬埔寨人民的讲话稿，有强大的号召力，相信柬人民听到亲王的声​​音一定会有反应，会受到很大鼓舞，并重申：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西哈努克说，有中国的支持，我一定要坚持斗争，长期的斗争也好，有很多困难也好，我决不后退。

3月23日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刚果驻华大使恩达拉。

3月24日上午9时45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赴西郊机场。

下午5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并设便宴招待利比亚总理贾卢德。

3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法塔赫第一负责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和由他率领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阿拉伯国家驻华使团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晚上，在北京饭店和阿拉法特主席继续会谈。

3月28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长布尔蒂卡。

晚9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五次会谈时告亲王，朝鲜支持亲王，阿拉伯国家中不少是支持亲王的。非洲也是同样的情况。将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亲王的正义事业。西哈努克说，有一种情况使我不安。谢桑告诉我，苏联现在态度非常谨慎，不少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看苏联行事。周总理说，苏联一直是这样，现在不仅对柬埔寨如此，对越南也是如此。将来三国发表声明，苏联将很尴尬，它不得不考虑一下。

4月1日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六次会谈时告亲王，柬国内人民听到亲王的告人民书和五点声明后很兴奋、激动，许多地方的人民已经动起来了。柬埔寨东北的省份以及金边附近的省有示威游行，现在群众喊出来的口号是要西哈努克亲王回去。朗诺本想搞一次支持

反动政权的游行，未搞成。

午夜 12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向其说明最近几天要去朝鲜访问的原因；请大使转告总统另找时间去访问巴基斯坦。

4 月 2 日下午，和邓颖超出席向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遗像、骨灰告别仪式。

下午 3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由总指挥部执行委员会委员马哈茂德率领的佐法尔“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阵线”代表团。

4 月 3 日下午 6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七次会谈。

4 月 5 日上午，应金日成首相邀请乘专机赴朝鲜进行友好访问。抵平壤时受到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和数十万群众热烈欢迎。

下午 4 时，在平壤内阁大楼拜会金日成首相，双方进行友好的会谈。

晚上，在万寿台议事堂出席金日成首相举行的盛大国宴，并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4 月 6 日上午 9 时 25 分，在平壤兴夫招待所会见金日成首相，并进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 3 时 55 分，在兴夫招待所同金日成首相进行第三次会谈。

晚 8 时 40 分，在平壤兴夫招待所同金日成首相进行第四次会谈。

4 月 7 日上午，在平壤出席群众大会并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观看平壤市人民委员会举办的大型歌舞演出。

下午，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设宴招待金日成首相。

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友好访问乘专机回国。金日成首相到机场欢送。

4 月 9 日凌晨 2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阿富汗驻华大使苏海尔。

4 月 10 日晚 7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交通部副部长、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阿方主任委员兰比·莱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交通部代表团。

4 月 13 日晚 8 时，在钓鱼台宾馆 3 号楼同越南黄国越、老挝富米·冯维希会谈，讨论与三国四方会议有关的问题。

4 月 15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日本友好贸易七团体代表荻原定司、木村一三等人。

4 月 16 日举行宴会欢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代理主席罗·泰勒。

4 月 18 日中午 12 时，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八次会谈。

4 月 19 日下午 4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松村谦三访华团。

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4 月 20 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举行的宴会。

4 月 21 日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代理主席罗·泰勒举行会谈。

午夜 12 时，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九次会谈。

4 月 22 日下午，接见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哈尔希。

4 月 24 日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万布拉为庆祝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立

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4月25日上午8时30分，在广州珠江宾馆7号楼和范文同、阮友寿、苏发努冯举行会谈。

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某地出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代表团，庆祝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圆满成功，并在宴会讲话中宣布中国在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

4月26日上午9时50分，在广州珠江宾馆7号楼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上午11时，在广州珠江宾馆11号楼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国四方代表团领导人会谈。

下午3时30分，在广州留园6号和老挝苏发努冯亲王会谈。

出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国四方领导人联合举行的答谢宴会。

4月28日下午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次会谈。

4月30日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苏丹新任驻华大使宰因·阿卜丁。

5月1日中午12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一次会谈。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40个驻华使节和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

5月2日晚10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二次会谈。

5月4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5月5日写信给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首相宾努亲王，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右派叛变集团早已断绝的一切外交关系，并将从金边撤出中国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和专家。

代表中国党、政府和解放军向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及其政府在北京的成员热烈祝贺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成立，并面交了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贺信。

5月6日下午3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详细阐述当前印度支那的形势，揭露和谴责美国出兵侵柬阴谋。周总理指出，印度支那的形势是当前国际大事，值得巴总统注意。这些战争狂人到时候可能在印巴次大陆进行冒险。凯瑟大使重申巴总统对周总理的邀请并希望他7月访巴。周总理表示，现在不行了。国际形势发展很快，我们比较忙。所以现在很难预计我们今后的行动。

5月7日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的文艺晚会，观看越南第四区业余艺术团演出的文艺节目。

5月11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

同黎笋会谈。会谈后设宴招待。

5月13日前往机场欢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

5月14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越南春水部长、李班副部长谈话。

5月15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5月19日晚9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三次会谈时告诉亲王，明天晚上将发表毛主席的一项声明。毛主席在声明里支持亲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支持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毛主席的声明很短。他托我把声明拿来给亲王看，征求亲王对这一声明的意见。周总理还说，我们还打算在21日举行群众大会，先从北京开始，然后在其他城市普遍举行。群众集会将在天安门，有30万人参加。在大会上，首先宣读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然后请亲王讲话。

5月21日上午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盛大集会。

5月23日写信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英勇抗击美以侵略的革命精神表示十分钦佩。

5月26日到机场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去河内访问。

5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谈当前印度支那斗争形势。朝大使受金日成首相委托转达朝鲜政府对中朝两国驻柬使馆胜利撤回感到满意，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出席阿富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阿富汗独立52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6月1日下午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对罗遭受的水灾和受灾人民表示关切和慰问。

6月3日下午1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空军司令拉希姆·汗中将。

6月5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南斯拉夫新任驻华大使博格丹·奥列什查宁。

下午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和驻华大使凯密，谈当前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形势。

6月6日出席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为庆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一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6月8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到达北京。

下午7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

6月9日下午3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波德纳拉希副主席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

6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波德纳拉希副主席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

下午3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波德纳拉希副主席举行第三次会谈。

6月11日上午11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波德纳拉希副主席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罗共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和罗马尼亚代表团。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社马为波德纳拉希副主席率领的罗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6月13日下午6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五次会谈。

6月14日下午,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去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6月16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务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

6月17日中午1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时说,我们是在杜鲁门时代打的朝鲜战争,美国企图投机,趁中国刚解放发动侵略战争。毛主席说,你打到鸭绿江边了,不能置之不理,如果不支持北朝鲜,北朝鲜就丢掉了,就落到美国手中。当时我们确实把握不大。但是,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有权力支持朝鲜,如果被打回来,我们还可以再打回去。我们先和伪军打,一打就碰到美军,打了两、三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还不是从小到大,你们的仗比朝鲜战争打得还大。就是毛泽东同志5月25日声明所说的道理,不是小国怕大国,而是大国也怕小国。中国不算小国,当时算个弱国。只要我们敢于拿起武器战斗,最后就能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战争。朝鲜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越南战争更加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战争扩大到柬埔寨,扩大到印度支那,不是你们主张扩大的,也不是西哈努克主张扩大的,也不是中国主张扩大的,是美国要扩大的。好吧,就让它扩大吧。过去仅仅是湄公河东岸是庇护所,现在整个柬埔寨都是庇护所,整个印度支那都是庇护所了,还有中国这个大庇护所。

晚8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艾南希和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6月19日中午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艾南希和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6月22日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作者新谷明生等四人。

6月23日晚8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巴勒斯坦“闪电”突击队代表团。

晚9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的秀木、胡森巴。

6月24日上午,前往机场欢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朴成哲率代表团来京参加中国人民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20周年和声讨美帝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罪行的活动。

下午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财政部长曼苏尔·马哈古卜率领的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朴成哲副首相率领的朝鲜代表团。

6月25日致电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卡扎菲，祝贺利政府和人民收回惠勒斯美国军事基地。

上午11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以朴成哲副首相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举行会谈。

下午，出席首都军民为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20周年举行的隆重集会。6月27日致电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吊唁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逝世。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朴成哲副首相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

晚上，陪同朴成哲、金仲麟等朝鲜同志观看现代京剧《沙家浜》。

6月28日前往机场欢迎参加朝鲜人民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20周年活动后回到北京的中国代表团以及同机到达的越南、越南南方、老挝代表团。

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以朴成哲副首相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6月29日上午，在机场欢送越南、越南南方、老挝代表团回国。

上午，在机场欢送由朴成哲副首相率领的朝鲜代表团回国。

7月2日上午，到火车站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到达北京。

7月5日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六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

7月6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观看体育表演。

7月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

7月8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欢迎中国代表团访朝归来举行的宴会。

7月9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财政部长贾马勒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由财政部长穆登达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毛里塔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乌尔德·西迪·阿里。

7月10日下午3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晚11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七次会谈。

7月11日下午5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财政部长贾马勒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由发展和财政部长穆登达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

7月12日参加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政府、赞比亚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有关议定书签字仪式。

下午6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华大使古纳瓦德纳。谈话结束时，大使要求周总理为他女儿签名留念。周总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立了一个戒规，不搞签名。我已经五年不给人家签名了。由于阁下这样热情，我非常感动，满足你作为父亲的义务。但是不要出去说，我也不写日期了。

7月13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

7月15日凌晨1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法国图片社记者弗朗索瓦·德勃雷和迈克尔·巴尔保，就中法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向他们发表了谈话。周总理说：中法两国的良好关系，是六年多前在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的亲自关怀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法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我们都热爱独立，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现在世界上有一两个“超级”大国，总想以势压人，欺侮弱小，争霸世界。大国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但是，时代前进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已经和正在觉醒。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害怕大国的迷信必须打破。

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同刚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由董必武副主席为欢迎由拉乌尔副主席率领的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7月16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与李先念副总理一起同拉乌尔副主席进行第二次会谈。

应邀出席伊拉克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爱尔阿尼为庆祝伊拉克七·一七革命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18日晚8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和李先念副总理同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率领的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

7月19日晚11时35分至次日晨6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和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举行第四次会谈时指出，非洲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非洲现在正在寻求真理，倾向社会主义，这很自然。但是，从非洲今天的历史任务来看，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阶段是没有办法超越的。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所证明了。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妨碍刚果的党信仰马列主义和用马列主义分析刚果的革命任务，指导民族民主革命。一个党是什么性质，不决定于叫什么名字，而是决定于它执行什么阶级政策。政策要在实践中加以证明和经受考验。

7月20日下午2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拉乌尔副主席率领的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

7月22日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以及吉春、秀蒲拉西。

7月23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郑廷草律师率领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时说，签订日内瓦协议有好的一面，但也有缺点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越南北方取得了暂时的安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点是南越的战士撤到北方，柬埔寨一部分战士也撤到北方。老挝只有桑怒，丰沙里两省作为集结革命力量的地区。当时胡志明主席很犹豫。史密斯不在协定上签字，当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签字：一种是美国不签，我们也不签。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商量，认为签字好。后来毛主席提到也可以考虑不签字。胡志明主席、黎笋、范文同同志都说还是有好的一面多。现在看来，南越人民受了一段苦难，但也有好处，教育南越人民自动起来进行战斗，完全自力更生打出现有的局面。

7月24日下午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匈牙利驻华大使郝拉思。

7月26日接见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

下午3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柬埔寨首相宾努，谈柬埔寨王后目前在金边的处境，并表示特别荣幸地欢迎王后来中国。

7月29日下午3时20分，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扬·约尼查上将和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

下午5时，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以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

7月30日晚9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

7月31日午夜12时50分至凌晨4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常山为团长的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

8月1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上将率领的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新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哈姆迪·马哈茂德。

晚上，出席国防部举行的盛大建军节招待会。

8月2日上午，到机场欢迎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卒代表团来华访问。

下午，和董必武副主席会见鲁巴伊主席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董必武副主席举行宴会欢迎鲁巴伊主席一行。

8月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会谈。

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朝鲜军事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8月4日上午9时，陪同南也门鲁巴伊主席去北戴河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下午4时10分，在北戴河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八次会谈。

晚上，和郭沫若副委员长设宴为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和夫人即将回国饯行。

8月6日凌晨0时30分至3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多米尼加1965年起义政府国务部长阿里斯蒂。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和由他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

下午6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继续会谈。

8月7日出席中国政府和南也门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并和鲁巴伊主席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下午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和董必武副主席会见尼迈里主席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并进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尼迈里主席和由他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

8月9日晚8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和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立德·哈桑·阿巴斯少将。

8月10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由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

8月11日下午3时50分，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和由他率领的南也门代表团。

8月12日上午10时5分，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和由他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

下午1时30分，在上海继续同尼迈里主席、阿巴斯部长会谈。会谈以后，和尼迈里主席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国政府和苏丹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8月16日晚9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十九次会谈。

8月17日出席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的签字仪式。

8月18日晚上，会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晚上，在首都体育馆会见朝鲜乒乓球队队长康永官，并观看中朝两国乒乓球队友谊表演。

晚11时10分，在首都体育馆贵宾室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

8月20日凌晨3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由黑田寿男率领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代表团。

晨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率领的友好访华团，并同代表团共进早餐。

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特使胡斯尼·尤尼斯。

9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一万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5周年大会。

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船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9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举行的宴会。

9月10日下午6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韩素音女士和陆文星先生。

9月12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由伊兰加拉特尼部长率领的锡兰经济代表团。

9月13日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会见由伊兰加拉特尼部长率领的锡兰经济代表团。

9月15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阮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

9月16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9月1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下午7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次会谈。

9月19日下午2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进行第二次会谈。

9月20日下午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中将及随行人员。

9月21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

9月23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阮昆。

晚10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进行第三次会谈。

9月25日上午，前往宾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去机场。

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中将及随行人员。

9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由国家计委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其他阿尔巴尼亚人士。

9月29日晚上，前往阿联驻华大使馆吊唁纳赛尔总统逝世。

晚上，出席国家体委为阿尔巴尼亚男女篮球队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观看中阿两国运动员进行的精采表演。

晚上，前往机场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朝鲜代表团团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康良煜，中国特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同乘一架专机前往开罗吊唁纳赛尔总统逝世送行。

9月30日下午3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率先念副总理会见由旁遮普省省督拉赫曼中将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和由农业部秘书阿赫桑率领的巴基斯坦农业代表团。

下午，会见由人民国防军作战和训练部长阿里·马福德上校率领的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

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庆祝大会和检阅游行队伍。

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谈话。

晚9时20分，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缅甸共产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

10月2日下午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即将离任的赞比亚驻华大使恩戈马。

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赫茨费尔特。

晚上，出席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卜杜·奥斯曼。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戈多尔。

10月6日出席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议定书签字仪式。

10月7日下午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一会谈。

晚 11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中岛健藏为团长的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10 月 8 日下午 1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

下午 3 时 50 分，在机场迎接金日成首相来华作内部访问。

晚上，前往机场迎接参加阿联总统纳赛尔葬礼后同机到达北京的柬埔寨首相宾努、朝鲜康良煜团长和中国特使郭沫若副委员长。

晚 8 时 30 分至 10 时 50 分，在钓鱼台宾馆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内阁首相金日成，并共进晚餐。

10 月 9 日上午 10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金日成首相会谈。10 月 10 日上午 7 时 40 分至下午 1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金日成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 7 时至 8 时 40 分，陪同毛泽东主席再次会见金日成首相。

晚 8 时 40 分，设宴招待金日成首相。

晚 11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二次会谈。

10 月 11 日上午，前往钓鱼台宾馆陪同金日成首相前往机场，并欢送他回国。

晚 7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宫崎世民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访华代表团。

10 月 12 日和郭沫若副委员长出席首都纪念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遇害 10 周年的集会。

中午 12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参加浅沼稻次郎遇害纪念活动访华团。

10 月 13 日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医务总监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中将和随行人员。

10 月 14 日下午 4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

10 月 15 日下午 6 时 2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今天凌晨决定留你们一天，所以你们今天上午才知道。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留你们的主要原因，外电已经报导了，就是我们在空中进行了一次核爆炸。今天上午爆炸的烟云过北京，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这条航线上的飞机暂停飞行。烟云是今天上午 8 时过北京的，由西向东，高空的风总是西风。你们原定起飞的时间是在 8 时以后，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很干净，不会造成污染，但出于对客人安全的考虑，所以挽留了你们一天。周总理还说，我们进行必要的和有限制的试验，一次试验证明有效了，就不必进行多次了。我们制造原子弹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所以我们两国都没有在三国条约上签字。德姆维尔说，原子弹与其说是一个军事武器，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武器。

10 月 16 日下午，在机场迎送赴苏访问途径北京的范文同总理一行，并在机场共进午餐。

会见由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委会秘书长哈姆迪·素拉库率领的阿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出席中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关于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长期无息

贷款协定和关于 1971—1975 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举行宴会招待阿经济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委主任凯莱齐等阿尔巴尼亚客人。

10 月 17 日下午 5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内阁副首相郑准泽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和由对外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金灵炼率领的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见后，出席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关于 1971—1976 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协定签字仪式。

10 月 19 日下午 5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

晚 8 时 3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第二次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斯诺问，为什么相对讲工业不那么发达的中国试验氢弹方面取得成就的速度要比法国和美国快一倍？周总理说：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试验速度比较快其中一个原因还得感谢赫鲁晓夫，是他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们签订的合作协定，是他在 1959 年撤回了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所以，在 1964 年，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提前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那么凑巧，正好成了把赫鲁晓夫送下台的一个礼物。赫鲁晓夫 15 日下台，第二天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完全没有预计，我们怎么可能晓得苏联国内的政局到那么准确的程度？第一次试验也不能就一定那么准确，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似的。

在谈到健康状况时说，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11 年来我只在今年 1 月得了很小的一场感冒，只有 10 天，实际上有温度和白血球增高只有两天，第三天就下去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过 73 了。

10 月 22 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郑准泽副首相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0 月 23 日晚 10 时，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三次会谈。

午夜 12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罗马尼亚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阿夫拉姆时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到底如何搞？从十月革命到现在 50 多年了还没有摸索出一个定型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试验。过去我们学习苏联，不行了，行不通。抄别人的总要付出代价。我们是赫鲁晓夫给我们闹翻了，我们得到了一个解放。

10 月 25 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20 周年举行的宴会。

10 月 26 日晚 8 时 35 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以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成田知己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10 月 27 日下午 1 时 20 分，前往机场迎接范文同总理对苏联进行 10 天内部访问后来京。

10 月 30 日上午，前往宾馆陪同范文同总理去机场并欢送他回国。

11 月 1 日下午 1 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协代表团和日本社会党第五次访华代表团共同声明签字仪式，并设便宴招待日本朋友。

下午 4 时至 6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以农村经济手工业国务秘书通卡拉为团长的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11 月 2 日下午 6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锡兰新任驻华大使卡朗纳戈达。

11月3日会见由刚果劳动党中央委员、中央常设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布拉柴维尔市驻军司令雍比一奥庞戈少校率领的刚果军事友好代表团。

11月5日下午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第三次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

11月6日晚上，出席国家体委举行的欢迎越南乒乓球代表团仪式，观看表演并会见代表团团长阮维兴。

11月9日下午，出席首都群众一万人庆祝柬埔寨王国国庆17周年举行的大会。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南也门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哈马姆。

11月10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军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晚上，前往东交民巷15号宾馆看望叶海亚·汗总统，并共进晚餐。在进行单独会谈时，叶海亚为尼克松传话，周总理感谢叶海亚去年和今年转告美国的口信并表示将把他的传话报告毛主席。

11月11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军举行会谈。

下午，前往法国驻华大使馆吊唁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逝世。

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时说，前天戴高乐去世，对法国有一定的损失。他本想来中国，我们也欢迎他来。但因时间还没有到，他要把回忆录写完，错过了这个机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董必武副主席举行宴会欢迎叶海亚·汗总统。

晚10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11月12日中午，举行宴会招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下午3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外贸部长布尔蒂卡。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叶海亚·汗总统进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为叶海亚·汗总统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上，出席北京市为叶海亚·汗总统举行的文艺晚会，陪同叶海亚·汗总统欣赏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11月13日上午11时25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同时海亚总统进行第四次单独会谈。

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晚上，出席叶海亚·汗总统举行的宴会。

11月14日中午12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叶海亚·汗总统进行第五次单独会谈时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周总理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载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载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载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

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尼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是否需要重复一次？叶海亚说，不需要了，我清楚了。

出席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陪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乘车到机场，欢送他离京回国，途中说，一个民族需要积累自己的经验。他们（美国）的缺点就是不成熟，表现在政策上和国际行动中就是容易冲动、多变、有时候容易冒险。他有利的方面就是开创精神，比如美国初期的开创精神，敢于不顾一切进行开创，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古老的、历史悠久的国家的长处就是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必须善于分析和总结这些经验，好的传统留下来，坏的丢掉。否则就会变成历史包袱，变得保守、停止不前。所以英国的长处就是善于应付局势，不大冒险。他也有一些好事，比如在上世界上航海业还不发达的时候，他们就敢于到海洋上去航行，因为他们国小，要这样发展自己。但这也带来了好扩张的野心，他们成了一个殖民大国。结果，因为他们不肯抛弃这点，大英帝国没落了。所以，对于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吸取他们的长处，而弥补他们的不足。

11月15日晚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四次会谈。

11月16日前往机场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离京赴西安、延安等地访问。

11月18日下午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

11月21日下午3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勒杜列斯库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告说，尼克松和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是十分关切的。尼克松请求齐奥塞斯库，如果有可能的话，向你们（中方）转告：美国准备通过任何途径、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方面的关系，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周总理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尼克松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勒杜列斯库说，如果允许的话，让我这样告诉齐奥塞斯库转告尼克松：你们欢迎尼克松派特使到北京来谈判。周总理说，这不行。应该是一句完整的话，一定要把前提讲清楚，周总理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11月23日下午，到机场欢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结束对越南访问后到达北京。

11月24日下午3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几内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邦古拉·卡齐米尔时强调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严厉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派遣雇佣军入侵几内亚，最坚决地支持几内亚政府和人民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

下午4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

晚 10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阮昆时介绍了外国雇佣军入侵几内亚的情况。

11 月 25 日出席中国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率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11 月 27 日下午,出席首都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 26 周年大会。

11 月 28 日出席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乌尔德·西迪·阿里为庆祝毛里塔尼亚独立 10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 月 29 日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 26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 月 3 日下午 4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西迪基。

12 月 5 日晚 8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几内亚驻华使节,再次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略罪行,热情祝贺几内亚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晚 11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登貌。

12 月 6 日下午 5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夫人浅沼享子以及随行人员,并设宴招待他们。

12 月 8 日下午 4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日本朋友菅沼正久等四人。

12 月 11 日晚 10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接受他递交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政府 10 日向全国军民发表的号召书,并表示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12 月 12 日晚 9 时 15 分,在东交民巷 15 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五次会谈。

12 月 13 日下午 1 时,前往东交民巷 22 号宾馆看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并陪餐

12 月 14 日中午 12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智中文化协会主席、社会党中央委员、众议员安东尼奥·塔沃拉里率领的智中文化协会代表团。

晚 8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宴请智中文化协会代表团。

12 月 17 日晚上,出席外交部、中柬友协为庆祝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10 周年、中柬友协成立 10 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 月 18 日下午 5 时 55 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由外交和合作部长西索科上尉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

12 月 19 日下午 6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以邓尘施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12 月 20 日出席首都群众一万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 10 周年大会。

12 月 21 日晚 7 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里外交和合作部长西索科,并出席中国马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12 月 22 日下午,到机场欢迎英共(马列)主席雷格·伯奇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访华代表团。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伯奇主席率领的英共（马列）访华代表团。

12月25日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赞比亚新任驻华大使契文加。

12月26日会见由商业大臣奥马尔博士率领的阿富汗贸易代表团，会见后参加中国政府和阿富汗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以及换货议定书签字仪式。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伊拉克新任驻华大使阿雷姆。

12月31日同英共（马列）访华代表团举行会谈，并设宴招待代表团。

1971年

1月1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并宴请由松冈洋子率领的日本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时说，日本学生中出现各种思潮，很自然，学生运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青年思想有波动，有变化，这反映社会的变化。青年总是不满现状，如果满足于现状，就什么也不干了。除了极右的武士道思潮外，其它思潮总会在实践中经过锻炼，走上正确的方向。1月2日前往机场欢送以雷格·伯奇主席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访华代表团。

中午12时25分，到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向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祝贺新年并和亲王进行第二十六次会谈。

下午1时20分，到东交民巷15号宾馆西楼向宾努亲王和夫人祝贺新年。

晚上，在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和加西亚代办谈话时说，我们很理解古巴的处境。古巴还是革命初期，才12年。中国建国21年，工作中还有缺点，还要努力。重要的在于取得经验和总结经验，这是最宝贵的。马列主义要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会见由松冈洋子率领的日本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太田茂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工人学习访华团。

1月14日午夜12时至凌晨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谈话。

1月1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政府和赤道几内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并和李先念副总理设宴招待由公共工程、住房和运输部长阿洛戈率领的赤道几内亚政府代表团。

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赤道几内亚代表团全体人员。

1月25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宾努首相和夫人。

晚8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即将离任的几内亚驻华大使安苏·卡马诺和夫人。

1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1月27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由阿联国民议会议长舒凯里博士率领的代表阿联总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阿联政府的友好团进行会谈时说，中东是世界矛盾焦点之一。两个超级大国在这里对峙着，形势很紧张。1967年战争，苏联一面不让阿联动手，一面以热线通知美国，说苏决不干预，结果美以发动突然袭击，使阿联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不是上苏联的当，不至于失掉那么多地方。因此，纳赛尔之死，实际上是死于苏联修正主义之手。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舒凯里议长率领的阿联友好团。

1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舒凯里议长率领的阿联友好团继续会谈。

晚上，出席舒凯里议长举行的宴会。

1月29日晚9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等日本朋友时说：我是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有一年半时间。我住的地方比较多，换来换去。有人给我寄来书，他们是猜的。我去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我回到中国不久，就爆发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正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中间，我在日本。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里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我离开日本时，是在神户上船，在京都住了一个月，正是樱花盛开之时。我经过山洞，坐船到琵琶湖。琵琶湖很美。听说，现在湖脏了，鱼也没有了。这是有公害了。

2月4日出席锡兰驻华大使卡朗纳戈达为庆祝锡兰独立2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月7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

2月9日下午2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阿尔巴尼亚冶金工作组和设计工作组。

到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后由河内到达北京。

2月12日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奥列什查宁。

2月13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黎清毅副总理邀请周总理访越；通报印支战场形势；转达柯西金的几点意见。周总理表示接受访越邀请，并就转达的柯西金的几点意见谈了看法。

2月14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并设宴招待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以及在京的大臣。席间，致祝酒词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成功地访问越南、并在边境上会晤苏发努冯亲王后胜利归来，庆贺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在前线、特别在金边，取得伟大的胜利。

2月15日出席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1971年经济、军事补充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2月16日前往火车站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赴我国南方访问。

2月21日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以静永俊雄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三重县工人学习访华团。

2月23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藤山爱一郎和随行人员田川诚一等。

2月24日晚上，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常务理事田中修二郎等日本贸易界朋友。

3月1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为首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并共进晚餐。

3月2日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我为首的几个人的名义联名广播劝他们不要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去。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在谈到两国升格大使级关系问题时指出，阻碍主要是英国在台湾仍没有领事馆和英在联合国关于我合法席位问题的两面态度，这是“脚踏两只船”。为

什么英国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一定要跟美国一致？结果法国走在前面了。周总理还提到我过去提出过在香港设官方代表问题，英方没有答复，而英却坚持在我台湾省有一个官方机构，这是矛盾的。

3月3日前往火车站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我国南方访问以后到达北京。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会见日本藤山爱一郎访华团时说，你们党内有左、中、右。哪个党都有左、中、右，即使到了将来我们希望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了，还一样有左、中、右。总有进步的、落后的、介乎中间的，这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没有对立的阶级了，也还有人民内部矛盾。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有一个变化问题。今天是左派，明天思想落后了，变成了右派；原来是右的，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也可能变成左的，所以人的思想也是要转化的，这并不奇怪。还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有过渡。没有桥就没有法子到达彼岸，所以过渡总是需要的，尤其是人的思想，不要过渡，一步登天，哪有这样的事情。

3月4日晚10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八百板正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农业农民交流访华团。

8月5日下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河内。在机场受到越南党政领导人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的欢迎。

下午，拜访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政府总理范文同等。

晚上，出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观看文艺演出。

3月6日上午9时，在河内主席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

下午3时，在河内主席府参加中越党政代表团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巴亭会堂出席河内各界人民代表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盛大集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3月7日上午9时，在河内主席府和越南党政代表团进行第三次会谈时从美国间谍船、飞机入侵朝鲜事件，东德、古巴和中东问题以及苏日关系，说明同苏联搞联合行动是不行的。周总理说，我们不赞成把别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同某个国家早一点接近或晚一点接近都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以别国的利益来服从自己的外交

政策。因此，要支持人民革命，这是一个共同的原则。当然革命要靠本国人民为主，但总要互相支持嘛！你不能因主张和平外交政策就把人家的革命压下去，破坏人家的革命嘛！

下午，在范文同总理陪同下，和副团长叶剑英访问河内“三·八”纺织厂。

晚上，在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和范文同总理发表讲话。孙德胜、黎笋、长征等出席宴会。

3月8日上午，在河内主席府和范文同总理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政府联合公报上签字。

下午，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乘专机离河内回国。

3月128晚上，在首都体育馆接见参加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

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说：光提勇敢不行，还要敏捷。但是敏捷容易失手，失手了，也要沉着，敢打敢碰，所以既要敏捷，还要沉着，这是辩证的。另外，还要有韧劲。勇敢是需要的，要有小老虎精神，但是有时被人家压住就气馁了，这不行。所以还要坚韧不拔。不管什么状况，都敢抽、敢拉。“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应该把打出风格放在前面。风格不高，不是真本事。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水平是技术。我们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小动作。即使输在小动作上也要蔑视它。周总理还说，你们到日本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打胜了固然很好，但如果人家真有本事，我们得第二、第三也没有什么。总是第一也没意思。无非是五年没有出去，生疏了，就再学习一次么。徐寅生同志要经常提醒大家突出政治。“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诗是给项羽翻案的。项羽脾气大，架子大，不能用人，结果失败了，在乌江自刎。刘邦就不是这样，能忍耐，会用人，连韩信这样一大堆人都用，结果打了胜仗。这是讲的封建社会。我们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挂帅，气魄应该更大。所以你们这次出去，即使技术不熟练，稍有失手，但是思想过硬，万一输一些，我们不会责备你们的。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倒要责备了。

3月12日下午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智利朋友、智利国立职业培训学院院长阿尔贝蒂。

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智利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席尔瓦。

下午6时30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七次会谈。

3月13日下午5时5分至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以明贝昭二为团长的日本关西学生友好访华参观团时说：我们看日本前途无量，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历史上也是个独立的民族。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外侵略，特别是蒙古族统治中国时，也就是成吉思汗时，到处扩张，一直打到莫斯科、印度，到了中亚细亚，可是打到日本就碰了钉子回来。从这点证明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有独立性的。可是在19世纪，日本也吃了亏，不过比我们晚一点。美国商船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以后，那时日本国内没统一，幕府屈服了。美国去了，英国、荷兰也去了。但是后来，日本有个机会实现了统一。所以对明治维新也要一分为二。说明治维新完全反动，也不对。明治维新也有进步的一面，把日本的各藩统一了；吸取了西方一些先进文明，在日本发展了资本主义，增强了军队。同一时期的中国也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本是50年代，中国是40年代受西方侵略，有10年之差。鸦片战争英国打进中国，那时中国有个农民革命，就是1850年的太平天国，但没有成功。鸦片战争失败了，然后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以后日本军队发展了。当时有两个人到英国去学海军的，一个是日本的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严复。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代表团的林植树说，他翻译了《天演论》。周总理说，他翻译了不少书，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起了一些作用。他是学海军的，但是不能训练海军。他在烟台办了一个海军学校，结果海军没办成。但你们日本的海军办起来了。中国的海军经费用在修颐和园了。结果1894年明治与西太后打仗了，这个仗中国打败了。一个海军办好了，一个海军没有办好，当然要打败。第一仗打了以后，辽东半岛割去了，台湾也占领去了，那是1894年的事。结果西方几个国家干涉日本，要日本把

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沙皇俄国出力最大。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以后，俄国就占领了大连、旅顺，德国占领了青岛，英国占领了威海卫。三国还辽，这件事对日本政府是个压力，结果军事上也准备，外交上也活跃了。军事上对准俄国，因为俄国把东北占去了，外交上拉拢英国，不是有个英日同盟吗（1902年）？一边拉拢英国，一边对付俄国，这就是你们看的“日本海大海战”。那场海战日本海军确实把俄国海军打败了。那时日本是初期的帝国主义，把初期的俄国帝国主义打败了。经历这两次战争，日本在亚洲成了强国，军国主义的野心大起来了。整个朝鲜都成了日本的了。日本初期统一全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一点进步作用，但资产阶级改革不彻底，封建制度没有彻底消灭。相反，天皇是“万世一系”，大权掌握在军阀手中。军阀可以决定一切，强加给天皇，所以天皇实际上也是个傀儡。从1894年起一直到1945年共51年，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所以，你们日本的资产阶级南乡三郎和毛主席见面时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本人民应向中国人民道歉。毛泽东同志说，不要道歉，我们还要谢谢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3月14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说，回溯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法两国都是站在解决印支问题的立场上的，从而达成了日内瓦协议。当然我指的是孟戴斯-弗朗斯政府，而不是皮杜尔政府。当时美国发表声明，虽然口头上承认，但没有签字，实际上是要破坏日内瓦协议。会议结束后，法国军队撤走了，美国军事顾问却进去了，代替了法国。1954年底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把印支的一部分地区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第二年，按照日内瓦协议，南北越要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选举实现统一。结果又是被美国破坏了。

3月15日晚8时15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二十八次会谈。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朝鲜副外相金龙泽、朝鲜体委副委员长金龙万等。

3月16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船为庆贺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越圆满成功举行的宴会。

3月1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华一周年、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一周年。在宴会上和西哈努克亲王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3月2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举行宴会欢迎以夏尔马议长为首的尼泊尔全国评议会友好代表团。

晚10时30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谈话历时五小时。

3月22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以副总参谋长门杜·巴茨科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并出席中国、罗马尼亚两国政府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议定书签字仪式。

晚上，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为勒杜列斯库副主席率领的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3月23日晚上，出席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夏尔马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国际乒联主席罗伊·伊万斯。

3月24日晚上，和中联部部长耿飏到老挝爱国成线党代表团驻地会见凯山·丰威汉。由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副主席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于3月23日到京。

3月25日下午，同老挝爱国战线党副主席凯山·丰威汉举行会谈。

晚上，到机场欢迎由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

3月26日下午，同越南黎笋、阮维桢举行会谈。

晚上，会见以阮文学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庆祝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辉煌胜利和欢迎黎笋、凯山·丰威汉同志和阮文孝教授到京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

3月27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由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离京去莫斯科。

3月29日下午，会见智利友好人士、智中文化协会副主席万徒勒里。

4月1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率先念副总理会见毛里塔尼亚外交部长哈姆迪·乌尔德·穆克纳斯和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并出席中国政府和毛里塔尼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4月6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几内亚新任驻华大使马马杜·迪奥普。

4月10日午夜12时15分至凌晨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巴基斯坦外事秘书苏尔坦会谈。古尔·哈森中将、凯瑟大使参加会谈。

4月11日凌晨1时15分至3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单独会见巴基斯坦外事秘书苏尔坦。

晚8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巴基斯坦外事秘书苏尔坦继续会谈，古尔·哈森中将、巴驻华大使凯瑟参加会谈。

4月12日晚7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土耳其《形势述评报》记者朱尼特·阿贾尤雷克。

4月13日晚上，出席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为柬历新年举行的宴会。

4月14日下午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周总理请他们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朗王国巴列维国王的妹妹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及其随行人员，并为他们举行欢迎宴会。

4月16日午夜12时45分至凌晨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锡兰驻华大使卡朗纳戈达。

4月21日到机场欢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4月22日下午，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凯山·丰威汉举行会谈，并设宴招待老挝客人。

4月23日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

代办加西亚。

4月24日下午6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法国医生巴戴夫妇、里希和拉胡夫人。

4月2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为庆祝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召开一周年举行的宴会。

4月26日凌晨1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贸易和工业部长索科为团长的赞比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上午，到机场欢送由凯山·丰威汉副主席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去我国南方访问。

晚上，出席坦桑尼亚驻华大使万布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

4月29日凌晨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

午夜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匈牙利对外贸易部长比罗·约瑟夫。

4月30日下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到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参观访问。

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伊朗国王巴列维的三妹法蒂玛·巴列维公主、她的随行人员伊朗首相夫人莱拉·胡韦达以及陪同来访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拉希姆·汗将军的夫人，并为她们举行欢迎宴会。

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柬埔寨王后的法国医生里希少将。

5月1日下午3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朝鲜平壤市羽毛球代表团时说，要告诉青年，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互相支持。从1894年到现在，已有77年的历史。朝鲜同志到中国参加反帝斗争，比中国同志去朝鲜参加反帝斗争，人数要多，时间要早、要长。朝鲜同志在中国流了很多血。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首相直接参加，在东北进行斗争，牵制了日本军队和伪满军队，支援了我们。

下午4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果人民军足球队。

下午5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澳大利亚乒乓球协会主席约翰·杰克逊为团长的澳大利亚乒乓球代表团。

晚7时，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和他的两位女儿卡萨迪夫人和托平夫人。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庆祝晚会。

5月2日下午，会见秘鲁新闻工作者曼努埃尔、安东尼奥等。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爱德华德·布尔为团长的澳大利亚澳中协会五月访华团和以德龙夫人为团长的法国青年娱乐和行动俱乐部工人访华团。

5月3日凌晨1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粟林胜义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工人学习访华团、以佐藤德雄为团长的日本福岛县工人友好访华团、以藤田喜正为团长的日本第二次关西工人学习访华团。

去火车站欢送西哈努克亲王前往我国南方进行私人访问。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奥沙甘为团长的老挝爱国战线党

英雄模范代表团。

晚 9 时 3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外交和合作部长西索科上尉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

5 月 4 日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会谈。

5 月 5 日前往机场欢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并宴请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

5 月 6 日午夜 12 时 50 分至次日凌晨 3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栗原俊大为团长的日本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

5 月 7 日晚上，出席国家体委为朝鲜平壤市羽毛球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观看表演。

5 月 8 日下午 5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爱德华多·埃乔斯为团长的菲律宾商会贸易代表团、菲律宾工商界参观团。

5 月 9 日下午 5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以阿布·阿马尔·萨阿德为团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说：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政党主张暗杀，我们中国反对这样做。在俄国旧时代，列宁的哥哥就是主张搞暗杀的，列宁就反对这样做。革命是群众的行动，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就要依靠广大群众。离开群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你杀他一个反动头子，他另一个反动头子又起来代替。前一阵苏联不是被犹太人把飞机劫到土耳其了嘛。这个办法，我们公开讲，不足取。

晚 8 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新闻工作者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5 月 10 日前往机场欢迎由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到达北京。

5 月 11 日下午 4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同由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并出席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为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和文艺晚会。

5 月 12 日前往机场欢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去长沙、广州等地访问。

下午，会见由外贸部副部长拉素率领的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

5 月 15 日晚 8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东古·拉查利为团长的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

5 月 17 日会见由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明鲜率领的朝鲜职业总同盟访华代表团。

5 月 19 日下午 4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美国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顿教授和微生物学家西格纳教授时说，美国政府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既要满足垄断资本家的军火利润，又不能无视美国人民不愿打大仗，不愿打世界大战，少死人的要求。因此战后 25 年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周总理还问，你们二位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你们觉得美国人民对中国怎么看？可能对中国太生疏了。西格纳说，恐怕唯一恰当的形容词是“完全无知”。高尔斯顿说，恐怕我们的新闻报刊上描绘的中国的形象是这样：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决心作重要的强国，决心在亚洲施加尽可能广泛的影响。由于描绘了这样一个形象，人们就更加惧怕中国，特别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西格纳说，同时不能忽视美国人民惧怕共产主义的心理。周总理说，我们隔着一个大洋，怎么可能过去啊？西格纳说，不过不能忘记，美国人是

把太平洋当作美国的内湖。如果在湖那边发生问题就会害怕。周总理说，那是眼光太大了。好象站到卫星上去了。你们看作内湖，我们看还是一个大洋。

晚7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尼泊尔玉国沙拉达公主和沙阿驸马以及由沙阿率领的尼泊尔全国体育协会代表团。

5月22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对外贸易部长、众议员扎加里为团长的意大利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马可·波罗开辟了通向东方之路。从大陆上过来，经中亚细亚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到中国的长城，然后又出长城到元朝的都城上都，位于北京的西北面200多公里，北京当时叫大都。他在中国差不多周游了各地，呆了17年。以后又经过海山到亚洲次大陆，到波斯湾、土耳其，最后回到意大利。了不起的旅行家。开始的时候，他跟父亲一起来的。所以，你们有一个勇敢的拓荒者。这次你们又来了一个大队伍（76人）。

5月24日下午，出席尼泊尔驻中国大使苏巴为沙拉达公主和沙阿驸马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即威廉·欣顿）和夫人雷洲安以及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

5月27日出席阿富汗驻华大使西迪基为庆祝阿富汗独立5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朋友韩丁和夫人雷洲安以及部分在京外国友人。

5月31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和夫人松村玉、历史学家井上清、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和历史学家藤田敬一时说，现在世界在动荡，已经不是一潭死水，完全动荡起来了，翻腾起来了，各种思潮起伏，青年不是沉默的时代了，而是动荡的时代了。要引导青年朝正确的道路走，需要时间，需要实践，还需要理论指导。在谈到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时，介绍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周总理说，巴黎公社起义还没有发动以前，马克思就看到不容易取胜，但群众一旦起来以后，马上就加以支持，虽然参加起义的并不是马克思派，而是布朗基主义，蒲鲁东派。这才是革命精神。马克思总结说，巴黎公社起义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总结了经验，就能教育群众。所以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还继续奋斗。中国革命多次失败，毛泽东同志决不气馁，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前进。领导人，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人，一天都不能离开群众。

6月1日下午，到机场欢迎由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6月2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

6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应约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成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

下午4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

党政代表团继续会谈。

晚上，出席中联部和外交部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文艺晚会。

晚 11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

6 月 4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成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

下午 5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

6 月 5 日凌晨 1 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卫生部长穆罕默德·阿丹·谢克率领的索马里政府代表团。

上午，陪同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前往南方访问。

下午，陪同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和夫人等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出席中共江苏省委、省革委会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6 月 6 日上午，陪同由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观看南京市民兵的军事表演。

下午，陪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到达上海，并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晚上，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和文艺晚会。

6 月 7 日下午，陪同由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上海江南造船厂，并出席了这个工厂欢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集会。

晚上，陪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乘专机从上海到达北京。

6 月 8 日上午 11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以齐奥塞斯库总书记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群众一方人欢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并和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先后在大会上讲话。

晚上，出席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 10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以齐奥塞斯库总书记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五次会谈。

6 月 9 日上午，和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在中国罗马尼亚联合公报上签字，并前往机场欢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离京赴朝鲜访问。

上午 10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锡兰驻华大使卡朗纳戈达，大使转交了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件。

中午 12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畜产部长穆纳瓦尔为团长的苏丹政府代表团。

6 月 11 日下午，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苏巴为庆祝马亨德拉国王诞辰举行的招待会。

6 月 12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米尔科·特帕瓦茨外长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和随团记者时对特帕瓦茨外长说，你打开了中南的外交来往。你是头一个到中国的南斯拉夫外长。

6 月 13 日下午，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和中央委员阮文镜。

6 月 14 日下午，会见由渔业部长哈维尔·坦塔莱安·巴尼尼将军率领的

秘鲁贸易代表团。

6月19日中午，在机场欢迎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率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和越南后到达北京，并一同乘车前往宾馆。

6月20日晚上，出席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和夫人为我国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6月21日前往机场欢送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率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去蒙古访问。

晚7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和夫人、《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和夫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和夫人。

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石油和矿业部长哈马迪率领的伊拉克经济技术代表团。

6月25日下午，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阮文孝和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

6月28日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和由他们率领的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说：公明党最近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第一点，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或者是如你们说的，正统政府。第二点，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省，因此不承认台湾归属未定的错误意见，因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了。第三点，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签订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第四点，美国的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侵略行为，主张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撤出这个地区。第五点，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即在联合国一切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取消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它驱逐出去。如果照公明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日中友好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6月29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即将离任的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萨赫利。

晚8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即将离任的挪威驻华大使奥尔高。

晚9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白石凡为首的日本文化界访华代表团时说，我们听有的朋友说，凡是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都要相信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要相信马列主义。我们听了很吃惊。这样就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这个组织变得狭窄了。文化交流协会是多方面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如果反对军国主义侵略性文化，这有共同性；主张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都反对军国主义的侵略，这就了不起了。这个战线就很广了。我们中国朋友绝没有这样主张，认为只有相信毛泽东思想，才能进行文化交流。

6月30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再次会见由竹入义胜委员长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并在福建厅共进晚餐。

7月1日下午6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便宴招待以白石凡为团

长的日本文化界访华代表团。

7月2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工商和贸易部长让-吕克·佩潘为团长的加拿大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你们是中加两国建交以后第一个来访的加拿大代表团，我们很高兴地接待你们。我们两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互通有无，友好往来。

7月4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国防部副部长陈参为团长的越南军事代表团。

7月5日晚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以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为团长的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

7月7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出席国家体委举行的欢迎阿尔巴尼亚足球队仪式并观看表演。欢迎仪式前会见了足球队领队和副领队。

7月8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姬鹏飞代理外长会见罗素和平基金会理事肯·科茨和克里斯·法利。

7月9日下午4时25分至晚7时5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一次会谈。中方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参加会谈。周恩来总理首先表示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别代表访问中国。基辛格感谢中国方面客气而热情的接待，并对周总理说，你什么时候访问美国，我们将尽量做到同样地热情接待。周总理说，我没有到过美洲，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按一个时间生活的，当你们白天工作的时候，我们晚上也在工作。周总理与基辛格就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交换了看法。

晚10时，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二次会谈。

7月10日中午12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三次会谈并宴请基辛格。

下午4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基辛格博士进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金仲麟为团长，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内阁副首相金万金为副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朝鲜党政代表团是应邀前来参加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庆祝活动的。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和欢迎朝鲜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晚11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同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五次会谈。

7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进行第六次会谈。首先就“公告”发表的时间和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安排交换了意见。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群众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举行的隆重集会。

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发起国筹备会议六国代表团时说，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首先是增进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和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也交流乒乓球技术。我们反对锦标主义，我们主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7月12日下午，与以金仲麟为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谈。

晚8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以岩井章为团长的日本工人访华团。

7月13日上午，前往河内。

下午3时30分至5时30分，在河内西湖宾馆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举行第二次会谈，谈基辛格访华事。

下午6时30分至晚7时30分，在河内西湖宾馆同黎笋、范文同举行第三次会谈。

7月14日从河内回到北京。

下午，出席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和夫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和法国议会代表团团长佩雷菲特进行了谈话。

晚上，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

晚上，会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

7月15日早晨，离京赴平壤。

上午9时30分至中午12时45分，在平壤牡丹峰宾馆向金日成首相介绍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会谈的内容和对形势的估计。

下午3时30分至晚7时15分，在平壤牡丹峰宾馆和金日成首相再次会谈。

晚上，去机场途中向金日成首相谈了陈伯达的情况。

晚上，从平壤回到北京后和叶剑英去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向他们通报了基辛格博士访华情况。

7月16日中午，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和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7月17日中午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谈中美关系。

7月18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国民议会文化、家庭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兰·佩雷菲特率领的法国议会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过去和现在历来公开主张：第一，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次大战后已经归还中国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第三，说台湾地位未定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是荒谬的。第四，我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主张出现在世界的政治活动中。第五，我们反对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完全是外加的，是有外人操纵的。第六，美国应该把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第七，美蒋防御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条约，是1954年杜勒斯跟蒋介石签订的，是非法的、无效的。第八，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说，我们认为，日内瓦协议完全被美国破坏了。那时，因为我们初次参加国际活动，缺乏经验，让美国在这个协议上不签字，仅仅发表一个口头声明支持协议。这是为国际会议开了一个最坏的先例，也就是隐藏着一个破坏的预兆。实际上，美国在划条线后去接替法国，控制南越。所以第二年的选举完全是假的。紧接着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就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从那时起，美国就彻底破坏了日内瓦协议。

7月19日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美国会员友好访华团。

7月21日下午2时10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十次会谈。

前往火车站欢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前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7月22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

晚7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古巴新任驻华大使巴雷依罗。

7月23日下午5时30分，接见由布特弗利卡外长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7月24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举行的宴会。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雷洲安和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以及在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予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以及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

7月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塞拉利昂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公报签字仪式，同时签字的还有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会见以财政部长卡马拉·泰勒为团长的塞拉利昂政府代表团。

晚7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并宴请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和法国作家、记者让·拉库蒂尔。

7月30日下午3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金一。

晚9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举行第二次会谈。

7月31日晨，陪同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去机场。

8月1日上午10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举行会谈。会谈后，设宴招待黎德寿等越南客人。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约旦大学教授阿迪尔·哈亚里。

8月2日下午，会见由经济和外贸部长阿卜杜拉·马扎班率领的阿联政府贸易代表团。

8月3日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由内图主席率领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团。

8月4日晚7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8月5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和夫人。赖斯顿问，1955年总理曾经讲过，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地方当局之间解决。现在是否仍持这个观点？周总理说，我多次说过，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外人干涉。我们的立场至今仍然如此。另外，我说过，美国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所以我们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从

日内瓦到华沙谈了 16 年。我也说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历史上曾经友好过，今后更应友好相处，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个话，我还是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上说的，从那时起，我曾试图接受美国新闻记者来华访问，但杜勒斯的国务院通不过。因此，既然美国政府阻挠，我们也不再要跟他们来往。但是现在世界既然有些变动，总要使大家都不受损害，照顾过去受损害一方，使它不继续受损害。关于控制核武器问题，周总理首先表示，中国不是核大国，我们还在试验阶段。我们每次只在必要时才进行有限制的试验。从 1964 年到现在，七年了，一直是这样的，没有必要时，我们是不试验的。这种东西相当费钱，是一种浪费，对改善人民生活不利。现在美苏两个大国象上了马下不来的样子。但是能不能垄断呢？不能垄断。我们就是自己搞出来的嘛。我们搞核武器是被迫的，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苏联提的五个核大国会议，我们不赞成。他是想把我们套进去。我们不赞成，英国也表示不去，法国也表示不去。我们主张还是要召开全世界各国的会议。因为人人有份，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大家在一起达成一个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

在宴会上交谈时，周总理问，马歇尔计划究竟在欧洲花了多少钱？赖斯顿说，开始计划是 200 亿美元，结束的时候比原计划多，达 330—340 亿美元。周总理说，那时候美国在欧洲花了 300 亿美元，当然我听说没有还给你们。但美国在越南打仗，花 1200 亿美元，所得结果完全相反。赖斯顿说，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浪费、最被人抱怨的一次战争。

8 月 6 日下午，到机场欢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奈温借夫人前来我国进行友好非正式访问。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奈温主席和夫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奈温主席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

8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奈温主席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 4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奈温主席举行第二次会谈时指出，在 1967 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

下午 6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奈温主席和夫人等缅甸客人。

晚上，陪同奈温主席和夫人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8 月 8 日下午 3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奈温主席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 6 时 50 分，在钓鱼台宾馆 4 号楼会见以内阁副首相郑准泽为团长的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

晚上，出席奈温主席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

8 月 9 日凌晨 1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由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外长率领的索马里政府代表团。

上午，陪同奈温主席和夫人乘专机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晚上，出席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为欢迎奈温主席举行的宴会，并陪同奈温主席观看文艺演出。

8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广州同奈温主席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 4 时，在广州珠江宾馆同奈温主席举行第五次会谈。

8 月 11 日晚上，出席奈温主席在广州举行的告别招待会。

8月12日上午，在广州白云机场欢送亲温主席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回国。

晚8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罗博大使转交了霍查代表阿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

8月15日出席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关于经济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8月16日下午，和邓颖超专程到北戴河看望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并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第三十一次会谈。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是在结束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后从平壤到北戴河的。

8月17日下午4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纳科维奇。

晚上，接见以朝鲜中央通讯社社长金声杰为团长的朝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8月19日下午4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国会代表团。

前往车站迎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从北戴河到达北京。

晚11时15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8月20日凌晨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越南黄明鉴、阮文孝、阮苍。

晚11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派出的特使英·萨利。

8月21日午夜0时30分至1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第二次会见越南黄明鉴、阮文孝、阮苍。

8月23日下午，前往火车站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从北戴河到达北京。

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出席杜马大使举行的国庆27周年招待会。

晚8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秘鲁友人卡洛斯·陶勒夫妇和路易斯·高尔蒂约夫妇。

8月25日下午，会见以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宁大将为团长的朝鲜军事代表团。

出席在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下，宾努首相和夫人为英·萨利特使举行的欢迎宴会。

8月26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胡利奥·谢雷尔·加西亚。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周总理指出，毛主席从未这样讲过，也不赞成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别人把中国叫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不能负责。中国的极“左”分子这样说，我们不赞成，并进行了批判。思想总是要传播的，但行动要靠本国人民选择。

晚上，出席由西哈努克亲王主持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青年成员演出晚会。

8月27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奥地利商会主席赛林格和由他率领的奥地利经济代表团。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统一阵线国内特使英·萨利。

8月29日凌晨2时，在人民大会堂同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谈话。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农业部长皮罗·多德比巴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农业代表团。

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智利中国文化协会领导人胡安·马丁内斯·坎普斯以及随同来访的智利朋友。

8月30日凌晨1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智利驻华大使阿尔塞。

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法中友协主席贝特兰教授和夫人。

9月1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垦信行等5人。

晚10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日中学生友好会学生访华团。

9月2日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船为庆祝越南宣布独立26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3日晚上，会见以雅克·儒尔盖为团长的法国《红色人道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9月4日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工作大臣鲁内·约翰逊率领的瑞典王国政府代表团以及正在我国访问的瑞典议员莫勒先生和夫人。

9月5日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由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主席率领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代表团。

9月6日出席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关于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军事援助协定签字仪式，并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朝鲜军事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9月9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举行的宴会。

9月10日晚11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谈话。

9月12日到机场欢送宾努首相在英·萨利特使陪同下前往我国西北地区访问。

9月16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宴招待以川崎秀二为团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新议员访华团。

9月17日下午5时50分，前往宾馆看望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

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阮氏萍外长和越南南方共和驻波兰大使陈文思。

9月1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阮氏萍外长等越南南方客人。

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上村彻为团长的日本海员友好访华团。

9月20日晚7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并设宴招待以日共（左派）中央委员会主席福田正义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左派）访华代表团。

9月23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宾努首相在英·萨利特使陪同下访问我国西北地区后到达北京。

晚9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佐伯勇为团长的日本关西经济界访华代表团。

9月24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前往河内。

9月27日凌晨2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贝鲁兹·基亚为首的伊朗国家电视代表团和伊朗《消息报》总编辑塔拉吉，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晚9时30分，前往东交民巷42号宾馆会见以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为团长的越南国会代表团。

9月28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

9月29日凌晨3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阿布·杰哈德率领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

晚上，会见埃塞俄比亚首任驻华大使克布雷特。

9月30日凌晨1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藤山爱一郎为团长的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代表团。

10月1日上午，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国内特使英·萨利游览颐和园，同首都人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并在颐和园举行庆祝宴会。

晚上，出席国务院文化组、对外友协为各国友好组织，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界朋友和知名人士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月2日晚8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米雅尔。

10月5日晚上，会见正在北京访问和工作的美国朋友共70多人。

10月6日上午，到机场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陛下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下午5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谈金日成首相内部来访问题。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董必武副主席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行。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女作家韩素音。

10月7日下午3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陛下举行会谈。

陪同海尔·塞拉西皇帝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

10月9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晚上，在非洲国家驻华外交使团为海尔·塞拉西皇帝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说，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应当在万隆会议的旗帜下，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友好，互相团结，互相支援。

晚上，在首都体育馆陪同海尔·塞拉西皇帝观看体育表演。

10月9日上午，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

出席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出席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马康南博士为海尔·塞拉西皇帝访华举行的宴会。

晚上，会见以希哈特·巴班为团长的土耳其代表团。

10月10日凌晨1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赞比亚驻华大使契文加。

上午，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乘专机前往上海参观访问。

晚上，出席上海市革委会为海尔·塞拉西皇帝举行的欢迎宴会。

10月11日下午，陪同海尔·塞拉西皇帝登上上海大厦俯瞰上海全景并听取了这座城市的发展情况介绍。

晚上，在上海陪同海尔·塞拉西皇帝出席文艺晚会欣赏杂技和音乐节目。

10月12日上午，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乘专机前往广州。

晚上，出席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为海尔·塞拉西皇帝举行的欢迎宴会。

10月13日中午，在机场欢送海尔·塞拉西皇帝结束在我国的访问离开广州前往伊朗。

10月15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率领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访华代表团和由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晚上，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国内特使英·萨利、正在北京访问的黑田寿男、宫崎世民、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等日本朋友一起观看由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自毛女》。

晚10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机械制造工业部长阿夫拉姆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10月18日晚11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英国友好人士马·麦克唐纳。谈到中英关系时说，英国承认中国是很滑稽的一件事。西方国家中承认中国的第一是英国，但到现在还没有交换大使。简直是非常可笑。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完全承认，有三个保留，第一，它说一定要在台湾保留一个领事，因为有船舶的来往。其实在香港完全可以办这个事情，而且一直部在办这个事情。第二，在联合国它一定要跟着美国投票，一边投新中国的票，一边投蒋介石集团的票，所以它自己矛盾。第三，对于台湾的地位。从贝文开始，那时就说“台湾地位未定”，这他自己就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作了否定。最近，保守党政府表示，说它决心和中国交换大使，并且公开声明投阿尔巴尼亚等22国提案的票。再一个是，它公开承认只要交换大使以后，它就把在淡水的这个总领事撤走。但是，第三点到现在为止尾巴还没有割掉。已经达成协议了，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我们两国的协议里有这样的说法。可是我们的外交部跟你们英国代办或者我们的代办和你们英国外交部不公开的默契是另一种说法，英国方面只肯保证，英国政府无意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这就是英国的旧政治了。

10月20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一次会谈。首先代表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博士来进行这次中期会谈。周总理说，我们跟美国关系中断了这么长时间，上次基辛格博士作非正式访问，使世界至少震动了一下子吧！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正式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工作，会取得成功。

晚 7 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基辛格博士一行。

10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二次会谈，讨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具体安排以及台湾问题。

下午 4 时 35 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三次会谈，谈联合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

10 月 22 日下午 4 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四次会谈，谈朝鲜问题、日本问题、美苏关系。

10 月 23 日晚 9 时 5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五次会谈，讨论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具体安排。

10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15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六次会谈，讨论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联合公报。

晚 9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七次会谈，讨论我方联合公报草案第一稿。

10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10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八次会谈，讨论美方联合公报草案第二稿。

晚 10 时，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九次会谈，讨论美方联合公报草案第三稿。

10 月 26 日晨 5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十次会谈，就尼克松总统访华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从 10 月 20 日至 26 日基辛格博士中期访问期间，周总理同基辛格博士举行了 10 次会谈，历时 23 小时 40 分。双方除讨论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之外，着重就台湾、印支、朝鲜、日本、次大陆等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总理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历史传统，不可能一下子隔断，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在这方面，先有尼克松总统今年 7 月 6 日的堪萨斯城讲话，后又有最近英国保守党首相希思在该党年会上的讲话。希思承认世界发生的变化，提出了一个“新欧洲主义”，受到党内多数人的欢呼。周总理表示，相信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时，虽然双方立场不同，但能互相了解，能谈到点子上去，能找到共同点。尼克松和希思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还不是现存力量，对此我很满意。但是我们认为，可能把我们估计得还高了一点，可以说我们是促进世界变化的一个因素而已。周总理还指出，既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

晚上，出席伊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为庆祝伊朗国王巴列维诞辰举行的招待会。

10 月 27 日下午 5 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美国友好人士谢伟恩和夫人。

10 月 28 日出席观看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场演出。

晚 11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等人时说，我们这次没有料到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 23 个国家的提案会被通过，会被以压倒的多数，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被通过。美国政府出乎意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出乎意外。已经通过了，这么多国家的代表都支持我们，我们就很难违背这么多国家和它们所代

表的人民以及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了。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大多数国家要我们去，我们还要不去恐怕不可能了。吴丹秘书长已经三次打电报给我们外交部代理部长。有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就是下一个月安理会当主席的问题。大概是一个月换一次。主席的轮流是按国家名称英文第一个字母为准的。中国的简称是“C”。但中国问题，你们晓得，复杂得很。“C”本来是代表中国，就是被蒋介石窃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用“C”字代表，窃据了22年。如果再用一个“C”出现，那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过去那是假的，冒充的，现在真的中国来了。全称的话是“P”字打头。中国如果用全称“P”字打头，下次就轮到我国当主席了。所以吴丹来了一个电报，要我们赶快把代表派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准备，到底组成什么样的代表团，我们还没有想好。前天，在伊朗驻华大使馆的宴会上，外国使节和记者问我，我只好说“无可奉告”。今天是28号，只剩三天了，往西半球走，可以多赚12个小时，就是三天半。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向来是很灵的，而且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伙伴。佐藤政府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和美国一道提出两个提案。所以，使得联合国的观察家估计，大概今年否决和赞成的票数相接近。既然相接近，我们就不必急了。可是，罗杰斯国务卿也好，布什联合国代表也好，日本的代表爱知也好，他们精神都非常紧张，七上八下。他们和所有的100多个国家的代表都接触了。他们估计总要多几票。我看联合国的报道，还有外国舆论都倾向于这样的估计。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消息，许多友好国家告诉我们，两阿提案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结果59：55，4票之差。但4票之差就定了一个方向，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时，一下子涨上来了，从59票涨到76票（76：35），涨了17票，这17票几乎是弃权的占多数。而且还有的是从赞成美日提案方面一下子转过来了，这是出乎意外的。联合国搞了26周年，大家有一股闷气。22年来，被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完全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美国在操纵指挥棒，有人给它配合。76：35，这不是三分之二嘛？这是铁的证据，代表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美国在联合国再利用表决机器就不灵了。这次计算机的表决机器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次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76个国家，还加上弃权的17个国家人民的愿望。

10月2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河内回国路经北京的以内阁第二副首相朴成哲为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同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成哲举行会谈。

11月1日下午4时，前往机场迎接由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代表团。

下午6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会谈。

晚7时30分，和金日成首相共进晚餐。

晚8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继续会谈。

11月5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会见以人民党主席布托为首的巴基斯坦代表团。会见以后，同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11月6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以人民党主席布托为首的巴基斯坦代表团继续会谈。布托说，纳赛尔在莫斯科呆了10天，后来接

受了罗杰斯计划。阿尤布·汗在莫斯科也呆了10天。所以我说经验教训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或总理不能在莫斯科呆10天以上，不然将会毁了他的国家。周总理说，你这句话很厉害啊。但也不一定，斯大林的时候，毛主席到莫斯科呆了50多天，最后斯大林不能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代替和蒋介石签订的条约。原来苏联想把跟蒋介石的条约暂时保留下来，这真是怪思想。历史上有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

11月7日中午，出席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为布托率领的巴基斯坦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上，出席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布托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以人民党主席布托为首的巴基斯坦代表团会谈。

11月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群众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30周年大会。

11月9日下午，到机场欢送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的代表团前往纽约。

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晚上，出席在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下宾努首相举行的柬埔寨王国国庆招待会。

晚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道路》副总编辑科特米洛率领的阿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1月10日下午6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并设宴招待尼泊尔友好人士、前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

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以飞鸟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代表团。

11月11日晚7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并设宴招待意大利前副总理、前外交部长、终身参议员彼得罗·南尼。

11月13日晚上，会见由贸易部长辛格率领的圭亚那政府贸易代表团。

晚上，会见美国朋友韩丁的母亲卡玛丽达·欣顿夫人、韩丁，雷洲安、寒春、阳早等。

11月14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决赛并出席闭幕式。

晚10时51分，在首都体育馆接见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系教授拉多米罗·托米奇·罗梅罗和夫人。

11月15日凌晨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美国朋友韩丁、韩丁母亲卡玛丽达·欣顿夫人等。

晚上，会见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

11月27日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地区负责人李我焱等人。

11月18日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芬兰外贸部长雷·罗西。当罗西谈到芬兰有6万多个湖时，周总理说。1939年到1940年苏芬战争时，苏联的国防部长铁木辛哥他就不知道你们那儿有那么多湖。那时候我正好在苏联治膀子，当时从马上摔下来时我的膀子摔坏了。那一位他们的损失很大，没有估计到你们在寒冷的地区能够作战。那次我才知道你们有那么

多湖。芬兰人民坚强得很。

晚 10 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东海林武雄为团长的日本东京经济界人士访华团。

11 月 20 日午夜 0 时至凌晨 4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作者、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下午，到机场欢迎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11 月 21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3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 3 时 30 分至晚 7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和范文同总理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陪同范文同总理和越南党政代表团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京剧《平原作战》。

晚 11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意大利前外贸部长、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科隆博。

11 月 22 日下午 6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11 月 2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群众为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隆重集会，并和范文同总理在大会上发表充满革命情谊和战斗团结精神的讲话。

晚 7 时至 10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结束时，范文同总理建议，周总理在北京忙的话，不必陪我们出去了。周总理说，我陪你出去。首先，由于我们两国的革命友谊，应该陪你出去；其次，我出去，可以跟地方同志接触，现在捆在北京一个地方；第三，出去比在北京的休息时间多一点。所以有三个好处，前两个是公，第三个有一点私。所谓私，就是能多睡一、二个小时觉。11 月 24 日下午，和范文同总理一起瞻仰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生前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

晚上，出席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晚 11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凯瑟大使递交了叶海亚·汗总统的信。周总理对这几天印度在东巴基斯坦边境的军事挑衅表示关切。

11 月 25 日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政府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公报签字仪式，并和范文同总理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上午 9 时 30 分至 11 时 15 分，陪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飞往上海。

晚上，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为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和文艺晚会。

11 月 26 日上午，陪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从上海飞往广州。

下午，陪同范文同总理瞻仰胡志明主席当年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旧址；参观广东省人民医院，观看中越两国医务工作者合作进行的针麻手术过程。

晚上，出席中共广东省委、省革委会为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11月27日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欢送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国。

11月28日下午，会见由秘鲁革命政府动力和矿业部长马尔多纳多将军率领的代表团。

11月29日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为庆祝阿解放27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日晚上，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

12月4日下午6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朝鲜平壤民族歌剧团演出大型革命歌剧《血海》。

12月8日晚10时30分至次日凌晨1时，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十二次会谈。

12月9日晚7时45分，在北京饭店会见挪威新任驻华大使拉夫内夫妇时说，我们明年参加斯德哥尔摩的博览会。原来不准备到贵国去展出，以后你们提出了意见，你们的意见提得对，我们接受了。现在我们决定，明年的博览会先到斯德哥尔摩展出，然后到奥斯陆。所以只要你们提得有道理，我们就接受。凡是合理的事情，不管哪一个国家提出来的，我们都接受。这才叫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然什么叫平等啊！周总理还说，国与国之间应该平等相处，这样才可以互相商量，交换意见。以为只有一方的意见对，另一方的意见是错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互相交换意见。才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才能在国际创造出一些好的气氛，否则，只是一国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这是要不得的。

晚10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塞拉利昂首任驻华大使泰勒·史密斯。

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奥地利首任驻华大使汉斯·塔尔贝格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将军做了一件有勇气的事。他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撤回了80万军队和200万欧洲居民。对西方已故的人士中，毛泽东主席只给这位将军发了唁电。

12月17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苏丹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人民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巴斯少将和由他率领的苏丹政府高级代表团。

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和苏丹副总统阿巴斯少将举行第一次会谈。

12月18日下午4时至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同苏丹副总统阿巴斯少将举行第二次会谈。

12月20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和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以及东京西园寺公一事务所负责人南村志郎。

12月21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

12月23日凌晨2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和大使馆外交官员，祝贺布托阁下就任巴基斯坦总统。周总理说，布托现在担子很重，全国指望着他。

12月25日晚7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和夫人时说，联合国恢复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应得地位，很有趣味的是，英国在西方国家是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之一，但到现在跟我们还是半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很奇怪，到现在还保留工党政府所讲的“台湾地位未定”的提法。他们在公报（指升格大使级关系公报）中同意写上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台湾看成自己领土的一部分，然而在不公开的默契中仍然保留“台湾地位未定”这一句话。他们说，如果以后英国议会和记者问他们，他们的答复将是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变。这不自相矛盾吗？英国想留一个尾巴，一旦世界有变动，它可以随之改变，有文章可做。中心问题在这里。在这一点上，我们尊敬戴高乐将军的立场。他很痛快，跟我们建交时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

12月28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新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哈穆德和即将离任的主任马哈茂德。

晚上，会见由歇莱尔·希尔和杰里·董率领的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

12月2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伊拉克政府代表团团长、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民族和地区领导机构成员阿卜杜勒·哈利克·萨马赖举行的告别宴会。宴会后会见代表团时指出，一国取得完全独立需经若干步骤和过程。政治上宣布独立后，如军事力量仍掌握在外国殖民主义手中，政治独立就不能巩固。经济上不独立，国家的独立也就不完全、不巩固。周总理还谈到，亚非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大都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帝国主义至今利用这些纠纷挑拨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贯主张有关的亚非国家在没有外来干预情况下，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1972年

1月4日午夜0时5分至1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黑格准将是于1月3日下午率先遣组18人抵京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进行技术安排的。

1月6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合作和计划部长辛巴纳尼耶率领的布隆迪政府代表团。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会见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成员以及技术顾问和专机机组人员。

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第二次会见黑格准将，答复美方口信。

1月7日晚11时15分，会见即将离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马哈茂德和夫人。

1月19日晚上，观看日本齿轮座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波涛》。

1月21日下午，和郭沫若、耿飏、倪志福会见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市川诚为团长、日本中立工会联络会议议长阿部万龟四郎为副团长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中立工会联络会议访华代表团，由团长井野正挥、副团长松泽俊昭率领的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七年会”友好访华团，以仲吉良新率领的日本冲绳县第一次友好访华团。

1月22日下午3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下午，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会见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让·德布罗伊和由他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官方代表团。1月23日晚6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华大使吴船、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

1月26日晚8时，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和李先念副总理同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成哲举行会谈。

1月31日午夜0时45分至次日凌晨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人士有吉幸治、沃尔德、鲁茨、贝尔登及美国对华新政策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冯美琪、甘培滋、詹金斯等。

下午，到机场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晚7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和夫人以及全体随行人员。

晚8时30分至午夜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布托总统进行第一次会谈。

2月1日上午11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单独会谈时说，如果在地方上有些小煤矿、小铁矿，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允许私人经营。这有好处，例如可以搞些小的钢厂，可以在地方上生产些小农具，这样就不要都由国家来负担了。如果一切都由国家来管，非常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苏联就是一个证明。我们是依靠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集中到中央，就非产生官僚主义不可，特别是大国。苏联翻来复去，但他们的经济体制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社会主义历史不能算太短了，有50多年了，但除斯大林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书以外，没有总结经济方面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对不起世界人民。有经验不总结，不介绍，不对

头。这还赶不上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他们还是把他们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介绍给了世界。而且介绍经验也不要只介绍成功的，还要介绍失败的。不要自以为自己都好，天下第一。英国的资产阶级改革、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总还是对资本主义有贡献。这些改革总还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向前的。所以在过渡时期必须十分谨慎，要不断总结经验。你们的目标是好的，就是首先要使西巴站得住脚，强大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没有一个强大的基础，在国际斗争中要战败的。

下午 6 时 35 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布托总统。

晚 10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布托总统进行第二次会谈。

2 月 2 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和夫人举行的告别宴会。

和布托总统签署联合公报。

陪同布托总统乘敞篷汽车经过市区前往机场欢送他离京回国。

下午，前往尼泊尔驻华大使馆吊唁尼泊尔前国王马亨德拉逝世。

晚 6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

2 月 6 日晚 8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智利统一人民行动党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戈·安布罗西奥和该党领导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卡洛斯·阿尔贝托·巴尔塔莱斯。

2 月 9 日晚 6 时 30 分，在东交民巷 15 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十三次会谈。

2 月 10 日晚 9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菲律宾总统代表罗慕尔德斯时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只是在 1894 年中日战争的时候，旧中国打败了，台湾被日本割了去，好像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被普鲁士德国割去一样。普鲁士割了去后，经过 48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回到法国。台湾是在经过了 50 年以后，1945 年归还了它的祖国——中国，当时中国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的主权归还了祖国。所以，从 1945 年起，台湾又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一直到现在，不存在“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现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有美国“保护”，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内战还没有结束。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蒋介石也好，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包括台湾省在内。去年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以 76 票对 35 票绝大多数通过的决议证明了这一点是真理、是事实。所以，不论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菲律宾政府也好，虽然你们是在 35 票里，不能不服从绝大多数的决议。

2 月 11 日出席中国柬埔寨 1972 年度经济和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晚 6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国内特使英·萨利。

2 月 12 日中午，前往机场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前往越南进行非正式访问。

2 月 16 日打电报给斯诺夫人，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慰问。电文中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

2 月 19 日和邓颖超出席首都各界人士为斯诺先生举行的追悼会。

2月21日中午11时30分，在机场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下午2时40分至3时50分，在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见。

下午6时至7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第一次大范围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祝酒词时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

2月22日下午2时10分至5时5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晚上，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2月23日下午2时至6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

晚上，在首都体育馆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观看体育表演。

2月24日下午5时15分至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

2月25日下午4时50分至5时25分，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会谈。

下午5时45分至6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致祝酒词时说，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渝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2月26日上午9时15分至10时10分，在首都机场贵宾休息室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第二次大范围会谈。

上午，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前往杭州访问。

下午，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行游览西湖。

晚上，出席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行举行的宴会。

2月27日上午，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乘专机到达上海。

上午，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行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晚上，出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2月28日上午8时30分至9时30分，在上海锦江饭店南楼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

上午，前往机场送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离沪回国。

3月4日上午，由南宁飞往河内向越南领导人通报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

晚上，离河内回国。

3月7日下午4时40分，在平壤兴夫宾馆同金日成首相举行第一次会谈，通报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背景和经过。

晚上，出席金日成首相举行的宴会。

3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平壤兴夫宾馆同金日成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在平壤兴夫宾馆同金日成首相举行第三次会谈。

3月9日上午,同金日成首相进行单独会谈。

中午,出席金日成首相举行的宴会。宴会后,离平壤回国。

3月12日下午,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勒社列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3月14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和政治局委员卡姆。

3月15日下午,前往火车站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3月17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3月1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国政府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首相和夫人来中国两周年举行的宴会,并和西哈努克亲王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3月23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萨达特总统的外事顾问、总统特别代表里亚德率领的埃及政府代表团。

晚上,出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首相和夫人为庆祝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成立两周年举行的宴会。

晚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外事顾问里亚德。

3月26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外事顾问里亚德举行的告别宴会。

9月27日下午,和邓颖超探望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向她表示亲切的慰问。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的特使、教育和省际协调部长皮尔扎达时说,进行改革要有步骤、分阶段。如果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同时进行,打击面太大了,结果把团结面缩小了。这个步骤还是分两个阶段进行比较有利。不管世界上现在有多少国家号称“社会主义”,总得分两步走,否则就会出乱子。

3月28日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藤山爱一郎。

3月29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1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户村一作为团长的日本“三里塚斗争”访华代表团和日本社会党前国会议员冈田春夫。

3月31日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阿布·尼达尔和团员阿布·达乌德。

4月1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农业和畜牧部长恩克扎贝拉率领的卢旺达政府代表团。

4月2日下午,到机场欢迎明托夫总理率领的马耳他政府代表团。

下午5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和马耳他总理明托夫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明托夫总理率领的马耳他政府代表团。

4月3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马耳他总理明托夫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 8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等会见并宴请日本朋友、甲南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垦信行先生和夫人垦久代。当邓颖超请客人喝茅台酒时，周总理说，茅台酒也可叫长征酒。1935 年红军长征，在贵州茅台村要过河时，发现了那里的酒非常好。

4 月 4 日下午 4 时，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和马耳他总理明托夫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前往火车站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前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月 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作家格林，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4 月 6 日上午，陪同明托夫总理和由他率领的马耳他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前往南京访问。

晚上，出席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为明托夫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

4 月 7 日上午，陪同马耳他总理明托夫乘专机前往广州。

下午，陪同明托夫总理访问广州郊区岑村大队，参观了大田、花果山、鱼塘和大队的幼儿园、卫生院、米粉加工厂、学校、拖拉机站等。

晚上，出席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为明托夫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

4 月 8 日上午，在广州和明托夫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关于中国向马耳他提供长期无息贷款协定上签字。

上午，在广州火车站欢送明托夫总理率领的马耳他政府代表团。

4 月 10 日晚 9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再次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阿布·尼达尔和团员阿布·达乌德。

4 月 11 日下午，前往但桑尼亚驻华大使馆吊唁卡鲁姆第一副总统遇刺逝世。

晚 11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

4 月 12 日下午，到机场欢迎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和夫人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下午 5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和拉姆古兰总理举行会谈，其中讨论了两国建交问题。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拉姆古兰总理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

晚 9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会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接收越南政府 4 月 11 日发表的声明并说，这一次美国扩大轰炸和使用军舰炮击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我们在 4 月初就注意到了。它想用扩大轰炸，扩大战线来挽救失败，这是不能得逞的。因为整个印度支那人民是站在一起，共同战斗的。不管美国打到什么地方，都会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晚 10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以日本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春日一幸为团长的日本民社党访华代表团。

4 月 13 日晚上，前往宾馆会见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和夫人。

晚 8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农业部长皮罗·多德比巴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

午夜 12 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凯瑟克和夫人及由凯瑟克率领的英中贸易协会访华小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之孙、保守党议员温

斯顿·斯·丘吉尔和夫人。

4月14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和夫人举行的告别宴会。

下午，前往机场欢送拉姆古兰总理和夫人去广州访问。

晚8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设便宴招待即将离任回国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和夫人及其女儿。

4月16日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秘鲁总统夫人孔苏埃塔·冈萨雷斯·德贝拉斯科和由渔业部长巴尼尼将军和工商部长德卢西奥将军率领的秘鲁政府代表团，并举行宴会欢迎秘鲁客人。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越南南方共和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陈平。陈平代办转交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发表的号召书。4月17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副委员长、廖承志会长会见并宴请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员、前外相三木武夫及其随行人员。

4月19日晚上，出席塞拉利昂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上，在阿富汗驻华使馆出席阿富汗外交大臣沙菲克、阿驻华大使西迪基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4月20日下午3时15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国内特使英·萨利。

晚6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4月21日凌晨2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廖承志会长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员、前外相三木武夫及其随行人员时说，中日关系不同于别的国家。历史上，就如你说的，一衣带水，关系那么久，中间只有半个世纪，50年，不单中国人民，而且日本人民，也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灾难。因为受了军国主义之害，中国人民觉悟起来了，团结起来了，所以才得到解放。你们，由于军国主义直接使你们的广大人民受害，战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民反对军国主义复活。所以我们两国人民都是军国主义这个反面教员使我们觉悟起来的。还说，我们不是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人，我们是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反对侵略。你不侵略，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你不打仗，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坚持和平、友好。太平洋总有一天要变成真正的太平洋。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秘鲁渔业部长巴尼尼将军和工商部长德卢西奥将军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上，出席对外友协为招待正在我国访问的各国外宾举行的文艺晚会，观看现代舞剧《自毛女》。

晚上，会见由外贸部长哈季奇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经济代表团。

4月22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第二次会见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

4月25日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和夫人为庆祝朝鲜人民革命军创建40周年举行的宴会。

4月26日晚上，出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为庆祝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4月27日晚8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巴黎会议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等越南客人。

4月28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

晚10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锡兰驻华大使卡朗纳戈达。

4月2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军事代表团。

晚9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波德纳拉希副主席举行第一次会谈。

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叶剑英副主席同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举行第二次会谈。

5月1日晚上，会见以妇女总联合会主席布夏拉·凯法尼为团长的叙利亚妇女代表团。

5月2日下午4时5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叶剑英副主席同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举行第三次会谈。

5月3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叶剑英副主席同波德纳拉希副主席举行第四次会谈。

5月4日出席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马康南和夫人为庆祝海尔·塞拉西皇帝胜利还都日举行的招待会。

5月6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越南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班。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

5月7日下午，会见参加亚洲乒乓球联盟成立会议的各国（地区）代表团和代表。

5月13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山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

5月14日下午，去机场欢迎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下午，会见由商业运输部长阿卜达拉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下午，会见由内政部长马斯瓦尼亚率领的坦桑尼亚内政部代表团。

下午，会见由工商部长福法内率领的塞拉利昂政府贸易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

晚10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春水部长等越南客人。

5月15日下午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同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举行会谈时说，社会的改造是长期的。我们进行了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进行了50多年的革命斗争，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革命。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不是10年、20年，要半个世纪，也许一个世纪。这将是继续几代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打一个基础，有个好的开始。

晚上，陪同西亚德主席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京剧《沙家浜》。

晚11时10分至次日凌晨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日本公明党

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

5月16日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与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举行第一次单独会谈。

下午6时，在北京饭店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西亚德主席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5月17日下午4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西亚德主席举行的告别宴会。631

5月18日上午，去机场欢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前往朝鲜。

5月23日晚上，会见并宴请已故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及斯诺夫人的妹妹卡欣·克勒、斯诺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斯诺。

5月24日下午6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由副总理兼外长哈达姆率领的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并出席中国政府和叙利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5月28日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朝鲜外务相许谈。

5月28日下午3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古井喜实和他的秘书金山弘之。

5月29日下午，前往火车站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我国东北地区的友好访问后到达北京。

6月6日晚上，出席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为庆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6月8日下午，会见以计划部长马特内尔为团长的智利政府经济代表团。

6月13日晚9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晚10时35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十四次会谈。

6月14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德生、廖承志、王国权会见由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和下田升、后藤节郎，香取千昭组成的日本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代表团以及在北京的日本朋友德地末夫，并设宴招待他们。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朗首任驻华大使阿比斯·阿拉姆。

6月15日晚10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长阿齐兹·艾哈迈德。

6月16日下午6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乔冠华、周培源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团员杰里米·斯通博士和夫人、杰罗姆·科恩博士，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夫人、《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和夫人。

6月18日晨6时15分，前往东交民巷42号宾馆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埔寨王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和南斯拉夫五国。

6月19日凌晨，去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乘专机前往罗马尼亚等五国访问。

晚10时至10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

晚 10 时 30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6 月 20 日下午 2 时至 6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宴招待基辛格博士和随行人员艾·詹金斯、约·霍尔德里奇、温·洛德以及专机机组人员。

6 月 21 日下午 3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

6 月 22 日下午 4 时，在钓鱼台宾馆 6 号楼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进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

晚 11 时至 12 时 50 分，在钓鱼台宾馆 5 号楼同基辛格博士进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

6 月 24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阿尔巴尼亚歌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两幕芭蕾舞剧《山姑娘》，并会见剧团主要负责人和演员。

6 月 25 日下午，去机场欢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下午 5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坦桑尼亚驻华大使万布拉。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6 月 26 日下午 4 时 45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及随行人员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对外友协举办的文艺晚会，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6 月 27 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出席班达拉奈克总理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送一头小象的仪式，并在赠象仪式讲话时宣布：中国儿童将赠给斯里兰卡儿童一对白唇鹿。赠象仪式后，观看国家体委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的体育表演。

6 月 28 日下午 5 时 1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单独会谈。

晚 8 时至 9 时 30 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

晚 10 时 45 分至 12 时 45 分、次日凌晨 0 时 50 分至 3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并会见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周总理叙述了过去美国支持蒋介石以及派军舰占领台湾，导致中美关系中断 22 年的历史，指出：杜勒斯时代的观点要变了，他好像认为什么都是铁板一块，这怎么可能。杜勒斯的思想指导了你们整个 50 年代。博格斯和福特都表示，过去美国对中国看法有错误，现在尼克松打破了过去的成见，根据新的情况决定问题。周总理说，这正是我们两国能够达成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因，如果不是尼克松总统改变政策，还执行杜勒斯时代的政策，当然我们两国就不可能接近了。并不是说，写在公报上的现在都实现了。我们并不要马上把台湾归还我们。因为你们承认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尼克松总统创立中美两国来往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你们两党都赞成的。不管你们哪一个党当权，我们都是同样的态度，我们不会改变的。谈到东南亚问题时，福特说，美国应尽快从越南撤军，但不

要撤出整个东南亚，要在东南亚保持“建设性的存在”，以防苏联和日本在东南亚起统治作用。周总理说，严格说，东南亚主要是五个国家，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扩大来说，也可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南亚五国很希望成立一个中立地带。他们要保持中立，我们就赞成。如果这五个国家真正变成中立国家的话，对美国、对远东紧张局势的缓和是有利的。

6月29日下午4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出席中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建设棉纺织印染厂的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和邓颖超出席班达拉奈克总理举行的宴会。

6月30日上午，去机场欢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前往沈阳参观访问。

晚上，会见智利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

7月2日午夜0时45分至凌晨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前往旅大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并出席旅大市革委会为斯里兰卡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

7月3日晚上，在大连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出席文艺晚会。

晚10时45分，在大连东山宾馆同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第三次会谈。

7月4日下午，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乘专机从旅大到达上海参观访问。

晚上，出席上海市革委会为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7月5日在上海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签署一项联合公报。

晚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欢送班达拉奈克夫人结束对我国的访问回国。

7月6日下午5时至6时30分，在昆明温泉别墅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

晚7时10分，在昆明温泉别墅和范文同总理共进晚餐，并就有关越美巴黎会谈问题交换意见。

7月7日下午5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等。春水通报巴黎会谈情况，越方准备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作继续打的准备；另一方面也不放过任何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谈判解决的机会。周总理通报同基辛格博士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谈情况，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年7、8、9、10这4个月是关键时刻。

7月9日晚7时至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由总统委员会委员、临时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伊斯梅尔率领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民主也门政府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

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由伊斯梅尔主席率领的民主也门政府代表团会谈。

7月10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时说，你们在西方大国中是首先承认我们的，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大国主义。法国人民是一个有古老的文化和革命传统的民族。我们经常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都出在你们那里，我们感到很亲切。这是法国人民值得自豪的。

会见后，设宴招待法国客人。

晚9时30分至11时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

7月12日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时说，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他走时指示解放区要准备打仗，不要考虑毛主席的安危问题。当时我们解放区的许多同志都不赞成毛主席去，怕蒋介石把毛主席抓起来。斯大林给我们打来一个电报，胡主席知道这件事。斯大林说你一定要去重庆谈判，不然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他就是被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吓住了。这个电报的署名不是用斯大林的名字。结果毛主席和我都去了。毛主席对我说，咱们准备坐牢，坐牢好读书。我们打电报给解放区说，如果蒋介石打你们，你们就好好地回击它。就在谈判时，我们在华北消灭它一个师，结果毛主席安全地回了延安。

晚10时至次日凌晨1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以伊斯梅尔主席为团长的民主也门政府代表团并出席中国政府和民主也门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7月14日晚10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和美籍中国学者访问团。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团长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微波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副团长为麻省理工学院流体力学、天文物理学家林家翘教授。

7月15日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由国民议会副议长优素福·穆赫利德率领的科威特国民议会代表团。

晚7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收下吴船大使面交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7月14日就1954年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18周年发表的号召书，并表示支持孙德胜主席的号召书。

7月16日下午，到机场欢迎由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艾尼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晚上，在北京饭店出席科威特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亚古特为科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晚9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等。当佐佐木说田中等人打算来华谢罪时，周总理说，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日中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日中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当佐佐木谈到从政治上看，由于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参加联合国，这件事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统治世界的局面被打破。今后亚洲形势要以中国为中心。周总理说，不对。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我们在中美公报上说了，我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国家谋求霸权。至于美国是不是真的不谋求霸权，我们还要看。但有一点，它也不赞成苏联有霸权，这是真的。如果说中日两国加强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中日友好的目的，不是为了排除任何其他国家，就是说不仅是中国、日本、美国、

苏联这四个比较大的国家要平等相处，而且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该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当然，我们也不谋求霸权。你曾经见过毛泽东主席，也听过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他从来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一个国家采取强加于人的态度。周总理还请佐佐木跟在野党和友好人士谈一谈。如果我们中日两国复交了，过去 20 多年的友好来往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的。他们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的来往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结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我们一向尊重首先和我们友好的人。

7 月 17 日下午 5 时，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同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长艾尼举行会谈时说，我们都是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都知道争取、捍卫国家独立的可贵和建设国家的重要。也门多年处在战争环境，负担沉重，现在取得了和平，今后还要继续巩固和平。我们希望阿拉伯各国之间，不论发生什么争端，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和平解决，不使人民遭受战争之苦。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艾尼总理率领的阿拉伯也门政府代表团。

晚 10 时，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长艾尼举行单独会谈时向艾尼简要介绍了同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委员伊斯梅尔会谈的有关内容，指出苏联让南也门目前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等，根本不实际，把可以团结在一起于民主革命的人都吓跑了，树敌太多，反而孤立了自己。

7 月 19 日下午 5 时 15 分至晚 7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和夫人。当施罗德谈到 1929 年他在柯尼斯堡（读大学一年级）时，周总理说，我在 1930 年到过柯尼斯堡，那次我到莫斯科开会回来是秘密的，坐苏联飞机经过柯尼斯堡。在那里换上德国飞机到巴黎，印象很深。柯尼斯堡很漂亮，在波罗的海沿岸。当施罗德表示，他个人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成熟时，周总理指出，我们两国不是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建交问题。中美和中日之间可以用这个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它的特点，它从来没有跟蒋介石发生关系，你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恐怕应归功于阿登纳总理，他是有远见的。

晚 8 时，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宴请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等日本客人。

晚 11 时至次日凌晨 1 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两国建交问题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继续会谈。

7 月 21 日出席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交部长艾尼举行的告别宴会，并和艾尼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国和阿拉伯也门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7 月 22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艾尼总理率领阿拉伯也门政府代表团前往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晚上，会见日本男女排球代表团团长前田丰等，并观看中日排球友谊赛。

7 月 24 日下午 6 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和邓颖超接见贝娜齐尔等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的四位子女。

7月27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和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同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举行第一次会谈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因为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竹入说，“正统”就是你们说的“合法”。周总理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竹入说，我们也是作这样解释。周总理说，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语言不同。我把中国的历史饼给你听一听。中国的秦朝是统一的，秦以前中国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汉朝也是统一的。但是到了东汉时，出现了三国魏、蜀、吴。魏以后就是晋，是司马懿的系统。魏把天下接过来，消灭了蜀和吴。司马懿本人没有做皇帝，他的后代做了皇帝。因此，晋朝人写三国志时，称魏是正统，称蜀、吴为偏安。日本历史学家对唐朝的历史最熟悉，他们也说魏是正统，蜀、吴是偏安。但宋朝就翻过来了。他讲蜀是汉朝的后代，所以蜀是正统。但他不讲偏安。这种历史学家不少。中国从晋以前，秦、汉、魏、晋都是正统。到南北朝，认为南朝是正统，北朝就是五胡乱华。隋和唐是统一的。然后是五代十国，五代是正统。到宋朝，北宋是统一的。南宋到了江南，北部已经被金统治了，但汉学家说南宋是正统。元朝的成吉思汗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汉族没有侵略过你们，但到了元朝，成吉思汗的后代侵略过你们，但大败而归。就那么一次。明朝时，你们来过，他们没有去。清朝当然更不行了，软弱。因此，发生了正统和偏安的问题，恐怕日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吧。正木良明说，在南北朝时代有过。周总理问，你们也有南北朝？正木说，是的。周总理说，历史上总是北灭南，日本也是这样。正木：后醍醐天皇是南朝的，后被消灭了。现在的天皇是北朝系统的。周总理说，中国历史上也是北往南伐，只有蒋介石是南往北伐。朱元璋恐怕也算是南到北的。我们是北到南的（众笑）。竹入说，现在日本还有人自称是熊泽天皇，是南朝的后代，他自称是正统。周总理说，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竹入表示，我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7月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内政和安全部长杜卡拉上尉和空军副司令特拉奥雷上尉。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和郭沫若、廖承志与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举行第二次会谈，并共进晚餐。

7月29日中午，前往机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友好访问后到达北京。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同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11时至次日凌晨3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夏希。夏希大使面交布托总统7月24日致周总理信。

7月30日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贺西哈努克亲王访罗马尼亚等五国圆满成功。

7月31日晚上，出席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8月7日晚8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会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黑田寿男以及社会党朋友穗积七郎等。

8月8日晚8时，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进行第三十五次会谈。

8月10日凌晨，前往火车站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去济南访问送行。

8月13日晚9时至午夜1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夫人。

8月15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部长樊尚·埃羊率领的喀麦隆政府代表团。

8月16日下午，会见以经济发展和建设部长阿德德吉博士为团长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

8月18日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

晚9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等日本朋友。

8月19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长夏普。

8月20日下午，和邓颖超到火车站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结束对我国山东省的访问到达北京。

下午6时至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郭沫若、廖承志会见并宴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中岛京子等日本朋友。

8月21日下午5时10分，和李先念副总理应约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和外贸部副部长李班。

下午6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外交部长马莱塞拉为团长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

晚上，设宴招待日本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等。

8月22日下午6时10分，前往北京西郊机场迎接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

下午6时30分至晚9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进行第一次会谈，并共进晚餐。

晚10时，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金日成首相。

8月23日下午4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进行第二次会谈。

晚10时50分至次日凌晨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田实涉为团长的日本三菱企业集团代表团。

8月24日下午4时至晚10时2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进行第三次会谈。

8月25日上午9时40分，陪同金日成首相去西郊机场欢送他回国。

晚9时20分至次日凌晨1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8月26日下午6时，去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

相。

8月27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部长马斯穆迪率领的突尼斯政府代表团。

晚9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朱邦渝为团长的“保钓”观光团第二团全体成员。当谈到1971年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时，周总理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

8月28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4时，在人民大会堂和邓颖超会见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夫妇及其儿子。

8月29日下午，会见加拿大贸易展览会展览团团长罗杰，并参观了加拿大贸易展览会。

8月30日晚7时至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访华代表团。

9月1日晚上，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船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3日前往火车站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去旅大市休息。

9月5日晚上，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博士。

晚1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泰国乒乓球代表团顾问、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并同他进行会谈。

9月7日下午6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和夫人。

9月8日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黎德寿是从河内前往巴黎途中于中午到达北京的。

9月9日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12日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廖承志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松本俊一和秘书金光贞治。

9月13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出席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闭幕式。

9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会见亚非拉乒乓球界朋友和运动员。

晚7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工业部长阿格博少校为团长的加纳政府贸易和友好代表团时说，恩克鲁玛这位老朋友，他一定要去调解越南战争问题。我劝他不要来，但还是来了。结果，来了就回不去了。如果他当时要留在北京，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使他为难的。但他觉得离非洲太远心不安，去几内亚了。我在1964年1月访问他时，我在城堡会见恩克鲁玛，当时他没有出来，呆在城堡。当时我就劝他不要出国，我离加纳的时候没有要他送。1966年恩克鲁玛来调解越南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那是没有办法调解的嘛！所以他一来就出了事情。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1966年以后见不着面了。不管怎样，他是你们非洲解放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

晚上，会见由全国体育委员会主席巴森达兰·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率领的尼泊尔全国体育委员会代表团。

9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陪同董必武代主席会见由副总统乔纳率领

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并与乔纳副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中乔纳副总统问及周总理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总理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周总理驳斥了美国所谓要“光荣撤走”的说法。周总理说，全部撤走，才是最光荣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事物都在发展。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

9月18日下午2时20分至3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众议员、日本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访华团时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在王后母亲法里德·迪巴夫人、首相胡韦达陪同下到达北京。

下午6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部长翁莱代率领的多哥友好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小坂善太郎率领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访华团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说，我们深信，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干扰，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使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世代友好下去。

晚9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等5人。

9月19日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同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举行会谈。

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乔纳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

晚上，到火车站迎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努亲王和夫人结束在旅大市的休息和对沈阳的访问后回到北京。

晚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以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访华团。

9月20日午夜0时15分至凌晨2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古井喜实，就古井受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之托带来的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发表了我方意见。

下午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赞比亚副总统乔纳举行的答谢宴会。

9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

晚上，在伊朗驻华大使馆出席伊朗大使阿巴斯·阿拉姆为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访华举行的宴会。

晚上，在首都体育馆陪同巴列维王后陛下观看体育表演。

9月22日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举行的宴会。

9月23日上午，前往首都机场欢送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陛下去西安参观访问。

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

9月25日上午，到机场迎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

下午1时50分至2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一行主要官员。

下午3时至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和田中首相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举行的欢迎宴会祝酒时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周总理还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9月26日下午2时至4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时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从政治上说，田中首相一上任就强调“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我也马上表示这是值得欢迎的。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解决问题。一个是要看半个世纪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从政治上估计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否则很难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所以我昨天又说，我们没有找条法司的人来参加会谈，参加的都是摘政治的人。如中美联合公报，如果从法律条文着眼，无法通过。但尼克松总统很信任基辛格博士，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同基辛格博士谈，从政治上找一致点。那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步，要实现建交，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日关系就不同，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无法解决的。那样，蒋介石就变成“正统”，而我们却成为“非法”了。这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来北京，我们说只有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昨天我已再三说过。要我们照顾

日台条约，承袭日合条约，这是我们决不能接受的。日台条约存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不能让我们承认它是合法的。

晚 8 时，在东交民巷 15 号宾馆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9 月 27 日下午 4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举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

晚 8 时 30 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9 月 28 日下午 3 时 4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时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周总理把“言必信，行必果”写成中文交给田中。

晚上，出席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举行的答谢宴会，并在宴会上致祝酒词时说，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非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还悦，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代友好下去。

9 月 29 日上午，和外交部长姬鹏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日本方面由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上午，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乘专机前往上海访问。

下午，陪同田中首相参观上海马桥人民公社。

晚上，出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等举行的欢迎宴会。

9 月 3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上海虹桥机场欢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晚上，和姬鹏飞外长先后会见比利时首任驻华大使格鲁特哈特和夫人、科威特首任驻华大使巴疆和夫人、墨西哥首任驻华大使安吉亚诺和夫人、加纳驻华大使阿克韦和夫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外交部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 月 1 日凌晨，前往机场欢送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

在中山公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国庆游园活动。

10 月 3 日晚 7 时 15 分至 9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朱德委员长，邓颖超、康克清会见并宴请美国友好人士、钢琴家哈登夫妇。当外宾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表示祝贺时，周总理说，自从 1895 年马关条约以来，中日关系不正常

的时代整整延续了77年，到今年9月29日才结束。其中也有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功劳，因为尼克松先来了，田中才跟着来。

晚10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瑞士通讯社社长乔治·迪普兰为团长的瑞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0月4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校长梅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代表团和由地拉那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厂长萨利查伊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纺织考察组。

10月6日下午6时20分至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国教授欧文·拉铁摩尔。

晚10时至次日晨3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台湾同胞、旅日旅美华侨、美籍华裔陈焜旺、梅子强等46人。谈到关于不要日本战争赔款问题时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10月7日晚10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主席爱德华·默里率领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代表团。

10月8日下午3时30分至晚7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和率先念副总理同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进行第一次会谈。

晚9时45分至11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部长吉龙齐率领的圣马力诺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10月9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文化相李昌善为团长的朝鲜文化代表团、以对外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镇泰为团长的朝鲜政府地质代表团。

10月10日晚10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率先念副总理同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进行第二次会谈。

10月11日下午，会见并宴请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主席雷格·伯奇。

晚9时10分，在北京体育馆观看日本日中友好青少年游泳队同中国青少年游泳队和北京青少年游泳队举行的友谊比赛，并会见日本朋友。

10月12日下午3时30分至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姬鹏飞外长会见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记者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处于对立状态，但并未交战。1955年，毛泽东主席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你们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同你们早就有贸易往来，交换了记者。这次谢尔外长来，正式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中新的一页。

10月13日下午4时30分至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保守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报业公司联合董事长汤姆森男爵和随同来访的汤姆森报业公司联合董事长肯尼斯·汤姆森、英国泰晤士报公司董事长兼《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

10月14日下午5时30分至晚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秦惠 筭，并一起共进晚餐。

10月15日下午5时15分至晚8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

10月17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马耳他首任驻华大使福拉切。

晚11时20分至次日凌晨2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前工党政府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和夫人。

10月18日晚上，会见坦噶尼喀全国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阿弗雷德·坦道率领的坦噶尼喀全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团。

10月19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晚9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民航和旅游总局长苏尔坦亲王率领的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10月20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前外相藤山爱一郎和随行人员。

10月21日下午，会见墨西哥工商部长卡洛斯·托雷斯·曼索和夫人、水利资源部长瓦德和夫人以及墨西哥经济代表团其他成员。

10月23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协为欢迎在京的日本友好团体访华团、参观团和日本友好人士举行的招待会，共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和李先念副总理、廖承志会长会见出席招待会的日方主要人员藤山爱一郎、宫崎世民、宫川寅雄、冈崎嘉平太等。

晚上，会见由陆军参谋长哈林中将军率领的秘鲁陆军军事代表团。

10月25日下午，会见由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李贞顺率领的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代表团。

10月26日凌晨1时10分，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上午10时，应约会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玄奉国内指示告，金日成首相和夫人金圣爱决定在西哈努克50岁生日时非公开来北京。周总理表示热烈欢迎并说，首相夫人没有来过中国，他和邓颖超特别请她。

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和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阮进临时代办递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目前越南问题谈判情况的声明”，要求给予支持。周总理表示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立场。

10月29日晚上，出席宾努首相和夫人为庆祝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50寿辰举行的盛大宴会，并在宴会上致贺词。

10月30日下午3时，在机场迎接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和夫人金圣爱。

下午4时40分至6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7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为金日成首相和夫人一行举行便宴。

10月31日下午3时30分至4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5时，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金日成首相。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为西哈努克亲王50寿辰举行宴会。金日成首相和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晚11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金日成首相继续会谈。

11月1日上午11时30分至1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李先念

副总理同越南外贸部副部长率班谈话。

下午5时至晚7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霍姆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随行记者和专机机组人员。

晚10时30分至次日凌晨1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工商部长施塔里巴赫率领的奥地利政府代表团以及由《新闻报》副主编莱特恩贝尔格率领的奥地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1月2日下午5时50分至晚8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国内特使英·萨利以及在京的大臣、使节们。

11月5日晚上，会见由商业部长亚凯尔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11月6日下午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部长拉齐拉卡率领的马尔加什代表团。

11月7日晚上，分别会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以贸易部长恩杰拉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11月8日晚上，会见以经济发展部长肯尼思·金为团长的圭亚那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

11月9日下午4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德生、廖承志会见日本前陆军中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藤田茂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归还者联络会（正统）访华团时说：你们首相东条英机的军事也不那么精嘛！战线搞那么长，把兵力分得那么散，哪有那么打仗的呀？藤田说，他不是军人，是个野心家。周总理说，这个话对。政治上是错误的，军事上也是蹩脚的。他这样打仗，单纯从军人的观点来看也是不行的。美化他对日本人民有什么好处？在日本，政治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军人也好，如果不研究东条侵略失败的历史，而且还要美化他，将来还要重蹈覆辙。

11月10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北欧四国新闻代表团。

11月14日下午4时5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前往巴黎途中到达北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

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计划、研究部长西迪亚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

11月15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和夫人来华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尼泊尔首相比斯塔访华。

晚上，分别会见黎巴嫩首任驻华大使布斯塔尼和夫人、荷兰首任驻华大使费渊和夫人、土耳其首任驻华大使埃伦和夫人、卢旺达首任驻华大使伊诺桑。

11月16日下午3时10分至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为比斯塔首相访华举行的宴会。

11月17日下午6时25分至7时3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

晚上，会见马耳他首任驻华大使福拉切。

晚10时40分至午夜12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

11月18日凌晨1时30分至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下午3时至5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继续举行会谈。

和比斯塔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尼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晚上,出席比斯塔首相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

11月19日下午,到机场欢送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和夫人前往我国南方进行参观访问。

晚9时至11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特别顾问莫哈尔时谈我国的华侨政策,指出如果有些华侨没有参加当地国籍,犯了法,马来西亚要求遣返中国,我们可以接受。思想没有国界之分,但革命行动不能输出,不能代替人家革命。莫哈尔问,中国方面对两国建立正式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周总理表示,马来西亚在二十六届联大投票很公正,无需再提出什么问题。你们否决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两个中国”主张,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最后,周总理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

11月20日下午4时15分至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新闻出版局总经理特格涅·耶特沙·沃克率领的埃塞俄比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1月25日下午,会见由卫生部长马赫福兹教授率领的埃及卫生代表团。

11月26日晚8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率先念副总理出席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关于1973年中国无偿给予越南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和供应越南军事装备物资议定书签字仪式,并和黎清毅副总理谈话。

11月27日晚9时40分至午夜12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夫妇,针对艾尔索普所说,全世界都依赖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发展,周总理指出,不赞成一切都依赖于大三角,世界上真正能打核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我们现在仅仅是发展中的国家。关于远东问题,我们在总的方面达成了协议,中、美、日谁也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关于中美关系,周总理说,可以说,1969年是转折点的开始。但这个享确实耽搁了,原因是有很多干扰。1970年来了一个颠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1971年又发生了一个九号公路的问题。1971年4月,我们请你们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是毛主席决策的,把门打开了。历史的发展常常要经过这样的曲折,中国内部也有干扰嘛!就是林彪。要用世界的眼光和战略眼光来处理中美两国国家关系问题。今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所说的解决就是方针解决了,但具体政策和具体步骤要一步一步走。

11月28日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黎巴嫩外交部长哈马德和夫人及其一行。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乌于达总统特使翁多加。

11月29日晚上,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和夫人为庆祝阿独立60周年和解放28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日下午,同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举行会谈。

12月5日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工商大臣哈立德·苏莱曼·阿达萨尼率领的科威特政府贸易经济代表团。

12月7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向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举行的告别宴会。

12月9日中午,到机场欢迎贝阿沃吉总理率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前来进行

友好访问。

12月10日下午3时10分至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博士举行欢迎宴会。

12月11日下午，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2日下午2时40分至4时10分，赴天津途中同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进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天津出席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为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11时40分至次日凌晨1时，在天津第一招待所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12月13日上午9时50分至11时50分，陪同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乘专车从天津返回北京。途中，同贝阿沃吉总理进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进行第四次会谈，并出席中国政府向几内亚政府提供财政贷款协定和提供商品贷款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贝阿沃吉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

晚上，前往火车站欢送贝阿沃吉总理率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去河南林县和郑州参观访问。

12月17日下午5时10分至晚7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等。

12月22日下午，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从天津乘汽车到达北京。

12月28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及其随行人员。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姬鹏飞外长为阮氏萍外长举行的欢迎宴会。

晚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夫妇。

12月2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举行的大会。

晚10时5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南方共和外交部长阮氏萍。

12月30日凌晨1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达荷美外交部长阿拉达耶，对中达双方就复交问题达成协议表示祝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举行的告别宴会。

12月31日晚8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长征就当前越南和谈问题征求我方意见。周总理说，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当然也要准备谈不成，中间有一些波折。

1973年

1月3日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4号楼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时说：美国以轰炸来施加压力的作法失败了，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它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要让美国佬尽快走掉，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的。

1月4日下午4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文乃建为领队的美国“保钓”观光团第三团成员。

1月9日下午4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外交部长梅迪奇和由桑蒂尼将军率领的意大利政府航空代表团。

1月10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并陪同蒙博托总统乘车前往宾馆。

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蒙博托总统进行第一次会谈。关于两国关系，周总理说，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平等、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注意和研究了你上台后扎的一些变革。你们走的这个道路还是可以发展的。你们取得了成绩，统一了国家。我们注意阁下同非洲各国改进关系，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支持南非人民解放运动。对此，我们很钦佩。

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同蒙博托总统进行第二次会谈。周总理表示欣赏蒙博托在中、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有魄力，并告诉蒙博托，毛主席赞赏他果断、看准了就办。还指出，中、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使我们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地处非洲中心的扎伊尔和亚洲东方的中国结成友好关系，这对亚非人民团结会起影响。

1月1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中将和夫人。

1月12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蒙博托总统进行第三次会谈时表示赞赏蒙关于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提法，并指出，扎伊尔是扎伊尔人的扎伊尔，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而不容许外国干涉。

晚10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时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阮氏萍时跟她说，越南总是越南人的，柬埔寨总是柬埔寨人的，老挝总是老挝人的。毛主席说，你不信，我可以签字。

1月13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

1月14日晚上，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蒙博托总统和夫人访华举行的酒会。

晚上，出席中国政府和扎伊尔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及《金字塔报》董事长兼主编海卡尔。

1月15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去上海访问。

下午，会见由陆军参谋长蒂卡·汗上将率领的巴基斯坦军事友好代表

团。

1月18日午夜0时25分至凌晨3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建设大臣木村武雄。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姬鹏飞、李强会见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访华团全体人员。

1月19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姬鹏飞、李强会见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

1月20日下午5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胡愈之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前建设大臣木村武雄和其他自民党国会议员。

1月24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越方通报越美达成停战和平协定。周总理向越方表示祝贺，并说，胜利是不容易的。正如范文同总理说的，还要继续奋斗，主要是把美国人赶出去了。

下午6时，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时说，越方告诉我驻河内大使，这次越南停火与柬埔寨、老挝不相干。这是原九点中第七点的内容。但这次协议指出，印支三国的的问题由三国自己解决。这是原来没有的，这次多出来的。如果这点属实，那比上次要好些。这就是说别国不能干涉。

1月25日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尔加什首任驻华大使拉齐马芒加。

1月27日晚8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黎清毅、外贸部副部长李班。

1月29日凌晨1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1月30日前往机场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到河内欢度春节。

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部长阿尔梅达率领的智利政府代表团。

1月31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

2月1日下午，前往宾馆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黎德寿和阮维桢等越南客人。在宴会讲话中指出：在欢庆越南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指出，美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侵略战争仍未停止。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为捍卫祖国的独立、主权，正在进行着英勇的抗战。

晚11时3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阮维桢。

2月2日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为庆祝“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的签订而举行的隆重集会。

下午4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时说：毛主席说，越美协议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是个成功的协议。美国军队走了，海陆空军都走了，基地也撤了，剩下阮文绍好办。同盟国军队也都走，如南朝鲜已开始撤。美国为什么这样？为了脱身。在印支派

了这么多军队，花了这么多钱，没解决问题，还不断出新问题。最后达成妥协，美军撤走而不正式、不公开要求北越军撤走。阮文绍对美真是叫得凶，10月没有签字就是因为阮文绍反对。当然美国内部右派也不赞成。还有五角大楼要把军火运到南越去，如果签字就运不成了。所以延长了一段。很大一批军火运进去了。但是在阮文绍手里是靠不住的。越南不承认自己是外国军队。在这点上美国让了步。战场上没有取得胜利，谈判桌上就得不到。

下午6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阮维桢谈柬埔寨问题。

晚10时45分，在东交民巷22号宾馆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2月5日下午，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举行会谈。

晚上，设宴招待希尔主席。

2月8日下午4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索科伊内部长率领的坦桑尼亚国防和国民服务部代表团。

2月10日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朝鲜外交部长许谈。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2月11日晚9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再次会见朝鲜外长许谈。

2月12日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喀麦隆首任驻华大使郎盖·措布涅·克莱芒。

2月14日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2月15日下午5时45分至晚9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一次会谈。

2月16日下午2时10分至6时，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举行宴会招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周总理和基辛格博士祝酒时表示将根据中美上海公报的精神致力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2月17日下午3时10分至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三次会谈时说，关于昨天我们讨论的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了解到，你们在中美关系上准备采取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你刚才讲的联络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享受外交待遇，可以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毛主席还了解到，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实现这两个阶段。基辛格表示，这是我们的意旨。周总理说，当然在实现这两个阶段的过程中，我们互相还会商量，或者提早，或者推迟。此外，还讨论了建立联络处的一些具体问题。

晚10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四次会谈。

晚11时35分至次日凌晨1时1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博士。

2月18日下午2时35分至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五次会谈。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

2月19日午夜0时25分至凌晨2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基辛格博士举行第六次会谈，对基辛格访华公报的措词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结束后，陪同基辛格博士散步，送至4号楼前告别。

下午5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基石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黄碧山。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

晚9时30分至午夜12时，和布托夫人进行第二次会谈。

2月20日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柬王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国内特使英·萨利共进午餐。

晚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外交部长许谏。许谏外长是在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后回国途中到达北京的。

2月22日晚9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外交部长阮维桢。阮维桢外长是在前往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途中于下午到达北京的。周总理同阮维桢外长就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

2月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茶点招待乘坐埃航首航班机前来我国访问的90多位埃塞俄比亚客人和其他国家朋友。

晚上，会见以梅泽好一为团长的日本全国町村议会昭生议长会代表访华团全体成员。

3月7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和夫人西园寺雪江、长子西园寺一晃以及东京西园寺事务所负责人南村志郎。

3月8日下午，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举行的茶会，同来自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朋友共庆节日。

3月25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应邀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和夫人。

晚8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喀麦隆总统阿希乔举行第一次单独会谈。

3月2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同阿希乔总统举行会谈。

下午6时4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在其中南海书房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说，伟大的非洲是第三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愈来愈大的发言权，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他们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解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非洲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而进一步掠夺非洲的斗争正在兴起。

3月27日下午，会见英国贸易工业大臣沃尔克和夫人、英国航空和海运部长赫塞尔廷和夫人以及英中贸易协会主席、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主席凯瑟克等英国客人。

下午，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阿希乔总统和夫人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3月28日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喀麦隆总统阿希乔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政府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还出席了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3月29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和夫人去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3月30日上午10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吴船和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陈平。

晚上，会见并宴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全国书记处书记沃尔夫。

3月31日下午4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外交部副部长兼对外贸易部长沃尔丁为团长的新西兰政府部长级代表团时指出，亚洲形势面临着内部关系的复杂和外部的干扰。诬蔑中国扩张的来源是杜勒斯的政策和新沙皇的“黄祸”论。这两方面的诬蔑，破坏我国的国际声誉。现在杜勒斯的政策正在破产，美国政府宣布杜勒斯的政策不适用于亚太地区。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承认“遏制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关于区域合作问题，周总理说，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其原因是内部情况复杂。例如亚洲的一些国家，我们承认的，你们不承认，你们承认的，我们不承认。外部干扰是苏联叫嚷它在亚太地区还有份，要搞什么“集体安全体系”，就是要来亚洲竞争。如果不让美国参加，美国也要说，它是太平洋国家。如果要开亚洲地区会议，搞亚太区域合作，苏美非挤进来不可。因此问题复杂得很，条件还不成熟。还是先从双边关系着手，努力向这方面推进，比较实际。

晚上，参观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

4月8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索马里驻华大使达尔曼，接受大使转交西亚德主席的信。

下午6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

晚7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扎伊尔驻华大使恩古武卢。

4月9日晚上，会见伊朗经济大臣胡桑·安萨里和夫人以及由安萨里大臣率领的伊朗经济代表团。

4月1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成功地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和圆满结束对越南的正式访问后到达北京。

晚1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

4月1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从柬埔寨解放区到达北京。

4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举行的高棉新年招待会。

晚10时30分至次日凌晨1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赞比亚总统特别助理马克·乔纳和利舒姆瓦。

4月16日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劳动新闻》总编辑郑浚基为团长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4月17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4月18日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4月19日下午1时，到机场欢迎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下午4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举行第一次会谈时说:阁下将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我看还是拿这个界限来划分好。社会主义国家不完全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复杂。总统把我们划为第三世界,我们很高兴,你们把我们看成知己。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

4月20日下午4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埃切维里亚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5时55分,陪同毛泽东主席在其中南海书房里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

4月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埃切维里亚总统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出席《墨西哥历代文化艺术展览》开幕式。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也出席了开幕式。

晚上,在首都体育馆陪同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观看体育表演。

4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腊首任驻华大使卡塔布迪斯。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下午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举行第四次会谈,并出席中国墨西哥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根廷首任驻华大使布雷德利和夫人。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上,和邓颖超陪同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乘专车前往大寨访问。

4月23日下午6时,结束对大寨的访问,从阳泉乘火车前往石家庄。在火车上,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举行第五次会谈。

晚上,在石家庄和邓颖超前往机场欢送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在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陪同下去上海访问。

4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乍得总统私人顾问阿齐兹。

4月25日晚上,出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为庆祝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西哈努克亲王光临招待会。

晚上,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

4月26日凌晨1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4月28日下午4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日利亚外长阿里克波博士。在谈到民族平等问题时说,你们国家统一了,各民族可以平等相处了。你们豪萨族人数比较多吧?我们是汉族占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大小民族一律平等,不能搞大汉族主义,不能大民族压迫小民族。

下午,会见由外贸部长瓦尔萨马率领的索马里贸易代表团。

5月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会见日本邮政大臣久野忠治和夫人,以及以动力、矿产和资源部长麦克唐纳为团长的加拿大石油代表团。

下午,在中山公园会见智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众议员劳拉·阿连德。

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和夫人、新闻部副总经理戈登·曼宁。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夏仁德以及他的夫人和儿子。

会见由计划部副次长萨纳胡里率领的苏丹工矿部代表团。

5月2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动力、矿产和资源部长麦克唐纳为团长的加拿大石油代表团。

下午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邓颖超会见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的夫人阿玛莉亚·卡德纳斯和她的随行人员。

5月3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邮政大臣久野忠治和夫人及其一行。

5月5日下午5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菲律宾商会主席克拉维西利亚为团长的菲律宾访华贸易代表团时说，目前你们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现在同我们建交还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不着急。没有建交前，可以先从贸易、文化入手，贸易可以发展，文化交流也可以进行一些，比如乒乓球、羽毛球比赛等。两国贸易的发展，现在还是初步阶段，还是采取互相往来的办法好。这次你们来，下次我们去，双方可以定期会晤，研究中菲贸易问题。在谈到菲律宾对台湾的贸易问题时说，你们多出口对菲律宾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出口台湾对你们不能出口的、而又是你们需要的东西。台湾对菲律宾出口的商品，我们不去挤他们，这样菲律宾商人和华侨商人也就不反对了。还指出，目前我国有一亿公顷耕地，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一，因此农业发展潜力还很大。有人说中国人口多了，就要向外扩张，这是无稽之谈。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向外扩张。

5月6日下午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卢森堡大公国外交大臣加斯东·托恩。

5月7日晚上，举行宴会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国内特使英·萨利陪同下去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刚果、阿尔巴尼亚、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九国访问。

5月8日下午，去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前往非、欧九国访问送行。

5月9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瑞士前政治部长马克斯·彼得爱特和夫人及随行人员。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马康南。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慕。

5月11日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黄文欢。

5月12日下午5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挪威外交大臣达格芬·沃尔维克和夫人及其一行。在正式会见前，还会见了挪威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5月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的夫人和阿根廷正义党副主席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阿根廷全国正义运动最高委员会总书记何塞·洛佩斯·雷加等阿根廷客人时说，第三世界，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如此，逐步走向进步。要改革，这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如果新政权不采取恰当的政策，反而会使进步的改革遭到失败，使反动派找到借口，又上台，使运动受到挫折。当然，也不能完全避免，但能避免总是好一点。也要准备另一方面，你怎么慎重地来准备，反动集团总是要来

破坏的，甚至不惜引起外来势力进行武装镇压。这样，怎么办呢？也要依靠群众来进行抵抗。不依靠群众，靠冒险的办法拼一下，会失败，没有依靠。

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籍中国学者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谈到旅美学生、留学生回国服务问题时说，请你们回美国后转告大家：我说过，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创造一个回来工作的环境，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准备一下，不然你们回来，条件不具备，反而是用非所学。环境也不一定适合。宁可在美国再多工作二年，在知识方面能有更多的发展，这样有好处，这是真话。

5月14日下午，会见法新社社长让·马兰。

5月16日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拿马工商部长费尔南多·曼弗雷多和夫人。曼弗雷多部长受巴拿马政府首脑托里霍斯将军的委托，感谢我在联合国安理会巴拿马会议上支持巴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周总理说，你们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是正义的事业，凡正义的事业是应该支持的。

5月17日下午，会见由海外贸易部部长兼二次产品部部长凯恩斯博士率领的澳大利亚访华贸易代表团。

晚上，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5月18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会见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和夫人。

下午6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中美上海公报是费了功夫才形成的，对其中的共同点，应该加快实行。

5月20日晚11时5分至次日凌晨2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圣路易邮报》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和夫人。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杜勒斯人已经不在，但他的错误的政治影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从中美关系看，可以说突破了杜勒斯政策的主要方面，但其影响未完全肃清，如（一）杜勒斯搞的“条约还算数”；（二）“老朋友不能丢掉”；（三）“培养他自己的自卫能力”。关于台湾问题，我们相信最后会解决的，我们尽力不使台湾问题存在的时候妨碍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但在美国政界不见得没有人不想在台湾搞一个“独立国”。如果不是美国的帮助，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让蒋经国宣布“独立”，那我们就饶他了。周总理还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制度，要代替资本主义，从十月革命起还不到60年，毫无疑问，这个制度会遇到一些挫折。法兰西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遇到挫折。那是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阶段，即使如此，在法国还经过了封建主义的复辟，甚至还流了血！美国的南北战争也可以说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同维持奴隶主义的势力间的斗争，何况是要废除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呢！当然一次不能成功。

5月22日下午5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腊王国副首相尼古拉斯·马卡雷佐斯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5月25日下午，应邀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为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5月26日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萨卡夫。

5月27日下午，会见毛里求斯外交、游览和移民部长兼路易港市长杜瓦尔和毛里求斯首任驻华大使卡塞纳利。

下午5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埃米尔·史密斯博士和以他为团长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

晚 11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克虏伯公司董事长贝托尔特·拜茨为团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代表团时说，1930 年我在德国呆了一年，但我经常在路上，从柏林到巴黎，从巴黎到柏林。我在法国呆了三年。谈到德国问题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赞成两个民族，也不会赞成两个德国！周总理还说，我对柯尼斯堡印象很佳，我只熟悉柯尼斯堡，不熟悉加里宁格勒。

6 月 1 日下午 4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瑞典外交大臣威克曼一行。在谈到赫鲁晓夫片面、无理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时说，虽然赫鲁晓夫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感谢他，因为他教育了我们懂得自力更生，使我们建设得更快。人不受压就不会进步，有了既得利益，生活好了，就不要求改变现状了。周总理还说，把中国说成要向外扩张，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不允许，而且实际上也不需要，我们内部的事情还忙不过来。6 月 3 日晚 11 时，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前众议员川崎秀二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访华团。

6 月 4 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由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晚上，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

晚上，会见法国前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

6 月 5 日午夜 0 时 45 分至凌晨 2 时 50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沙邦—戴尔马。

下午 3 时 40 分至 5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同越

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谈时对代表团在停战后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下午 6 时至 7 时 25 分，陪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副总理黎清毅。

晚上，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出席文艺晚会。

6 月 6 日下午 3 时 40 分，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讨论关于帮助越南北方恢复和发展经济问题。

出席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为庆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晚 9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谈柬埔寨问题、东南亚和欧洲形势等。

6 月 7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一万多群众为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集会。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答谢宴会。

6 月 8 日上午，出席关于 1974 年中国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上午，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去西安访问。

晚上，出席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委会为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6 月 9 日上午，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乘专机从西安到延安访问。

6 月 10 日上午，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从延安到达西安。

下午，陪同范文同、黎清毅等越南客人参观陕西省博物馆。

晚上，出席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委会欢送越南党政代表团的宴会。

6月11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越南党政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正式友好访问离西安回国。

上午10时20分至中午12时40分，在西安宾馆再次会见法国前总理沙邦—戴尔马。

6月1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乌干达首任驻华大使马托武。

晚10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布隆迪首任驻华大使阿尔贝·希布拉时说，非洲团结很重要。非洲国家边界划分不公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是过去帝国主义瓜分造成的，像刀切的一样整齐。同一个民族一分为二。非洲国家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搞好民族经济，只有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新老殖民主义才有办法。整个非洲都要反对超级大国，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在南边要反对种族主义，在北边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很多，所以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互相促进，才能取得经济的独立和发展。你们之间有争斗只能被新老殖民主义所利用。看来最近10年，非洲比过去有进步，希望今后更进步。

6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果外交部长加纳奥以及随同来访的公共工程、运输和民航部长戈马等。

6月15日下午5时50分至晚7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和夫人、会长查尔斯·约斯特和夫人以及由布卢门撒尔和约斯特率领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

6月17日晚10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崔载羽副总理率领的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接受崔转交的金日成主席的信。

6月18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工商旅游大臣克特马·伊弗鲁率领的埃塞俄比亚经济贸易代表团。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朝鲜平壤万寿台艺术团演出的大型革命歌剧《卖花姑娘》，会见了艺术团负责人。

6月19日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台湾知名人士陈逸松先生及其夫人。

6月20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来中国访问，并陪同到宾馆。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穆罕默德·优素福·埃勒米。

6月21日下午4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

6月22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代表团。

下午5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马里国家元首兼总理特拉奥雷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9时45分，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6月23日晚上，在首都剧场观看平壤万寿台艺术团专场歌舞表演。在演出休息时会见了艺术团负责人乐队指挥和主要演员。

6月24日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叶剑英副主席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代表黎德寿。黎德寿一行是从巴黎回国途中于上午

乘专机到达北京的。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政府和马里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还出席了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上校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上，前往火车站欢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上校及其随行人员去大寨参观访问。6月25日下午5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晚11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李强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

6月27日晚10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格奥尔基上将率领的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全体成员。

6月29日晚上，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社会安全部政治局局长康贤洙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休养团。

晚10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时说，打开中美关系的是乒乓球，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的。洛克菲勒说，这是一种天才的举动。

6月30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副总理兼外长许谔。

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自动化电子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械展览会，并在会见展览团负责人和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时说，你们在工业上发展速度这么快，外交的速度也要快才行啊！不过有一件事，希望小川大使转告田中首相，我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说，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在田中首相和太平外相访问我国时，我同他们谈到了我们的核武器是自卫的，决不首先使用。他一直相信我这个话。日本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林佑一公使对我们这次氢弹试验向我们的司长提出抗议，根据贵国政府的立场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很理解，正如田中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大使阁下知道，我们搞试验的尘埃要通过我国四亿人口的头上，如果说有害的话，我们自己首先受害。我们不会拿这个做儿戏的。

7月2日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马耳他驻中国大使福拉切和马耳他中央银行董事、全国电业委员会主席克雷蒙纳组成的马耳他代表团。

7月3日下午6时，会见由参议院议长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率领的伊朗议会代表团。

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财政和国民经济部长曼苏尔率领的苏丹经济贸易代表团。

7月4日凌晨2时，会见即将离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夏希。

7月5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访问非洲、欧洲11国后到达北京。

下午6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常委诺哈·冯沙万和由他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代表团。

7月6日下午5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沃伦·马格纳森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全体团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和随行人员。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庆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访问非、欧 11 国成功。

7 月 7 日下午 6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会长黑田寿男和夫人。

7 月 8 日中午，前往机场迎送出国访问路经北京的黎笋、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并在机场设午宴款待他们。

7 月 11 日下午 5 时 45 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并共进晚餐。

7 月 15 日晚 8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7 月 17 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7 月 18 日晚上，和邓颖超会见并设宴款待杨振宁博士和夫人杜致礼女士及他们的亲属杜聿明先生和夫人曹秀清。

7 月 19 日下午 5 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晚 11 时 30 分，在东交民巷 15 号宾馆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和英·萨利特使。

7 月 20 日下午，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去朝鲜访问。

下午 5 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时说，胡志明主席艰苦奋斗几十年，我们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胡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22 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为了保密，我们在地下铁道见的面，至今我还不知道胡主席在法国的住址。当时蔡畅也在法国。从 1925 年到 1926 年，胡主席在广州主办“青训班”。我和邓颖超也在那里。当时，胡主席没有担任黄埔军校的具体职务，主要负责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有时刻黄埔军校讲演越南的革命运动。“青训班”的旧址还在。1971 年范文同总理来访时，我和他去看了一下。代表团的同志们可以去看一看，照几张相，写篇报道，是很有意义的。

7 月 27 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刚果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少校和夫人，并陪同贵宾乘车前往宾馆。

7 月 28 日下午 4 时，在人民大会堂同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少校举行会谈。

下午 6 时，在人民大会堂同马里安·恩古瓦比总统进行第一次单独会谈。

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恩古瓦比总统和夫人。

7 月 29 日下午 4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恩古瓦比总统进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下午 6 时 40 分，陪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少校。

会见美籍中国医生李振翩教授和夫人汤汉志。

7 月 30 日下午 4 时，在钓鱼台宾馆 18 号楼同恩古瓦比总统进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政府向刚果政府提供的一项贷款协定的签字仪式，还出席了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少校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7 月 31 日上午，陪同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少校和夫人等刚果贵宾乘专机前往旅大参观访问。

陪同恩古瓦比总统参观旅顺港。

在旅大同恩古瓦比总统进行第四次单独会谈。

晚上，出席辽宁省和旅大市革命委员会为恩古瓦比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8月1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少校和夫人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去朝鲜。

8月2日下午4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日本体育协会副会长河野谦三为团长的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

下午5时50分至晚7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同河野谦三谈话。

8月8日下午5时，会见日本甲南大学教授垦信行夫妇以及垦信行的母亲、女儿和女婿一家五人。

晚上，会见并宴请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1946年旧政协会议代表缪云台先生等。缪先生是从美国前来观光和探亲的。

8月9日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埃及中国友好协会会长易卜拉欣·塔哈威率领的埃中友好代表团。

8月10日晚9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塞内加尔农村发展部部长阿德里安·桑戈尔。

8月15日中午，到机场迎接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出访回国途中到达北京。

晚上，设宴款待范文同总理一行。

8月16日下午6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会见范文同总理。

晚上，前往火车站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从天津到达北京。

8月17日上午，到机场欢送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国。

8月21日下午5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荷兰议会二院议长冯德林为团长的荷兰议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历史时说：蒋介石在二次大战后悍然发动内战，有两条根据：一是他们的军队比我们的多；二是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雅尔塔协定把中国的大部分划分为美国势力范围，把东北、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使中国的外蒙古独立，依附苏联，二次大战后，蒋介石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所以他觉得很有把握了，可以依靠美国，联合苏联。那时世界上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内战会成功，恐怕包括当时的苏联也这样看。它认为世界上如果没有它的帮助，革命都不会胜利，所以它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周总理还说，现在有一种怪论，说任何地方如果美苏撤走，就会变成真空，其实没有这回事，中国就是证明，美苏走了，中国人民起来了，这真空不是别人的，是中国人民的。

8月25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出席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幕式。

8月29日下午，到机场欢迎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到达北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

晚上，会见美籍中国教授顾毓诱博士及其夫人王婉靖、女儿顾慰民。

晚8时30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国内特使英·萨利。

8月30日下午5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8月3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

9月1日晚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

阿齐兹·艾哈迈德以及随同来访的外交部司长贾弗里。

9月2日晚11时45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9月3日上午，去机场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前往阿尔及尔参加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9月5日晚上，会见并宴请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布尔蒂卡组成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晚10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日中经济协会顾问植村甲午郎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访华代表团。

晚11时10分至次日凌晨2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植村甲午郎、芦原义秉、土光敏夫、中山素平等少数日本外宾单独谈话。

9月6日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布尔蒂卡会谈。

晚上，在首都体育馆出席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

9月7日下午，同以波德纳拉希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继续会谈。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董必武、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前来参加和参观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各国、各地区乒乓球代表团和其他来宾。

9月8日午夜0时30分至凌晨2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上沃尔特外长约瑟夫·科农博。

晚上，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和夫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晚10时10分，在首都体育馆会见日本乒乓球老运动员代表团。

晚1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即将离任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

9月9日下午6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时说，中日建交快一年了，从表面上看好像在两国国家关系上做出的事情还不算多，但这不要紧。实际上我们做了不少事情，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有的是见诸于文字的，有的是没有见诸于文字的。的确有台湾这个障碍，要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这一

点我们总是要解决的。中日两国不要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就使大的方针受到妨碍。大的方针就是中日两国如何把和平友好条约签起来，这对改进远东形势有好处。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

中日和平友好是大局，台湾是小局。不要因为台湾这个小局妨碍大局的前进。小局要服从大局，不能大局服从小局。要名正言顺。只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一部分日本人一定要和台湾来往，这是题中必然出现的文章，我们并不重视这件事。但是有一条，如果是代表日本政府或国会去的，问题就大了，那就不行，那就

等于承认两个中国。如果是把台湾做为中国的一个部分看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晚11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朗国王的弟弟古拉姆·札萨·巴列维亲王殿下和夫人玛尼杰·巴列维殿下及其随行人员。

9月11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应邀来访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并陪同到宾馆。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说，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交朋友。我们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这就是我们都爱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都不允许世界上有哪个超级大国来控制、干涉或侵犯我们，都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事务。

9月12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5时至6时4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蓬皮杜总统。

晚上，陪同蓬皮杜总统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晚上，会见即将离任的伊拉克驻华大使阿比德夫妇。

9月13日下午3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说，现在世界上的报刊舆论，可以说，绝大多数还是西方的宣传占优势。虽然我们的报纸很少转载这样的舆论，但我们出版内部刊物，名叫《参考消息》，数量很大，不是几十万份，而是几百万份。毛主席说，还太少。照他的意见，几千万份才好。主要是因为纸张、制版还有困难。这个目的总要实现才好。就是说，不要把外来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舆论，使我们的人民不知道。这样他就不能辨别是非好坏了。还说，我们承认思想是没有国界的。马克思主义出在德国，而且还是在西德。现代哲学也出自德国。政治经济学出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出自法国。这是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革命，确实到本国人民需要时才会发生，而且只有本国人民自己起来，通过其革命实践、奋斗，找出的道路才是可靠的。现在世界上所谓的革命也复杂得很。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所以，要很冷静地分析每个国家的情况，不要随便发表主张。

晚8时4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出席蓬皮杜总统的宴请并进行单独会谈。

9月14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举行第三次会谈时说，如果中国强大了，要特别警惕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目空一切，骄傲自满。不仅现在要警惕，将来也要警惕。要以此教育后代。

晚上，在法国驻华使馆出席蓬皮杜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上，陪同蓬皮杜总统乘专列火车前往山西省大同市参观访问。

9月15日下午，陪同蓬皮杜总统一行乘专机从大同到杭州。

9月16日上午，在杭州陪同蓬皮杜总统乘游艇观赏西湖景色，游览花港公园、三潭印月和花园。

下午，陪同蓬皮杜总统一行乘专机离杭州前往上海。

晚上，出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17日上午，陪同蓬皮杜总统登上上海大厦俯瞰上海全景。

中午，冒雨到机场欢送蓬皮杜总统结束对我国的访问回国。

9月19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参加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后到达北京。

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泊尔外交大臣贾南德拉·巴哈杜尔·卡尔基。

9月20日晚上，会见由领土整治和住房部长乔努马率领的乍得政府代表团。

9月21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沙菲副总统率领的埃及友好代表团。

晚上，会见伊朗参议院副议长、《消息报》社长阿巴斯·马斯乌迪。

晚上，分别会见新西兰首任驻华大使威廉·布赖斯·哈兰和西班牙首任驻华大使安赫尔·桑斯·布里斯。

9月22日下午2时30分至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埃及副总统沙菲举行第二次会谈。

9月23日下午3时，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埃及副总统沙菲举行第三次会谈时说，现在大国争夺，我们第三世界凡是不屈于它们势力范围的，它们就看作“真空”。有人的地方，怎么会有“真空”呢？它们眼睛里没有人民。现在是20世纪，人民起来当家作主，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这个“真空”才真正填补起来。

下午4时至6时，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

晚上，出席沙菲副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沙菲副总统继续会谈。

9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同埃及副总统沙菲共进早餐。

晚8时30分至午夜12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会见并宴请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和美国朋友苏兹贝格夫人。

9月30日晚上，出席外交部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招待各国来宾、专家和驻华使节。

晚上，会见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埃格巴尔博士和夫人一行。

晚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冰岛首任驻华大使比雅德纳松和夫人。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什图拉和夫人。

10月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英·萨利特使等柬埔寨贵宾前来参加国庆游园联欢，并陪同他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观看军队各文艺团体的演出。

16月5日下午5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里培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穆罕默德·乌尔德·赛加内为团长的毛里培尼亚—中国友好代表团时对客人们说，很想念达达赫总统。达达赫总统帮助中国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同西非和中非国家的外交关系几乎都是达达赫总统斡旋和推动的，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他。当谈及“超级大国”的含义时指出，超级大国就是超越别人，超越一切的意思。现在的“超级大国”已变成世界上谋求霸权的国家特有的名称了。中国是个大国，但我们不做超级大国，不谋求霸权，这是第一。第二，你说超级大国就是强大的意思，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我们和工业化国家相比，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对世界人类有更大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做到，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警惕自己，不要一旦强大起来就变成超级大国，谋求霸权。

10月6日晚上，会见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顾问徐逸樵先生和夫人斯桂珍女士，并共进晚餐。徐逸樵先生和夫人是从日本回国观光探亲的。

10月10日凌晨1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以日本友协（正统）理事长官崎世民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代表团、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官川寅雄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凌晨2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日本朋友时说，一个人做事果断的话，总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意。我钦佩你们首相、外相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的果断。道路总是不平坦的，总是曲折的。最近还有七十几个议员跑到台湾去，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两国的政治关系常常是有曲折的。我们基本上从去年建交以后结束了半个世纪的不正常状态，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前途是扭不回去了。

下午，前往机场欢迎应邀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

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9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巴基斯坦朋友阿迦·希拉利和夫人。

10月11日下午3时45分至6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第二次会议。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向埃及驻华大使阿卜德面交致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支持电。

下午6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叙利亚驻华大使阿特拉什面交致阿萨德总统支持电。

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

10月12日下午3时10分至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第三次会谈。

10月13日下午，出席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并和特鲁多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下午2时45分至4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第四次会谈。

下午5时至6时3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晚上，出席特鲁多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

晚上，陪同特鲁多总理乘专车前往洛阳参观访问。

10月14日下午，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参观龙门石窟。

晚上，陪同特鲁多总理和夫人乘专列从洛阳到达郑州。专程前来陪同特鲁多总理访问桂林的邓小平副总理在车站迎接。

10月15日晚上，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会见并宴请美籍中国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博士。

10月17日晚11时，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国内特使英·萨利时说，告诉亲王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尼克松同意我们提出的那个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意让法国飞机去金边接王后。

10月18日午夜0时40分至凌晨2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

10月19日参加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

10月20日下午3时15分，在沈阳友谊宾馆同金日成主席会谈。会谈后共进晚餐。

10月21日上午9时至下午1时20分，在沈阳友谊宾馆同金日成主席继续会谈。会谈后共进午餐。

下午3时30分至晚7时，在沈阳友谊宾馆继续同金日成主席会谈。

10月26日晚8时50分至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时报》外事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和夫人。

10月28日晚8时，在人民大会堂和姬鹏飞外长会见由外交部长曼苏尔·哈立德博士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

10月29日下午，在国际俱乐部出席土耳其驻华大使埃伦和夫人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月31日上午，到机场欢迎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和夫人。

下午5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惠特拉姆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和夫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很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正在激起各国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整个世界在动乱中不断改变着面貌。第三世界的广大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谈到最近中东形势的发展时说，中东问题的实质是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争夺霸权。现在，他们正在力图把他们炮制的解决办法强加在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头上。

11月1日下午3时45分至晚7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9时40分，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11月2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惠特拉姆总理举行第三次会谈。

下午4时40分至6时1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

11月3日下午3时30分至6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举行第四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宴会。

11月4日下午，去机场欢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和夫人离京回国。

下午，在机场迎接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国途中到达北京。

晚上，设宴招待范文同总理等越南客人。

11月5日下午5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外长许谔。

晚8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6号楼和叶剑英副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副总理阮维桢。

11月6日下午，前往首都机场欢迎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博士。

晚上，举行宴会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特使英·萨利离京回国送行。

11月7日下午3时30分至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举行第一次会谈。

下午5时30分至6时4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史蒂文斯总统。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史蒂文斯总统和随同来访的其他塞拉利昂贵宾。

晚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索马里驻华大使达尔曼。

11月8日下午4时至晚7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10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根廷社会福利部卫生国务秘书多明戈·利奥塔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阿根廷科学文化代表团。

11月9日下午4时30分至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博士进行单独会谈。

晚上，出席史蒂文斯总统举行的宴会。

晚上，分别会见塞内加尔首任驻华大使迪乌姆和夫人、圭亚那首任驻华大使辛格和夫人。

11月10日下午，前往机场为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去上海访问送行。

晚9时2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国务卿于当日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对我国进行访问。

11月11日下午3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同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一次会谈。基辛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谈问题，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总理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的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11月12日下午3时至5时25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5时40分至晚8时2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国务卿。

晚上，设便宴招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行。

11月13日下午4时35分至晚7时15分，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举行的宴会。

晚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基辛格国务卿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11月14日凌晨1时至2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基辛格国务卿举行第四次会谈，讨论“公报”稿措词。

上午7时35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基辛格国务卿举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11月15日晚7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

11月18日下午，到机场欢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前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下午5时40分至6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阮友寿主席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阮友寿主席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

11月19日下午3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举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3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外交部长阮氏萍等。

11月20日下午4时10分至6时20分，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阮友寿主席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出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告别宴会。

11月21日上午，前往火车站欢送阮友寿主席率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前往天津参观访问。

11月22日晚8时20分至9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

晚10时20分至午夜12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扎伊尔外交和国际合作事务国务委员恩古扎·卡尔·伊邦德。

11月23日下午，会见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对外贸易部长扬·琅仑为团长的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下午5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计划和合作部长奥斯曼·塞克率领的塞内加尔政府代表团。

11月28日晚9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廖承志会见以冈崎嘉平太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访华代表团和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的代表和工作人员。

12月7日晚上，会见并设宴招待由团长雅克·儒尔盖率领的法国《红色人道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代表团。

12月8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从昆明到达北京。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说，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应该平等相待。我们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晚上，会见日本朋友清水正夫和夫人松山树子。

12月9日下午3时4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举行会谈。

下午6时，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

12月10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18号楼同比兰德拉国王继续会谈。

晚上，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苏巴和夫人奉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之命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中尼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12月11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赴南京参观访问。

12月19日晚上，会见并设宴招待以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贡·比

林为团长的瑞典共产党代表团。

12月26日下午4时45分至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以泰国副外长差提猜·春哈旺为团长的泰国贸易代表团。

1974年

1月4日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姬鹏飞外长、韩念龙副外长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及其随行人员、记者。1月5日上午8时3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晚10时20分至次日凌晨1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1月18日下午5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部长拉齐拉卡率领的马尔加什政府代表团。

2月12日下午5时10分至6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威·尊拉塞率领的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团。

2月15日应约礼节性会见刚果新任驻华大使迪厄多内·伊图阿。

晚上，和外贸部长李强会见以商业部长桑吉亚纳为团长的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晚9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突尼斯首任驻华大使里达·克利比。

2月2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卡翁达总统和夫人。

2月22日下午2时5分至3时3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贝蒂·卡翁途。

下午6时30分至晚8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卡翁达总统进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陪同卡翁达总统和夫人观看现代京剧《沙家浜》。

2月23日下午3时30分至晚8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进行第二次会谈。

3月24日下午3时至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进行第三次会谈，并参加中国政府和赞比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晚上，前往车站欢送卡翁达总统和夫人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前往河南省林县参观访问。

2月25日下午，到机场欢迎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晚7时15分至9时10分，在人民大会堂同布迈丁主席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10时20分至11时3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布迈丁主席。

2月26日下午3时35分至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举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为布迈丁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第三世界的日益觉醒和壮大，是当前世界大好形势的突出标志：还说，中东问题的症结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剧烈争夺霸权。

2月27日下午4时10分至晚7时35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同阿尔及

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举行第一次单独会谈。

晚上，陪同布迈丁主席出席文艺晚会，观看现代京剧《杜鹃山》。

2月28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布迈丁主席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前往上海参观访问。

下午6时，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

3月1日下午4时至6时3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进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布迈丁主席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讲话时说，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是当前世界大动乱的根源。这个根源不消除，世界就要继续乱下去，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持久和平。当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规模，联合起来，坚决地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掠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们在斗争的实践中日益认识到，团结是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

3月2日上午，到机场欢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前往朝鲜访问。

3月4日晚9时40分至次日凌晨1时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潘仲慧。

3月10日晚上，会见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

3月17日晚上，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义）主席希尔和副主席加拉格尔。

3月18日下午，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的特使、国内外贸易部部长伊兰加拉特尼。

3月20日晚8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

3月23日下午6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爱德华多·罗穆亚尔德斯为团长的菲律宾国家男子篮球代表团。

3月24日上午，到机场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尼雷尔总统。

3月25日下午3时1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下午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副总理同尼雷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晚上，陪同尼雷尔总统观看现代京剧《平原作战》。

3月26日下午4时至晚9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举行第二次会谈。

3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并出席尼雷尔总统举行的宴会。

3月30日下午6时30分至晚8时1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举行第三次会谈。

3月31日上午，到机场欢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结束对我国的访问回国。

4月1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以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为团长、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前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以乔森潘副首相为团长、英·萨利特别顾问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

晚 10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尔继。

晚 11 时 35 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以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执行主席、索马里外交部长奥马尔·阿尔特·加利卜为团长的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友好代表团。

4 月 2 日上午 9 时至 10 时 40 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团长乔森潘、副团长英·萨利。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参加会见。

下午 6 时 10 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同乔森潘团长、英·萨利副团长进行第一次会谈。

4 月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人民热烈欢迎以乔森潘为团长、英·萨利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大会。

4 月 4 日下午，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逝世。

下午 5 时 10 分至晚 7 时 20 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团长乔森潘、副团长英·萨利进行第二次会谈。

晚上，陪同乔森潘团长、英·萨利副团长观看现代京剧《杜鹃山》。

4 月 6 日上午，前往机场欢送邓小平副总理率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

晚 8 时 35 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奥地利外交部长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和夫人。

4 月 10 日晚 10 时 13 分至次日凌晨 1 时，在人民大会堂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团长乔森潘、副团长英·萨利进行第三次会谈。

4 月 12 日下午，到火车站欢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前往朝鲜访问。

4 月 14 日晚 7 时 40 分，在钓鱼台宾馆 6 号楼会见并宴请越南总理范文同、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以及由范文同总理率领的代表团。

4 月 19 日下午，前往机场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率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后胜利回到北京。

4 月 22 日晚 9 时 30 分至午夜 12 时 40 分，在人民大会堂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前众议员、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及其随员志贺博、高畑一三时说，法国对农业进行补贴，这是戴高乐的一个成功的政策。正因为这样，法国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农业耕地。西欧的主要粮仓是在法国。周总理还说，日本面临着自卫问题。到底是自卫还是扩张，这在日本思想界里还是一个问题。有一点自卫力量是应该的，但有的人借搞自卫武装恢复军国主义那一套。武士道、天皇制、靖国神社法案也搬出来了。这种人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川崎希望周总理访问日本，周总理说，现在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欠的帐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帐。

4月23日下午，到火车站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从平壤到达北京。

5月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看文艺演出。

5月5日晚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妇女解放联合会会长、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副司令员阮氏定为团长的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代表团。

5月6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和夫人前来进行正式访问。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桑戈尔总统和夫人。

5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和夫人以及随同访问的政府部长。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同桑戈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

5月9日下午3时40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和李先念副总理同桑戈尔总统举行第二次会谈。

5月11日下午，在宾馆和邓颖超亲切迎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晚8时35分至10时1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

5月12日下午3时45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邓小平副总理同布托总理举行会谈。邓副总理首先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是不是在周总理参加时把主要问题先谈。

5月17日晚上，在宾馆迎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来我国访问。

5月18日下午3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副总理同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举行会谈。

晚10时3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马卡里奥斯总统和随同来访的塞浦路斯客人。

5月23日下午，应法方要求，礼节性会见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国外经济展览和博览常设委员会主席、法国官方代表团团长皮埃尔·絮德罗。周总理首先欢迎絮德罗率领法官方代表团来京主持法国工业和科技展览会开幕式，并说德斯坦总统当选后第二天，就给我写来了这封信，要我转达他对毛主席的敬意，所以我愿意亲自接受这封信。我一定很快将他的好意转达给毛主席。毛主席很注意欧洲情况的发展。

5月24日晚上，会见来华探亲和访问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夫人秦惠箬。

5月25日下午1时25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英国驻华大使艾惕思以及随同希思访华的人员。

5月26日参加中国政府和柬埔寨政府关于1974年中国无偿供应柬埔寨军事装备物资协定签字仪式。

5月27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会见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以及随行人员和随同来访的记者。

5月2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并在为拉扎克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实现中马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中马两国人民利益的。拉扎克总理这次来我国访问，两国政府将正式宣布建交，从而揭开了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5月29日下午4时10分，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下午6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谈时说，我一贯主张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取得或将取得当地国籍者，即成为当地公民，我不赞成双重国籍。对未参加马国籍的20万华人，如有愿参加马国籍的，我表示鼓励；如要求保留中国籍，原则上可同意发护照，但要在建馆后，经过调查研究再解决。

5月31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先念副总理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单独会谈，并和拉扎克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联合公报上签字。

7月5日上午10时25分，在医院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说，我这一段时间确实有病，毛主席要我疗养、休息，因此6月整个月没有见客人了，外国客人、中国同志都没有见。5月份接待了不少客人，也是比较勉强。所以这次你来，没有计划我出面。你和乔冠华副部长谈话的要点我看到了，了解到你还是要求见我。昨天晚上正在想这件事，正巧因为别的事情和王海容部长助理通了电话，她又告诉我你这个要求。后来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我见你，也报告了党中央。周总理还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自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这个基础上再联合起来反对扩张主义。至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杰克逊说，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上海公报。

7月20日下午，会见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萨尼·苏纳·西多少校，说明因在病中，未能参加接待表示歉意，并对尼日尔连年干旱，蒙受巨大损失，表示深切同情。

7月3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防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7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3日晚10时，在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要求下，在医院会见了。越方有李班副部长、阮仲永大使参加会见。周总理说，我的病实际上已两年多了。这次住院是6月1日。5月31日参加了欢迎拉扎克总理的宴会后就住院了。我这个病，可能比两年前范文同同志得的病要复杂得多，如果像他那样的病，我大概只要睡二天就好了。周总理还说，从你们抗美救国战争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把援越摆在援外工作首位，至今仍是如此，有的属于贷款，但大部分是无偿的，援越经济、军事总金额占我们援外的48%，外汇、粮食都占我援外的首位。根据毛主席和我们党中央的精神，你们在打仗，不援助你们，就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援越方面我是尽了自己责任的。现在，我的身体不好，由李先念同志来尽这个责任。

9月20日晚7时，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总统的儿子费迪南德·马科斯参加了会见。谈到中菲建交时，周总理指出，马科斯总统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建交的原则是必须与台湾断交，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我们的一个省，解决建交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马来西亚建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解决的，

日本也是如此。至于台湾在菲投资问题，可看作地区性的，可以解决。我们建交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菲和台湾关系是和我们一个地区的关系。

9月26日下午，在医院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对达达赫这位老朋友推动非洲许多国家同我建交表示深切谢意，赞扬达达赫有准备、逐步地摆脱殖民主义控制，效果很好，堪为非洲国家楷模，并建议达达赫为调解杜尔和桑戈尔之间的纠纷做些工作。

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10月6日下午，在医院会见加蓬总统、政府首脑哈吉·奥马尔·邦戈和夫人。

10月19日下午，在医院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

10月27日下午，在医院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黎请毅、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国防部副部长陈参中将。

11月5日下午，在医院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

11月10日下午6时30分，在医院会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时说，红海、印度洋、波斯湾不安宁，其根源就是两霸在争夺。但是霸权主义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11月24日下午，在医院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和由他率领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经济和财政代表团。

11月25日下午6时45分，在医院会见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基辛格及其儿子和女儿。周总理在门口迎接基辛格一家，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表示欢迎。基辛格说，能见到你非常愉快。你看起来很好。周总理说，那是表面现象。我病了很久，一直到6月1日才正式到医院治疗。所以光看表面现象不行。每次照相时都把我搞得更年轻，有时把我照胖了。这次由我们邓小平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代表我们政府跟你进行谈判，给我一个机会休息。周总理还询问了前总统尼克松的病情，并请基辛格回去后见到他时把我们的问候转告他。

12月5日在医院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春水。

晚9时50分，在医院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和夫人池田香峰子以及以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团全体团员。

12月7日晚9时45分，在医院会见阿富汗总统的特使穆罕默德·纳伊姆和随同来访的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阿卜杜拉。

12月12日在医院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

下午6时45分，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夫人。曼表示，有机会见到总理，应表示双倍的感谢，他从内心里认为，总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周总理说，我是普通人，中国有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有时对一起共事的人容易看到一个侧面，不全面，而别人从大的方面去看，倒容易看到他的长处。例如，你们对尼克松总统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我们认为，他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之一，不知你是否同意这一看法？曼说，他一直认为，尼克松外交政策上唯一的真正光明之点在于他打开了中美两国之间关闭过久的大门。尼克松头四年中所做的最好的一

件事就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他所做的最好的一次演说就是他 71 年宣布他将于 72 年 2 月访华的那个五分钟的演说。周总理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 1968 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基辛格博士说了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基辛格没有想到，而且当时还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后来才跟上的。当然这不是要贬低博士在恢复、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他是有一功的。

12 月 16 日在医院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和夫人及随行人员。

1975年

1月4日晚上，在医院会见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

1月7日下午，在医院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和随同来访的内阁秘书米勒里、马耳他海运和航空公司董事长艾伯特·米齐。

1月8日晚上，在医院会见泰国访华代表团团长、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差提猜·春哈旺和代表团团员、外交部政治厅厅长哥颂·信德旺安达。差提猜转交了泰国前外长旺亲王的信。

1月16日晚10时，在医院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等日本朋友时说，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要发展。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互惠地发展经济关系。你们希望我们的石油开采快些，我们抓这个工作不算晚，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至今已近20年啦，但毕竟时间短了些，再有20年，可能像样一些。

深夜，在医院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时说，我1922年在柏林，那时我读了点马克思的书，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自西欧学来的。今天，同你这个有名的反共专家见面，历史是很有趣的。三年前，毛主席见尼克松时说过，就因为你是反共总统，才接待你。他在美国是反共头子，敢于来中国。所以今天欢迎你来。今天的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有真有假。你看，说“黄祸”的，头一个是德国的威廉二世，后来版权给赫鲁晓夫拿去了。施特劳斯说，这件事发生在1955年10月阿登纳访苏期间。

1月20日晚10时30分，在医院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及随同来访的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坪川信三、田川诚一和保利茂的秘书青木祗弘时说，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做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值得称赞，他比尼克松勇敢。周总理还说，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我们是相信的，有极少数人反对并不要紧。但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人民要有自卫力量，这同日本社会党朋友的意见不同。军备要逐渐增加，否则会使东南亚国家害怕。作为独立国家，总得需要自卫力量，伟大的日本民族怎能不要自卫力量？

1月28日下午6时，在医院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恩布。

1月31日下午，在医院会见冈比亚外交部长阿巴·恩吉和总统府秘书长克里斯坦森。

2月1日下午6时20分，在医院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和随同来访的财政部长钱伯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塞诺雷特。2月20日晚上，在医院会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

2月24日晚上，在医院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2月28日下午，在医院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洛佩斯和夫人以及由洛佩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3月4日晚上，在医院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

3月10日晚上，在医院会见赞比亚外交部长姆旺加。

3月12日下午，在医院会见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伯纳姆和随同来访的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杰克、工程和住房部长纳拉因。伯纳姆总理说，不结盟国家的原则主要是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周总理在那次会议上起了重要作

用，为什么中国现在却没有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出现呢？周总理回答说，万隆会议是一次亚非会议，由五个南亚国家倡议召开的。它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民族解放、反帝、反殖。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发展为十项原则，被会议接受了。后来，又发展成为不结盟国家运动，因为中国在名义上还和苏联订有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以不结盟会议就没有参加，实际上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

3月16日晚9时50分，在医院会见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和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时说，我们尊重你们的国家主权。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20年来，我们都是这个主张。所以，你们不会是什么“第三中国”。连“第二中国”，我们都不承认，怎么会还有“第三中国”呢？有人就把台湾叫“第二中国”，搞两个中国。你们不是“第三中国”，而是新加坡共和国。你们新加坡共和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主权。我们希望能早一点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但晚一些也不要紧，如果你们觉得有困难，我们可以理解。请转告你们总理，在新加坡独立以后并不承认台湾而承认中国，我们很感谢你们，很欣赏你们这一点。

3月17日下午，在医院会见摩洛哥外交国务大臣拉腊基博士。

晚9时50分，在医院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儿子、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阿努拉·班达拉奈克。阿努拉面交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一封信。

4月3日下午，在医院会见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下午，在医院会见金日成主席和由他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4月20日下午，在医院会见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廷德曼斯和夫人、外交大臣范埃尔斯兰德和夫人时说，你们的前外交大臣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虽然同我们是斗争的两方，但他不顾美国代表史密斯摇手反对，接受了我们的一条意见，我们印象深刻。其实，问题本身并不严重。就是关于朝鲜问题。开会嘛，总要找点结果，定个下次开会的日期，但是杜勒斯就是要破坏。他拒绝同我握手。当时一个小会，我瞅着他，他瞅着我，完全是敌视的态度。而斯巴克不仅同我握手，还有勇气同意我们的提议，成为当时的一条新闻。所以会上对朝鲜问题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直至今日。

4月30日下午，在医院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沙瓦里希以及由他率领的代表团。

5月8日下午，在医院会见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及其随行人员。

5月19日下午5时30分，在医院会见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妹妹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

5月21日下午，在医院会见莱索托王国外交大臣科措科阿内和夫人时对科来访表示欢迎，并说，很少见到来自南部非洲的客人。你们大会党的人过去来过，但现在已无关系了。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政策，做过什么事，如实告诉你们，不隐蔽。当时我们出于支持非洲人民独立斗争的愿望，同他们来往。这些人后来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犯错误。周总理还询问了南部非洲的许多情况，并说，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对非洲问题注意一些。我本人也去过非洲几次，向非洲学点知识，但很有限。

5月25日下午，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保罗·尼古列斯库等罗马尼亚客人。

5月31日下午5时30分，在医院会见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副总理里德。

6月6日晚10时，在医院会见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和夫人时称赞澳大利亚是第一个撤出印支战争的，并说，现在的趋势是，东南亚国家、大洋洲国家要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同其他国家友好。我们赞成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和平、中立和独立的国家，我们理解他们这一立场。周总理还问，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否自动解体了。威尔西外长说，澳对该组织解体起了很大作用。这个组织现在作用很小，没有前途。周总理说，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国正在觉醒起来，谋求独立地位，发展民族经济，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又是曲折的。

6月7日晚11时10分，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他的夫人、女儿以及其他菲律宾客人。当马科斯称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时，周总理说，第三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当这个头头。周总理还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这次你们差不多全家都来了，还有外长，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

6月9日在医院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6月11日下午，在医院会见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其他冈比亚客人时说，我们已同菲律宾建交了，但是和我们建交最多的国家是在非洲和欧洲，而不是在亚洲，现在亚洲开始多起来了。在谈到非洲团结和斗争时，周总理说，冈比亚为非洲团结作了很大努力。最近又成立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这是一件不容易，但很有意义的事情。非洲有一些新的变化，在推动世界前进。最近在争取从石油到食品等原料和工业品价格合理化的斗争方面，非洲国家也作了很大努力。这是一场很重大的斗争，需要进行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6月12日晚8时40分，在医院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藤山爱一郎等日本朋友。

6月15日下午，在医院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查尔查尼等阿尔巴尼亚客人。

6月26日下午，在医院会见来华探亲和参观访问的美籍教授李振翩。

6月28日下午，在医院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及其子女以及随行人员。

6月30日下午6时，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及其主要随行人员。

7月1日在医院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两国建交公报。

7月4日下午6时，在医院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和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7月6日下午，在医院会见由外交部长马里亚率领的几内亚（比绍）政府代表团。

8月16日下午，在医院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和由他们率领的代表团。

晚10时，在医院会见越南副总理黎请毅、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说，看到越南和印度支那的胜利，很高兴。1973年黎笋、范文同、黎请毅同志来访

时，我们一道见了毛主席，那时曾估计要三年以后取得胜利，没有料到敌人的失败这样之快，这样狼狈，这说明越南人民的工作做得好，阮文绍的腐败到了顶点。许多武器、仓库、空军、海军基础都来不及破坏，就交出来了，大多数给你们留下了。美国在巴黎协定签字之前和之后，给阮文绍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阮文绍为你们效劳比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为我们效劳还更多、更好。

8月26日晚上，在医院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民族统一战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副首相乔森潘等柬客人时简要地回顾了柬埔寨的战斗历程，并说你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一英明论断的最好证明。最后，周总理感谢柬埔寨朋友前往医院看望他，并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两亲王的告别活动，也不能为两亲王和代表团送行。

9月7日在医院会见以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已病了，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罗马尼亚同志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周总理还请维尔德茨转达他对齐奥塞斯库、彼德纳拉希和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其他老同志的问候，并询问了波德纳拉希同志的健康情况，请维尔德茨告诉齐奥塞斯库，中国共产党成立55年来，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编后记

这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编录了周总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共达六千余次。材料来源于外交部保存的周总理外交活动的档案和 1949 年至 1976 年《人民日报》有关周总理外事活动的报道。内容力求全面、翔实，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在编录过程中，我们对周总理为捍卫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呕心沥血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外交工作只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由此可以体会到人们常说的周总理日理万机的含义。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这部大事记会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裴坚章封耀元

1992 年 2 月 26 日

